

弘法文库

最正宗的禅修方法
最便捷的修行途径



禅修入门

虚云·著 纪华传◎编



虚云老和尚 (1840—19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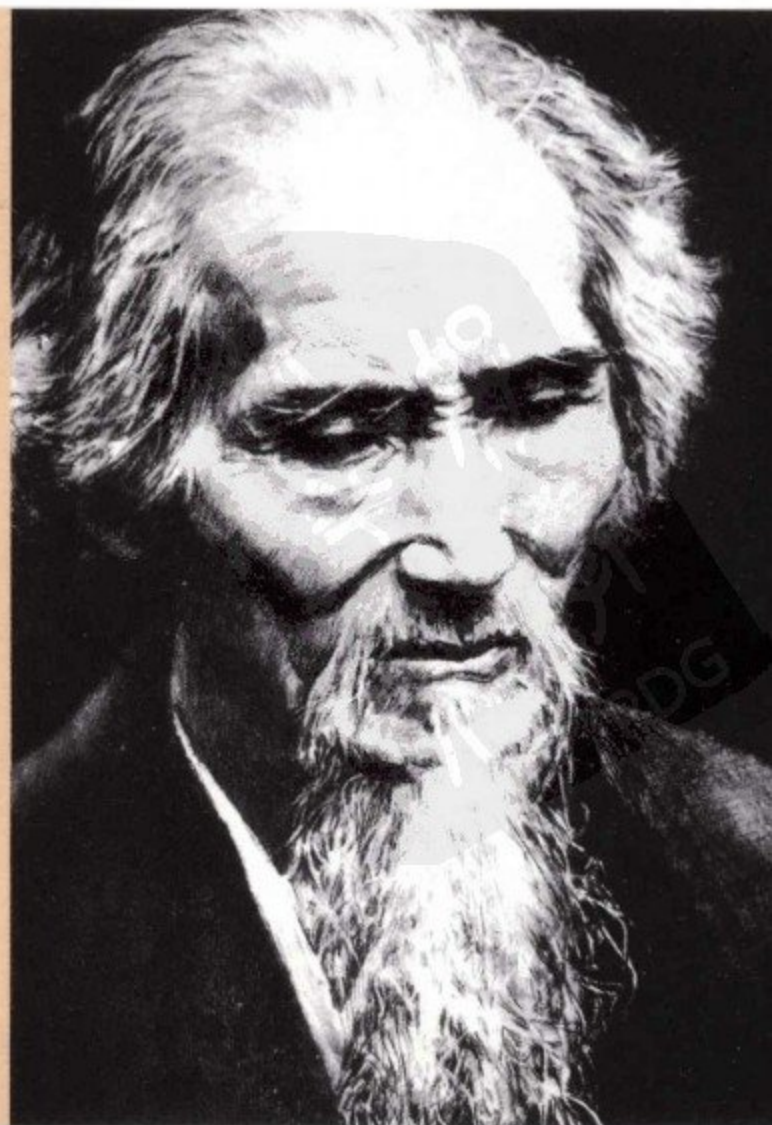


诞辰一百七十周年、圆寂五十周年纪念



最正宗的禅修方法
最便捷的禅修途径

虚云是近千年来最伟大的高僧之一，一生历经艰难曲折，
复兴寺庙数十所，门下弟子数百万，遍布世界各地。



中流砥柱挽狂澜，仆仆风尘救倒悬。
为法忘躯无自己，恒顺众生有人缘。
黑暗明灯光普照，苦海慈航度大千。
云居真如留圣迹，源远泽长法界宽。

——宣化上人

虚老一生，出世于清末、民国多事之际，世寿百有二十岁，僧腊百零一年。初期则苦行参方，专修禅寂。及在高旻寺参堂，不意打破茶杯，即已发明己事。然后因遭逢世变，备见佛教衰败，宗门寥落，即发愿于诸名山古刹，重建丛林寺院而恢复禅风。由此而百年之间，辛苦艰难，备尝之矣。世之情伪，亦备知之矣。而此心皎如日月，历劫不移。此皆为世所公认事实，无可疑议者也。

——南怀瑾



遍立道场而无所住，广演法要而无所述。
人我寿者无所得故，慧灯再然亦无所续。

——赵朴初

● 方法篇

禅修的精髓所在，依之修习，就会对禅宗有个人处，从而深入堂奥，见性成佛。

● 参悟篇

对参禅者的当面提点，依此修习，可以拨云见月，廓然开悟。

● 修学篇

阐释了戒定慧三学。严持戒律，方能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消除烦恼，佛果可期。

● 实践篇

虚云和尚是近千年来佛教界最伟大的禅师之一，其修行及开悟的经历极富传奇色彩，种种神迹，令人惊叹。他的一生是实践佛法、传播佛法的一生，令人敬仰，也是后世修行者的榜样。

建议上架：大众读物·哲学·佛教读物

ISBN 978-7-5399-3144-9



9 787539 931449 >

定价：30.00元



最正宗的禅修方法
最便捷的修行途径

禅修入门

虚云·著
纪华传◎编



PD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禅修入门 / 虚云著; 纪华传选编.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5399-3144-9

I . 禅… II . ①虚… ②纪… III . 佛教—基本知识 IV . B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84932号

禅修入门

著 者: 虚 云

编 者: 纪华传

责任编辑: 刘 霁

特约编辑: 邱承辉

装帧设计: 利 锐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280千字

印 张: 21

版 次: 200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99-3144-9

定 价: 30.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虚云老和尚是恩师上本下焕长老的师父，是我的师公。出家以后，经常听到恩师谈起师公，在我的心中早就对这位师公充满了敬仰，虽然无缘得以亲见，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与师公是有缘的，因为有恩师接缘，当然也希望沾霖法喜了。

师公在佛教界的名声是无人可比的，我们出家人都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在近现代中国佛教史上，师公以超人的胆识和无畏精神，致力于佛教的复兴，脚踏实地从基础开始做起，把修庙建寺作为复兴的最主要工作，一生修建寺院几十所，为我们后人作出了榜样。

师公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社会充满荆棘，蹒跚而行的时期，佛教在这个时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社会对佛教的偏见，出家人没有社会地位，无法担起祖师传下的弘法利生的历史责任。但是师公面对此种情况，没有退缩，高举法幢，勇敢地承担起如来家业。他举办法会，讲经说法，用自己的所为，影响了一大批教内外人士，中国佛教开始走上复兴的道路。

现在佛教界与学术界对师公的评价是一致的。师公对中国佛教的复兴是全面的，他除了在恢复寺院建设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之外，还在培养人才，把佛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面功不可没。中国的佛教慧命相续，传承有人，与师公的弘法事业是分不开的。师公的弟子恩师本焕长老、一诚长老、佛源长老、净慧长老、传印长老等人皆是当今佛门栋梁，而在他们之下又培养了一批法门俊杰，中国佛教在当代重新崛起，当赖于这些祖师与弟子们的辛勤努力，追踪溯源，师公的功绩是我们不能不提到的。可以说，没有师公，就没有中国佛教的今天。

“法赖人弘”，师公今天之所以能一直受到后人的景仰和纪念，就是因为他的崇高人格和突出的贡献所致。

师公是禅宗的传人，禅宗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作为宗旨，其意在接引学人开发自己的心性，不要去执著于名相经典。因为禅的精神是活泼泼的，人们在平常的日用之间也可悟道成佛，这是中国佛教禅宗的最大特点，也是禅宗对世界佛教作出的最大贡献。禅宗这一修行方法，对后世的佛教徒影响很大，在历代祖师的弘扬下，已经深入人心，流行佛门。近代以来，佛教趋于衰落，祖师少出，一些人认为禅宗不讲究坐禅，不注重修行，其实这是对禅宗的修行方法有误解。禅宗不是不讲修行的宗教，反而是最讲修行的宗教。历代祖师都主张弟子坐禅，定慧双修，现在的寺院里禅堂是最重要的殿堂，勘验僧人的信仰，坐禅悟道是不可或缺的参考因素。师公虚云老和尚一生都在努力修行，他不仅坐禅苦修，而且要人去参话头，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资料，使当代佛教理论更加丰满，对我们的修行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纪华传、明尧、明洁诸先生是近年来我国佛教界与学术界后起之秀。他们信仰纯正，热爱佛教，见到今人在禅修方面颇有偏颇，急需指导，于是有意发扬正法，发心编纂《禅修入门》一书。本书将师公有关的修行说法汇集成册，以师公的成功经验为例，向世人提供了如何去修行的参考与依据，功莫大焉！

国家有道，盛世法隆。今年是师公诞辰 170 周年、圆寂 50 周年的纪念日，深圳弘法寺将准备举办《百年虚云》首映式之隆重纪念活动。11 月 6 日是庆贺恩师 103 年寿庆，拙衲荣膺弘法寺方丈周年日，《百年虚云》也将在此时放映。现在又能在这个庄严的时刻将师公的著作出版，双璧生辉，是我们对师公的最好纪念。

虚云师公，永远活在佛教徒的心中！

是为序！

印 顺

2009 年 10 月 15 日于弘法寺西方丈室

弘法 · 弘道 · 弘心

——写在《弘法文库》发行之际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今天的弘法寺正在朝着这一弘愿迈进，乘着世界佛教论坛大会胜利召开的东风，《弘法文库》得以建立，这是在党中央制定的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得到正确贯彻执行后，我们佛教界才有了今天的美好局面。

六祖慧能曾经说过：“一日思惟，时当弘法，不可终遁。”“法”是佛法，是佛祖释迦牟尼创立的一代弘展教法，也是经历代祖师发展而显扬的弘愿之法。佛法弘深难闻，佛愿弘广行大，善知识弘厚难求，明师弘肆深博难遇，所以我们才要珍惜自己的一生，每日思维佛法，终生弘扬流通佛法，不间断地把佛教的弘旨光大人间，把佛法弘文弘宣到世间，让有缘人能薰闻到佛法带来的弘利，让世界充满和平。世界佛教论坛大会提出的“和谐世界，从心做起”，这颗“心”是我们的弘法心，是我们的弘化心，是我们的弘愿心，是我们的一颗热爱和平，构建和谐世界的弘壮之心。中国的佛教徒一直认为“弘法”是家务，“利生”为事业，把“利乐有情”看作佛教徒的人生观，与人为善，教人利人，广度众生，和谐世界焉能不到来耶？《弘法文库》愿将此心来弘度众生，与众生弘方共勉，弘通菩提彼岸。

古人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古汉语中，“弘”是“大”的意思，所以我们所要弘化的“道”是“大道”，这个“大道”就是现在我们

正在进行的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佛教现代化“大道”，也是当前党中央和中国政府所强调的“社会更加和谐”的弘大之道。物质文明虽然能够给人们带来充裕的物质生活与感官享受，但是如果精神文明没有达到与之相应的高度，人们的生活仍不能达到最后的圆满。只有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发展时，人们才有可能真正享受到因物质的满足而带来的精神愉悦，以此成就最后的解脱之道。实现弘大之道，依靠的是人类共同努力，我们每一个众生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美好的愿景已经建立，剩下的就是众生有情的努力精进，古人早就精辟地解说了弘道的特点，《弘法文库》愿借着古人的激言，与众生在弘扬弘大之道的弘业中作出自己应有的努力。

《弘法文库》是由弘法寺倡导，为众生和广大读者提供有益资粮的一套丛书。本书不限体例，不拘题材，不固定作者，不限于某一出版社，凡是对国家有利，对佛教有帮助，能够弘宣佛法，利益众生的著作，皆可以列入《弘法文库》中出版。我们希望《弘法文库》能够在未来的年月，为社会、为佛教多出好书，引导众生得到菩提解脱，为佛教界走爱国爱教的道路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深圳弘法寺是中国佛教史上最年轻的寺院，迄今只有 20 年的时间，不能与拥有弘广文化的各大名山寺院相比。但是法无高下，佛法平等，弘法寺虽然只有一二十年的历史，但是他已在当代中国佛教中越来越显示出自己的重要地位，这是因为他代表了当代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实施的最重要的弘果之一，见证了共和国最年轻的城市深圳弘展的过程，驻锡了当代佛教界的佛门泰斗本焕长老，并且已经在世界佛教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让我们用《弘法文库》来讴歌当代中国佛教的弘伟事业，续写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新篇章，促进和谐社会的目标早日到来，共同实现世界和平的大同理想。



◎方法篇 参禅法要……001

参禅的先决条件……003

- 一、参禅的目的……003
- 二、万缘放下……003
- 三、个个立地成佛……004
- 四、参禅与观心……005
- 五、参禅的难易……006
- 六、话头即是一心……008

参禅法要

——禅堂开示……009

引言……009

一、办道的先决条件……009

- 1. 深信因果……009
- 2. 严持戒律……010
- 3. 坚固信心……011
- 4. 决定行门……012

二、参禅方法……012

- 1. 坐禅须知……012
- 2. 用功下手——认识宾主……013
- 3. 话头与疑情……013
- 4. 照顾话头与反闻闻自性……015

三、生死心切与发长远心……015

四、悟道与修道……016

五、用功两种难易……018

1. 初用心的难易……018

2. 老用心的难易……019

结论……020

参话头与发疑情……021

三关与见处……022

制心一处，无事不办……024

动静一如，事理圆融……026

参禅警语……027

静坐要领……029

修行宜辨正助……030

修与不修……032

成佛之道……034

◎ 参悟篇 方便开示……037

上海玉佛寺禅七开示……039

照顾话头……039

初发心用功方法……041

修行无别修，只要识路头……043

修行用功，贵在一心……045

信心坚固，发长远心……047

参悟篇
PDG

开悟的难与易……050
精进用功，不空手而归……053
静坐了脱生死……054
从闻思修，入三摩地……057
认识客尘烦恼……058
种下成佛正因……060
万缘放下，立地成佛……061
内外加修，种植善因……062
佛陀慈悲能令众生出离苦海……062
修证一法是解决问题的根本……063
解七法语……066

云居山方便开示……067

明因识果……067
明心见性，返本还原……068
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069
动中功夫，不随物转……070
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钦……072
看藏经要有真实受用……075
佛法行持，不离信解行证……077
老实修行……079
不起心动念即降伏其心……081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083
行解相应……085
处处是道场……085
不随时节境界转……086
六根清净，处处是道……089

衣食住皆不离道·····	090
道向己求，莫从他觅·····	092
讲道容易修道难·····	093
传戒、受戒、持戒·····	095
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	098
三界无安，犹如火宅·····	099
念念无生，不被境转·····	100
但尽凡心，别无圣解·····	101
烦恼即菩提·····	102
一念无生，认识本来面目·····	103
半月诵戒，说到行到·····	104
以戒为师，谨慎守护·····	105
平常心与长远心·····	107
了生死的十件难事·····	109
一心不乱，行住坐卧皆有威仪·····	112
恩爱贪欲，故有轮回·····	113
勤学经律论，谨慎莫放逸·····	116
佛法是体，世法是用·····	119
《楞严经》是随身善知识·····	120
放下一切，专心向道·····	123
因果报应，丝毫不错·····	124
办道的难与易·····	125
四弘誓愿·····	127
外道与佛法·····	129
丛林规矩·····	132
人有二十难·····	133
贫穷布施的利益·····	135

业障有定数……137

◎修学篇 佛法基础……139

佛法大义……141

归依三宝……143

六凡四圣……145

三归五戒……146

十善十恶……151

以戒为师……152

戒是修行的途径……152

戒律是佛法的根本……153

一、戒法、戒体、戒行、戒相……153

二、大小乘戒之同异……155

三、三归五戒……156

四、十戒、具戒、三聚戒……157

戒律散论……160

因果报应……166

返妄归真，方可成佛……169

佛法宗旨……171

楞严旨趣……177

解
學
知
解
PDG

念佛方法……179

参禅与念佛……181

禅宗与净土……184

禅净不二……188

参禅学教……189

禅与般若……189

法法平等，无有高下……190

◎实践篇 虚云和尚自述年谱……191

◎后记 享受安详自在的人生……323



方法篇

参禅法要



本篇所收禅修方法，是全书的精华，特别是《参禅的先决条件》和《参禅法要》两篇是禅修的精髓所在，悉心领会，认真修习，对禅宗就会有有个入处，从而深入堂奥，降伏身心，见性成佛。

参禅的先决条件

一、参禅的目的

参禅的目的，在明心见性，就是要去掉自心的污染，实见自性的面目。污染就是妄想执著，自性就是如来智慧德相。如来智慧德相，为诸佛众生所同具，无二无别。若离了妄想执著，就证得自己的如来智慧德相，就是佛；否则就是众生。

只为你我从无量劫来，迷沦生死，染污久了，不能当下顿脱妄想，实见本性，所以要参禅。因此参禅的先决条件，就是除妄想。妄想如何除法？释迦牟尼佛说得很多。最简单的莫如“歇即菩提”，一个“歇”字。禅宗由达摩祖师传来东土，到六祖后，禅风广播，震烁古今，但达摩祖师和六祖开示学人最紧要的话，莫若“屏息诸缘，一念不生”。屏息诸缘，就是万缘放下，所以“万缘放下，一念不生”这两句话，实在是参禅的先决条件。这两句话如果不做到，参禅不但是说没有成功，就是入门都不可能。盖万缘缠绕，念念生灭，你还谈得上参禅吗？

二、万缘放下

“万缘放下，一念不生”是参禅的先决条件，我们既然知道了，那么，

如何才能做到呢？上焉者一念永歇，直至无生，顿证菩提，毫无啰唆。其次则以理除事，了知自性本来清净，烦恼菩提、生死涅槃皆是假名，原不与我自性相干，事事物物皆是梦幻泡影，我此四大色身与山河大地，在自性中，如海中的浮沤一样，随起随灭，无碍本体，不应随一切幻事的生住异灭，而起欣厌取舍，通身放下，如死人一样，自然根尘识心消落，贪嗔痴爱泯灭，所有这身子的痛痒苦乐、饥寒饱暖、荣辱生死、祸福吉凶、毁誉得丧、安危险夷，一概置之度外，这样才算放下。一放下，一切放下，永远放下，叫做万缘放下。万缘放下了，妄想自消，分别不起，执著远离，至此一念不生，自性光明，全体显露，至是参禅的条件具备了，再用功真参实究，明心见性才有分。

三、个个立地成佛

日来常有禅人来问话，夫法本无法，一落言诠，即非实义。了此一心本来是佛，直下无事，各各现成。说修说证，都是魔话。达摩东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明明白白指示，大地一切众生都是佛，直下认得此清净自性，随顺无染，二六时中，行住坐卧，心都无异，就是现成的佛。不需用心用力，更不要有作有为，不劳纤毫言说思惟，所以说，成佛是最容易的事、最自在的事，而且操之在我，不假外求。大地一切众生，如果不甘长劫轮转于四生六道、永沉苦海，而愿成佛，常乐我净，谛信佛祖诚言，放下一切，善恶都莫思量，个个可以立地成佛。诸佛菩萨及历代祖师，发愿度尽一切众生，不是无凭无据，空发大愿、空讲大话的。

上来所说，法尔如此，且经佛祖反复阐明，叮咛嘱咐，真语实语，并无丝毫虚诞。无奈大地一切众生，从无量劫来，迷沦生死苦海，头出头没，轮转不已，迷惑颠倒，背觉合尘，犹如精金投入粪坑，不唯不得受用，而且染污不堪。佛以大慈悲，不得已，说出八万四千法门，俾各色各样根器不同的众生，用来对治贪嗔痴爱等八万四千习气毛病，

犹如金染上了各种污垢，乃教你用铲、用刷、用水、用布等来洗刷琢磨一样。所以佛说的法，门门都是妙法，都可以了生死、成佛道，只有当机不当机的问题，不必强分法门的高下。流传中国最普通的法门为宗教律净密，这五种法门，随各人的根性和兴趣，任行一门都可以。总在一门深入，历久不变，就可以成就。

四、参禅与观心

宗门主参禅，参禅在明心见性，就是要参透自己的本来面目，所谓“明悟自心，彻见本性”。这个法门，自佛拈花起，至达摩祖师传来东土以后，下手功夫，屡有变迁。在唐宋以前的禅德，多是由一言半句，就悟道了。师徒间的传授，不过以心印心，并没有什么实法。平日参问酬答，也不过随方解缚，因病与药而已。宋代以后，人们的根器陋劣了，讲了做不到，譬如说“放下一切，善恶莫思”，但总是放不下，不是思善，就是思恶。到了这个时候，祖师们不得已，采取以毒攻毒的办法，教学人参公案。初是看话头，甚至于要咬定一个死话头，教你咬得紧紧，刹那不要放松，与老鼠啃棺材相似，咬定一处，不通不止，目的在以一念抵制万念。这实在是不得已的办法，如恶毒在身，非开刀疗治，难以生效。古人的公案多得很，后来专讲看话头，有的看“拖死尸的是谁”？有的看“父母未生以前，如何是我本来面目”？晚近诸方多用看“念佛是谁”这一话头。其实都是一样，都很平常，并无奇特。如果你要说，看念经的是谁？看持咒的是谁？看拜佛的是谁？看吃饭的是谁？看穿衣的是谁？看走路的是谁？看睡觉的是谁？都是一个样子。“谁”字下的答案，就是话从心起，心是话之头；念从心起，心是念之头；万法皆从心生，心是万法之头。其实话头，即是念头，念之前头就是心。直言之，一念未生以前就是话头。由此你我知道，看话头就是观心，父母未生以前的本来面目就是心，看父母未生以前的本来面目，就是观心。性即是心，“反闻闻自性”，即是反观观自心。“圆照清净觉相”，清净觉相即是心，照

即观也。心即是佛，念佛即是观佛，观佛即是观心。所以说“看话头”，或者是说“看念佛是谁”？就是观心，即是观照自心清净觉体，即是观照自性佛。

心即性、即觉、即佛，无有形相方所，了不可得，清净本然，周遍法界，不出不入，无往无来，就是本来现成的清净法身佛。行人都摄六根，从一念始生之处看去，照顾此一话头，看到离念的清净自心，再绵绵密密，恬恬淡淡，寂而照之，直下五蕴皆空，身心俱寂，了无一事。从此昼夜六时，行住坐卧，如如不动，日久功深，见性成佛，苦厄度尽。昔高峰祖师云：“学者能看个话头，如投一片瓦块在万丈深潭，直下落底，若七日不得开悟，当截取老僧头去。”同参们！这是过来人的话，是真语、实语，不是骗人的诳语啊！

然而为什么现代的人，看话头的多，而悟道的人没有几个呢？这是由于现代的人，根器不及古人，亦由学者对参禅看话头的理路，多是没有摸清。有的人东参西访，南奔北走，结果闹到老，对一个话头还没有弄明白，不知什么是话头，如何才算看话头，一生总是执著言句名相，在话尾上用心。看念佛是谁呀，照顾话头呀，看来看去，参来参去，与话头东西背驰，哪里会悟此本然的无为大道呢？如何到得这一切不受的王位上去呢？金屑放在眼里，眼只有瞎，哪里会放大光明呀？可怜啊，可怜啊！好好的儿女，离家学道，志愿非凡，结果空劳一场，殊可悲悯。

五、参禅的难易

古人云：“宁可千年不悟，不可一日错路。”修行悟道，易亦难，难亦易，如开电灯一样，会则弹指之间，大放光明，万年之黑暗顿除；不会则机坏灯毁，烦恼转增。有些参禅看话头的人，着魔发狂，吐血罹病，无明火大，人我见深，不是很显著的例子吗？所以用功的人又要善于调和身心，务须心平气和，无挂无碍，无我无人，行住坐卧，妙合玄机。

参禅这一法，本来无可分别，但做起功夫来，初参有初参的难易，老参有老参的难易。

初参的难处在什么地方呢？身心不纯熟，门路找不清，功夫用不上，不是心中着急，就是打盹度日，结果成为“头年初参，二年老参，三年不参”。

易的地方是什么呢？只要具足一个信心、长永心和无心。所谓信心者，第一信我此心，本来是佛，与十方三世诸佛众生无异；第二信释迦牟尼佛说的法，法法都可以了生死，成佛道。所谓长永心者，就是选定一法，终生行之，乃至来生又来生，都如此行持，参禅的总是如此参去，念佛的总是如此念去，持咒的总是如此持去，学教的总是从闻思修行去——任修何种法门，总以戒为根本——果能如是做去，将来没有不成的。汾山老人说：“若有人能行此法，三生若能不退，佛阶决定可期。”又永嘉老人说：“若将妄语诳众生，自招拔舌尘沙劫。”所谓无心者，就是放下一切，如死人一般，终日随众起倒，不再起一点分别执著，成为一个无心道人。

初发心人，具足了这三心，若是参禅看话头，就看“念佛是谁”。你自己默念几声“阿弥陀佛”，看这念佛的是谁？这一念是从何处起的？当知这一念不是从我口中起的，也不是从我肉身起的。若是从我身或口起的，我若死了，我的身口犹在，何以不能念了呢？当知此一念是从我心起的，即从心念起处，一觑觑定，蓦直看去，如猫捕鼠，全副精神集中于此，没有二念，但要缓急适度，不可操之太急，发生病障。行住坐卧，都是如此，日久功深，瓜熟蒂落，因缘时至，触着碰着，忽然大悟。此时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直至无疑之地，如十字街头见亲爷，得大安乐。

老参的难易如何呢？所谓老参，是指亲近过善知识，用功多年，经过了一番锻炼，身心纯熟，理路清楚，自在用功，不感辛苦。老参上座的难处，就是在此。自在明白当中，停住了，中止化城，不到宝所，能静不能动，不能得真实受用。甚至触境生情，取舍如故，欣厌宛然，

粗细妄想，依然牢固。所用功夫，如冷水泡石头，不起作用，久之也就疲懈下去，终于不能得果起用。老参上座，知道了这个困难，立即提起本参话头，抖擞精神，于百尺竿头，再行迈进，直到高高峰顶立，深深海底行，撒手纵横去，与佛祖觐体相见。困难安在？不亦易乎！

六、话头即是一心

话头即是一心，你我此一念心，不在中间内外，亦在中间内外，如虚空的不动而遍一切处，所以话头不要向上提，也不要向下压。提上则引起掉举，压下则落于昏沉。违本心性，皆非中道。

大家怕妄想，以降伏妄想为极难，我告诉诸位，不要怕妄想，亦不要费力去降伏它，你只要认得妄想，不执著他，不随逐他，也不要排遣他，只不相续，则妄想自离。所谓“妄起即觉，觉即妄离”。若能利用妄想做功夫，看此妄想从何处起，妄想无性，当体立空，即复我本无的心性，自性清净法身佛，即此现前。究实言之，真妄一体，生佛不二，生死涅槃，菩提烦恼，都是本心本性，不必分别，不必欣厌，不必取舍，此心清净，本来是佛，不需一法，哪里有许多啰唆？——参！



参禅法要

——禅堂开示

引言

诸位时常来请开示，令我很觉感愧。诸位天天辛辛苦苦，砍柴锄地，挑土搬砖，一天忙到晚，也没打失办道的念头，那种为道的殷重心，实在令人感动。虚云惭愧，无道无德，说不上所谓开示，只是拾古人几句涎唾，来酬诸位之问而已。用功办道的方法很多，现在且约略说说。

一、办道的先决条件

◎ 1. 深信因果

无论什么人，尤其想用功办道的人，先要深信因果，若不信因果，妄作胡为，不要说办道不成功，三途少他不了。

佛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又说：“假使百千劫，所造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楞严经》说：“因地不真，果招纡曲。”故种善因结善果，种恶因结恶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乃必然的道理。谈到因果，我说两件故事来证明。

（1）琉璃王诛释种的故事

释迦佛前，迦毗罗阅城里有一个捕鱼村，村里有个大池，那时天旱水涸，池里的鱼类尽给村人取吃，最后剩下一尾最大的鱼，也被烹杀。只有一个小孩从来没有吃鱼肉，仅那天敲了大鱼头三下来玩耍。

后来释迦佛住世的时候，波斯匿王很相信佛法，娶释种女，生下

一个太子，叫做琉璃。琉璃幼时在释种住的迦毗罗阅城读书，一天因为戏坐佛的座位，被人骂，把他抛下来，他怀恨在心。及至他做国王，便率大兵攻打迦毗罗阅城，把城里居民尽数杀戮，当时佛头痛了三天。

诸大弟子都请佛设法解救他们，佛说：“定业难转。”目犍连尊者以神通力用钵摄藏释迦亲族五百人在空中，满以为能把他们救出，哪知放下来时，已尽变为血水。

诸大弟子请问佛，佛便将过去村民吃鱼类那段公案说出，那时的大鱼就是现在的琉璃王前身；他率领的军队，就是当日池里的鱼类；现在被杀的罗阅城居民，就是当日吃鱼的人；佛本身就是当日的小孩，因为敲了鱼头三下，所以现在要遭头痛三天之报。定业难逃，所以释族五百人，虽被目犍连尊者救出，也难逃性命，后来琉璃王生堕地狱。

冤冤相报，没有了期，因果实在可怕。

（2）百丈度野狐的故事

百丈老人有一天上堂，下座后，各人都已散去，独有一位老人没有跑。百丈问他做什么，他说：“我不是人，实是野狐精，前生本是这里的堂头，因有个学人问我‘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我说：‘不落因果。’便因此堕落，做了五百年野狐精，没法脱身，请和尚慈悲开示。”

百丈说：“你来问我。”那老人便道：“请问和尚，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百丈答道：“不昧因果。”那老人言下大悟，即礼谢道：“今承和尚代语，令我超脱狐身，我在后山岩下，祈和尚以亡僧礼送。”

第二天百丈在后山石岩以杖拨出一头死狐，使用亡僧礼将它化葬。

我们听了这两段故事，便确知因果可畏，虽成佛也难免头痛之报；报应丝毫不爽，定业实在难逃，我们宜时加警惕，慎勿造因。

◎ 2. 严持戒律

用功办道首要持戒，戒是无上菩提之本，因戒才可以生定，因定才可以发慧，若不持戒而修行，无有是处。

《楞严经》四种清净明诲，告诉我们：不持戒而修三昧者，尘不可出；

纵有多智禅定现前，亦落邪魔外道——可知道持戒的重要。持戒的人，龙天拥护，魔外敬畏；破戒的人，鬼言大贼，扫其足迹。

从前在罽宾国近着僧伽蓝的地，有条毒龙时常出来为害地方，有五百位阿罗汉聚在一起，用禅定力去驱逐它，总没法把它赶跑。后来另有一位僧人，也不入禅定，仅对那毒龙说了一句话，“贤善！远此处去。”那毒龙便远跑了。众罗汉问那僧人用什么神通把毒龙赶跑的，他说：“我不以禅定力，直以谨慎于戒，守护轻戒犹如重禁。”

我们想想，五百位罗汉的禅定力，也不及一位严守禁戒的僧人！或云六祖说：“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参禅”，我请问你的心已平直没有？有个月里嫦娥赤身露体抱着你，你能不动心吗？有人无理辱骂痛打你，你能不生嗔恨心吗？你能够不分别冤亲憎爱、人我是非吗？统统做得到，才好开大口，否则不要说空话。

◎ 3. 坚定信心

想用功办道，先要一个坚定信心。信为道源功德母，无论做什么事没有信心，是做不好的。我们要了生脱死，尤其要一个坚定信心。

佛说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著，不能证得；又说了种种法门，来对治众生的心病，我们就当信佛语不虚，信众生皆可成佛。但我们为什么不成佛呢？皆因未有如法下死功夫呀！譬如我们信知黄豆可造豆腐，你不去造它，黄豆不会自己变成豆腐；即使造了，石膏放不如法，豆腐也会造不成。若能如法磨煮去渣，放适量的石膏，决定可成豆腐。

办道亦复如是，不用功固然不可以成佛，用功不如法，佛也是不能成；若能如法修行，不退不悔，决定可以成佛。故我们应当深信自己本来是佛，更应深信依法修行决定成佛。永嘉禅师说：“证实相，无人法，刹那灭却阿鼻业。若将妄语诳众生，自招拔舌尘沙劫。”他老人家慈悲，要坚定后人的信心，故发如此弘誓。

◎ 4. 决定行门

信心既具，便要择定一个法门来修持。切不可朝秦暮楚，不论念佛也好，持咒也好，参禅也好，总要认定一门，蓦直干去，永不退悔。今天不成功，明天一样干；今年不成功，明年一样干；今世不成功，来世一样干。汾山老人所谓：“生生若能不退，佛阶决定可期。”

有等人打不定主意，今天听哪位善知识说念佛好，又念两天佛；明天听某位善知识说参禅好，又参两天禅。东弄弄，西弄弄，一生弄到死，总弄不出半点“名堂”，岂不冤哉枉也！

二、参禅方法

用功的法门虽多，诸佛祖师皆以参禅为无上妙门。楞严会上佛敕文殊菩萨拣选圆通，以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为最第一。我们要反闻闻自性，就是参禅，这里是禅堂，也应该讲参禅这一法。

◎ 1. 坐禅须知

平常日用，皆在道中行，哪里不是道场？本用不着什么禅堂，也不是坐才是禅的。所谓禅堂，所谓坐禅，不过为我等末世障深慧浅的众生而设。

坐禅要晓得善调养身心，若不善调，小则害病，大则着魔，实在可惜。禅堂的行香坐香，用意就在调身心，此外调身心的方法还多，今择要略说。

跏趺坐时，宜顺着自然正坐，不可将腰作意挺起，否则火气上升，过后会眼屎多，口臭气顶，不思饮食，甚或吐血，又不要缩腰垂头，否则容易昏沉。

如觉昏沉来时，睁大眼睛，挺一挺腰，轻略移动臀部，昏沉自然消灭。

用功太过急迫，觉心中烦躁时，宜万缘放下，功夫也放下来，休息约半寸香，渐会舒服。然后再提起用功。否则日积月累，便会变成性

躁易怒，甚或发狂着魔。

坐禅有些受用时，境界很多，说之不了，但你不要去执著它，便碍不到你。俗所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虽看见妖魔鬼怪来侵扰你，也不要管它，也不要害怕；就是见释迦佛来替你摩顶授记，也不要管他，不要生欢喜。《楞严经》所谓：“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 2. 用功下手——认识宾主

用功怎样下手呢？楞严会上憍陈那尊者说“客尘”二字，正是我们初心用功下手处。他说：“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食，宿食事毕，俶装前途，不遑安住。若实主人，自无攸往，如是思惟，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为客义。又如新霁，清暘升天，光入隙中，发明空中，诸有尘相，尘质摇动，虚空寂然。澄寂名空，摇动名尘，以摇动者，名为尘义。”客尘喻妄想，主空喻自性；常住的主人，本不跟客人或来或往，喻常住的自性，本不随妄想忽生忽灭。所谓“但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尘质自摇动，本碍不着澄寂的虚空，喻妄想自生灭，本碍不着如如不动的自性。所谓“一心不生，万法无咎”。

此中“客”字较粗，“尘”字较细。初心人先认清了“主”和“客”，自不为妄想迁流；进一步明白了“空”和“尘”，妄想自不能为碍。所谓识得不为冤，果能于此谛审领会，用功之道，思过半了。

◎ 3. 话头与疑情

古代祖师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如达摩祖师的安心，六祖的唯论见性，只要直下承当便了，没有看话头的。到后来的祖师，见人心不古，不能死心塌地，多弄机诈，每每数他人珍宝，作自己家珍，便不得不各立门庭，各出手眼，才令学人看话头。

话头很多，如“万法归一，一归何处”？“父母未生前，如何是我

本来面目？”等等，但以“念佛是谁”为最普通。

什么叫话头？话就是说话，头就是说话之前。如念“阿弥陀佛”是句话，未念之前，就是话头。所谓话头，即是一念未生之际；一念才生，已成话尾。这一念未生之际，叫做不生；不掉举，不昏沉，不著静，不落空，叫做不灭。时时刻刻、单单的，一念回光返照这“不生不灭”，就叫做看话头，或照顾话头。

看话头先要发疑情，疑情是看话头的拐杖。何谓疑情？如问“念佛的是谁”，人人都知道是自己念，但是用口念呢，还是用心念呢？如果用口念，睡着了还有口，为什么不会念？如果用心念，心又是个什么样子？却没处捉摸，因此不明白，便在“谁”上发起轻微的疑念，但不要粗，愈细愈好，随时随地，单单照顾定这个疑念，像流水般不断地看去，不生二念。若疑念在，不要动着他；疑念不在，再轻微提起。初用心时必定静中比动中较得力些，但切不可生分别心，不要管它得力不得力，不要管他动中或静中，你一心一意地用你的功好了。

“念佛是谁”四字，最着重在个“谁”字，其余三字不过言其大者而已，如穿衣吃饭的是谁？屙屎放尿的是谁？打无明的是谁？能知能觉的是谁。不论行住坐卧，“谁”字一举便有，最容易发疑念，不待反复思量卜度作意才有。故“谁”字话头，实在是参禅妙法。但不是将“谁”字或“念佛是谁”四字作佛号念，也不是思量卜度，去找念佛的是谁叫做疑情。有等将“念佛是谁”四字，念不停口，不如念句阿弥陀佛功德更大；有等胡思乱想，东寻西找叫做疑情，哪知愈想妄想愈多，等于欲升反坠，不可不知。

初心人所发的疑念很粗，忽断忽续，忽熟忽生，算不得疑情，仅可叫做想；渐渐狂心收拢了，念头也有点把得住了，才叫做参；再渐渐功夫纯熟，不疑而自疑，也不觉得坐在什么处所，也不知道有身心世界，单单疑念现前，不间断，这才叫做疑情。实际说起来，初时哪算得用功，仅仅是打妄想！到这时真疑现前，才是真正用功的时候，这时候是一个大关隘，很容易跑入歧路。一、这时清清净净无限轻安，若稍失觉照，

便陷入轻昏状态。若有个明眼人在旁，一眼便会看出他正在这个境界。一香板打下，马上满天云雾散，很多会因此悟道的。二、这时清清净净、空空洞洞，若疑情没有了，便是无记，坐枯木岩，或叫“冷水泡石头”。到这时就要提，提即觉照（觉即不迷，即是慧；照即不乱，即是定）。单单的的这一念，湛然寂照，如如不动，灵灵不昧，了了常知，如冷火抽烟，一线绵延不断，用功到这地步，要具金刚眼睛，不再提；提就是头上安头。昔有僧问赵州老人道：“一物不将来时如何？”州曰：“放下来。”僧曰：“一物不将来，放下个什么？”州曰：“放不下，挑起去。”就是说这时节，此中风光，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是言说可能到。到这地步的人，自然明白；未到这地步的人，说也没用。所谓“路逢剑客须呈剑，不是诗人不献诗”。

◎ 4. 照顾话头与反闻闻自性

或问：“观音菩萨的反闻闻自性，怎见得是参禅？”我方说照顾话头，就是教你时时刻刻、单单的，一念回光返照这“不生不灭”（话头）；反闻闻自性，也是教你时时刻刻、单单的的一念反闻闻自性。“回”就是反，“不生不灭”就是自性。“闻”和“照”虽顺流时循声逐色，听不越于声，见不超于色，分别显然；但逆流时反观自性，不去循声逐色，则原是一精明。“闻”和“照”没有两样。

我们要知道，所谓照顾话头，所谓反闻自性，绝对不是用眼睛来看，也不是用耳朵来听；若用眼睛来看，或耳朵来听，便是循声逐色，被物所转，叫做顺流。若单单的的一念在“不生不灭”中，不去循声逐色，就叫做逆流，叫做照顾话头，也叫做反闻自性。

三、生死心切与发长远心

参禅最要生死心切和发长远心。若生死不切，则疑情不发，功夫做不上；若没有长远心，则一暴十寒，功夫不成片。只要有个长远

切心，真疑便发；真疑发时，尘劳烦恼不息而自息，时节一到，自然水到渠成。

我说个亲眼看见的故事，给你们听。前清庚子年间，八国联军入京，我那时跟光绪帝慈禧太后们一起走，中间有一段，徒步向陕西方面跑，每日跑几十里路，几天没有饭吃。路上有一个老百姓，进贡了一点番薯藤，给光绪帝，他吃了还问那人是什么东西，这么好吃。你想皇帝平日好大的架子，多大的威风，哪曾跑过几步路，哪曾饿过半顿肚子，哪曾吃过番薯藤，到那时架子也不摆了，威风也不逞了，路也跑得了，肚子也饿得了，菜根也吃得了。为什么他这样放得下？因为联军想要他的命，他一心想逃命呀！可是后来议好和，御驾回京，架子又摆起来了，威风又逞起来了，路又跑不得了，肚子饿不得了，稍不高兴的东西，也吃不下咽了。为甚他那时又放不下了？因为联军已不要他的命，他已没有逃命的心了。假使他时常将逃命时的心肠来办道，还有什么不了？可惜没个长远心，遇着顺境，故态复萌。

诸位同参呀，无常杀鬼，正时刻要我们的命，它永不肯同我们“议和”的呀！快发个长远切心，来了生脱死吧！高峰妙祖说：“参禅若要克日成功，如堕千丈井底相似，从朝至暮，从暮至朝，千思想，万思想，单单是个求出之心，究竟决无二念，诚能如是施功，或三日，或五日，或七日，若不彻去，高峰今日犯大妄语，永堕拔舌泥犁！”他老人家也一样大悲心切，恐怕我们发不起长远切心，故发这么重誓来向我们保证。

四、悟道与修道

憨山祖师说：“凡修行人，有先悟后修者，有先修后悟者。然悟有解证之不同：若依佛祖言教明心者，解悟也，多落知见，于一切境缘，多不得力；以心境角立，不得混融，融途成滞，多作障碍，此名相似般若，非真参也。若证悟者，从自己心中，朴实做去，逼拶到山穷水尽之处，

忽然一念顿歇，彻了自心，如十字街头见亲爷一般，更无可疑，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亦不能吐露向人，此乃真参实悟，然后即以悟处，融会心境，净除现业流炽，妄想情虑，皆镕成一味真心，此证悟也。此之证悟，亦有深浅不同，若从根本上做功夫，打破八识窠臼，顿翻无明窟穴，一超直入，更无别法，此乃上上利根，所证者深；其余渐修，所证者浅。最怕得少为足，切忌堕在光影门头，何者？此八识根本未破，纵有作为，皆是识神边事，若以此为真，大似认贼为子，古人云：‘学道之人不识真，只为从前认识神，无量劫来生死本，痴人认作本来人。’于此一关最要透过。所言顿悟渐修者，乃先悟已彻，但有习气未能顿净，就于一切境缘上，以所悟之理，即起观照之力，历境验心，融得一分境界，证得一分法身，消得一分妄想，显得一分本智。是又全在绵密功夫，于境界上做出，更为得力也。”

所以我们不论已悟未悟，解悟证悟，一样的要修学，真实行持。所不同者，先悟后修的人，如识途老马，不会走冤枉路，比先修后悟的人较为容易；证悟的人脚踏实地，不像解悟的人浮浮泛泛，也较易得力而已。赵州老人八十犹行脚，四十年不杂用心看个“无”字，便是我们很好的模范。难道他老人家还没有悟道吗？他就是要指示我们，不要得少为足，不要我慢贡高。每见有种人看了几本经书或语录，便满口“即心即佛”，什么“竖穷三际，横遍十方”，于本分上没有半点相应，诋诃然以再来的古佛自居，逢人称扬自己已经大彻大悟；有些盲从者，也附着替他吹牛，于是鱼目混珠，真伪莫辨，弄得乱七八糟，令人退失信心，甚至兴谤。近世禅宗之不振，多半就是败于这等狂徒之手。望各位痛下苦功，不要弄假，不要说口头禅，务要真参实悟，将来做法门的龙象，来重振宗风啊！

五、用功两种难易

用功人有两种难易，1. 初用心的难易，2. 老用心的难易。

◎ 1. 初用心的难易

(1) 初用心难——偷心不死

初用心的通病，就是妄想习气放不下来，无明、贡高、嫉妒、障碍、贪嗔痴爱、懒做好吃、是非人我，胀满一大肚皮，哪能与道相应？或有些是个公子哥儿出身，习气不忘，一些委屈也受不得，半点苦头也吃不得，哪能用功办道？他没有想想本师释迦牟尼佛，是个什么人出家的！或有些识得几个文字，便寻章摘句，将古人的言句作解会，还自以为了不起，生大我慢，遇着一场大病，便叫苦连天；或腊月三十到来，便手忙脚乱，生平知解，一点用不着，才悔之不及。更有一种人，曲解了“本来是佛，不属修证”的话，便说本自现成，不必修证，终日闲闲散散，任情放逸。荒废光阴，还自称出格人，随缘自在，这种人将要吃大苦头。

有点道心的人，又摸不着一个下手处；或有害怕妄想，除又除不了，终日烦烦恼恼，自怨业障深重，因此退失道心；或有要和妄想拼命，愤愤然提拳鼓气，挺胸睁眼，像煞有介事，要与妄想决一死战，哪知妄想却拼不了，倒弄得吐血发狂；或有怕落空，哪知早已生出“鬼”，空也空不掉，悟又悟不来；或有将心求悟，哪知求悟道、想成佛，都是个大妄想，砂非饭本，求到驴年也决定不得悟；或有碰到一两枝静香的，便生欢喜，那仅是盲眼乌龟钻木孔，偶然碰着，不是实在功夫，欢喜魔早已附心了；或有静中觉得清清净净很好过，动中又不行，因此避喧向寂，早做了动静两魔王的眷属，诸如此类，很多很多。初用功摸不到路头实在难，有觉无照则散乱，不能“落堂”（功夫上轨道的意思）；有照无觉，又坐在死水里浸杀。

（2）初用心的易——放下来单提一念

用功虽说难，但摸到头路又很易，什么是初用心的易呢？没有什么巧，放下来便是。放下个什么？便是放下一切无明烦恼。怎样才可放下呢？我们也送过往生的，你试骂那死尸几句，他也不动气；打他几棒，他也不还手。平日好打无明的也不打了，平日好名好利的也不要了，平日诸多习染的也没有了，什么也不分别了，什么也放下了！诸位同参呀，我们这个躯壳子，一口气不来，就是一具死尸。我们所以放不下，只因将它看重，方生出人我是非、爱憎取舍，若认定这个躯壳子是具死尸，不去宝贵它，根本不把它看做是我，还有什么放不下！

只要放得下，二六时中，不论行住坐卧，动静闲忙，通身内外只是一个疑念，平平地和不断地疑下去，不杂丝毫异念，一句话头，如倚天长剑，魔来魔斩，佛来佛斩，不怕什么妄想！有什么打得你闲岔？哪个去分动分静？哪个去著有著空？如果怕妄想，又加一重妄想，觉清静，早已不是清静；怕落空，已经堕在有中；想成佛，早已入了魔道。所谓运水搬柴，无非妙道；锄田种地，总是禅机。不是一天盘起腿子打坐，才算用功办道的。

◎ 2. 老用心的难易

（1）老用心的难——百尺竿头不能进步

什么是老用心的难呢？老用心用到真疑现前的时候，有觉有照，仍属生死；无觉无照，又落空亡。到这境地实在难，很多到此洒不脱，立在百尺竿头，没法进步的。

有等因为到了这境地，定中发点慧，领略古人几则公案，便放下疑情，自以为大彻大悟，吟诗作偈，瞬目扬眉，称善知识，殊不知已为魔眷。又有等错会了达摩老人的“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和六祖的“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的意义，便以坐在枯木岩为极则，这种人以化城为宝所，认异地作家乡，婆子烧庵，就是骂此等死汉！

（2）老用心的易——绵密做去

什么是老用心的易呢？到这时只要不自满，不中辍，绵绵密密做去，绵密中更绵密，微细中更微细，时节一到，桶底自然打脱。如或不然，找善知识抽钉拔楔去。

寒山大士颂云：“高高山顶上，四顾极无边。静坐无人识，孤月照寒泉。泉中且无月，月是在青天。吟此一曲歌，歌中不是禅。”首二句，就是说独露真常，不属一切，尽大地光皎皎地，无丝毫障碍；次四句，是说真如妙体，凡夫固不能识，三世诸佛也找不到我的处所，故曰无人识。“孤月照寒泉”三句，是他老人家方便譬喻这个境界；最后两句，怕人认指作月，故特别提醒我们，凡此言说，都不是禅呀！

结论

就是我方才说了一大堆，也是扯葛藤、打闲岔，凡有言说，都无实义。古德接人，非棒则喝，哪有这样啰唆！不过今非昔比，不得不强作标月之指。诸位同参呀，究竟指是谁？月是谁？参！

参话头与发疑情

参禅下手功夫，就是诸方常常说的看“念佛是谁”这个话头，万缘放下，死心塌地，昼夜六时，行住坐卧，起居饮食，屙屎撒尿，搬柴运水，迎宾待客，总不离开这个话头。怎么看法呢？先念佛数声，看此念佛的究竟是谁呢？若说是口念的，我死了口还在，何以不能念呢？若说是心念的，这个心是不是我这肉团心呢？若说是我这肉团心，则我死了这肉团心还在，何以不能念呢？故知念佛的不是肉团心。既然都不是，这念佛的究竟是谁呢？如是就起了疑情，疑情一起，那么，别的妄念就自然没有了。这样还是粗想，这是使万念归于一念。到了万念归于一念，只有一个疑情、再无别的杂念时，这就是用功得力之时了。于是努力向上参去，看此念佛的究竟是谁？一旦万念顿绝，瓜熟蒂落，豁然开悟，打破疑情，见了自己本来面目，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就是细参，这就是参禅的下手功夫。大家相信此一法是了生脱死、成佛作祖的路头，就要打起精神真参实悟，不要虚度光阴呀！

须知禅宗一法，原不以定为究竟，只求明悟心地。若是真疑现前，其心自静。以疑情不断故，不是无知；以无妄想故，不是有知。又虽无妄想之知，乃至针杪堕地皆知之，但以疑情力故，不起分别；虽不分别，以有疑情不断故，不是枯定；虽不是枯定，乃是功用路途中事，非为究竟。又此七日，只是觉得一弹指顷；一落分别，便起定也。须以此疑情，疑至极处，一日因缘时至，打破疑团，摩着自家鼻孔，方为道契无生。



三关与见处

下手的功夫屡有变迁，唐宋以前的禅德多是由一言半句就彻悟了道，师徒授受不过以心印心，并没有什么实法不实法，平日的参问酬答，也不过随方解缚、就病与医而已。宋代以后的人们之根器就陋劣了！虽讲了很多，一点也做不到。要他放下一切，善恶莫思，但他一点也放不下，不思善就思恶，到那时，佛祖亲临亦无法可施。实不得已，采取以毒攻毒的方法，教人看话头，甚至要咬定个死话头，咬得紧的，一刹那间都不要放松他，才是得力处。又如老鼠啃棺材，啃定一处，啃不穿则不止，一旦啃穿了就有吃。

即是制心一处，以一念抵制万念，以万念的力量集中一处，总成一念，来参这个“是谁？”——或专参拖这死尸来行的是谁？或参坐的卧的是谁？或专参父母未生前谁是我的本来面目？或参念佛是谁？或参拜佛的、持咒的、诵经的、穿衣的、吃饭的、起妄想的、动念头的、讲话的、欢喜的、静的、动的、笑的是谁？或专参本心是谁？或专参自性是谁？总而言之，行住坐卧，一切时、一切处、时时处处都要看住他！看他到底是谁？究竟是谁？要参穿他、要抓住他。这才是大丈夫看公案。乃至看屎尿、放尿的是谁？把他看到底，看他究竟是谁？是佛？是魔？是心？是众生？以我不动的话头如金刚王宝剑，佛来斩佛，魔来斩魔，心来斩心，众生来斩众生，即是要绵绵密密地参去，惺惺寂寂地看住，看他到底是谁？是我？不是我？我字是这个的代名词，实非真我，连

真我的念头尚不可得，然则究竟是谁咧？要有这样的疑情才有进步。要通身都发疑情，才算是真参实学的功夫！

发真疑情方有办法，一到机缘成熟时，看清了、参透了，忽然惺惺寂寂的化境现前！即是顿寂寂底，骇悟大彻！即是悟寂的化境，哈哈大笑而已，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许人知。到那时天人尽忙煞了，天龙八部互相报曰：“人间某比丘今日成道！都去散花供养吗？求说妙法！”这样一来，已打破了本来的面目，已得了深深的见处。未破本参的禅德有这样的彻悟，是破本参的见处；破了本参的人有这样的彻悟，是透重关的见处；透了重关的人有这样的彻悟，是出生死牢关的见处；出了生死牢关的人有这样的彻悟，是踏祖关的见处；乃至是八相成道、入般涅槃的大见处。

这样的见处也不难、也不易，只要功夫纯熟，大相应、大得力，就能做到。你们想要功夫大相应，先在跑香的时候返观自心，自心本净；返闻闻自性，自性本空，明明历历参到底！集中审问：到底是谁？究竟是谁？大发疑情了，再登座参，更要深深审问，直到五蕴皆空了，身心俱寂了，了无一法可得，直见自性本体，这才是大好相应、大得力处。从此以后，昼夜六时行住坐卧，身心稳寂，寂寂惺惺，寂参惺悟，日久月深菩提稳固，一旦大彻大悟，生死如幻了矣！到那时，才知道实无一关可过，尘劳佛事，幻化法门，上无佛道可成，下无众生可度，无修、无证、无作、无为，任他安名立号，唤佛唤魔，皆与本分上毫无交涉，到那时彻底明白老僧不骗你们。讲的是假，悟的是真，除去真假两头，大家参看。

制心一处，无事不办

民国三十六年（1947）冬，禅七中，我上方丈请开示。

师公问我：“你用什么功夫？”我说：“亦念佛，亦参禅。禅净双修。”

问：“你既念佛，如何能参禅呢？”我说：“我念佛时，意中含有是谁念佛的疑情，虽在念佛，亦即是参禅也。”

问：“有妄想也无？”答：“正念提起时，妄念亦常常在后面跟着发生；正念放下时，妄念也无，清净自在。”

师公说：“此清净自在，是懒惰懈怠，冷水泡石头，修上一千年，都是空过。必定要提起正念，勇猛参究，看出念佛的究竟是谁，才能破参。你须精进地用功才是。”

问：“闻说师公在终南山入定十八天，是有心入呢，无心入呢，”答：“有心入定，必不能定；无心入定，如泥木偶像。制心一处，无事不办。”

问：“我要学师公入定，请师公传授。”答：“非看话头不可。”

问：“如何叫话头呢？”答：“话，即是妄想，自己与自己说话，在妄想未起处，观照着，看如何是本来面目，名看话头。妄想已起之时，仍旧提起正念，则邪念自灭。若随着妄想转，打坐无益；若提起正念，正念不恳切，话头无力，妄念必起。故用功夫须勇猛精进，如丧考妣。古德云：‘学道犹如守禁城，紧把城头守一场’，‘不受一番寒彻骨，怎

得梅花扑鼻香。’（这几句话，每次打七，师公都要说的）若无妄想，亦无话头；空心静坐，冷水泡石头，坐到无量劫亦无益处。参禅不参则已，既决心参，就要勇猛精进，如一人与万人敌，直前毋退，放松不得。念佛亦如此，持咒亦如此。生死心切，一天紧似一天，功夫便有进步。”（虚云弟子灵源老和尚所记）



动静一如，事理圆融

每嗟法门颓落，知识罕闻。然学者如牛毛，成就者犹如兔角。盖自不具眼耳，失于善调故尔。所以古德云：要人看话头，必须通身放下，如死人一般，单单提此一念参将去，起疑情。疑个什么？既名话头，早落话尾。须知真话头，要向一念未萌前究，是个什么道理？于此下手追究，不分动静，念念不间，名叫疑情。疑来疑去，打成一片，回光一照，此能疑者是谁？久之久之，瓜熟蒂落，忽然摩着娘生鼻孔，不从外得。故永祖云：“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如此行去，有什么难？病从何起？所谓狂心者，即是从前杂毒；不知宗门下一字用不着，佛魔齐斩。所言动静者，初心学者不可不究。行住、殿堂、作务、迎送、语笑、屎尿等名动，坐卧怡默名静。如斯微细揣摩，我现于二六时中，究竟几时在动而不随动去？几时在静而不被静转？对一切境，生心不生心？果能如前审察，于动不随动去，即能惺惺寂寂；于静不被静转，即是寂寂惺惺。此不过欲汝初心觉悟，于动静不要偏枯，定然动静一如，事理圆融。正所谓廿七祖云：“入息不居阴界，出息不涉众缘。常转如是经，百千万亿卷。”不可思议，切不可寻语言，随人舌根转，弄尽精魂，毫无实益——坐上蒲团，瞌睡昏沉；放下脚来，闲谈杂话；遇着境声（缘），毫无主宰，苦哉！各宜慎重。

参禅警语

心即是佛，佛即是觉，此一觉性，生佛平等，无有差别，空寂而了无一物，不受一法，无可修证；灵明而具足万德，妙用恒沙，不假修证。只因众生迷沦生死，经历长劫，贪嗔痴爱，妄想执著，染污已深，不得已而说修说证。所谓修者，古人谓为不祥之物，不得已而用焉。

此次打七，已经三个半七；还有三个半七，下三个半七，身心较为纯熟，用功当比前容易，诸位不可错过因缘，务要在下三个半七内，弄个水落石出，发明心地，才不辜负这个难得的机缘。

这二十多天来，诸位一天到晚，起早睡迟，努力用功，结果出不了四种境界。一者，路头还有搞不清的，话头看不上，糊糊涂涂，随众打盹，不是妄想纷飞，就是昏沉摇摆。二者，话头看得上，有了点把握，但是死死握着一片敲门瓦子，念着“念佛是谁？”这个话头，成了念话头，以为如此可以起疑情、得开悟，殊不知这是在话尾上用心，乃是生灭法，终不能到一念无生之地！暂用尚可，若执以为究竟实法，何有悟道之期？晚近禅宗之所以不出人了，多缘误于在话尾上用心。三者，有的会看话头，能照顾现前一念无生，或知念佛是心，即从此一念起处，蓦直看到无念心相，逐渐过了寂静，粗妄既息，得到轻安，就有了种种境界出现：有的不知身子坐在何处了；有的觉得身子轻飘飘地上腾了；有的见到可爱的人物而生欢喜心的；有的见到可怕的境界而生恐怖心的；有的起淫欲心的，种种不一。要知这都是魔，著即成病。四者，



有的业障较轻的，理路明白，用功恰当，已走上了正轨的，清清爽爽，妄想若歇，身心自在，没有什么境界。到此地步，正好振起精神，用功向前。唯须注意枯木岩前岔路多，有的是在此昏沉而停住了，有的是得了点慧解，作诗作文，自以为足，起贡高我慢。

以上四种境界都是病，我今与你们以对治之药。第一如话头未看上，妄想昏沉多的人，你还是看“念佛是谁”这个“谁”字，待看到妄想昏沉少，谁字不能忘了时，就看这一念起处，待一念不起时，即是无生。能看到一念无生，是名真看话头。第二关于执著“念佛是谁”，在话尾上用心，以生灭法为是的人，也可照上述的意思，即向念起处看到一念无生去。第三关于观无念已得寂静轻安，而遇到任何境界的人，你只照顾本参话头，一念不生，佛来佛斩，魔来魔斩，一概不理它，自然无事，不落群邪。第四关于妄念已歇，清清爽爽，身心自在的人，应如古人所说：“万法归一，一归何处？”由一向至极处迈进，直至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再撒手纵横去。

以上所说，都是对末法时期的钝根人说的方法。其实宗门上上一乘，本师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拈花之旨，教外别传，历代祖师，唯传一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落阶级，不假修证，一言半句即了，无一法可得，无一法可修，当下就是，不起妄缘，即如如佛，哪里有许多闲话呢？



静坐要领

静坐不过是教行人返观自性的一种方便方法，简言其要，则在于系念一句佛号（或阿弥陀佛，或观世音菩萨皆可），心心相契，念念相续，由心而出，从耳而入，莫令间断。果能如斯，则更无余缘杂入矣！若能久久不退，弥勤弥专，转持转切，不分行住坐卧，岂觉动静闲忙，便可一直到家，永生安养。居士才觉得有些定明澄澈之境，便生心动念而执著之，宜其不能进步！

静坐宜取乎自然，身体有病，宜适当调养，不必勉强支持，修行用功不拘于行住坐卧也。

悟道不一定皆从静坐得来，古德在作务行动中悟道者，不可胜数。悟道仅为真正修道的开始，由修而证，则神通不待求而自得矣！若专为求得神通而修行，是魔见，为学佛人所不齿者。

参禅、念佛、持咒等一切法门，皆教众生破除妄念，显自本心。佛法无高下，根机有利钝，其中以念佛法门比较最为方便稳妥。居士受持《佛说阿弥陀经》，熟览《印光法师文钞》，若能依而行之，则净土现成，万修万去。

荤食造杀害生，大违慈旨，令人智昧神昏，增长贪嗔淫欲，身后业案如山，冤怨债报，宁有了日！静坐修行的目的，要了生死；荤食则增加无边生死，漏瓶盛油，虚劳精神，智者可以自审矣！莲池大师戒杀放生文，当熟览谛受。

静坐如法，可使四大匀调，促进健康。



修行宜辨正助

我佛为一大事因缘降世，垂训八万四千法门，总皆对病开方，果若无病，药何用施？倘有一病未愈，则不可不服其药。其方在我华夏最灵验者，莫过于宗律教净，以及诵持密咒，以上数方，在此土各光耀一时，目下兴盛见称者，无越江浙。于台贤慈恩，东西密教，大展风光，诸法虽胜妙，唯于宗律二法，多不注意。

嗟兹末法，究竟不是法末，实是人末。因甚人末？盖谈禅说佛者，多讲佛学，不肯学佛，轻视佛行，不明因果，破佛律仪，故有如此现象。大概目下之弊病，莫非由此。既然如是，你我真为生死学佛之人，不可不仔细，慎勿暴弃。

法门虽多，门门都是了生死的，故《楞严经》云：“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所以二十五圣各专一门，故云一门深入。若一圣贪习多门，犹恐不得圆通，故持六十二亿恒河沙法王子名，不及受持一观音名号也。

凡学佛贵真实不虚，尽除浮奢，志愿坚固，莫贪神通巧妙，深信因果，懔戒如霜，力行不犯，成佛有日，别无奇特。本来心、佛、众生原无差别，自心是佛，自心作佛，有何修证！今言修者，盖因迷悟之异，情习之浓，谬成十界区分。倘能了十界即一心，便名曰佛。故不得不尽力行持，消除惑业；习病若除，自然药不需要。

古云：但尽凡情，别无圣解。喻水遭尘染，一经放入白矾，清水现前。故修学亦如是，情习如尘，水如自心，矾投浊水，浊水澄清，凡夫修行，

故转凡成圣也。

但起行宜辨正助，或念佛为正，以余法作助，余法都可回向净土。念佛贵于心口不异，念念不间，念至不念自念，寤寐恒一，如是用功，何愁不到极乐！

若专参禅，此法实超诸法，如拈花微笑，遇缘明心者，屈指难数，实为佛示教外之旨，非凡情之所能解。假若当下未能直下明心之人，只要力参一句话头，莫将心待悟、空心坐忘，及贪玄妙、公案、神通等，扫尽知见，抱住一话头，离心意识外，一念未生前，直下看将去，久久不退，休管悟不悟，单以这个疑情现前，自有打成一片、动静一如的时候；触发机缘，坐断命根、瓜熟蒂落，始信与佛不异。沩山云：“生生若能不退，佛阶决定可期。”岂欺我哉！

每见时流不识宗旨，谬取邪信，以诸狂禅邪定，讥毁禅宗，不识好恶，便谓禅宗如是；焉知从古至今，成佛作祖，如麻似粟，独推宗下，超越余学。若论今时，非但禅门，此外获实益作狮吼者，犹罕见之。其余诸法，亦不无弊病。要知今日之人未能进步者，病在说食数宝，废弃因果律仪，此通弊也。

若禅者以打成一片之功夫来念佛，如斯之念佛，安有不见弥陀；如念佛人将不念自念、寤寐不异之心来参禅，如斯参禅，何愁不悟！总宜深究一门，一门如是，门门如是。果能如此用功，敢保人皆成佛！哪怕业根浓厚，有甚习气不顿脱乎？此外倘更有他术能过此者，是则非吾所能知也。

每叹学道之士，难增进胜益，多由偷心不歇，喜贪便宜，今日参禅，明日念佛，或持密咒，广及多门，不审正助，刻刻转换门庭，妄希成佛，毫无佛行，造诸魔业，共为魔眷，待至皓首无成，反为诮谤正法！古云：“欲得不招无间业，莫谤如来正法轮。”



修与不修

讲修行，讲不修行，都是一句空话。你我透彻了自己这一段心光，当下了无其事，还说什么修与不修！试看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表显，出家访道，苦行六年证道，夜睹明星，叹曰：“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著，不能证得；若离妄想，则清净智、自然智、无师智，自然现前。”以后说法四十九年，而曰：“未说着一字。”自后历代祖师，一脉相承，皆认定“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横说竖说，或棒或喝，都是断除学者的妄想分别，要他直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假一点方便葛藤，说修说证，佛祖的意旨，我们也就皎然明白了。

你我现在前这一念心，本来清净，本自具足，周遍圆满，妙用恒沙，与三世诸佛无异，但不思量善恶，与么去，就可立地成佛，坐致天下太平。如此有什么行可修？讲修行岂不是句空话吗？但你我现在前这一念心，向外驰求，妄想执著，不能脱离，自无始以来，轮转生死，无明烦恼，愈染愈厚。初不知自心是佛，即知了，亦不肯承当，作不得主，没有壮士断腕的勇气，长在妄想执著中过日子。上焉者，终日作模作样，求禅求道，不能离于有心；下焉者，贪嗔痴爱，牢不可破，背道而驰。这两种人，生死轮转，没有已时，讲不修行，岂不又是空话？

所以大丈夫直截了当，深知古往今来，事事物物，都是梦幻泡影，无有自性，人法顿空，万缘俱息，一念万年，直至无生。旁人看他穿衣

吃饭，行住坐卧，一如常人，殊不知他安坐自己清净太平家里，享受无尽藏宝，无心无为，自由自在，动静如如，冷暖只他自己知道。不唯三界六道的人天神鬼窥他不破，就是诸佛菩萨也奈他不何！这样还说个什么修行与不修行呢？其次的人，就要发起志向，痛念生死，发惭愧心，起精进行，访道力参，常求善知识指示途径，勘辨邪正，“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曝之”，渐臻于精纯皎洁，这就不能说不修行了。

上来说的不免迁上就下，仍属一些葛藤，明眼人看来，要认为拖泥带水。然祖庭秋晚，去圣日遥，为应群机，不得已而如此啰唆。究实论之，讲修行，讲不修行，确是空话。直下无事，本无一物，哪容开口！菩萨呀，会吗？



成佛之道

承询成佛，究为三身齐现，具足一切神变功德，抑为自心透脱，便算究竟等义，谨以薄识，略叙大概。论到此事，不无权实修证深浅因果之殊，至如实际理地，本无名言说相，但一法性身，常居法性土，离四句，绝百非，有何开口处？但有言说，都无实义。如世尊掩室，文殊挥剑，净名杜口，丹霞火烧，赵州谓不喜闻，德山以喝，云门以棒，从上佛祖，无非显兹妙义。不过宗门以直捷示人，截断葛藤，故六祖答智通问：“清净法身，汝之性也；圆满报身，汝之智也；千百亿化身，汝之行也。”祖已明示三身四智，神通妙用，不欠丝毫。至于权变方便，说个“佛”字，皆是不得已也。宗门但论见性，不重禅定解脱。悟心之人，自解作活计，翻转本体作功夫，终日使得十二时辰，是为全性起修，全修在性，善能调熟，不离当生，即证圣果。六祖曰：“终身不退者，定入圣位。”古云：“顿悟初心，即究竟圆极，寂灭真如。”

《宗镜录》：“问：一心成佛之道，还假历地位修证否？答：此无住真心，实不可修，不可证，不可得。非取果，故不可证；非著法，故不可得；非作法，故不可修。若论地位，即在世谛行门，亦不失理。以无位中论其位次，不可决定有无之执。经明‘十地差别，如空中鸟迹’，若圆融门，寂灭真如，有何次第？若行布门，对治习气，升进非无；若得直下无心，量出法界之外，何用更历阶梯？若未顿合无心，一念

有异者，直以佛知见治之，究竟成佛果，不可偏执一见，成伧侗病也。”昔皓月供奉问长沙岑曰：“天下善知识，证三德涅槃也未？”岑曰：“大德问果上涅槃？因中涅槃？”曰：“果上涅槃。”岑曰：“天下善知识未证，功未齐于诸圣。”曰：“未证何名善知识？”岑曰：“明见佛性，亦名善知识。”问：“未审功齐何道，名证大涅槃？”岑曰：“摩诃般若照，解脱甚深法。法身寂灭体，三一理圆常。欲识功齐处，此名常寂光。”又问：“如何是因中涅槃？”岑曰：“大须知见地了彻，直与佛祖把手同行，但得因中涅槃；其多生炽然之结习，须次第尽，方得超出三界。”《楞严经》云：“理则顿悟，乘悟并销；事非顿除，因次第尽。”唯宗下用功，水到渠成，超证十地等妙，有不期然而然也！阿难尊者云：“不历僧祇获法身。”永嘉云：“证实相，无人法，刹那灭却阿鼻业。”又云：“弹指圆成八万门，刹那灭却三祇劫。”奈何行人，习有轻重，证有深浅不同。在诸大祖师，证与佛齐，人法空，能所寂，烦恼菩提、生死涅槃、佛魔、凡圣等，悉是假名。经云：“但以假名字，引道于世间。”如伶人舞戏相似；终日吃饭，不曾咬着一粒米；终日穿衣，未曾沾得一缕纱。凡所施設，一切事务，如寿祖云：“修习空花万行，宴坐水月道场。降伏镜里魔军，大作梦中佛事。”余或未及者，须由功业励行为本修因；若不降心而取证者，无有是处。



参悟篇

方便开示



本篇收录了虚云老和尚在上海玉佛寺和云居山禅堂的重要禅七开示，是对参禅者进行的当面提点，依此修习，可以拨云见月，廓然开悟。

上海玉佛寺禅七开示

(1953年2月22日—3月8日)

照顾话头(初七第一日开示, 2月22日)

这里的大和尚(苇舫法师)很慈悲, 各位班首师父的办道心切, 加以各位大居士慕道情殷, 大家发心来打静七, 要虚云来主七。这也可说是一种殊胜因缘, 只以我年来患病, 不能多讲。

世尊说法四十余年, 显说密说, 言教已有三藏十二部之多, 要我来说, 也不过是拾佛祖几句剩话。至于宗门下一法, 乃佛末后升座, 拈大梵天王所献金檀木花示众, 是时座下人天大众皆不识得, 唯有摩诃迦叶破颜微笑。世尊乃曰: “吾有正法眼藏, 涅槃妙心, 实相无相, 付嘱于汝。” 此乃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下承当之无上法门, 后人笼统目之为禅。

须知《大般若经》中所举出之禅, 有二十余种之多, 皆非究竟, 唯宗门下的禅, 不立阶级, 直下了当。见性成佛之无上禅, 有甚打七不打七呢? 只因众生根器日钝, 妄念多端, 故诸祖特出方便法而摄受之。

此宗相继自摩诃迦叶以至如今, 有六七十代了。在唐宋之时, 禅风遍天下, 何等昌盛。现在衰微已极, 唯有金山、高旻、宝光等处, 撑持门户而已。所以现在宗门下的人才甚少, 就是打七, 大都名不副实。昔者七祖青原行思问六祖曰: “当何所务, 即不落阶级?” 祖曰: “汝曾作甚么来?” 思曰: “圣谛亦不为。” 祖曰: “落何阶级?” 思曰: “圣谛尚不为, 何阶级之有!” 六祖深器之。现在你我根器劣弱, 诸大祖师, 不得不假方便, 教参一句话头。

宋朝以后, 念佛者多, 诸大祖师乃教参“念佛是谁”? 现在各处用功的都照这一法参究。可是许多人仍是不得明白, 把这句“念佛是谁?”

的话头放在嘴里，不断地念来念去，成了一个念话头，不是参话头了。

参者，参看义，故凡禅堂都贴着“照顾话头”四字，照者反照，顾者顾盼，即自反照自性。以我们一向向外驰求的心回转来反照，才是叫看话头。话头者，“念佛是谁”就是一句话，这句话在未说的时候叫话头，既说出就成话尾了，我们参话头就是要参这“谁”字未起时究竟是怎样的。譬如我在这里念佛，忽有一人问曰：“某甲！念佛的是谁啊？”我答曰：“念佛是我呀！”进曰：“念佛是你，你是口念，还是心念？若是口念，你睡着时何以不念？若是心念，你死了为何不念？”我们就是对这一问有疑，要在这疑的地方去追究它，看这话到底由哪里而来？是什么样子？微微细细地去反照，去审察，这也就是反闻自性。

在行香时，颈靠衣领，脚步紧跟前面的人走，心里平平静静，不要东顾西盼，一心照顾话头；在坐香时，胸部不要太挺，气不要上提，也不要向下压，随其自然。但把六根门头收摄起来，万念放下，单单的照顾话头，不要忘了话头。不要粗，粗了则浮起，不能落堂；不要细，细了则昏沉，就堕空亡，都得不到受用。如果话头照顾得好，功夫自然容易纯熟，习气自然歇下。

初用功的人，这句话头是不容易照顾得好的，但是你不要害怕，更不要想开悟，或有求智慧等念头。须知打七就是为的开悟，为的求智慧，如果你再另以一个心去求这些，就是头上安头了。我们现在知道了，便只单提一句话头，可以直截了当。

如果我们初用功时，话头提不起，你千万不要着急，只要万念情空，绵绵密密地照顾着，妄想来了，由它来，我总不理睬它，妄想自然会息，所谓“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妄想来了，我总以觉照力钉着这句话头，话头若失了，我马上就提起来。初次坐香好似打妄想，待时光久了，话头会得力起来。这时候，你一枝香可以将话头一提，就不会走失，那就有把握了。说的都是空话，好好用功吧！

初发心用功方法（初七第二日开示，2月23日）

打七这一法是克期取证最好的一法，古来的人根器敏利，对这一法不常表现。到宋朝时始渐开阐，至清朝雍正年间，这一法更大兴；雍正帝在皇宫里也时常打七。他对禅宗是最尊重的，同时他的禅定也是非常地好。在他手里悟道的有十余人，扬州高旻寺的天慧彻祖，也是在他会下悟道的。禅门下的一切规矩法则，皆由他大整一番，由是宗风大振，故人才也出了很多。所以规矩是非常要紧的。这种克期取证的法则，犹如儒家入考试场，依题目作文，依文取考，有一定的时间的。我们打七的题目是名参禅，所以这个堂叫做禅堂。

禅者梵语禅那，此名静虑，而禅有大乘禅、小乘禅，有色禅、无色禅，声闻禅、外道禅等。宗门下这一禅，谓之无上禅。如果有人在这堂中把疑情参透，把命根坐断，那就是即同如来，故这禅堂又名选佛场，亦名般若堂。这堂里所学的法，俱是无为法。无者，无有作为。即是说无一法可得，无一法可为。若是有为，皆有生灭；若有可得，便有可失。故经云：“但有言说，都无实义。”如诵经礼忏等，尽是有为，都属言教中的方便权巧。宗门下就是教你直下承当，用不着许多言说。

昔者有一学人参南泉老人，问：“如何是道？”曰：“平常心是道。”我们日常穿衣吃饭，出作入息，无不在道中行。只因我们随处缚著，不识自心是佛。

昔日大梅法常禅师初参马祖问：“如何是佛？”祖曰：“即心是佛。”师即大悟。遂礼辞马祖，至四明梅子真旧隐处，缚茅而居。唐贞元中，盐官会有僧，因采拄杖迷路至庵所，问：“和尚在此多少时？”师曰：“只见四山青又黄。”又问：“出山路向什么处去？”师曰：“随流去。”僧归举似盐官。官曰：“我在江西曾见一僧，自后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招之，大梅以偈答曰：“摧残枯木倚寒林，几度逢春不变心。樵客遇之犹不顾，郢人那得苦追寻。一池荷叶衣无尽，数树松花食有余。刚被世人知住处，又移茅舍入深居。”马祖闻师住山，乃令僧问：“和



尚见马大师得个什么，便住此山？”师曰：“大师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这里住。”僧曰：“大师今日佛法又别。”师曰：“作么生？”僧曰：“又道非心非佛。”师曰：“这老汉惑乱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是佛。”其僧回，举似马祖，祖曰：“梅子熟也。”可见古来的人是如何了当和简切！

只因你我根机陋劣，妄想太多，诸大祖师乃教参一话头，这是不得已也。永嘉祖师曰：“证实相，无人法，刹那灭却阿鼻业，若将妄语诳众生，自招拔舌尘沙劫。”高峰妙祖曰：“学人用功，好比将一瓦片，抛于深潭，直沉到底为止。”我们看话头，也要将一句话头看到底，直至看破这句话头为止。妙祖又发愿云：“若有人举一话头，不起二念，七天之中，若不悟道，我永堕拔舌地狱。”只因我们信不实，行不坚，妄想放不下，假如生死心切，一句话头决不会随便走失的。汾山祖师云：“生生若能不退，佛阶决定可期。”

初发心的人总是妄想多，腿子痛，不知功夫如何用法。其实只要生死心切，咬定一句话头，不分行住坐卧，一天到晚把“谁”字照顾得如澄潭秋月一样的，明明谛谛的，不落昏沉，不落掉举，则何愁佛阶无期呢？假如昏沉来了，你可睁开眼睛，把腰稍提一提，则精神自会振作起来。这时候把话头不要太松和太细，太细则易落空和昏沉。一落空只知一片清净，觉得爽快。可是在这时候，这句话头不能忘失，才能在竿头进步，否则落空亡，不得究竟。如果太松，则妄想容易袭进，妄想一起，则掉举难伏。所以在此时光，要粗中有细，细中有粗，方能使功夫得力，才能使动静一如。

昔日我在金山等处跑香，维那催起香来，两脚如飞，师父们真是跑得，一句站板敲下，如死人一样，还有什么妄想昏沉呢？像我们现在跑香相差太远了。

诸位在坐时，切不要把这句话头向上提，上提则头便会昏；又不要横在胸里，如横在胸里，则胸里会痛；也不要向下贯，向下贯则腹胀，便会落于阴境，发出种种毛病。只要平心静气，单单的把“谁”字

如鸡抱卵，如猫捕鼠一样地照顾好，照顾到得力时，则命根自会顿断！这一法初用功的同参道友当然是不易的，但是你要时刻在用心。

我再说一比喻，修行如石中取火，要有方法，倘无方法，纵然任你把石头打碎，火是取不出来的。这方法是要有一个纸媒和一把火刀。纸媒按下在火石下面，再用火刀向火石上一击，则石上的火就会落在纸媒上，纸媒马上就能取出火来，这是一定的方法。我们现在明知自心是佛，但是不能承认，故要借这一句话头，作为敲火刀。昔日世尊夜睹明星，豁然悟道也是如此。

我们现在对这个取火法则不知道，所以不明白自性，你我自性本是与佛无二，只因妄想执著不得解脱，所以佛还是佛，我还是我。你我今天知道这个法子，能够自己参究，这是何等的殊胜因缘！希望大家努力，在百尺竿头再进一步，都在这选佛场中中选，可以上报佛恩，下利有情。

佛法中不出人才，只因大家不肯努力，言之伤心。假如深信永嘉和高峰妙祖对我们所发誓愿的话，我们决定都能悟道。大家努力参吧！

修行无别修，只要识路头（初七第三日开示，2月24日）

光阴快得很，才说打七，又过了三天。会用功的人，一句话头照顾得好好的，什么尘劳妄念彻底澄清，可以一直到家。所以古人说：“修行无别修，只要识路头。路头若识得，生死一齐休。”我们的路头，只要放下包袱，咫尺就是家乡。六祖说：“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你我本来四大本空，五蕴非有，只因妄念执著，爱缠世间幻法，所以弄得四大不得空，生死不得了。假如一念体起无生，则释迦佛说的这些法门也用不着了，难道生死不会休吗？是故宗门下这一法，真是光明无量照十方。

昔日德山祖师，是四川简州人，俗姓周，二十岁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于性相诸经，贯通旨趣，常讲《金刚般若》，时人谓之周金刚。

尝谓同学曰：“一毛吞海，性海无亏；纤芥投锋，锋利不动。学与无学，唯我知焉。”后闻南方禅席颇盛，师气不平。乃曰：“出家儿，千劫学佛威仪，万劫学佛细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我当扫其窟穴，灭其种类，以报佛恩。”遂担《青龙疏钞》出蜀。

至澧阳路上，见一婆子卖饼，因息肩买饼点。婆指担曰：“这个是什么文字？”师曰：“《青龙疏钞》。”婆曰：“讲何经？”师曰：“《金刚经》。”婆曰：“我有一问，你若答得，施与点心；若答不得，且别处去。《金刚经》云：‘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未审上座点哪个心？”师无语。

遂往龙潭，至法堂曰：“久向龙潭，及乎到来，潭又不见，龙又不现。”潭引身而出曰：“子亲到龙潭。”师无语，遂栖止焉。

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师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点纸烛度与师。师拟接，潭复吹灭。师于此大悟，便礼拜。潭曰：“子见个什么？”师曰：“从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头也。”

至来日，龙潭升座谓众曰：“可中有个汉，牙如剑树，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头，他时向孤峰顶上，立吾道去在。”师将《疏钞》堆法堂前，举火炬曰：“穷诸玄辩，若一毫置于太虚；竭世枢机，似一滴投于巨壑。”遂焚之，于是礼辞。

直抵为山，挟褰子上法堂，从西过东，从东过西，顾视方丈曰：“有么？有么？”山坐次，殊不顾盼。师曰：“无，无。”便出。至门首乃曰：“虽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仪，再入相见。才跨门，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拟取拂子，师便喝。拂袖而出。为山至晚问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当时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以后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呵佛骂祖去在。”

师住澧阳三十年，属唐武宗废教，避难于独浮山之石室。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号古德禅院，将访求哲匠住持，聆师道行，屡请，不下山。廷望乃设诡计，遣吏以茶盐诬之，言犯禁法，取师入州。瞻礼，坚请居之，大阐宗风。后人传为德山喝，临济棒。

像他这样，何愁生死不休？德山下来出岩头、雪峰，雪峰下出云门、法眼，又出德韶国师、永明寿祖等，都是一棒打出来的。历朝以来的佛法，都是宗门下的大祖师为之撑架子。

诸位在此打七，都深深地体解这一最上的道理，直下承当，了脱生死，是不为难的。假如视为儿戏，不肯死心塌地，一天到晚在光影门头见鬼，或在文字窟中作计，那么生死是休不了的，大家努力精进吧！

修行用功，贵在一心（初七第四日开示，2月25日）

七天的辰光已去了四天，诸位都很用功。有的作些诗偈，到我这里来问，这也很难得。但是你们这样的用功，把前两天说的都忘却了。昨晚说“修行无别修，只要识路头”。我们现在是参话头，话头就是我们应走的路头。我们的目的是要成佛了生死，要了生死，就要借这句话头作为金刚王宝剑，魔来魔斩，佛来佛斩，一情不留，一法不立，哪里还有这许多妄想来作诗作偈、见空见光明等境界？若这样用功，我不知你们的话头到哪里去了？老参师父不在说，初发心的人要留心啊。

我因为怕你们不会用功，所以前两天就将打七的缘起，及宗门下这一法的价值和用功的法子，一一讲过了。我们用功的法子，就是单举一句话头，昼夜六时，如流水一般，不要令它间断，要灵明不昧，了了常知，一切凡情圣解，一刀两断。

古云：“学道犹如守禁城，紧把城头战一场。不受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这是黄檗禅师说的，前后四句，有两种意义。前两句比喻，说我们用功的人，把守这句话头，犹如守禁城一样，任何人不得出入，这是保守得非常严密的。因为你我每人都有一个心王，这个心王即是第八识。八识外面还有七识、六识、前五识等。前面那五识，就是那眼、耳、鼻、舌、身五贼，六识即是意贼，第七识即是末那，它（末那）一天到晚，就是贪著第八识见分为我，引起第六识，率领前五识，贪爱色、

声、香、味、触等尘境，缠惑不断，把八识心王困得死死的，转不过身来。所以我们今天要借这句话头（金刚王宝剑），把那些劫贼杀掉，使八识转过来成为大圆镜智，七识转为平等性智，第六识转为妙观察智，前五识转为成所作智。但是最要紧的就是把第六识和第七识先转过来，因为它有领导作用。它的力量，就是善能分别计量。现在你们作诗作偈，见空见光，就是这两个识在起作用。我们今天要借这句话头，使分别识成妙观察智，计量人我之心为平等性智，这就叫做转识成智，转凡成圣。要使一向贪著色、声、香、味、触、法的贼不能侵犯，故曰如守禁城。

后面的两句，“不受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的比喻，即是我们三界众生沉沦于生死海中，被五欲所缠，被尘劳所惑，不得解脱，故拿梅花来作比喻。因为梅花是在雪天开放的。大凡世间万物都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冬天的气候寒冷，一切昆虫草木都已冻死或收藏，尘土在雪中也冷静清凉，不能起飞了。这些昆虫草木尘土灰浊的东西，好比我们心头上的妄想分别无明嫉妒等三毒烦恼，我们把这些东西去掉了，则心王自然自在，也就是如梅花在雪天里开花吐香了。但是你要知道，这梅花是在冰天雪地里而能开放，并不是在春光明媚或惠风和畅的气候而有的。你我要想心花开放，也不是在喜怒哀乐和人我是非当中而能显现的。因为我们这八种心若一糊涂，就成无记性；若一造恶，就成恶性；若一造善，就成善性。无记有梦中无记和空亡无记。梦中无记，就是在梦中昏迷时，唯有梦中一幻境，日常所作一无所知，这就是独头意识的境界，也就是独头无记。空亡无记者，如我们现在坐香，静中把这话头亡失了，空空洞洞的，糊糊涂涂的，什么也没有，只贪清净境界，这是我们用功最要不得的禅病，这就是空亡无记。

我们只要二六时中把一句话头，灵明不昧，了了常知的，行也如是，坐也如是，故前人说：“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寒山祖师曰：“高高山顶上，四顾极无边。静坐无人识，孤月照寒泉。泉中且无月，月是在青天。吟此一曲歌，歌中不是禅。”

你我大家都是有缘，故此把这些用功的话再与你们说一番，希望努

力精进，不要杂用心。

我再来说一公案：昔日鸡足山悉檀寺的开山祖师，出家后参礼诸方，办道用功，非常精进。一日寄宿旅店，闻隔壁打豆腐店的女子唱歌曰：“张豆腐，李豆腐，枕上思量千条路，明朝仍旧打豆腐。”这时这位祖师正在打坐，听了她这一唱，即开悟了。可见得前人的用功，并不是一定要禅堂中才能用功才能悟道的。修行用功，贵在一心，各位切莫分心散乱，空过光阴，否则，明朝仍旧卖豆腐了。

信心坚固，发长远心（初七第五日开示，2月26日）

修行一法，易则容易，难则实难。易者，只要你放得下，信得实，发坚固心和长远心，就可成功；难者，就是你我怕吃苦，要图安乐，不知世间上的一切有为法，尚且要经过一番学习，才能成功，何况我们要学圣贤，要成佛作祖，岂能马马虎虎就可成功！

所以第一要有坚固心，因为修行办道的人，总是免不了魔障。魔障就是昨天讲的色、声、香、味、触、法等尘劳业境，这些业境就是你我的生死怨家。故每每许多讲经法师，也在这些境界中站不住脚，这就是道心不坚固的原因。

次之要发长远心，我们人生在世，造业无边，一旦要来修行，想了生脱死，岂能把习气一时放得下呢？古来的祖师，如长庆禅师坐破蒲团七个，赵州八十岁还在外面行脚，四十年看一“无”字，不杂用心，后来大彻大悟，燕王和赵王非常崇拜他，以种种供养，至清朝雍正皇帝，阅其语录高超，封为古佛，这都是一生苦行而成功的。

你我现在把习气毛病通身放下，澄清一念，就与佛祖同等。如《楞严经》云：“如澄浊水，贮于净器，静深不动，沙土自沉，清水现前，名为初伏客尘烦恼；去泥纯水，名为永断根本无名。”你我的习气烦恼，犹如泥滓，故要用话头。话头如清矾，能使浊水澄清（即是烦恼降伏）。

如果用功的人到了身心一如、静境现前的时候，就要注意，不要裹脚不前。须知这是初步功夫，烦恼无明尚未断除。这是从烦恼心行到清净，犹如浊水澄成了清水，虽然如此，水底泥滓尚未去了，故还要加功前进。古人说：“百尺竿头坐的人，虽然得见未为真。若能竿头重进步，十方世界现全身。”如不前进，则是认化城为家，烦恼仍有生起的机会，如此则做一自了汉也很为难。故要去泥存水，方为永断根本无明，如此才是成佛了。到了无明永断的时候，可以任你在十方世界现身说法，如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任你淫房酒肆，牛马骡胎，天堂地狱，都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了。否则，一念之差，就是六道轮回。

昔者秦桧曾在地藏菩萨前做过香灯，只因他长远心不发，无明烦恼未能断了，故被嗔心所害，这是一例。

假如你信心坚固，长远心不退，则不怕你是怎样的一个平常人，也可以即身成佛。昔日漳州有一贫苦的人在寺出家，心想修行，苦不知如何为是，无处问津，每日只做苦工。一日，遇着一位行脚僧到那里挂单，看他每日忙忙碌碌的，问他日常作何功课？他说：“我一天就是做些苦事，请问修行方法。”僧曰：“参念佛是谁？”如是他就照这位客师所教，一天在工作之中把这“谁”字蕴在心里照顾。

后隐于石岩中修行，草衣木食。这时候他家里还有母亲和姐姐，闻知他在岛岩中修行艰苦，其母乃教其姐拿一匹布和一些食物送给他。其姐姐送至岛岩中，见他坐在岩中，动也不动。去叫他，他也不应。其姐姐气不过，把这些东西放在岩中回家去了。但是他也不睬也不瞧，老是坐在洞中修行。过了一十三年，他的姐姐再去看他，见那匹布仍在那儿未动。

后来有一逃难的人到了那里，腹中饥饿，见了这位和尚衣服破烂地住在岩中，乃近前问他，向他化乞。他便到石岩边拾些石子，置于釜中，煮了一刻，拿来供食，犹如洋薯，其人饱餐而去。去之时，他与之言曰：“请勿与外人言。”

又过了些时，他想我在此修行这许多年了，也要结结缘吧。如是走到厦门，在一大路旁，搭一茅棚，做施茶工作。这时是万历年间，皇帝的母亲皇太后死了，要请高僧做佛事。先想在京中请僧，因此时京中无大德高僧，皇太后乃托梦于万历皇帝，谓福建漳州有高僧。皇帝乃派人至福建漳州，迎请许多僧人进京做佛事。这些僧人都把行装整理进京，恰在路边经过，其僧问曰：“诸位师父今日这样欢喜，到哪里去啊？”众曰：“我们现在奉旨进京，替皇帝做佛事超荐太后去。”曰：“我可同去否？”曰：“你这样的苦恼，怎能同去呢？”曰：“我不能念经，可以替你们挑行李，到京城看看也是好的。”如是就和这些僧人挑行李进京去了。

这时皇帝知道他们要到了，乃教人将《金刚经》一部，埋于门槛下，这些僧人都不知道，一一地都进宫去了，唯有这位苦恼和尚行到那里，双膝跪下，合掌不入。那里看门的叫的叫，扯的扯，要他进去，他也不入，乃告知皇帝。此时皇帝心中有数，知是圣僧到了，遂亲来问曰：“何以不入？”曰：“地下有金刚，故不敢进来！”曰：“何不倒身而入！”其僧闻之，便两手扑地，两脚朝天，打一个筋斗而入。

皇帝深敬之，延于内庭款待，问以建坛修法事。曰：“明朝五更开坛，坛建一台，只须幡引一幅，香烛供果一席就得。”皇帝此时心中不悦，以为不够隆重，犹恐其僧无甚道德，乃叫两个御女为之沐浴。沐浴毕，其下体了然不动。御女乃告知皇帝，帝闻之益加敬悦，知其确为圣僧，乃依其所示建坛。

次早升座说法，登台打一问讯，持幢至灵前曰：“我本不来，你偏要爱。一念无生，超升天界。”法事毕，对帝曰：“恭喜太后解脱矣！”帝甚疑惑，以为如此了事，恐功德未能做到。正在疑中，太后在室中曰：“请皇上礼谢圣僧，我已得超升矣！”帝惊喜再拜而谢，于内庭设斋供养。此时其僧见帝穿着花裤，目不转瞬，帝曰：“大德欢喜这裤否？”遂即脱下赠之。僧曰：“谢恩。”帝便封为龙裤国师。斋毕，帝领至御花园游览，内有一宝塔，僧见塔甚喜，徘徊瞻仰，帝曰：“国师爱此塔乎？”曰：“此

塔甚好！”曰：“可以将此塔敬送于师。”正要人搬送漳州修建，师曰：“不需搬送，我拿去就是。”言说之间，即将此塔置于袖中，腾空即去。帝甚惊悦，叹未曾有。

诸位，请看这是什么一回事呢？只因他出家以来，不杂用心，一向道心坚固。他的姐姐去看他也不理，衣衫破烂也不管，一匹布放了十三年也不要。你我反躬自问，是否能这样地用功？莫说一天到晚，自己的姐姐来了不理做不到，就是在止静后，看见监香行香，或旁人有点动静，也要瞅他一眼。这样地用功，话头怎样会熟呢？诸位只要去泥存水，水清自然月现，好好提起话头参看！

开悟的难与易（初七第六日开示，2月27日）

古人说：“日月如梭，光阴似箭。”才说打七，明天就是解七了。依规矩，明天早上要考功了，因为打七是克期取证的方法。证者证悟，见到自己本地风光，悟到如来的妙性，故曰证悟。考功就是要考察你在七天当中的功夫到了何等程度，要你向大众前吐露出来。平常在这个时候向你们考功，是叫做讨包子钱，人人要过的，就是我们打七的人人要开悟，人人可以弘扬佛法，度尽众生的意思。现在不是说人人开悟，就是一人开了悟，也可以还得这些包子钱。所谓“众人吃饭，一人还账”。

如果我们发起一片精进的道心，是可以人人开悟的。古人说：“凡夫成佛真个易，去除妄想实为难。”只因你我无始以来贪爱炽然，流浪生死，八万四千尘劳，种种习气毛病放不下，不得悟道，不像诸佛菩萨常觉不迷，是故莲池说：“染源易就，道业难成；不了目前，万缘差别。只见境风浩浩，凋残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烧尽菩提之种。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时；为众如为己身，彼此事办。不见他非我是，自然上恭下敬，佛法时时现前，烦恼尘尘了脱。”这十几句话，说得何等明白和真切！染者，染污义，凡夫的境界，总是贪染财色名利，嗔恚斗争，

对“道德”二字，认为是绊脚石，一天到晚，喜怒哀乐，贪爱富贵荣华，种种世情不断，道念一点没有。所以功德林被凋残，菩提种子被烧尽。假如把世情看得淡淡的，一切亲友怨家，视为平等，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视一切众生平等无二，视人饥如己饥，视人溺如己溺，常发菩提心，则可与道念相应，亦可立地成佛。故曰“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时”。

诸佛圣贤应化世间，一切事情都是为众服务，所谓拔苦与乐，兴慈济物。你我都能克己复礼，什么也不为自己作享受，那么人人都无困苦，事事都能办到了，同时你自己也随之得到圆满果实的报酬。如江河中的水涨高了，船必自高了，你能以一种慈悲心、恭敬心对人，不自高自大，不骄傲虚伪，则人见到你一定会恭敬客气。否则，只恃一己之才能，老气横秋的，或口是心非的，专为声色名利作计，那么就是人家恭敬你，也恐是虚伪的。故孔子曰：“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六祖曰：“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过。”所以我们切莫要生是非之心，起人我之别，如诸佛菩萨为人服务一样，则菩提种子处处下生，美善的果实，时时有收获，烦恼自然缚不着你了。

世尊所说三藏十二部经典，也是为了你我的贪嗔痴三毒。所以三藏十二部的主要就是戒定慧，就是因果，使我们戒除贪欲，抱定慈悲喜舍，实行六度万行，打破愚迷邪痴，圆满智慧德相，庄严功德法身。若能依此处世为人，那真是处处总是华藏界了。

今天参加打七的多是在家大德，我们要好好降伏其心，赶紧去离缠缚。我再说一公案作为诸位的榜样，因为你们都是发了很大的信心而来到这宝所，我不与你们解说，恐怕你们得不到宝，空手而回，不免辜负信心，希望静心听着。

昔者唐朝有一居士，姓庞名蕴，字道玄，湖南衡阳人，世本业儒，少悟尘劳，志求真谛。贞元初，闻石头和尚道风，乃往谒之。问曰：“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头以手掩其口，庞由是豁然有省。

一日石头问曰：“子见老僧以来，日用事作么生？”庞曰：“若问日

用事，即无开口处。”乃呈偈曰：“日用事无别，唯吾自偶谐。头头非取舍，处处没张乖。朱紫谁为号，丘山绝点埃。神通并妙用，运水及搬柴。”头然之曰：“子以缁耶？素耶？”庞曰：“愿从所慕。”遂不剃染。

后参马祖，问曰：“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祖曰：“待汝一口吸尽千江水，即向汝道。”庞于言下，顿领玄旨，乃留驻参承二载。

居士自从参透本来人后，什么也不做，一天到晚单单织漉篱过活。家中所有的万贯金银，也一概抛于湘江之中。

一日，两夫妇共说无生的道理，玄曰：“难、难、难，拾担芝麻树上摊。”其妇曰：“易、易、易，百草头上祖师意。”其女灵照闻之笑曰：“你们二老人家，怎么说这些话来了？”玄曰：“据你怎样说？”曰：“也不难，也不易，饥来吃饭困来睡。”自尔机辩迅捷，诸方响之。

因辞药山，山命十禅客相送至门首，玄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别处。”有全禅客曰：“落在什么处？”玄遂与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玄曰：“恁么称禅客，阎罗老子未放你在！”全曰：“居士作么生？”玄又掌曰：“眼见如盲，口说如哑。”

玄尝游讲肆，随喜听《金刚经》，至“无我无人”处，致问曰：“座主！既无我无人，是谁讲谁听？”主无对。玄曰：“某甲虽是俗人，粗知信向。”主曰：“只如居士意作么生？”玄以偈答曰：“无我复无人，作么有疏亲？劝君休历座，不似直求真。金刚般若性，外绝一纤尘。我闻并信受，总是假名陈。”主闻欣然仰叹。

一日居士问灵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头，明明祖师意’，如何会？”照曰：“老老大大，作这个语话！”玄曰：“你作么生？”照曰：“明明百草头，明明祖师意！”玄乃笑。

玄将入灭，谓灵照曰：“视日早晚，及午以报。”照观竟，回报曰：“日则中矣，惜天狗蚀日，父亲何不出去一看呢？”玄以为事实，乃下座出户观之，其时灵照即登父座，跏趺合掌坐脱。玄回见灵照已亡，叹曰：“我女锋捷，先我而去。”于是更延七日。

州牧于公问疾次，玄谓之曰：“但愿空诸所有，慎勿实诸所无。好住，

世间皆如影响。”言讫，枕于公膝而化，遗命焚弃江湖。

其夫人闻之，即告知其子，子闻之，将锄头撑其下颌，立地而去，此时其母见如此光景，亦自隐去。

你看他们一家四口，都能如此神通妙用，可见你们为居士的多么高尚！到现在，莫说你们居士没有这样的人才，就是出家二众，也都是与我虚云差不多。这是多么倒架子，大家努力吧！

精进用功，不空手而归（初七圆满日开示，2月28日）

恭喜诸位，七天功德，今日圆满。证悟过来的，照规矩应该升堂。如朝中考试，今天正是揭榜的一天，应该要庆贺。但是常住很慈悲，明天继续打七，使我们可以加功进步。诸位老参师父都知道，这种因缘殊胜，不会空过光阴；各位初发心的人，要知人身难得，生死事大，我们得了人身，更要知道佛法难闻，善知识不易值遇。今天诸位亲到宝山，要借此良机努力用功，不要空手而归。

宗门下一法，我已讲过，是世尊拈花示众，一代一代地从根本上传流下来的。所以阿难尊者，虽是佛的弟弟，又随侍佛出家，而他在世尊前，未能大彻大悟。待佛灭后，诸大师兄弟不准他参加集会。迦叶尊者曰：“你未得世尊心印，请倒却门前刹竿着。”阿难当下大悟，迦叶尊者乃将如来心印付之，是为西天第二祖。历代相承，至马鸣、龙树尊者后，天台北齐老人，观其《中观论》发明心地，而有天台宗，这时宗门下特别大兴。后来天台衰落，至韶国师由高丽请回天台教典，再行兴起。达摩祖师是西天二十八祖，传来东土是为第一祖。自此传至五祖，大开心灯。六祖下开悟四十三人，再经思师、让祖，至马祖出善知识八十三人，正法大兴，国王大臣莫不尊敬。是以如来说法虽多，尤以宗下独胜。

如念佛一法，亦由马鸣、龙树之所赞扬。自远公之后，永明寿禅师为莲宗六祖，以后多由宗门下的人所弘扬。密宗一法，经一行禅师发

扬之后，传入日本，我国即无相继之人。慈恩宗是玄奘法师兴起，不久亦绝。独以宗门下源远流长，天神归依，龙虎归降。

八仙会上的吕洞宾，别号纯阳，京川人，唐末三举不第，无心归家，偶于长安酒肆遇钟离汉，授以延命之术。洞宾依法修行，后来乃飞腾自在，云游天下。一日至庐山海会寺，在钟楼壁上书四句偈云：“一日清闲自在身，六神和合报平安。丹田有宝休问道，对境无心休问禅。”未几，道经黄龙山，睹紫云成盖，疑有异人，乃入谒。值黄龙击鼓升座，吕遂随众入堂听法。黄龙曰：“今日有人窃法，老僧不说。”洞宾出而礼拜，问曰：“请问和尚，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铛内煮山川？”黄龙骂曰：“这守尸鬼！”洞宾曰：“争奈囊中自有长生不死药！”黄龙曰：“饶经八万劫，未免落空亡。”洞宾忘了“对境无心莫问禅”的功夫，大发嗔心，飞剑斩黄龙。黄龙以手一指，其剑落地，不能取得。洞宾礼拜悔过，请问佛法。黄龙曰：“半升铛内煮山川即不问，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洞宾于言下顿契玄旨，乃述偈忏曰：“弃却瓢囊击碎琴，从今不恋汞中金。自从一见黄龙后，始觉当年错用心。”此是仙人归依三宝，求入伽蓝为护法的一例。

道教在洞宾之手亦大兴起来，为北五祖；紫阳真人又是阅《祖英集》而明心地的南五祖，故此道教亦是为佛教宗门所续启。孔子之道传至孟子失传，直至宋朝周濂溪先生从宗门发明心地；程子、张子、朱子等，皆从事佛法，故宗门有助儒道一切之机。现在很多人把宗门这一法轻视，甚至加以毁谤，这真是造无间业。

你我今天有此良缘，遇期胜因，要生大欢喜，发大誓愿，人人做到龙天归依，使正法永昌。切莫视为儿戏，好好精进用功。

静坐了脱生死（次七第一日开示，3月1日）

虚云到常住打扰一切，蒙和尚及各位班首师父特别优待，已深为抱

歉。今天又要我做主法，这个名目，我实不敢承认。现在应慈老法师年高腊长，应归他来领导才合理。同时常住上的法师很多，都是学德兼优。我是一水上浮萍，全然无用的一个人，今天以我年纪大，要加诸客气，这实在是误会了。在世法尚且不以年龄的大小而论，如过去朝中赴科考的人，不管你年纪多大，而对于主考者，总是称老师，都要尊敬他，不能讲年龄，在佛法中更加不能了。如文殊菩萨，过去久远，业已成佛，曾教化十六王子，阿弥陀佛是十六王子之一，释迦牟尼也是他的徒弟。到了释迦成佛的时候，他便为之辅弼。可见佛法是平等一味、无有高下的，故此请诸位不要误解了。

现在我们在参学方面来讲，总要以规矩法则为尊。常住上的主事人发起道心，讲经打七，弘扬佛法，实为稀有难得的因缘；诸位都不避风尘，不惮劳倦，这样的忙碌，也自愿地来参加，可见都有厌烦思静的心。本来你我都是一个心，只因迷悟有关，故有众生，终日忙碌，无一日休闲，稍作思惟，实乃无益。

但是有种人一生在世，昼夜奔忙，痴想丰衣足食，贪图歌台舞榭，唯愿子孙发富发贵。万世的荣华，到了一气不来，做了一个死鬼，还想要保佑他儿女，人财兴旺，这种人真是愚痴已极。

还有一种人，稍知一些善恶因果，要做功德，但是只知打斋供僧，或装佛像，或修庙宇等一些有漏之因，冀求来生福报，因他不解无漏功德的可贵，故偏弃不行。《妙法莲华经》云：“若人静坐一须臾，胜造恒沙七宝塔。”因为静坐这一法，可以使我们脱离尘劳，使身心安泰，使自性圆明，生死了脱。一须臾者，一刹那之间也。若人以清静心，返照回光，坐须臾之久，纵不能悟道，而其正因佛性已种，自有成就之日；若是功夫得力，一须臾之间，是可以成佛的。故《楞严经》中阿难尊者曰：“不历僧祇获法身。”

但是你我及一般人，平常总是在尘劳里，在喜怒里，在得失里，在五欲里，在一切图快活享用里过活，而今一到禅堂中，一声止静，则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六根门头，犹如乌龟息六样的，任什么境界也

扰你不动，这是修无为法，也是无漏法。故以金银等七种宝物造塔，如恒河沙数之多，犹不能及此静坐一须臾之功德也。

乌龟息六是一比喻，因为海狗喜食鱼鳖，一见乌龟在海滩上爬，它就跑去吃它，乌龟知其要吃它，便把四只脚、一个头、一条尾，统统缩进壳里去，海狗见之咬它不着，空费一番辛苦，弃而他去，此时乌龟亦脱其险。我们人生在世，无钱的为衣食忙得要死，有钱的贪婪色欲不得出离，正如被海狗咬着，若知其害，便把六根收摄，返照回光，都可以从死里得生的。

前两晚说过，宗门下这一法是正法眼藏，是如来心法，是了脱生死的根本。如讲经等法门，虽然是起人信解，但是大都是枝叶上的文章，不容易大开圆解的。如要想以讲经等法子来了生脱死者，还须要经过行证，是很为难的。故从来听到讲经等及其他法门中显现神通与立地悟彻者，比宗门下少。

因为宗门下不但说是比丘和居士有不可思议的手眼，就是比丘尼也有伟大的人才。昔者灌溪尊者，是临济的徒弟，在临济勤学多年，未曾大彻大悟，乃去参方。至末山尼僧处，其小尼僧告知末山，末山遣侍者问曰：“上座是为游山玩景而来，抑是为佛法而来？”灌溪只得承认为佛法而来。末山曰：“既是为佛法而来，这里也有打鼓升座的法则。”遂升座，灌溪初揖而不拜。末山问曰：“上座今日离何处？”曰：“路口。”末山曰：“何不盖却？”溪无对，始礼拜。溪问：“如何是末山？”末山曰：“不露顶。”曰：“如何是末山主？”曰：“非男女相。”溪乃喝曰：“何不变去？”末山曰：“不是神，不是鬼，变个什么？”灌溪不能答，于是伏膺，在该处做园头三年，后来大彻大悟。

灌溪上堂有云：“我在临济爷爷处得半勺，末山娘娘处得半勺，共成一勺吃了，直至如今饱不饥！”故知灌溪虽是临济的徒弟，亦是末山的法嗣，可见尼众中也有这样惊世的人才，超人的手眼。现在你们这样多的尼众，为什么不出来显显手眼，替前人表现正法呢？须知佛法平等，要大家努力，不要自生退堕，错过因缘。

古人说：“百年三万六千日，不放身心静片时。”你我无量劫来，流浪生死者，只为不肯放下身心清净修学，而感受轮回，不得解脱。所以要大家放下身心，来静坐片时，希望漆桶脱落，共证无生法忍。

从闻思修，入三摩地（次七第二日开示，3月2日）

今日是两个七的第二天。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各位来参加的日益增多，可见上海地方的人善心纯厚，福德深重；更可见人人都有厌烦思静，去苦趋乐的要求。本来人生在世，苦多乐少，且光阴迅速，数十年眨眼就过去了。纵如彭祖住世八百载，在佛法中看来，甚为短促。在世人看来，是人生七十古来稀了。你我现在知道这种如幻如化的短境，无所留恋，来此参加这个禅七，真是夙世善根。

但是修行一法，贵在有长远心，过去一切诸佛菩萨，莫不经过多劫修行，才能成功。《楞严经·观世音菩萨圆通章》曰：“忆念我昔无数恒河沙劫，于时有佛，出现于世，名观世音，我于彼佛发菩提心，彼佛教我，从闻思修，入三摩地。”由此可见，观世音菩萨不是一天两天的时光就成功了的。

同时他公开地将他用功的方法讲给我们听，他是楞严会上二十五圆通的第一名，他的用功法子是从闻思修而得耳根圆通的入三摩地。三摩地者，华言正定。故他又说：“初于闻中，入流亡所”，这种方法，是以耳根反闻自性，不令六根流于六尘，是要将六根收摄流于法性。故又说：“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又说：“如是渐增，闻所闻尽，尽闻不住。”这意思即是要我们把这反闻的功夫不要滞疑，要渐次增进，要加功用行，才能得“觉所觉空，空觉既圆，空所空灭，生灭既寂，寂灭现前”这种境界，既自以反闻闻自性的功夫，把一切生灭悉皆灭已，真心方得现前。即是说“狂心顿歇，歇即菩提”。观世音菩萨到了这种境界，他说：“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获二殊胜：



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

我们今天学佛修行，也要这样先把自己的功夫做好，把自性的贪嗔痴慢等一切众生度尽，证到本来清净的妙觉真心，然后上行下化，如观世音菩萨这样的三十二应，随类化度，才能有力量。所以观世音菩萨，或现童男童女身，化现世间。世人不知观世音菩萨业已成佛，并无男女人我之相，他是随众生的机而应现的。但世间人一闻观世音菩萨之名，都觉得有爱敬之心。这无非是过去生中持念过他的圣号，八识田中有这种子，乃起现行。故经云：“一入耳根，永为道种。”

你我今天来此熏修，当依诸佛菩萨所修所证之最上乘法。现在这种法，是要明本妙觉心，即是说见性成佛。假如不明心地，则佛不可成。要明心地，须行善道为始。我们一天到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则福德自此增长；加一句话头，时刻提起，一念无生，当下成佛。诸位把握时间，莫杂用心，好好提起话头参去。

认识客尘烦恼（次七第三日开示，3月3日）

今天第二七的三天又过去了。功夫做纯熟了的人，动静之中都有把握，有什么心去分别他一七二七，三天两天呢？但是初发心的人，总要努力精进，莫糊糊涂涂地打混，把光阴错过了。

我现在再说一个比喻给你们初发心的听，希望好好听着。诸方禅堂中所供的一位菩萨，是一位圣僧，他是释迦如来的老表，名阿若憍陈如尊者。世尊出家时，他的父王派父族三人、母族二人，往雪山照顾他，此尊者是母族二人之一。世尊成道后，初至鹿野苑，为之说四谛法，这位尊者最初悟道。同时此尊者是世尊诸大弟子中的第一位出家者，故名圣僧，又名僧首。他的修行方法在《楞严经》中说得很明白：“我初成道于鹿苑中，为阿若多五比丘等，及汝四众，言一切众生不成菩

提及阿罗汉，皆由客尘烦恼所误，汝等当时因何开悟，今成圣果？”这是佛告诉我们不成菩提及阿罗汉的原因，并追问当时在会诸大弟子的开悟，是用何法而成功的。这时候独有憍陈如尊者了解这个法子，所以他在这会中站立起来，答复世尊曰：“我今长老，于大众中，独得解名，因悟客尘二字成果。”他说了之后，再对世尊解释说：“世尊，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食，宿食事毕，俶装前途，不遑安住；若实主人，自无攸往。如是思惟，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为客义。又如新霁，清晓升天，光入隙中，发明空中，诸有尘相，尘质摇动，虚空寂然。如是思惟，澄寂名空，摇动名尘，以摇动者，名为尘义。”他这一说，把主客二字，说得何等明显。

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一个比喻，是告诉我们用功下手的方法。即是说，我们的真心是个主，他本是不动的，动的是客，即是妄想。妄想犹如灰尘，灰尘很微细，它在飞腾之时，要在太阳照入户牖时，或空隙之中，才看得见。即是说，我们心中的妄想，在平常的动念中并不知道，一到清静修行静坐用功的当中，才知道许多的杂念在不断地起伏。在这妄念沸腾的当中，如果你功夫不得力，那就作不得主，故不得悟道，流浪生死海中，今生姓张，再生又姓李，如客人投宿旅店一样，经常要换地方。但我们的真心，却不是这样，它总是不去不来不生不灭地常住不动，故为主人。这个主人，好比虚空尘土飞出，虚空总是寂然不动。又如旅店里的主人，他老住在店中，不到其他地方去的。

在名相上讲，尘者尘沙，是烦恼之一，要到菩萨的地位，才能断得了；妄者妄惑，惑有见惑八十八使，思惑八十一品，见惑由五钝使而来，修行的人先要把见惑断尽，才能证入须陀洹果。但这步功夫非常地难，断除见惑，如断四十里的逆流。可见我们用功的，是要有甚深的力量。思惑断尽，才能证到阿罗汉果。这种用功是渐次的，我们现在只借一句话头，灵灵不昧，了了常知，什么见惑思惑，一刀两断，好似青天不挂片云，清晓升天，即是自性的光明透露。这位尊者，悟了这个道理，认识了本有的主人。



你我今天用功第二步，要把客尘认识清楚，客尘是动的，主人是不动的。如不认清，则功夫无处下手，依旧在打混，空过光阴，希望大家留心参看。

种下成佛正因（次七第四日开示，3月4日）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这回玉佛寺打禅七，真是因缘殊胜，各方信心男女居士们这样踊跃地来参加，种下这一成佛的正因，可说是稀有难得。

释迦牟尼佛说《妙法莲华经》云：“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人生在世数十年的光阴，不知不觉地过了。在这当中，有钱的人，或贪酒色财气；无钱的人，为了衣食住行而劳碌奔波，很少有清闲自在的时刻，真是苦不堪言。但是这种人，偶一走到佛寺里，见此寂静庄严的梵刹，心生欢喜，或见佛菩萨形象而随口声称佛名者，或心生清静而起感慨，称赞如来吉祥而生稀有者，这都是过去生中有甚深善根，由此皆得成佛。

因为人们平时眼中见到的风花雪月，耳中听到的歌舞欢声，口里贪著的珍馐美味等，而引起感染思想。这感染思想是散乱心，是生死心，是虚妄心。今天能够在塔庙中，称一声佛号，这是觉悟心，是清净心，是成佛的菩提种子。佛者，梵语佛陀，华言觉者。觉者，觉而不迷，自性清静，即是有觉悟心。我们今天不为名利而来，也是觉悟力的作用。但是有许多恐是闻其打禅七之名而不知其打禅七之义，以一种稀奇心而来看热闹的，这不是上上心。现在既到此地，如人到了宝山，不可空手而回，须发一无上的道心，好好地坐一枝香，种一成佛的正因，将来大家成佛。

昔日释迦牟尼佛有一弟子，名须跋陀罗，家里贫穷孤独，无所依靠，心怀愁闷，要随佛出家。一日至世尊处，刚巧是世尊外出，诸大弟子

为之观察往昔因缘，八万劫中，未种善根，乃不收留，叫他回去。此时须跋苦闷已极，行至城边，忖思业障如此深重，不如撞死为好。正要寻死，不料世尊到来，问其所以，须跋一一答之，世尊遂收为徒弟，回至其所，七日之中证阿罗汉。诸大弟子，不解其故，请问世尊，世尊曰：“你们只知八万劫中之事，八万劫外，他曾种善根，他那时亦很贫穷，采樵为活，一日在山中遇虎，无所投避，急忙爬于树上。虎见他上树，就围绕而啮树。树欲断了，他心中甚急，无人救援，忽而思惟大觉佛陀，有慈悲力，能救诸苦，乃口称‘南无佛，快来救我’。虎闻‘南无佛’声，乃远避之，未伤其命，由此种下正因佛种，今日成熟，故证果位。”诸大弟子闻此语已，心怀喜悦，叹未曾有。

你我今天遇此胜缘，能来此坐一枝净香，则善业已超过多倍，千万勿为儿戏。若为热闹而来，那就错过机会了。

万缘放下，立地成佛（次七第五日开示，3月5日）

深具信心的人，在这堂中当然是努力用功的。老参上座师父们功夫当然已很纯熟，但是在这纯熟之中，要知道回互用功，要穷源彻底，要事理圆融，要静动无碍，不要死坐，不要沉空守寂，贪著静境。如果贪著静境的话，不起回互之助，即是死水中鱼，无有跳龙门的希望，也就是挟冰鱼，那是无用的。

初发心用功的，要痛念生死，要生大惭愧，把万缘通身放下，才能用功有力量，如果放不下，生死是决定不了的。因为你我无始以来，被七情六欲所迷，现在从朝至暮，总是在声色之中过日子，不知常住真心，所以沉沦苦海。现在你我已觉悟世间上的一切都是苦恼，可以尽情放下，立地成佛。



内外加修，种植善因（次七第六日开示，3月6日）

这次来参加打七的，以我看起来，初发心的男女们占多数，所以规矩法则都不懂，举足动步处处打人闲岔。幸常住很慈悲，成就我们的道业，诸位班首师父们，也发了无上的道心来领导，使我们可以如法修持，这是万劫难逢的机会，我们要勇猛精进，要内外加修。

内修，即是单单的参一句“念佛是谁”的话头，或念一句“阿弥陀佛”，不起贪嗔痴悲种种其他念头，使真如法性得以透露；外修，即是戒杀放生，将十恶转为十善，不要一天到晚酒肉熏天，造无边的罪业。须知佛种从缘起，恶业造得多，堕地狱是必定的；善业培得多，福利的果实自然会给你来享受。古人教我们“诸恶莫做，众善奉行”，就是这个道理。你看昔琉璃大王诛杀释种的因缘，就知道了。

近来世界人民遭难，杀劫之重，皆是果报所遭。每每劝世人要戒杀放生、吃斋念佛者，也就是要大家免遭因果轮回之报。诸位须当信奉，种植善因，成就佛果。

佛陀慈悲能令众生出离苦海（次七第七日开示，3月7日）

“浮生若梦，幻质非坚；不凭我佛之慈，曷遂超升之路。”我们在这如梦如幻的生活中，颠颠倒倒地过日子，不知佛的伟大，不生出离生死，任善恶以升沉，随业力而受报。所以世间上的人，总是作善者少，造恶者多；富贵者少，贫贱者多。六道轮回，苦楚万状，有的朝生暮死，或数年而死者，或多年而死者，都不能自己作主，故须凭佛陀的慈悲主义，才有办法。

因佛与菩萨，有慈悲喜舍等行愿力量，能够令我们出离苦海，达到光明的彼岸。慈悲者，见一切众生有甚痛苦，以怜悯爱护之心去救度，令其离苦得乐；喜舍者，见一切众生做一切功德，或发一念好心，

都要随喜赞叹，对一切众生有所需求者，都要随其所需而施与之。世尊在因地修行时，总是行的舍头脑骨髓的菩萨道。所以他老人家曾说：“三千大千世界，无有一芥子许地，不是我舍身埋骨的地方。”

今天诸位要努力把话头看住，不要把光阴空过了。

修证一法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解七开示，3月8日）

恭喜诸位两个禅七圆满，功德已毕，马上就要解七，要与诸位庆贺了。以古人来说，本没有什么结七解七，一句话头参到开悟为期。现在你们悟了未悟，我们总依规矩而做。

在这半月中，诸位不分昼夜，而目的是为开悟，是为佛门中培植人才，如果是打混把光阴空过，那是辜负了这段时光。今天常住上的大和尚与各位班首师父，依古人规则，来考察你们的功夫，希望不要乱说，只要真实将自己的功夫见地，当众答一句，相当者常住为你们证明。

古人说：“修行三大劫，悟在刹那间。”功夫得力，一弹指顷，就悟过来了。昔者琅琊觉禅师，有一女弟子亲近他参禅，琅琊禅师叫她参“随他去”。这女子依而行之不退，一日家中起火，其女曰：“随他去。”又一次她的儿子掉在水中，旁人叫她，她曰：“随他去。”万缘放下，依教行之。又一日，在家中炸油条，其夫在烧火，她将面条向锅中一抛，炸声一响，当下悟道，即将油锅向地下一倒，拍手而笑。其夫以为疯了，骂曰：“你如此作甚么，不是疯了吗？”曰：“随他去。”即往觉禅师处求证，觉禅师为之证明，已成圣果。

诸位今日悟了的站出来，道一句看！（久之无人敢答，老人即出堂。继由应慈老法师考问。待止静后，老人再进堂，一一警策毕，开示云）红尘滚滚，闹市纷繁，哪有功夫和心思来到这里静坐参话头呢？只以你们上海人的善根深厚，佛法昌盛，因缘殊特，才有这样一回大事因缘。

中国的佛教，自古以来虽有教、律、净、密诸宗，严格地检讨一下，



宗门一法，胜过一切，我早已说过了。只以近来佛法衰微，人才未出。我过去也曾到各处挂单，看起来现在更加不如昔日了。说来我也很惭愧，什么事也不知道，承常住的慈悲，各位的客气，把我推在前面，这应该要应慈老法师承当才对，他是宗教兼通的善知识，真正的前辈老人家，不必要我来陪伴了，我现在什么事也不能做了，愿各位要好好地追随前进，不要退堕。

为山祖师云：“所恨同生像季，去圣时遥，佛法生疏，人多懈怠，略伸管见，以晓后来。”为山德号灵佑，福建人，亲近百丈祖师，发明心地，司马头陀在湖南看见为山地势很好，是一千五百人的善知识所居之地。时为山在百丈处当典座，司马头陀见之，认为是为山主人，乃请他老人家去为山开山。为山老人是唐朝时候的人，佛法到唐朝只是像法之末叶，所以他自己痛恨生不逢时，佛法难晓，众生信心渐渐退失，不肯下苦心修学，故佛果无期。我们现在距为山老人又千多年了，不但像法已过，即末法亦已过去九百余年矣，世人善根更少了，所以信佛法的人很多，而真实悟道的人很少。

我以己身来比较一下，现在学佛法是方便多了，在咸同之时，各地寺庙统统焚毁了，三江下唯有天童一家保存。至太平年间，由终南山一班老修行出来重兴。那时候，只有一瓢一笠，哪有许多啰唆。后来佛法渐渐昌盛，各方始有挑高脚担的，直到现在，又有挑皮箱的了，对佛法真正的行持，一点也不讲了。过去的禅和子要参方，非要走路不可，现在有火车、汽车、轮船、飞机，由此都想享福，不想吃苦了，百般的放逸也加紧了。虽然各方的佛学院也随时倡导，法师们日渐增多，可是根本问题从此弃之不顾，一天到晚专在求知解，不求修证，同时也不知道修证一法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永嘉《证道歌》云：“但得本，莫愁末，如净琉璃含宝月。嗟末法，恶时世，众生福薄难调制。去圣远兮邪见深，魔强法弱多怨害。闻说如来顿教门，恨不灭除令瓦碎。作在心，殃在身，不须怨诉更尤人。欲得不招无间业，莫谤如来正法轮。吾早年来积学问，亦曾讨疏寻经论。分别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

却被如来苦呵责，数他珍宝有何益？”他老人家去参六祖大彻大悟，六祖号之为“一宿觉”。所以古人说，寻经讨论，是入海算沙；宗门下的法子，是如金刚王宝剑，遇物即斩，碰锋者亡，是立地成佛的无上法门。

且如神赞禅师，幼年行脚，亲近百丈祖师开悟，后回受业本师处。本师问曰：“汝离吾在外，得何事业？”曰：“并无事业。”遂遣执役。一日本师澡浴，命赞去垢，神赞拊其背曰：“好所佛堂，而佛不圣。”本师未领其旨，回首视之。神赞又曰：“佛虽不圣，且能放光。”又一日本师在窗下看经，有一蜂子投向纸窗，外撞求出。赞见之曰：“世界如许广阔，不肯出，钻他故纸驴年去！”并说偈曰：“空门不肯出，投窗也太痴。百年钻故纸，何日出头时？”本师闻之，以为骂他，置经问曰：“汝出外行脚如许时间，遇到何人？学到些什么？有这么多话说！”神赞曰：“徒自叩别，在百丈会下，已蒙百丈和尚指个歇处。因念师父年老，今特回来欲报慈德耳。”本师于是告众，致斋请赞说法，赞即升座举唱百丈门风曰：“灵光独耀，迥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如如佛。”本师于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闻极则事。”于是遂将寺务交给神赞，反礼神赞为师。请看这样的容易，是何等洒脱！

你我今天打七打了十多天，何以不会悟道呢？只因都不肯死心塌地地用功，或视为儿戏，或者认为参禅用功，要在禅堂中静坐才好，其实这是不对的。真心用功的人，是不分动静营为和街头闹市，处处都好。昔日有一屠子和尚，在外参方，一日行至一市，经过屠户之门，有许多买肉的都要屠户割精肉给他们。屠户忽然发怒，将刀一放，曰：“哪一块不是精肉呢？”屠子和尚闻之，顿然开悟。可见古人的用功，并不是坐在禅堂中方能用功的。今天你们一个也不说悟缘，是否辜负光阴，请应慈老法师与大和尚等再来考试考试。

解七法语

（云公老人出堂，应慈老法师一一考问，开示后，各照座位坐定。云公再进禅堂，在静中又复一一警策毕，坐下说开示一番。开静茶点毕，各各站立，云公着海青入堂，平坐佛前，以竹篋打一“○”相云）

才结七，又解七，解结忙忙了何日？

一念亡缘诸境息，摩诃般若波罗蜜。

心境寂，体用归，

本自圆明无昼夜，哪分南北与东西？

万象随缘观自在，鸟啼花笑月临溪。

即今解七一句，作么生道？钟板吼时钵盂跳，谛观般若波罗蜜。解！



云居山方便开示

(1955年三月三十一日—七月十七日)

明因识果（乙未闰三月十一日开示）

释迦如来说法四十九年，谈经三百余会，归摄在三藏十二部中。三藏者，经藏、律藏、论藏是也。三藏所诠，不外戒定慧三学。经诠定学，律诠戒学，论诠慧学。再约而言之，则因果二字，全把佛所说法包括无余了。因果二字，是一切圣凡，世间出世间，都逃不了的。因是因缘，果是果报。比如种谷，以一粒谷子为因，以日光风雨为缘，结实收获为果。若无因缘，决无结果也。

一切圣贤之所以为圣贤者，其要在于明因识果。明者了解义，识者明白义。凡夫畏果，菩萨畏因。凡夫只怕恶果，不知恶果起源于恶因，平常任意胡为，以图一时快乐，不知乐是苦因；菩萨则不然，平常一举一动，谨身护持，戒慎于初，既无恶因，何来恶果？纵有恶果，都是久远前因，既属前因种下，则后果难逃，故感果之时，安然顺受，毫无畏缩，这就叫明因识果。

例如古人安世高法师，累世修持，首一世为安息国太子，舍离五欲，出家修道，得宿命通，知前世欠人命债，其债主在中国。于是航海而来，到达洛阳，行至旷野无人之境，忽覩面来一少年，身佩钢刀，远见法师，即怒气冲冲，近前未发一言，即拔刀杀之。

法师死后，灵魂仍至安息国投胎，又为太子。迨年长，又发心出家，依然有宿命通，知今世尚有命债未还，债主亦在洛阳。于是重来，至前生杀彼身命者家中借宿。饭罢，问主人曰：“汝认识我否？”答曰：“不识。”又告曰：“我即为汝于某月某日在某旷野中所杀之僧是也。”主人



大惊，念此事无第三者能知，此僧必是鬼魂来索命，遂欲逃遁。僧曰：“勿惧，我非鬼也。”即告以故，谓“我明日当被人打死，偿夙生命债，故特来相求，请汝明日为我作证，传我遗嘱，说是我应还他命债，请官不必治误杀者之罪”。说毕，各自安睡。

次日，同至街坊，僧前行，见僧之前，有一乡人挑柴，正行之间，前头之柴忽然堕地，后头之柴随亦堕下，扁担向后打来，适中僧之脑袋，立即毙命。乡人被擒送官，讯后，拟定罪。主人见此事与僧昨夜所说相符，遂将僧遗言向官陈述。官闻言，相信因果不昧，遂赦乡人误杀之罪。其僧灵魂复至安息国，第三世又投胎为太子，再出家修行，即世高法师也。

因此可知虽是圣贤，因果不昧，曾种恶因，必感恶果，若明此义，则日常生活逢顺逢逆，苦乐悲欢，一切境界，都有前因，不在境上妄生憎爱，自然能放得下，一心在道，什么无明贡高习气毛病，都无障碍，自易入道了。

明心见性，返本还原（闰三月十二日开示）

古人为生死大事，寻师访友，不惮登山涉水，劳碌奔波。吾人从无始来，被妄想遮盖，尘劳缚著，迷失本来面目。比如镜子，本来有光明，可以照天照地，但被尘垢污染埋没了，就不见原有光明。今想恢复原有光明，只要用一番洗刷磨刮功夫，其本有光明，自会显露出来。吾人心性亦复如是，上与诸佛无二无别，无欠无余，何以诸佛早已成佛，而你我现在还是生死苦海中的凡夫呢？只因我们这心性，被妄想烦恼种种习气毛病所埋没，这心性虽然与佛无异，也不得受用。今你我既已出家，同为佛子，要想明心见性、返本还原的话，非下一番苦功夫不可。古人千辛万苦，参访善知识，即为要明己躬下事。现在已是末法，去圣时遥，佛法生疏，人多懈怠，所以生死不了。今既知自心与佛相

同，就应该发长远心、坚固心、勇猛心、惭愧心，二六时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朝于斯，夕于斯，努力办道，不要错过时光。

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闰三月十三日开示）

古人说：“若论成道本来易，欲除妄想真个难。”道者理也，理者心也，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人人本具，个个现成，在圣不增，在凡不减。“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一切世出世间，若凡若圣，本来是空，何生死之有呢？故曰成道本来易。

此心虽然妙明，但被种种妄想所盖覆，光明无由显现，而欲除此妄想就不容易了。妄想有两种：一者轻妄，二者粗妄；又有有漏妄想与无漏妄想之分。有漏者，感人天苦乐果报；无漏者，可成佛作祖，了脱生死，超出三界。粗妄想感地狱、饿鬼、畜生三途苦果，轻妄想就是营作种种善事，如念佛、参禅、诵经、持咒、礼拜、戒杀放生等。粗妄想与十恶业相应，意起贪嗔痴，口作妄言、绮语、恶口、两舌，身行杀、盗、淫，这是身口意所造十恶业。其中轻重程度，犹有分别，即上品十恶堕地狱，中品十恶堕恶（饿）鬼，下品十恶堕畜生。总而言之，不论轻妄粗妄，皆是吾人现前一念，而十法界都是这一念造成的，所谓一切唯心造也。

若就本分来讲，吾人本地风光，原属一丝不挂、纤尘不染的。粗妄固不必言，即或稍有轻妄，亦是生死命根未断。现在既说除妄想，就要借重一句话头或一声佛号，作为敲门瓦子，以轻妄制伏粗妄，以毒攻毒，先将粗妄降伏，仅余轻妄，亦能与道相应，久久磨炼，功纯行极，最后轻妄亦不可得了。我们个个人都知道妄想不好，要断妄想，但又明知故犯，仍然打妄想，跟习气流转，遇着逆境，还是打无明，甚至好吃懒做、求名贪利、思淫欲等妄想都打起来了。既明知妄想不好，却又放他不下，是什么理由呢？因为无始劫来，习气熏染浓厚，遂成习惯，如狗子喜欢吃粪相似，你虽给它好饮食，它闻到粪味仍然要吃粪的，



这是习惯成性也。

古来有一则公案，说明古人怎样直截断除妄想的。大梅山法常禅师，初参马祖，问：“如何是佛？”祖曰：“即心是佛。”师大悟，遂往四明梅子真旧隐缚茅住静。祖闻师住山，乃令僧问：“和尚见马大师得个什么，便住此山？”师曰：“大师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这里住。”僧曰：“大师近日佛法又别。”师曰：“作么生？”曰：“又道非心非佛。”师曰：“这老汉惑乱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是佛。”其僧回，举似马祖，祖曰：“梅子熟也！”古来祖师作为，如何直截了当，无非都是教人断除妄想。

现在你我出家，行脚参学，都是因为生死未了，就要生大惭愧心，发大勇猛心，不随妄想习气境界转。“假使热铁轮，于我顶上旋，终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菩提即觉，觉即是道，道即妙心。当知此心本来具足圆满，无稍欠缺，今须向自性中求，要自己肯发心。如自己不发心，就是释迦如来再出世，恐怕也不奈你何。在二六时中，莫分行住坐卧，动静一相，本自如如，妄想不生，何患生死不了？若不如此，总是忙忙碌碌，从朝至暮，从生到死，空过光阴，虽说修行一世，终是劳而无功，腊月三十日到来，临渴掘井，措手不及，悔之晚矣。我说的虽是陈言，但望大家各自用心体会这陈言罢！

动中功夫，不随物转（闰三月十四日开示）

《楞严经》云：“若能转物，即同如来。”谓一切圣贤，能转万物，不被万物所转，随心所欲，处处真如。我辈凡夫，因为妄想所障，所以被万物所转，好似墙头上的草，东风吹来向西倒，西风吹来向东倒，自己不能做得主。有些人终日悠悠忽忽，疏散放逸，心不在道，虽做功夫，也是时有时无，断断续续，常在喜怒、哀乐、是非、烦恼中打圈子。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觉触，意知法，六根对六

尘。没有觉照，随他青黄赤白，老少男女，乱转念头。对合意的，则生欢喜贪爱心；对逆意的，则生烦恼憎恶心，心里常起妄想。其轻妄想，还可以用来办道做好事，至若粗妄想，则有种种不正邪念，满肚秽浊，乌七八糟，这就不堪言说了。白雲端禅师有颂曰：“若能转物即如来，春暖山花处处开。自有一双穷相手，不曾容易舞三台。”又《金刚经》云：“应如是降伏其心。”儒家亦有“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的说法。儒家发愤，尚能如此不被物转，我们佛子，怎好不痛念生死、如救头燃呢？应须放下身心，精进求道，于动用中磨炼考验自己，渐至此心不随物转，功夫就有把握了。

做功夫不一定在静中，能在动中不动，才是真实功夫。明朝初年，湖南潭州有一黄铁匠，以打铁为生，人皆呼为黄打铁。那时正是朱洪武兴兵作战的时候，需要很多兵器，黄打铁奉命赶制兵器，日夜不休息。有一天，某僧经过他家，从之乞食，黄施饭。僧吃毕，谓曰：“今承布施，无以为报，有一言相赠。”黄请说之。僧曰：“你何不修行呢？”黄曰：“修行虽是好事，无奈我终日忙忙碌碌，怎能修呢？”僧曰：“有一念佛法门，虽在忙碌中还是一样修，你能打一锤铁，念一声佛，抽一下风箱，也念一声佛，长期如此，专念南无阿弥陀佛，他日命终，必生西方极乐世界。”黄打铁遂依僧教，一面打铁，一面念佛，终日打铁，终日念佛，不觉疲劳，反觉轻安自在，日久功深，不念自念，渐有悟入。后将命终，预知时至，遍向亲友辞别，自言往生西方去也。到时把家务交代了，沐浴更衣，在铁炉边打铁数下，即说偈曰：“叮叮当当，久炼成钢。太平将近，我往西方。”泊然化去。当时异香满室，天乐鸣空，远近闻见，无不感化。我们现在也是整天忙个不休息，若能学黄打铁一样，在动用中努力，又何患生死之不了呢！

我以前在云南鸡足山，剃度具行出家的事，说给大家听听。具行未出家时，吸烟喝酒，嗜好很多，一家八口，都在祝圣寺当小工。后来全家出家，他的嗜好全都断除了，虽然不识一字，但很用功，《早晚课诵》、《普门品》等，不数年全能背诵。终日种菜不休息，夜里拜佛拜经，

不贪睡眠。在大众会下，别人欢喜他，他不理会；厌恶他，他也不理会。常替人缝衣服，缝一针，念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针针不空过。后朝四大名山，阅八年，再回云南。是时我正在兴建云栖寺，他还是行苦行，常住大小事情都肯干，什么苦都愿意吃，大众都欢喜他。临命终时，将衣服什物变卖了，打斋供众，然后向大众告辞，一切料理好了。在四月时收了油菜籽，他将几把禾秆，于云南省云栖下院胜因寺后园，自焚化去。及被人发觉，他已往生去了。其身上衣袍钩环，虽皆成灰，还如平常一样没有掉落，端坐火灰中，仍然手执木鱼引磬，见者都欢喜赞叹。他每天忙个不休息，并没有忘记修行，所以生死去来，这样自由。动用中修行，比静中修行，还易得力。

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钦（闰三月二十一日开示）

古人修行，道德高尚，感动天龙鬼神，自然拥护，因为道德是世上最尊贵的。所以说：“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钦。”鬼神和人，各有各的法界，各有所尊，何以诸天鬼神会尊敬人法界呢？本来灵明妙性，不分彼此，同归一体的，因为无明不觉，昧了真源，则有四圣六凡十法界之分。如果要从迷到悟，返本还源，则各法界的觉悟程度，亦各不相同。人法界中，有觉有不觉，知见有邪有正，诸天鬼神皆然。人法界在六凡中，超过其他五法界，因为六欲天耽爱女色，忘记修行；四禅天单耽禅味，忘其明悟真心之路；四空天则落偏空，忘正知见。修罗耽嗔，地狱、鬼、畜，苦不堪言，皆无正念，哪能修行？人道苦乐不等，但比他界则易觉悟，能明心见性，超凡入圣。

诸天鬼神虽有神通，都尊重有道德的人，其神通福报大小不同，皆慕正道。元圭禅师在中岳庞坞住茅庵，曾为岳神授戒，如《景德传灯录》所载。一日有异人者，峨冠衿褶而至，从者极多，轻步舒徐，称谒大师。师睹其形貌，奇伟非常，乃谕之曰：“善来仁者，胡为而至？”彼曰：“师

宁识我耶？”师曰：“我观佛与众生等，吾一目之，岂分别耶？”彼曰：“我此岳神也，能生死于人，师安得一目我哉？”师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视身与空等，视吾与汝等，汝能坏空及汝乎？苟能坏空及坏汝，吾则不生不灭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耶？”神稽首曰：“我亦聪明正直于余神，讵知师有广大之智辩乎？愿授以正戒，令我度也。”师曰：“汝既乞戒，即得戒也。所以者何？戒外无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闻茫昧，止求师戒我身为门弟子。”师即张座、秉炉、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即应曰能；不能，即曰否。”神曰：“谨受教。”师曰：“汝能不淫乎？”曰：“亦娶也。”师曰：“非谓此也，谓无罗欲也。”曰：“能。”师曰：“汝能不盗乎？”曰：“何乏我也，焉有盗取哉？”师曰：“非谓此也，谓飧而福淫，不供而祸善也。”曰：“能。”师曰：“汝能不杀乎？”曰：“实司其柄，焉曰不杀？”师曰：“非谓此也，谓有滥误疑混也。”曰：“能。”师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直，焉能有妄乎？”师曰：“非谓此也，谓先后不合天心也。”曰：“能。”师曰：“汝能不遭酒败乎？”曰：“能。”师曰：“如上是为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无心物执；以有心为物，而无心想身。能如是，则先天地生不为精，后天地死不为老，终日变化而不为动，毕尽寂默而不为休。悟此，则虽娶非妻也，虽飧非取也，虽柄非权也，虽作非故也，虽醉非昏也。若能无心于万物，则罗欲不为淫，福淫祸善不为盗，滥误疑混不为杀，先后违天不为妄，昏妄颠倒不为醉，是为无心也。无心则无戒，无戒则无心，无佛无众生，无汝，及无我。无汝孰为戒哉？”神曰：“我神通亚佛。”师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则十句，七能三不能。”神肃然避席跪启曰：“可得闻乎？”师曰：“汝能戾上帝东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师曰：“汝能夺地祇融五岳而结四海乎？”曰：“不能。”师曰：“是为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万法智，而不能灭定业；佛能知群有性穷亿劫事，而不能化导无缘；佛能度无量有情，而不能尽众生界，是为三不能也。定业亦不牢久，无缘亦谓一期，众生界本无增减。且无一人能主有法，有法无主，是为无法，无法无主，是为无心。



如我解佛，亦无神通也，但能以无心通达一切法尔。”神曰：“我诚浅昧，未闻空义，师所授戒，我当奉行。今愿报慈德，效我所能。”师曰：“吾观身无物，观法无常，块然更有何欲？”神曰：“师必命我为世间事，展我小神功，使已发心、初发心、未发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自我神踪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师曰：“无为是，无为是。”神曰：“佛亦使神护法，师宁隳叛佛耶？愿随意垂诲。”师不得已而言曰：“东岩寺之障，莽然无树，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拥，汝能移北树于东岭乎？”神曰：“已闻命矣，然昏夜间，必有喧动，愿师无骇。”即作礼辞去，师门送而且观之，见仪卫逶迤，如王者之状，岚霭烟霞，纷纶间错，幢幡环佩，凌空隐没焉。其夕果有暴风吼雷，奔云震电，栋宇摇荡，宿鸟声喧。师谓众曰：“无怖，无怖，神与我契矣。”诘旦和霁，则北岩松栝，尽移东岭，森然行植。师谓其徒曰：“吾歿后无令外知，若为口实，人将妖我。”观此，岳神虽有神通，还不及有道德的人，这就是德重鬼神钦。没有道德的人，要被鬼神管辖，受其祸害。要有道德，就要明心见性，自然就会感动鬼神了。

古来禅师大德，惊天动地，白鹿衔花，青猿献果，天魔外道，诸仙鬼神，都来归依。如真祖师归依观音，财神归依普贤，洞宾仙师归依黄龙，王灵官归依地藏，文昌归依释迦牟尼佛等。所以宋朝仁宗皇帝的《赞僧赋》说：“夫世间最贵者，莫如舍俗出家。若得为僧，便受人天供养。作如来之弟子，为先圣之宗亲。出入于金门之下，行藏于宝殿之中。白鹿衔花，青猿献果。春听莺啼鸟语，妙乐天机；夏闻蝉噪高林，岂知炎热；秋睹清风明月，星灿光耀；冬观雪岭山川，蒲团暖坐。任他波涛浪起，振锡杖以腾空；假饶十大魔军，闻名而归正道。板响云堂赴供，钟鸣上殿诵经。般般如意，种种现成。生存为人天之师，末后定归于圣果矣。偈曰：空王佛弟子，如来亲眷属。身穿百衲衣，口吃千钟粟。夜坐无畏床，朝睹弥陀佛。朕若得如此，千足与万足。”这篇赞文，我们要拿它来比照一下，看哪一点与我们相应，哪一点我们还做不到。如果每句话都与我相符，就能受鬼神尊重，假如“波涛浪起”，而不能“振锡杖以腾空”，

无明一起，就闹到天翻地覆，那就惭愧极了。“十大魔军”在般般不如意、种种不现成处能降伏他，则五岳鬼神、天龙八部，都尊敬你了。

看藏经要有真实受用（闰三月二十四日开示）

这几天有几位同参道友，发心要把我说的话记录下来，我看这是无益之事。佛的经典，祖师的语录，其数无量，都没有人去看，把我这东扯西拉的话，流传出去，有什么用呢？

佛教传入中国至今，流传经、律、论和注疏语录等典章为数不少，最早集成全藏，始于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命张从信往四川雇工开雕，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凡历十三年而告成，号为蜀版《大藏经》，世称为北宋本，最为精工，惜久已散佚。

此后宋朝续刻《大藏经》四次，最末一次，系理宗绍定四年（1231），于磧砂之延圣院开雕藏经，至元季方告成，世称为磧砂版。此藏见者尤少；唯陕西西安开元、卧龙两寺犹存孤本，尚称完璧。于是朱庆澜等发起影印，并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在上海组织影印宋版藏经会，筹划款项，积极进行。先派人赴陕西点查册数，计共六千三百一十卷，所残缺者仅一百余卷，以北京松坡图书馆所贮之宋思溪藏残本补之，不足，又托我将鼓山涌泉寺磧砂藏内《大般若经》、《涅槃经》和《宝积经》补足之。于是这埋没数百年之瑰宝，遂又流通于全国矣。但本子和账簿一样，翻阅不便，这是缺点。明代紫柏老人，发起刻方册佛经。嘉兴版方册经书流通后，阅者称便。

最近杭州钱宽慧、秦宽福两人，看见僧人卖经书给老百姓做纸用，他们便发心，遇到这些经书就尽力购买，寄来云居。我山现有《磧砂藏》、《频伽藏》和这些方册经书，已经足够翻阅的了。

本来一法通时法法通，不在乎多看经典的。看藏经，三年可以看完全藏，就种下了善根佛种。这样看藏经，是走马观花地看。若要有真



实受用，就要读到烂熟，读到能背。以我的愚见，最好能专读一部《楞严经》，只要熟读正文，不必看注解。读到能背，便能以前文解后文，以后文解前文。此经由凡夫直到成佛，由无情到有情，山河大地，四圣六凡，修证迷悟，理事因果戒律，都详详细细地说尽了。所以熟读《楞严经》很有利益。

凡当参学，要有三样好，第一要有一对好眼睛，第二要有一双好耳朵，第三要有一副好肚皮。好眼睛就是金刚正眼，凡见一切事物，能分是非，辨邪正，识好歹，别圣凡；好耳朵就是顺风耳，什么话一听到都知道他里面说的什么名堂；好肚皮就是和弥勒菩萨的布袋一样，一切好好丑丑所见所闻的，全都装进袋里，遇缘应机，化生办事，就把所见所闻的从袋里拿出来，作比较研究，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就有所根据了。你我要大肚能容撑不破，大布袋装满东西，不是准备拿来吹牛皮用的，不要不会装会，猖狂胡说。

昨夜举为山老人的话：“出言须涉于典章，谈论乃旁于稽古”，所以典章不可不看，看典章会有受用。我胡言乱语，拿不出半句好话来。少时虽爱看典章，拿出来只供空谈，实在惭愧。

世上流传的《西游记》、《目莲传》，都是清浊不分，是非颠倒，真的成假，假的成真。《目莲传》说目莲尊者，又扯到《地藏经》去，把地藏变成目莲等，都是胡说。玄奘法师有《大唐西域记》，内容所说，都是真实话。唯世间流传的小说《西游记》，说的全是鬼话。这部书的来由是这样的：北京白云寺白云和尚讲《道德经》，很多道士听了都做了和尚。长春观的道士就不愿意了，以后打官司，结果长春观改为长春寺，白云寺改为白云观。道士做一部《西游记》小说骂佛教。看《西游记》的人，要从这观点出发，就处处都看出它的真相。最厉害的是，唐僧取经回到流沙河，全部佛经都没有了，只留得“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这就把玄奘法师所翻译出来的佛经全部抹杀了。世人相信这部假的《西游记》，而把真的《西域记》埋没了。针对《西游记》而作的一部《封神榜》，是和尚骂道士的；从这观点看它，就看出处处都是骂道士的，

比如说，道士修仙必有劫数，要挨刀刃。看这两部小说，如果不明白它是佛道相骂的关系，便会认假为真。所以看书要明是非，辨邪正。《白蛇传》说水浸金山寺的故事，儒书中有载，佛书中没有，可见不是事实。金山现在还看得到法海洞。小说又把它拉到雷峰塔和飞来峰上去，更是无稽之谈。还有相传说高峰禅师有一个半徒弟，断崖是一个，中峰是半个，这故事典章中没有记载。古人的《释氏稽古略》、《禅林宝训》、《弘明集》、《辅教编》和《楞严经》可以多看看，开卷有益。

佛法行持，不离信解行证（闰三月二十六日开示）

佛法教典所说，凡讲行持，离不了信、解、行、证四字。经云：“信为道源功德母。”信者，信心也。《华严经》上菩萨位次，由初信到十信，信个什么呢？信如来妙法，一言半句，都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言语，千真万确，不能改易。修行人但从心上用功，不向心外驰求，信自心是佛，信圣教语言，不妄改变。

解者，举止动念，二谛圆融，自己会变化说法，尽自己心中流出，放大光明，照见一切，这就是解。

虽然明白了，不行也不成功，所以要口而诵，心而惟，心口相应，不相违背。不要口说得锦上添花，满肚子贪嗔痴慢，这种空谈，决无利益。心惟是什么呢？凡有言语，依圣教量，举止动念，不越雷池一步，说得行得，才是言行无亏。若说得天花乱坠，所做男盗女娼，不如不说。行有内行外行，要内外相应。内行断我法二执，外行万善细行。

证者，实证真常。有信，有解，没有行就不能证，这叫发狂。

世上说法的人多如牛毛，但行佛法的，不知是哪个？禅师、法师，什么人都有一些典章注解，如《心经》、《金刚经》、《八识规矩颂》，乃至《楞严经》等，其中有些人只是耍鼻孔，虽然注了什么经，而行持反不如一个俗人，说食不饱。

动作行为，有内行外行之分。内行要定慧圆融，外行在四威仪中严守戒法，丝毫无犯，这样对自己有受用，并且以身做到，可以教化人。教化人不在于多谈，行为好，可以感动人心。如《怡山文》所说“若有见我相，乃至闻我名，皆发菩提心，永出轮回苦”。你行为好，就是教化他，不要令人看到你的行为不好，而生退悔心，这会招堕、无益。

牛头山法融禅师，在幽栖寺北岩石室住静，修行好，有百鸟衔花之异。唐贞观中，四祖遥视此山气象，知有异人，乃躬自寻访，问寺僧人曰：“此间有道人否？”僧曰：“出家儿哪个不是道人！”祖曰：“阿哪个是道人？”僧无对。别僧曰：“此去山中十里许，有一懒融，见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么？”祖遂入山，见师端坐自若，曾无所顾。

祖问曰：“在此作什么？”师曰：“观心。”祖曰：“观是何人，心是何物？”师无对，便起作礼，曰：“大德高栖何所？”祖曰：“贫道不决所止，或东或西。”师曰：“还识道信禅师否？”祖曰：“何以问他？”师曰：“向德滋久，冀一礼谒！”祖曰：“道信禅师，贫道是也！”师曰：“因何降此？”祖曰：“特来相访。莫更有宴息之处否？”师指后面曰：“别有小庵。”

遂引祖至庵所。唯见虎狼之类，祖乃举两手作怖势。师曰：“犹有这个在！”祖曰：“这个是什么？”师无语。少选，祖却于师宴坐石上书一“佛”字，师睹之悚然。祖曰：“犹有这个在！”师未晓，乃稽首请说真要。

祖曰：“夫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一切戒门、定门、慧门，神通变化，悉自具足，不离汝心。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一切因果，本如梦幻；无三界可出，无菩提可求，人与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虚旷，绝思绝虑，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无缺少，与佛何殊？更无别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观行，亦莫澄心，莫起贪嗔，莫怀愁虑，荡荡无碍，任意纵横，不作诸善，不作诸恶，行住坐卧，触目遇缘，总是佛之妙用，快乐无忧，故名为佛。”

师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问佛，问佛非不心。”师曰：“既不许作观行，于境起心时，如何对治？”祖

曰：“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心若不强名，妄情从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遍知。汝但随心自在，无复对治，即名常住法身，无有变异。吾受璨大师顿教法门，今付于汝，汝今谛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后当有五人达者，绍汝玄化。”

牛头未见四祖时，百鸟衔花供养，见四祖后百鸟不来，这是什么道理呢？佛法不可思议境界，天人散花无路，鬼神寻迹无门，有则生死未了，但无又不是，枯木岩前睡觉，一不如法，功夫便白费了。我们就不如古人，想天人送供，天人不管你，因为我们没有行持。真有行持的人，十字街头，酒肆淫坊，都是办道处所。但情不附物，物岂碍人？如明镜照万象，不迎不拒，就与道相应；著心迷境，心外见法就不对。

我自己也惭愧，还是摩头不得尾，谁都会说的话，说出来有何用处？佛祖经论，你注我注，注到不要注了。讲经说法，天天登报，但看他一眼，是一身狐骚气，令人退心招堕。所以说法利人，要以身作则。要以身作则吗？我也惭愧。

老实修行（闰三月三十日开示）

这几天我没有进堂讲话，请各位原谅。我不是躲懒偷安，因为身体不好，又没有行到究竟，只拿古人的话和大众互相警策而已。我这几天不讲话，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有病，大家都知道我体力不支，众人会下讲话，不提起气来，怕大家听不见，提起气来，又很辛苦，所以不能来讲；第二是说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你我有缘，共聚一堂，但人命无常，朝存夕亡，石火电光，能保多久？空口讲白话，对于了脱生死有何用处？纵然有说，无非是先圣前贤的典章；我记性不好，讲不完全，就算讲得完全，光说也不行，也无益处，出言吐语，自己要口诵心惟，要听的人如渴思饮，这样则说者听者都有受用。我业障重，一样都做不到。古德是过来人，我没有到古德地位，讲了打闲岔，不



如不讲了。现当末法时代，谁能如古德那样，在一举一动、一棒一喝处，披肝见胆、转凡成圣？

我十九岁出家，到今百多岁，空过一生。少时不知死活，东飘西荡，学道悠悠忽忽，未曾脚踏实地，生死到来就苦了。汾山文说：“自恨早不预修，年晚多诸过咎。临行挥霍，怕怖惶惶。壳穿雀飞，识心随业。如人负债，强者先牵。心绪多端，重处偏坠。”年轻修行不勇猛，不死心、不放心，在名利烦恼是非里打滚，听经、坐香、朝山、拜舍利，自己骗自己。那时年轻，不知好歹，一天跑百几里，一顿吃几个人的饭，忘其所以，所以把宝贵的光阴混过了，而今才悔“早不预修”，老病到来，死不得，活不成，放不下，变为死也苦，活也苦，这就是“年晚多诸过咎”。修行未曾脚踏实地，临命终时，随业流转，如鸡蛋壳破了小鸡飞出来，就是“壳穿雀飞，识心随业”。作得主者，能转一切物，则四大皆空，否则识心随业，如人负债一样，他叫你“快还老子的钱”！那时前路茫茫，未知何往，才晓得痛苦。但悔之已晚，举眼所见，牛头马面，不是刀山，便是剑树，哪里有你说话处！

同参们！老的比我小，年轻的又都是身壮力健，赶紧努力勤修，打叠前程，到我今天这样衰老，要想修行就来不及了。

我口讲白话，说了一辈子，没有什么意味。少年时候，曾在宁波七塔寺讲《法华经》，南北东西，四山五岳，终南、金山、焦山、云南、西藏、缅甸、暹罗、印度，到处乱跑，闹得不休息。那时年轻，可以强作主宰，好争闲气，及今思之，都不是的。

同参道友们！参禅要参死话头。古人说：“老实修行，接引当前秀”，老实修行，就是参死话头，抱定一句“念佛是谁”作为根据，勿弄巧妙，巧妙抵不住无常。心坚不变就是老实，一念未生前是话头，一念已生后是话尾。生不知来，死不知去，就流转生死；如果看见父母未生以前，寸丝不挂，万里晴空，不挂片云，才是做功夫时。

善用心的人禅净不二，参禅是话头，念佛也是话头。只要生死心切，老实修行，抱住一个死话头，至死不放，今生不了，来生再干。“生生

若能不退，佛阶决定可期。”赵州老人说：“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会，截取老僧头去。”高峰妙祖住死关；雪峰三登投子，九上洞山；赵州八十犹行脚，来云居参膺祖。赵州比膺祖大两辈，是老前辈了，他没有我相，不耻下问，几十年抱住一个死话头不改。

莲池大师入京师，同行的二十多人，诣遍融禅师参礼请益。融教以“无贪利，无求名，无攀缘贵要之门，唯一心办道”。既出，少年者笑曰：“吾以为有异闻，乌用此泛语为！”大师不然，曰：“此老可敬处正在此耳。渠纵讷言，岂不能掇拾先德问答机缘一二，以遮门户？而不如此者，其所言是其所实践，举自行以教人，这是救命丹。”若言行相违，纵有所说，药不对症，人参也成毒药。你没有黄金，买不到他的白银。有黄金就是有正眼，有正眼就能识宝。各自留心省察，看看自己有没有黄金？

不起心动念即降伏其心（四月初三日开示）

《金刚经》上须菩提问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说：“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所谓降者，就是禁止的意思，使心不走作就是降伏其心。所说发菩提心，这个心是人人本具、个个不无的，一大藏教只说此心。世尊夜睹明星，豁然大悟、成等正觉时，叹曰：“奇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著，不能证得。”可见人人本来是佛，都有德相，而我们现在还是众生者，只是有妄想执著罢了。所以《金刚经》叫我们要如是降伏其心。

佛所说法，只要人识得此心。《楞严经》说：“汝等当知，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轮转。”达摩西来，只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当下了然无事。法海禅师参六祖，问曰：“即心即佛，愿垂指谕。”祖曰：“前念不生即心，

后念不灭即佛。”“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智通禅师看《楞伽经》约千余遍，不会三身四智，礼六祖求解其义。祖曰：“三身者，清净法身，汝之性也；圆满报身，汝之智也；千百亿化身，汝之行也。若离本性，别说三身，即名有身无智；若悟三身无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马祖曰：“即心即佛。”三世诸佛、历代祖师，都说此心；我们修行，也修此心；众生造业，也由此心。

此心不明，所以要修要造。造佛造众生，一切唯心造。四圣六凡十法界，不出一心。四圣是佛、菩萨、缘觉、声闻，六凡是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这十法界中，佛以下九界都叫众生，四圣不受轮回，六凡流转生死，无论是佛是众生，皆心所造。“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哪里来个十法界呢！十法界皆从一念生：一乘任运，万德庄严，是诸佛法界；圆修六度，总摄万行，是菩萨法界；见局因缘，证偏空理，是缘觉法界；功成四谛，归小涅槃，是声闻法界；广修戒善，作有漏因，是天道法界；爱染不息，杂诸善缘，是人道法界；纯执胜心，常怀嗔斗，是修罗法界；爱见为根，慳贪为业，是畜生法界；欲贪不息，痴想横生，是饿鬼法界；五逆十恶，谤法破戒，是地狱法界。

既然十法界不离一心，则一切修法，都是修心。参禅、念佛、诵经、礼拜，早晚殿堂，一切细行，都是修心。此心放不下，打无明、好吃懒做等，就向下堕；除习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向上升。

自性本来是佛，不要妄求，只把贪嗔痴习气除掉，自见本性清净，随缘自在。犹如麦子一样，把它磨成粉之后，就千变万化，可以做酱、做面、做包、做饺、做麻花、做油条，种种式式，由你造作。若知是麦，就不被包、饺、油条等现象所转；饽饽、馒头，二名一实，不要到北方认不得馒头，到南方认不得饽饽。说来说去，还是把习气扫清，就能降伏其心。行住坐卧，动静闲忙，不生心动念，就是降伏其心。认得心是麦面，一切处无非面麦，就离道不远了。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四月初五日开示）

《楞严经》云：“理则顿悟，乘悟并销；事非顿除，因次第尽。”理者是理性，即人人本心、本来平等之性。天台宗的六即，是圆教菩萨的行位。一理即，是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无佛，性相常住也。凡夫唯于理性与佛均，故云理即。二名字即，闻说一实菩提之道，于名字中，通达了解，知一切法皆为佛法，一切皆可成佛。三观行即，心观明了，理慧相应，所行如所言，所言如所行。四相似即，始入别教所立之十信位，发类似真无漏之观行。五分证即，始断一分无明而见佛性，开宝藏、显真如，名为发心住。此后九住乃至等觉四十一位，分破四十一品无明，分见法性。六究竟即，破第四十二品元品无明，发究竟圆满之觉智，即妙觉也。

理即虽说众生是佛，佛性人人具足，但不是一步可即。古德几十年劳苦修行，于理虽已顿悟，还要渐除习气，因清净本性染了习气就不是佛，习气去了就是佛。既然理即佛了，我们与佛有何分别呢！自己每天想想，佛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何以他那么尊贵、人人敬仰，我们则业识茫茫、作不得主？自己也不相信自己，怎能使人相信呢？

我们与佛不同，其中差别，就是我们一天所作所为，都是为自己，佛就不是这样。《金光明经》上说：“于大讲堂众会之中，有七宝塔，从地涌出。尔时世尊，即从座起，礼拜此塔，菩提树神白佛言：何因缘故，礼拜此塔？佛言：善天女！我本修行菩萨道时，我身舍利，安止是塔，因由是身，令我早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世尊欲为大众断疑网故，说是舍利往昔因缘。

“阿难！过去之世，有王名曰摩诃罗陀，时有三子，见有一虎，适产七日，而有七子，围绕周匝，饥饿穷悴，身体羸损，命将欲绝。第三王子，作是念言：我今舍身，时已到矣。是时王子，勇猛堪任，作是大愿，即自放身，卧饿虎前，而以干竹，刺头出血，于高山上，投身虎前。是虎尔时，见血流出，污王子身，即便舐血，啖食其肉，唯

留余骨。尔时大王摩诃罗陀，及其妃后，悲号涕泣，悉皆脱身服御璎珞，与诸大众往竹林中，收其舍利，即于此处，起七宝塔，是名礼塔往昔因缘。”

你看这是佛的行为和我们不同之处，舍身饲虎，不知有我，我相即除，怎能不成佛呢！我惭愧得很，跑了几十年，还未痛切加鞭，放不下。不讲别的，只看二六时中，遇境逢缘，看打得开打不开。少时在外挂单，不以为然，至今才知错过了。在教下听经，听到讲得好的就生欢喜，愿跟他学；听讲小座，讲得不如法的就看不起人，生贡高心，这就是习气毛病。在坐香门头混节令，和尚上堂说法，班首小参，秉拂讲开示，好的天天望他讲，不好的不愿听，自己心里就生障碍。其实他讲得好，我又学不到、行不到，他好与不好，与我何干？讲人长短的习气难除。上客堂里闲春壳子，说哪里过冬，哪里过夏，哪里茶饭如何如何，哪里的僧值如何如何，维那、和尚如何如何，说这些无聊话，讲修行就是假的了。

名利两字的关口也难过。常州天宁寺一年发两次犒劳钱，平常普佛，每堂每人钱赚（做法事的酬金）十二文，他扣下二文，只发十文；拜《大悲忏》每堂每人六十文，他扣下十文，只发五十文。七月期头，正月期头，凡常住的人，一律平等发犒劳钱，就有人说多说少的，这是利关过不得。一到八月十五日大请职，别人请在前头，请不到我或请小了，也放不下，这是名关过不得。既说修行，还有这些名利，修的是什么行呢？事要渐除，就是要除掉这些事，遇着境界，放不下的也要放下，眉毛一动，就犯了祖师规矩。

听善知识说过了，就勿失觉照，凡事要向道上会。道就是理，理者心也；心是什么？心就是佛。佛者，不增不减，不青不黄，不长不短。如《金刚经》所云：“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透得这些理路，即和佛一般，以理治事，什么事放不下，以此理一照就放下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烦恼是非从何处来呢？要想修行，过不去的也要过去，会取法性如如，各人打起精神来！

行解相应（四月初九日开示）

达摩祖师曰：“明佛心宗，行解相应，名之曰祖。”行解相应就是说得到行得到。古人有说得到行不到的，亦有行得到说不出的。说属于般若慧解，行属于实相理体，二者圆融无碍，就是行说俱到。小乘守偏空见法身，行人惑未破尽，理未打开，所以说不到五品位后。

讲得天花乱坠，行不到，不能断惑证真。而今我们说的多，行的少，这就为难了。说的是文字般若，从凡夫位说到佛位，如何断惑证真，怎样超凡入圣，都分得开，临到弄上自己份下，就行持不了，这是能说不能行。

《汾山警策》说：“若有中流之士，且于教法留心”，也算好的。我们不但行不到，连说也说不到。古人一举一动，内外一如，念念不差，心口相应；我们的习气毛病多，伏也伏不住，更谈不到断了，只是境风浩浩，无真实受用。

要说也拿不出来，从经论、语录、典章上，和平时听到的，拿来讲，年纪大了，记性不好，讲前忘后，讲后忘前，讲也讲不到。既然行解不相应，空活在世就苦了，一口气不来，未知何往，我正在这个时候了。一入梦就不知什么妄想，就不能做主，生死到来，更无用了，日日被境风所吹，无时放得下。

既作不得主，讲也无用。我今多活几天，和你们说，还是泥菩萨劝土菩萨，但你们受劝是会获益的。只要莫被境转，如牧牛要把稳索子，牛不听话就给它几鞭，常能如此降伏其心，日久功深，就有到家消息。

处处是道场（四月十一日开示）

这两天老朽打各位的闲岔，旧厕所拆了，新的未完工，各位解手有



些不便。你我在世上做人都是苦，未明白这个道理变化，这里不舒适，那里也不舒适；看清楚了，总是动植二物互养。一切动物都有粪，若嫌它不净，就著色香味，在五色五味等处过日子，在好丑境缘上动念头。修行人也离不得衣食住，虽是吃素，五谷蔬菜没有肥料就没有收成。粪便是肥料，有好肥料，才有好庄稼。植物吸收养分愈多愈长得好。未等新厕所修好便拆旧厕所的用意，是要利用旧厕所的材料来修新厕所和牛栏。如果现在不用，后来用在别处就怕它污秽，若弃却不用，又恐造成浪费招因果。其实说秽，则身内外皆秽。明得此理，一切皆净皆秽，亦不净不秽。

僧问云门：“如何是佛？”门曰：“干屎橛！”屎橛是佛，佛是屎橛，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些理路看不清，就被色相所转；看穿了就如如不动，一切无碍。要想不被境转，就要用功，动静无心，凡圣情忘，则何净秽之有？古人言句，我们虽会拿来说，做是做不到，其意义也不易了解。何以拿干屎橛来比极尊贵的佛呢？明心见性的人，见物便见心，无物心不现；了明心地的人，动静净秽都是心。

僧问赵州：“如何是佛？”州曰：“殿里的！”曰：“殿里者岂不是泥龕像？”州曰：“是！”曰：“我不问这个佛。”州曰：“你问哪个佛？”曰：“真佛。”州曰：“殿里的。”对这问答明白了，你就知道一切唯心造、见物便见心的道理，举止动念就有下手处、有着落了。若净秽凡圣心不忘，就把本来处处是道场，变成处处是障碍了。你试试看，上佛殿、下茅厕的时候返照一下。

不随时节境界转（四月十五日结夏安居开示）

昨夜库房职事对我说，明天结夏的节令要吃普茶，买不到果子等物，库房什么都没有，怎么办呢？我说，我在这里住茅棚，不知什么时候，只知月圆是十五，看不见月亮就是三十；草生知春，雪落知冬，吃茶

吃水我不管。

我这不管就惭愧了，年轻时到处跑，搅了几十年，至今白首无成，这些过时节把戏看多了。怎样吃普茶，这是和尚当家的事。每年时节，各宗不同。宗下二季，是正月十五日和七月十五日，谓冬参夏学；律下四季，是正月十五日解冬，四月十五日结夏，七月十五日解夏，十月十五日结冬。这就是大节日。

律下今天结夏安居，坐吉祥草，行筹结界，九十天不能出界外一步。佛制结夏安居，是有种种道理的。夏天路上多虫蚁，佛以慈悲为本，怕出门踏伤虫蚁，平常生草也不踏，夏天禁足是为了护生。又夏日天热汗多，出外化饭，披衣汗流，有失威仪，故禁足不出。同时夏热，妇女穿衣不威仪，僧人化饭入舍亦不方便，所以要结夏安居。

昔日文殊三处过夏，迦叶欲白槌搦出。才拈槌，乃见百千万亿文殊，迦叶尽其神力，槌不能举。世尊遂问：“迦叶！拟搦哪个文殊？”迦叶无以对。这可见大乘小乘理路不同，菩萨罗汉境界不同。

若宗下诸方丛林，昨夜起就有很多把戏，上晚殿时传牌，班首小参秉拂；今朝大殿祝圣，唱“唵捺摩巴葛瓦帝”三遍，又祝四圣，下殿礼祖，三槌磬白日子，顶礼方丈和尚毕，对面展具，大众和合普礼三拜后，又礼影堂，到方丈听和尚升座说法，这个早上闹得不亦乐乎。下午吃普茶，和尚在斋堂讲茶话。律下不用升座。

古来丛林有钟板的才叫常住，否则不叫常住。云居山现在说是茅棚，又像丛林，文不文，武不武。不管怎样，全由方丈当家安排，他们不在，我来讲几句，把过去诸方规矩讲给初发心的听。

既然到此是住茅棚，就要痛念生死，把“生死”二字挂在眉毛尖上，哪里搅这些把戏！参学的人要拿定主宰，不要随时节境界转，古人婆心切，正是教人处处识得自己，指示世人于二六时动静处，不要忘失自己。镇州金牛和尚每日自做饭供养众僧，至斋时界饭桶到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萨子，吃饭来！”僧问云门：“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门曰：“胡饼。”后人诗曰：“云门胡饼赵州茶，信手拈来奉作家。细

嚼清风还有味，饱餐明月更无渣。”这是祖师在一举一动处点破你，使你明白一切处都是佛法。

衢州子湖岩利纵禅师于门下立牌曰：“子湖有一只狗，上取人头，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拟议即丧身失命。”僧来参，师便曰：“看狗！”五台山秘魔岩和尚，常持一木叉，每见僧来礼拜，即叉其颈曰：“哪个魔魅教汝出家？哪个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速道！速道！”吉州禾山无殷禅师，凡学人有问，便答曰：“禾山解打鼓。”其余还有祖师专叫学人抬石挑土等不一的作风。会得了，一切处都是道；会不了的，就被时光境界转，这里不如法，那里不惬意。只见境风浩浩，摧残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烧尽菩提之种，生死怎样能了呢？般般不如意，种种不现成，正好在这里降伏其心，在境上作不得主，就苦了。

说得行不得固然不对，但我们连说也说不得，就更加惭愧了。苏东坡在镇江，一日作了一首赞佛偈曰：“圣主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将此偈寄到金山，请佛印禅师印证。师看完，在诗后批了“放屁放屁”四字，便寄回苏东坡。东坡见批就放不下，即过江到金山，问佛印说：“我的诗哪里说得不对？”佛印曰：“你说八风吹不动，竟被两个屁打过江来！”我们说得行不得，也和东坡一样，一点小事就生气了，还说什么八风吹不动呢？

出家人的年岁计算，和俗人不同，或以夏计，过了几个夏，就说僧夏几多；或以冬计，过了多少冬，就说僧腊若干。今天结夏，到七月十五解夏，十四、十五、十六三日名自恣日，梵语钵刺婆刺拏，旧译自恣，新译随意。这一天让他清众恣举自己所犯之罪，对他比丘忏悔，故曰自恣；又随他人之意恣举自己所犯，故曰随意。这就是佛制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现在佛门已久无自恣，对人就不说直话了。这里非茅棚、非丛林，不文不武、非牛非马的，今天结夏，也说几句东扯西拉的话，应个时节。

六根清静，处处是道（四月十六日开示）

今天雨水纷纷，寒风彻骨，大家不避艰辛地插秧，为了何事呢？昔日百丈惟政禅师向大众说：“你为我开田，我为你说大义。”后来田已开了，师晚间上堂，僧问：“田已开竟，请师说大义。”师下禅床行三步，展手两畔，以目示天地云：“大义田即今存矣。”大家想想，百丈老人说了什么呢？要用心体会圣人的指点。

我这业障鬼骗佛饭吃了数十年，还是摩头不得尾，现在又不能陪大家劳动，话也没有可说的，勉强应酬讲几句古人的话，摆摆闲谈。

志公和尚《十二时颂》中辰时颂曰：“食时辰，无明本是释迦身，坐卧不知元是道，只么忙忙受苦辛。识声色，觅疏亲，只是他家染污人。若拟将心求佛道，问取虚空始出尘。”既然坐卧都是道，开田自然也是道，世法外无佛法，佛法与世法无二无差别；佛法是体，世法是用。庄子也说“道在屎溺”，所以屙屎放尿都是道？

高峰老人插秧偈曰：“手执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静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佛法非同异，千灯共一光，你们今日插秧，道就在你手上，坐卧是道，插秧也是道。低头就是回光返照，水清见天，心清就见性天。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和色声香味触法打交道，便不清净，就没有道了。佛性如灯光，房子一灯光满。房内虽有千灯，亦皆遍满光，光光不相碍。宇宙山河，森罗万象，亦复如是，无所障碍。能回光返照见此性天，则六根清静，处处是道。要使六根清静，必须退步。退步是和《楞严经》所说一样，“尘既不缘，根无所偶，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十方国土，皎然清静”，这就是退步原来是向前。若退得急，就进得快，不动是不成的。根不缘尘，即眼不被色转、耳不被声转等，作得主才不被转。但如何才做得主呢？汾山老人说：“但情不附物，物岂碍人？”如今插秧，能不起分别心，无心任运，就不生烦恼。心若分别，即成见尘，就有烦恼，就是被苦乐境界转了。

孔子曰：“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心不



在，即无分别；无分别，就无障碍，食也不知其味了。鼓山为霖道霈禅师，精究《华严经》，以《清凉疏钞》和《李长者论》，文字浩繁，不便初学，乃从《疏》、《论》中纂其要者，另辑成书。由于专心致志，不起分别念故，有一次侍者送点心来，置砚侧，师把墨作点心吃了也不知。侍者再至，见师唇黑，而点心犹在案上。这就是心无分别，食而不知其味。

我们今天插秧，能不起分别心、不生烦恼心吗？若能，则与道相应，否则“坐卧不知元是道，只么忙忙受苦辛”，长期在烦恼中过日子，就苦了。烦恼即菩提，要自己领会。

衣食住皆不离道（四月十七日开示）

世界上人由少至老，都离不开衣、食、住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把人忙死了。衣服遮身避寒暑，饮食少了就饥渴，若无房子住，风雨一来无处躲避，所以这三个字一样也少它不得。人道如此，其余五道亦是一样，飞禽走兽、虎狼蛇鼠，都要安身住处，要羽毛为衣，也要饮食。衣、食、住三事本来是苦事情，为佛弟子不要被它转。佛初创教，要比丘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虽减轻了衣食住之累，但还是离不了它。现在时移世易，佛弟子也和世人一样为衣食住而繁忙，耕田插秧一天到晚泡在水里，不泡就没得食。春时不下种，秋到无苗岂有收？可见一粥一饭，来处不易，要花时间，费工夫，劳心力，才有收成。为佛弟子，岂可端然拱手，坐享其成！

古人说：“五观若明金易化，三心未了水难消。”出家人不能和俗人一样，光为这三个字忙，还要为道求出生死。因为要借假修真，所以免不了衣食住。但修道这件事，暂时不在，如同死人。古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所以道人行履，一切处、一切事，勿被境转。修道如栽田，谷子变秧，插秧成稻，割稻得米，煮米成饭。佛性如种子，众生本性与佛无异，自心是佛，故曰佛性。这种子和秧稻米饭相隔很远，

不要以为很远，就不相信这种子会成饭。成佛所以要先有信心，即把种子放在田里，等它发芽变秧，这时间又怕焦芽败种，错过时光，就是说修行要学大乘，勿误入小乘耽误前途。插了秧以后要锄草，等于修道要除习气毛病，把七情六欲、十缠十使、三毒十恶，一切无明烦恼都除净，智种灵苗，就顺利长成，以至结果。

修行要在动用中修，不一定要坐下来闭起眼才算修行。要在四威仪中，以戒定慧三学，除贪嗔痴三毒，收摄六根如牧牛一样，不许它犯人苗稼。美女在前，俗人的看法是，前面一枝花；禅和子的看法是，迷魂鬼子就是她！眼能如是不被色尘所转，其余五根都能不被尘转，香不垂涎，臭不恶心，什么眉毛长，牙齿短，张三李四，人我是非都不管。拾得大士传的弥勒菩萨偈曰：

老拙穿衲袄，淡饭腹中饱，补破好遮寒，万事随缘了。
有人骂老拙，老拙自说好，有人打老拙，老拙自睡倒。
涕唾在面上，随他自干了，我也省气力，他也无烦恼。
这样波罗蜜，便是妙中宝，若知这消息，何愁道不了。
也不论是非，也不把家办，也不争人我，也不做好汉。
跳出红火坑，做个清凉汉。悟得长生理，日月为邻伴。

这是一切处都修道，并不限于蒲团上才有道。若只有蒲团上的道，那就要应了《四料简》的“阴境若现前，瞥尔随他去”。

人生在世，人与人之间，总免不了说好说歹的，打破此关，就无烦恼。说我好的生欢喜心，就被欢喜魔所惑——三个好，送到老；说我不好的，是我的善知识，他使我知过必改，断恶行善。

衣食住不离道，行住坐卧不离道，八万细行，不出四威仪中。古人为道不虚弃光阴，睡觉以圆木作枕，怕睡久不醒，误了办道。不独白日遇境随缘要作得主，而且夜间睡觉也要作得主，睡如弓，要把身弯成弓一样，右手作枕，左手作被，这就是吉祥卧。一睡醒就起来用功，



不要滚过去滚过来，乱打妄想以致走精。妄想人人有，连念佛也是妄想；除妄想则要做到魔来魔斩，佛来佛斩，这才脚踏实地。“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如此用功，久久自然纯熟。忙碌中、是非中、动静中、十字街头，都好参禅，不要只知忙于插秧，就把修行扔到一边为要。

道向己求，莫从他觅（四月二十一日开示）

佛说三藏教，谓诸修行人修因证果，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的时期，才能成功，独禅门修证很快，可以“不历僧祇获法身”。两相比较，前者要经千辛万苦才能成功，真是为难，后者只要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当下顿断无明，就可立地成佛，快得很。

其实条条蛇都会咬人，不论小乘大乘，渐教顿教，想真正到家都不容易。诸位千山万水，来到云居，都是为办道讲修行而来，总以为打了叫香，在蒲团上坐下来，止了静就叫修行；开静的鼓声响了去睡觉，打三板起来上早殿，又是修行；开梆吃粥后，坐早板香又是修行；打坡板出坡，掘地种田，搬砖挑土，屙屎放尿，认为打闲岔，就忘记了修行了。《坛经》说：“自性能含万法是大，万法在诸人性中。”若单以坐香上殿为修行，出坡劳动时功夫往哪里去了呢？坐香上殿时功夫又从何处跑回来呢？以出坡劳动为打闲岔，有一处不能用功，则处处都不是话头，都不能用功了。

古人说：“道向己求，莫从他觅。”我年轻时，在外面梯山航海，踏破铁鞋，也是为了修行办道看话头。心中只求贪多，如猿猴摘果一般，摘了这个，丢了那个，摘来摘去，一个都不到手。现在眼光要落地了，才知道以前所为都是不对。楚石老人《净土诗》云：“人生百岁七旬稀，往事回观尽觉非。每哭同流何处去，闲抛净土不思归。香云玛瑙阶前结，灵鸟珊瑚树里飞。从证法身无病恼，况餐禅悦永忘饥。”人生七十，古来已稀，更难望人人百岁，几十年中所作所为，人我是非，今日回想

过去的事，尽觉全非。何以觉得非呢？拿我来说，自初发心为明自己的事，到诸方参学，善知识教我发大乘心，不要作自了汉。于是发心中兴祖师道场，大小寺院修复了十几处，受尽苦楚烦恼磨折，天堂未就，地狱先成。为人为法，虽是善因而招恶果，不是结冤仇，就是闹是非，脱不了烦恼。在众人会下，又不能不要脸孔，鹦鹉学语，说几句古人典章，免被人见笑，而自己一句也做不到。现在老了，假把戏不玩了，不再骗人了，不造地狱业了，去住茅棚吧。就来到云居。结果又是业障缠绕逃不脱，仍然开单接众造业。说了住茅棚，又搅这一套，就是说得到、做不到，放不下，话头又不知哪里去了，脱出那个牢笼又进这个罗网。

寒山大士诗曰：“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夏天冰未释，日出雾朦胧。似我何由届，与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还得到其中。”夏天冰未释，就是说我们的烦恼放不下，即如前几天总组长为了些小事闹口角，与僧值不和，再三劝他，他才放下。现在又翻腔，又和生产组长闹起来，我也劝不了。昨天说要医病，向我告假，我说：“你的病不用医，放下就好了。”我这些话只会说他人，不会说自己，岂不颠倒？修行虽说修了几十年，还是一肚子烦恼，食不下，睡不着，不知见什么鬼，误了自己还是误谁。临插秧他就去了，我自己也不是的。说易行难，莫造来生业，回头种福田。前生没有脚踏实地做功夫，没种好善因，所以今生冤家遇对头，都来相聚了。年轻人要留心，不要学我放不下。我痴长几岁，有点虚名，无补真参实学。各位要种好因，须努力自种福田。

讲道容易修道难（四月二十二日开示）

出家人天天讲修道，如何谓之修道呢？修是修造，道是道理，理是人人的本心。这心是怎样的呢？圣言所表，心如虚空。说一个空字有点笼统，空有顽、真之分。我们眼所见的虚空，就是顽空；那不变随缘、随缘不变、灵明妙用、随处自在、能含一切万物的才是真空，修行人

要明白这样的真空。

识自本心，见自本性，清清白白，明见无疑，就是见道。拿北京来作比喻，若从地图看北京，有方的圆的，横的竖的，宫殿街道，南海西山等名目，看到能背得出，终不如亲到北京一次，随你提起哪里，他不用看图就能说得清清楚楚，只看图而未曾到北京的人，别人问起来虽然答得出，但不实在，而且有很多地方答不出的。修行人见道之后，如亲到北京，亲见“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的本性，不同依文解义的人，只见北京图而未亲到北京。空就能摆得开，无挂无碍；不空就摆不开，就有挂碍，所说和所做就不一样。所以说：“空可空，非真空，色可色，非真色，无名名之父，无色色之母。”色空原来无碍，若实在明见此理，则任他天堂地狱，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无挂无碍。不明此理的人，虽能说得天花乱坠，也无真实受用。

古来有一位老修行，在大众会下住了多时，度量很宽，待人厚道，常能劝人放下放下，有人问他：“你这样劝人教人，你自己做到没有？”他说：“我在三十年前就断无明了，还有什么放不下呢？”后来觉得在大众会下，还是有些不自由自在，所以就跑到深山住茅庵去。这回独宿孤峰，无人来往，自由自在，以为就真无烦恼了。谁知有一天在庵中打坐，听到门外有一群牧童，吵吵闹闹地说到庵里去看看，有说不要动修行人的念头，又有说既是修行人，念头是不会动的。后来牧童都进去了，老修行坐在蒲团上没有理他们。他们找吃的找喝的闹个不休，老修行不动不声，牧童以为他死了，摇他也不动，但摸他身上还有暖气。有人说：“他入定了！”有人说：“我不相信。”于是有人拿根草挑他的腿，老修行还是不动，挑他的手也不动，挑他的肚脐也不动，挑他的耳朵亦不动，挑他的鼻孔，老修行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于是大骂道：“打死你这班小杂种！”那时观世音菩萨在空中出现说：“你三十年前断了无明的，今天还放不下吗！”可见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说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不被境转真不容易。

憨山大师《费闲歌》说：“讲道容易修道难，杂念不除总是闲。世

间尘劳常挂碍，深山静坐也徒然。”我们既为佛子，若不下一番苦心，徒然口说，也是无补于实际的。

传戒、受戒、持戒（四月二十三日开示）

佛教的月刊上常说，佛门遭难，滥传戒法，规矩失传，真理埋没，这些话我也常讲。前几十年我就说，佛法之败，败于传戒不如法。若传戒如法，僧尼又严守戒律，则佛教不致如今日之衰败。

我自己惭愧，初出家时不知什么是戒，只知苦行，以为吃草不吃饭等就是修行，什么大乘、小乘、三藏十二部，都不知道。鼓山是福建省的名胜地方，有几百僧人，有丛林，有茅棚，远近闻名，我就到鼓山出家。鼓山戒期只有八日，实际传戒工作只有四五天，从四月初一日新戒挂号进戒堂后，马上就教规矩，省略了很多手续，又没有比丘坛，新戒受戒什么名目都不知，初八日在头上燃了香，戒就算受完了。

后来我到各处一跑，传戒的情形各有不同：天台山国清寺戒期五十三天，尽是小和尚受戒；普陀山戒期十八天，名叫罗汉戒；天童寺戒期十六天；宝华寺戒期五十三天；安徽宁国府戒期三天；徽州某寺戒期更快，一昼夜就完事，名叫一夜清。后来看经律，才知这样苟且传戒是不如法的。

《楞严经》说：“若此比丘，本受戒师，及同会中，十比丘等，其中有一不清净者，如是坛场，多不成就。”可见三师七证这十师中，有一不清净者，戒就白传。《楞严经》又说：“从三七后，端坐安居，经一百日，有利根者，不起于座，得须陀洹。纵其身心，圣果未成，决定自知，成佛不谬。”近代传戒，不问清静不清净、如法不如法了。

中国佛教，自汉明感梦、腾兰二尊者初来此土，不足十师，不得授具，但与道俗剃发，披服缦条，唯是五戒十戒而已。曹魏嘉平二年昙摩迦罗译出《僧祇戒心》，初行受戒法，沙门朱士行为此土受具足戒之始。



梁武帝约法师受具足戒，太子公卿道俗从师受戒者四万八千人。此应是受菩萨戒。唐道宣律师于净业寺建石戒坛，为岳渎沙门再受具戒，撰《戒坛图经》。宋真宗升州崇胜寺，赐名甘露戒坛，诏京师立奉先甘露戒坛，天下诸路皆立戒坛，凡七十二所。皇帝立的戒坛，受戒的人是要经过考察的。初受沙弥戒，梵语沙弥，华言息慈，谓息恶行慈也。七岁至十三岁名驱乌沙弥。佛世小儿出家，阿难不敢度。佛言：“若能驱食上乌者听度。”十四岁至十九岁，名应法沙弥，谓正合沙弥之位，以其五岁依师调练纯熟，堪以进具也。二十岁至七十岁，叫名字沙弥，本是僧之位，以缘未及，故称沙弥之名。比丘戒要满二十岁才能受，很严格的，有未滿者，佛听从出世日算起，以闰年抽一月，以大月抽一日，补足助成二十岁。古有许多大祖师，未拘定年龄者也不少。

清代以来，皇帝多是菩萨应世，如顺治出家，康熙、雍正都受菩萨戒，由国主开方便，凡是僧人不经考察，都能受戒。不知慈悲反成不好。以前传戒还可以，如宝光寺、昭觉寺、宝华山、福州鼓山、怡山等处，犹尚慎重，其他丛林小庙都在传戒，乃至城隍土地，会馆社坛，都传起戒来。我因此在《三坛正范·后跋》略云：“更有招贴四布，煽诱蛊惑，买卖戒师，不尊坛处，淫祠社宇，血食宰割之区，乱为坛地，彼此迷惑，窃名网利，袭为贸易市场，本是清净佛土，翻为地狱深坑。”近来《弘化月刊》指责滥传戒法的话，说得更不好听。

我过去每年也在传戒，地狱业造了不少，其中有点缘故，欲想挽回后进，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我初到云南鸡足山，看不到一个僧人，因为他们都穿俗服，所以认不出谁是僧人。他们全不讲修持，不讲殿堂，连香都不烧，以享受寺产、用钱买党派龙头大哥以为受用。我看到此情形，就发心整理鸡足山，开禅堂，坐香、打七，无人进门；讲经，无人来听；后来改作传戒。从前僧家未有传戒受戒者，这回才初创，想用戒法引化，重新整理，因此传戒期限五十三天。第一次就来八百多人，从此他们才知有戒律这一回事。慢慢地劝，他们也就渐渐和我来往，渐知要结缘，要开单接众，要穿大领衣服，要搭袈裟，要上殿念经，不要吃烟酒荤腥，

学正见，行为逐渐改变。我借传戒，把云南佛法衰败现象扭转过来。

鼓山以前传戒只八天，只有比丘、优婆塞进堂，没有女众，各处远近寄一圆与传戒师，给牒，在家人搭七衣，称比丘、比丘尼，名为寄戒。我到鼓山改为五十三天，把这寄戒不剃发搭衣等非法风气都改了，很多不愿、反对的，弄到有杀人放火的事件发生，岂非善因反招恶果！请慈舟法师来鼓山办戒律学院，他自己行持真是严守戒律，我很敬重他的。办道这事，总在自己，不在表面。

古来三坛戒法，每一坛都要先学足三年才传授的。佛灭后，上座部分至五百部，事情复杂多了。佛在世时亦方便，有十七群比丘，年未满二十而受比丘戒的祖师也多，如不讲忏悔，纵至百岁亦是枉然，每见几十岁的老法师不守戒的也不少。这些情况，老禅和子都知道，初发心的要谨慎护戒。

学习大小乘经律论，以求明白事理，清净觉地本来不染一尘，但佛事门中就不舍一法，出家受戒，先受沙弥十戒，此十戒中，前四是性戒，后六是遮戒。次受比丘戒，有二百五十戒，尼众有三百四十八戒，不离行住坐卧四威仪和身口七支。菩萨三聚净戒，一摄律仪戒，无恶不断，起正道行，是断德因，修成法身；二摄善法戒，无善不积，起助道行，是智德因，修成报身；三摄众生戒，无生不度，起不住道，是恩德因，修成化身。

持戒有小乘大乘之别，小乘制身不行，大乘制心不起；小乘在三千威仪八万细行中制身不犯，大乘连妄想都打不得，一打妄想就犯戒。大乘讲虽容易，行起来就难了。舍利弗过去在因地中想行菩萨道，离开茅庵，不做自了汉，发大愿心，入世度众生，到十字街头打坐去。有一天，见一女人大哭而行，舍利弗问她何故如此伤心？女曰：“我母亲有重病，医生说要世人活眼睛才医得好，这事难办，我感到失望，所以伤心痛哭。”舍利弗曰：“我的眼睛给你好不好？”女曰：“谢谢你！真是菩萨，救苦救难。”舍利弗遂把右眼给她。女曰：“错了，医生云须用左眼才对！”舍利弗勉强又把左眼挖出给她，这女人拿起左眼闻一闻，说：“这眼是臭的，不能用。”弃之而去。舍利弗觉得众生难度，便退了菩萨心。你

看修行菩萨道难不难！

受比丘戒时，戒和尚问：“汝是丈夫否？”答曰：“是丈夫。”受菩萨戒时，戒和尚问：“汝是菩萨否？”答曰：“是菩萨。”问：“既是菩萨，已发菩提心未？”答曰：“已发菩提心！”既如此说，就要做得到，否则脚未踏实地，被人骂一句就放不下，动起念头，就招堕了。既受了三坛大戒，你我想想，像不像沙弥、比丘、菩萨呢？自检讨去。

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四月二十五日开示）

我今天在过堂的时候，看见各人吃饭，渐渐有些散乱。吃饭时候容易散乱，亦正好对治散乱。

世人不知人身之宝贵，《大涅槃经》偈曰：“生世为人难，值佛世亦难，犹如大海中，盲龟遇浮孔。”《杂阿含经》曰：“大海中有一盲龟，寿无量劫，百年一出头。复有浮木，只有一孔，漂流海浪，随风东西。盲龟百年一出，得遇此孔。凡夫漂流五趣海，还复人身，甚难于此。”《显扬论》曰：“一日月之照临，名一世界；此一世界，九山八海和四洲。”九山是须弥山、持双山、持轴山、担木山、善见山、马耳山、障碍山、持地山、小铁围山，八海是七个香水海和一个大咸水海。须弥山与持双山之间乃至障碍山与持地山之间，当中都有一重香水海，八山之间，共七香水海。最后持地山与小铁围山之间，有一重大咸水海。此海中有东西南北四洲，盲龟在咸水海，百年一出头，要碰入这漂流不停的浮木之孔。《四教仪》说：“在因之时，行五常五戒，中品十善，感人道身。”四洲中北洲无贵贱，余三洲有轮王、粟散王、百僚、台奴、竖子、仆隶、姬妾之分。皆由五戒十善之因，有上中下不同，故感果为人有贵贱不等。

我们现在已得人身，又闻佛法，就要依教奉行，依戒定慧种种法门降伏其心。如照律下修行，则一天到晚，持《毗尼日用》五十三咒，“佛制比丘，食存五观，散心杂话，信施难消。”大众闻磬声各正念。维

那在斋堂念了供养咒之后，呼此偈。说毕，比丘吃饭时要存五观：一、计功多少，量彼来处（一钵之饭，作夫汗流）；二、忖己德行，全缺应供（缺则不易，全乃可受）；三、防心离过，贪等为宗（离此三过，贪嗔痴也）；四、正事良药，为疗形枯（饥渴病故，须食为药）；五、为成道业，应受此食（不食成病，道业何从）。“五观若明金易化，三心未了水难消。”要常存惭愧心，莫失正念，闻声悟道，见色明心，不要心外见鬼。各存正念者，一声磬念一声佛也，不说人我是非，散心杂话。“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若不自了道，披毛戴角还。”修因感果如种田，水养禾苗，如智水润心田。能念念在道，则处处都是道场。善用心者，心田不长无明草，处处常开智慧花。既然人身已得，佛法已闻，就要努力修行，勿空过日。

三界无安，犹如火宅（四月二十六日开示）

凡在三界之内，都要六道轮回，六道之中，分三善道、三恶道。天、人、阿修罗，是三善道；畜生、饿鬼、地狱，是三恶道。六道之中，每一道都有千品万类，贵贱尊卑各各不同。故经云：“譬如诸天，共器饮食，随其福德，饭色有异，上者见白，中者见黄，下者见赤。”

欲界诸天有淫欲，四天王天与人间同，忉利天淫事与人间略异，只过风不流秽，夜摩天则执手成淫，兜率天但对笑为淫，化乐天以相视为淫，他化天以暂视为淫。《楞严经》说：“如是六天，形虽出动，心迹尚交，自此已还，名为欲界。”

色界已无淫欲，还有色身。《楞严经》说：“是十八天，独行无交，未尽形累，自此已还，名为色界，但无粗色，非无细色。”

《净名疏》云：“若不了义教，明无色界无色；若了义教，明无色界有色。”《涅槃经》云：“无色界色，非声闻缘觉所知。”《楞严经》云：“是四空天，身心灭尽，定性现前，无业果色。从此逮终，名无色界。”

三界轮回淫为本，六道往返爱为基。可见有淫就有生死，断淫就断生死了。

三界六道，身量寿命，长短不同。非非想处天，寿长八万大劫，还是免不了生死轮回。三界无安，犹如火宅，我们打算出火宅，就要好好地修行。

念念无生，不被境转（四月二十七日开示）

有一件事要嘱咐各位的，近日各处来信问本寺是否传戒。大家知道的，我在这里是住茅棚，各位有缘，所以共住在一块儿。现在要响应政府号召，自给自食，若人多了，一时生产不及，粮食就买不到。各位向外通信，切不要说这里传戒，因为这里不能多住人。本寺的新戒曾要求我说戒，我看时节因缘，或在这里说方便戒是可以的，但不能招集诸方新戒，若人过多，食住都成问题。现在农事忙到了不得，幸而秧已插了，但还有很多事要忙的。天天要吃，若不预为计划，就没有得吃。老鼠都有隔年粮，我们也要有打算。

时光迅速，又快到夏至了，夏至后日渐短，夜渐长，阳气收了。人身造化和天地一般，身心动静，行住坐卧，要顺时调护，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勿被动转，静勿被静转。定是体，慧是用，真是静，俗是动，二谛圆融，与天地之气一般。修行办道，无非调停动静而已，动静如法，随心所安；动静不如法，被境所迁。

欢乐苦日短，忧愁叹日长，时光长短，唯心所造，一切苦乐，随境所迁。昔日有一禅和子在鼓山挂单，有一生癞病僧，别人看见都讨厌他，这禅和子年纪才二十多岁，很慈悲细心地招呼病僧。病僧好了，与禅和子一同起单，病僧曰：“我多谢你的照顾，病才医好，否则我早就死了。你和我一齐到我小庙去住住吧。”禅和子说：“我先朝五台，将来再到你小庙去。”禅和子朝完五台，回到鼓山，访那病僧，那病僧就在一金

丝明亮的寺门边迎接他说：“等你很久了，这么迟到。”便倒一杯开水给他喝。禅和子说：“路上未吃饭呢。”病僧说：“请稍等一下，饭就送来。”病僧便去牵牛、犁田、播种、拔秧，插秧、薅草、割稻子、碾米、作饭。不知怎样搞的，顷刻间饭就弄好了。饭吃完之后，禅和子想告假去，病僧请留一宿。迨天明下山，则江山依旧，人事全非，已改朝换代过了很多年了。我们苦恼交煎，日子非常难过，他上山住一日夜，吃一顿饭下山，就改了朝代，过了很多年月。

罗浮山沙门慧常，因采茶入山洞，见金字榜罗汉圣寺，居中三日而出，乃在茅山，人间五年矣。你看时间长短是不是唯心所造呢！

只要你能定慧圆融，二谛融通，深入三昧，一念无生，则见无边刹境，自他不隔于毫端；十世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行住坐卧，不要心外见法，每天不被境转，任你暑去寒来，与我不相干。如如不动，念念无生，这就不被境转，修行就不错过时光了。

但尽凡心，别无圣解（四月二十八日开示）

同参道友们来问话，不要客气，直道些好。本来诸方丛林问话的规矩，要恭恭敬敬，搭衣持具顶礼后，问讯长跪，才请开示的。这里是茅棚境界，不讲究这些。什么道理呢？我现在一天到晚在烦恼中过日，你们多礼，我就更麻烦了，随便随时，哪里都可以问。可以说禅和子在巷里牵牛，直来直去。譬如说点灯，用的是香油，就说是香油，是洋油就是洋油——你用功是念佛就谈念佛，是参禅就谈参禅；有哪样便说哪样，洒洒脱脱的好。若说我样样都不晓得，请你慈悲开示，这就是虚伪了。如德山隔江招手，他也知你的长短。

本来法法都是了生死的，参禅、念佛、看经、礼拜，种种法门，对机而说，你是什么机，对你说什么法。“佛说一切法，为度一切心，我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如中药分君臣佐使，配合妥当，吃了出一身

大汗，病就好了。病好了，药就不要了。

古人说：“但尽凡心，别无圣解。”凡夫心尽，当下是佛，不用向外驰求。向外驰求，即是外道。心外一无所得，自心是佛。凡夫心，就是执著心，生气，生欢喜，毁誉动心，贪色、贪财、穿好、吃好，偷懒、打无明、不上殿等习气毛病，甚至想成佛，都是凡夫心。若能凡圣双忘，一切处如如不动，不向外求，则见自心是佛。辞亲割爱，以参禅念佛等法门除此等凡心，以毒攻毒，病去药除。

同参们请开示，常说妄想多，这不要紧，不参禅、不念佛，你还不知有妄想，因为用功回光返照，就知道有妄想。识得妄，你不要理会他，如如不动。若生心动念，就见鬼了。日久功深，水滴石穿，口诵心惟，自然归一。参禅可以悟道，念佛忘了我也能悟道。一念不生，直下承当，这里正好用功，希望各位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烦恼即菩提（四月二十九日开示）

讲起办道，诸佛菩萨只叫除习气，有习气就是众生，无习气就是圣贤。圣贤的妙用，识得则烦恼是菩提，识不得则菩提成烦恼。烦恼与菩提，如反（翻）掌覆掌。这些话说是容易，行就为难。所以鸟窠禅师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字，“三岁孩儿虽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

虚云惭愧万分，习气深了，不能回头，不能放下，到这里住茅棚，本想“榔栗横担不顾人，直入千峰万峰去”的。常住的事不要我理，理了就是多管闲事。从前当过两天家，习气难除，至今放不下，事情看不过去的偏爱讲。

当家说过，今早不出坡，我还叫出坡，有人说我这就是封建，是多管。这件事公说公有理，婆说理更多。当家说大众太辛苦了，休息一下是对的，但国家号召我们努力生产，我们借了政府几万斤米，怎能不响应号召努力生产呢？虽然要大家吃苦，这是有理由的。

我要开腔多嘴，是怕下半年买不到米。因为我们每人每日买米一斤半，现在木匠买米已节约减了三两，我看我们也快要减的。米少了又不增产就不够食。若今天休息，明天是初一又休息，后天若下雨，那就一连休息三天不出坡，岂不误了生产？有此原因，你们说我封建就封建，但我封建中有不封建，专制中有不专制，和有强权无公理的不同。现在春雨土松，若不趁这时候多辛苦一点，请问下半年吃什么呢？虽说辛苦，但我们比山下的老百姓已经好得多了，他们这几天帮我们插秧才有大米吃，每天光头淋雨，还不敢躲懒，一懒又怕我们不用他。所以这么苦，他们还要干，我们没他们这么苦，何以还说苦呢！

一念无生，认识本来面目（端午节开示）

今天端午节，本是世俗的节日，佛门不在这里执著。虚云以前也随顺世情，住近城市也有人送粽子，常住也随俗过节。现在云居山，没人送粽子来。粽子本来是给鬼吃的，我们何必要包粽子？包粽子费工夫，所以只煮糯米饭应节算了。人生世上，总宜流芳千古，切勿遗臭万年。国家所重的是忠义节烈，佛门弟子，一念无生，认识本来面目，谁管他吉凶祸福？但未见无生的，就逃不出吉凶祸福。

这几天闹水灾，去年闹水灾也在这几天，今年水灾怕比去年更坏。我放不下，跑出山口看看，只见山下一片汪洋大海，田里青苗比去年损失更多，人民粮食不知如何，我们买粮也成问题，而且买粮的钱也没有，所以要大家刻苦渡过难关。这次没有米卖，幸蒙政府照顾，买到谷子。以前买米每人一斤半，现已减了四两，只能二十两米。以谷折米，要打七折八折，一百斤谷子，作七十斤米，要多买也不行。买谷比买米吃亏，买麦面一担二十几元，一担面粉等于两担米钱，更花得多了，但不买又不行。所以要和大家商量节约省吃，从此不吃干饭，只吃稀饭，买谷怕买不到，自己种的又未长成，先收些洋芋掺在粥内吃，洋芋每

斤一角二分，价比米贵。好在洋芋是自己种的，不花本钱，拿它顶米渡过难关，我们要得过且过。

半月诵戒，说到行到（五月十五日开示）

丛林布萨，一个月内黑月白月两回，《梵网经》、《四分戒本》，每月本来都要诵两次，今只半月诵《梵网经》，半月诵《四分戒本》，已省略了。梵语布萨，华言净住、善宿，又曰长养。谓每月集众说戒经，使比丘住于净戒中，能长养善法也。

佛观一切众生苦恼轮回，背觉合尘，习气除不了，故方便制戒，使众生断除习气，背尘合觉。律所说的戒律，梵语称毗奈耶，华言曰灭，或曰律，新译曰调伏。戒律灭诸过非，故曰灭；如世间之律法断决轻重之罪者，故云律；调和身语意之作业，制伏诸恶行，故云调伏。戒律条文多少，怕你忘记，所以每月都要诵两次。

菩萨戒是体，比丘戒是用，内外一如，则身心自在。诵戒不是过口文章，要说到行到。讲到持戒也实在为难，稍一仿佛就犯了戒。持戒这事，如头上顶一碗油似的，稍一不慎，油便漏落，戒就犯了。半月诵戒，诵完要记得，口诵心惟，遇境逢缘，就不犯戒，不起十恶，佛制半月诵戒之意在此。

初发心的格外要慎重，很多人年老还靠不住，果能一生直到进化身窑，那时都不犯律仪，才算是个清静比丘。戒律虽有大小性遮之分，皆要丝毫不犯，持戒清净如满月，实不容易，不可不小心。

未曾受戒的，别人诵戒不能往听，只能诵戒前在斋堂听和尚嘱咐，不要忘记出家根本。论到出家，表相不难，不比过去要剃发，现在很多俗人都是光头的，出家只穿上大领衣就名僧人，但谁是真的僧人呢？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务望各自精进。

以戒为师，谨慎守护（五月十六日开示）

昨夜说的黑月白月诵两重戒法，这是世尊金口所宣。佛将涅槃时，阿难尊者问佛，未来比丘以何为师？佛曰：“汝等比丘，于我灭后，当尊重珍敬波罗提木叉，如暗遇明，贫人得宝，当知此则是汝等大师，若我住世，无异此也。”波罗提木叉，华言别解脱，谓身口七非、五篇等戒，不犯则能解脱。以波罗提木叉为师，即以戒为师也。

戒条既多，怕会忘记，故黑月白月都要诵戒，以便记持不犯。曾受某戒，许诵某戒，听某戒；未曾受过的戒，不许诵，不许听。未受而诵而听就不合法，故诵戒法师在诵菩萨戒前问曰：“未受菩萨戒者出否？”维那答曰：“此中无有未受菩萨戒者。”诵比丘戒也要这样问。

佛门弟子共有七众：一、比丘，二、比丘尼，这是男女之受具足戒者；三、式叉摩那，此云学戒女，习学六法故；四、沙弥，五、沙弥尼，这是男女之受十戒者；六、优婆塞，七、优婆夷，此是男女之受五戒者。沙弥不许听诵比丘戒，怕沙弥见比丘犯戒而生我慢贡高，轻视比丘。故诵戒之前，沙弥进斋堂，顶礼长跪，上座抚尺云：“诸沙弥！谛听：人身难得，戒法难闻，时光易度，道业难成，汝等各净身口意，勤学经律论，谨慎莫放逸。”沙弥答曰：“依教奉行。”上座又说：“既能依教奉行，作礼而退。”沙弥一拜起，问讯出堂。沙弥出堂之后，才开始诵戒。

受了佛戒，当下即得清净戒体，即得解脱，即入佛位，位同大觉，是真佛子。受佛戒，是难得稀有之事，所以受戒后，要谨慎护戒，宁可有戒而死，不可无戒而生。《僧祇律》云：波罗脂国有二比丘共伴，来诣舍卫问讯世尊。中路口渴无水，前到一井，一比丘汲水便饮，一比丘看水见虫不饮。饮水比丘问言：“汝何不饮？”答言：“世尊制戒，不得饮虫水故。”彼复劝言：“长老但饮，勿自渴死，不得见佛。”答曰：“我宁伤身，不毁佛戒。”遂便渴死，即生忉利天上，天身具足。是夜先到佛所，礼足闻法，得法眼净。饮水比丘，后日乃

到佛所，佛知而故问：“汝从何来，为有伴否？”彼即以上事答。佛言：“痴人！汝不见我，谓得见我；彼死比丘已先见我。若比丘放逸懈怠，不摄诸根，虽共我一处，彼离我远；彼虽见我，我不见彼。若有比丘，于海彼岸，能不放逸，精进不懈，敛摄诸根，虽去我远，我常见彼，彼常近我。”

和这位持戒比丘比较一下，我们是一天到晚乌烟瘴气，和猪八戒一般，哪里像佛的弟子呢？佛制比丘喝水，要用滤水囊，把水滤过才喝。中国现在谁用滤水囊呢？佛又方便，喝水时只许用肉眼观水，不许用天眼观水，因为用天眼观，则水中虫多，皆喝不得，勉强喝了又犯戒故也。所以不管你看见水有虫无虫，照《毗尼日用》规定，凡饮水都要持偈念咒。偈曰：“佛观一钵水，八万四千虫，若不持此咒，如食众生肉。”咒曰：“唵缚悉波罗摩尼莎诃。”

“时光易度”者，一日十二时辰，昼六时，夜六时，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小时四刻，一刻十五分钟，一分六十秒，时间是刹那刹那地过，刹那刹那地催人老。你们沙弥，自出娘胎至今，转眼就二三十岁，你看时光是不是易过？

“道业难成”，初出家的道心都好，日子久了，就懈怠起来。所以说：“出家一年，佛在眼前；出家二年，佛在西天；出家三年，问佛要钱！”既道心不长，道业就难成了，露水般的道心，怎能了生死呢！

所以最后就嘱咐你们说：“汝等各净身口意，勤学经律论，谨慎莫放逸。”勤者精进不后退，如孔子所说，学而时习之，不分昼夜，行住坐卧，朝于斯，夕于斯，磨炼身心，清净三业。经者，径也，即了生脱死之路径；律者，戒律，即五戒、十戒、比丘、菩萨等戒也；论者，佛大弟子发扬经律之妙义的著作。汝等沙弥，既发心为道，就要勤学经律论，勿空过日。

平常心与长远心（五月十七日开示）

昔日赵州问南泉：“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州曰：“还可趣向也无？”泉曰：“拟向即乖！”州曰：“不拟争知是道？”泉曰：“道不属知，不属不知；知是妄觉，不知是无记。若真达不疑之道，犹如太虚，廓然荡豁，岂可强是非耶！”州于言下悟理。

我们说古人的空话，说平常心，人人都有，但怎能见得他是道呢？只要识得平常心，则一切处都是道；不识这平常心，就颠颠倒倒了。何故呢？我们不能回光返照，向外驰求，背觉合尘，朝朝暮暮，随境迁流，背道而驰，摸不着自己的脸孔。

怎样叫平常心呢？平常就是长远，一年到头，一生到死，常常如此，就是平常。譬如世人招待熟客，只用平常茶饭，没有摆布安排，这样的招待，可以长远，就是平常；如有贵客到了，弄几碗好菜，这就是不平常的，只能招待十天八天。家无常礼，故不平常的招待，是不能长久的。修心人能心无造作，无安排，无改变，无花言巧语等，这就是平常心，就是道，也就是直心是道场的意思。六祖谓智隍禅师曰：“汝但心如虚空，不著空见，应用无碍，动静无心，凡圣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无不时也。”这些话，也是说的平常心，与这些话不相应的，是在鬼窟里作活计，就不平常了。

昨夜说戒律，初发心的初生信心，归依三宝，求受五戒；再进步的，知人生是苦，而舍俗出家，入山修道，知比丘尊贵，而受具足戒；又发大心，而受菩萨戒。在戒堂听引礼师苦口叮咛，说到“寒心而生惭愧”，那时怕六道受苦而发道心，闻法泪下。问某戒能持否？都答曰“能持”，但受戒完了，过些时候，老毛病复发，就退道心，就不平常，反以贪嗔痴为平常了。

明道的人，动静无心，善恶无念。性空即无心，无心即道。初出家人，不知佛法如何，规矩如何，修行如何，须知欲了生死，先要循规蹈矩。如孔子之制礼作乐，亦无非教人规矩，与佛戒律无异。



执身即除习气，身得自由，则心有依处。古人有行住坐卧四威仪偈曰：“举佛音声慢水流，诵经行道雁行游。合掌当胸如捧水，立身项上似安油。瞻前顾后轻移步，左右回视半展眸。威仪动静常如此，不枉空门作比丘。”以冰清玉洁的声音，称念诸佛圣号，这是念佛法门。进一步问念佛是谁，就是参禅了。若不回光返照，只口念佛而心打妄想，随想迁流，这样念佛就无用。念佛要口念心惟，以智观照，声音不缓不急，如水慢流，口念耳听，不打妄想，念念流入萨婆若海。一声佛号有无量功德，只此一声佛号就能度无量众生。诵经或照经文直诵，或背诵，或跪诵，或端坐而诵，或默念皆可。随文观想，看经中说的什么道理。行道即经行，一步一步不乱，不东歪西倒，如空中雁行有秩序。一个跟一个，不紧不疏地行。一切处都是用功。合掌两手不空心，十指紧密，不偏不倒，如捧水一般，若一偏侧，水就倾泻了。站如松，两脚八字，前宽八寸，后宽二寸。身直，头不偏不倚，后颈靠衣领，如顶一碗油在头上一般，不正则油泻了。行如风，要照顾前后，轻轻移步，鞋不拖地；行楼上，楼板不要响；生草不踏，爱护生物。开眼看东西，只展半眼，所看不过三五七尺远。行住坐卧，能具威仪，使人一望生敬。若不先自检责，何以化导群机？既自治之行可观，则摄化之门不坠。有道无道，举止如何，别人一看便知。

心能平常则始终不变，经历风波险阻，此心如如不动。如憨山老人者，就是我们的模范。他老人家生于明朝嘉靖二十五年丙午十月十二日，十二岁请于母出家，礼南京报恩西林和尚为师，受具戒于无极和尚。二十岁西林和尚寂后，房门大小事，众皆听憨山决之。后从云谷大师在天界坐禅，二十八岁游五台，见憨山甚佳，因以为号。二十九岁阅《肇论》，悟不迁义。妙峰谓之曰：“且喜有住山本钱矣！”三十岁发悟，说偈曰：“瞥然一念狂心歇，内外根尘俱洞彻。翻身触破太虚空，万象森罗从起灭。”自披剃至七十一岁冬，游双径，上堂说法，启口数千言，不吃一字。侍前传录，疲于奔命，日不暇给。其详细史实，具载《年谱》中。他老人家一生历史，数十年中，环境千变万化，千辛万苦而道心

始终不变，这就是平常心，长远心，就是我们的模范。他遭戍雷阳时，作《军中吟》云：“缁衣脱却换戎装，始信随缘是道场。纵使炎天如烈火，难消冰雪冷心肠。”把自己坚固不变的心都吐露出来。

佛法到今日更衰微，起过不少风波。解放前，全国僧尼还有八十万，去年只余七万多，还俗的十占其九，这就是无长远心，无坚固心，烈火一烧，就站不住脚。若是真佛弟子，就要立志，具铁石心肠，先学威仪，循规蹈矩。不怕人说你脑筋不醒，要死心崇奉佛的教诫。由于多劫种下善根，此生才得入佛门，就要努力求道去习气，不入名利场，不当国王差，把心中的习气，一点一点地除去，即是大修行人，得入理体，坚固心历久不变，平常心动静一如。

了生死的十件难事（五月十八日开示）

《禅门日诵》上载有憨山大师《费闲歌》十首，讲十件难事。这十件事办不到，就是空费力，就是闲无用，故曰《费闲歌》。若把这十事做到，就了生死。十件难事是：体道难，守规难，遇师难，出尘难，实心难，悟道难，守关难，信心难，敬心难，解经难。

我与古人一比，自知惭愧，不敢多舂壳子。别人把我当古董看待，以为我有道德，我不敢多说话，别人认为我装憨。此事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并非我客气。古人说：“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内心的惭愧谁能知道呢？我骗佛饭吃，比你们多几年，你们不相信苦恼业障，我的苦恼又说不出，现在只吃空饭，讲话也讲不好，讲的又不是自己的，只是前人的典章，或诸方的口水，都是眼见耳闻的，自己肚里一点也没有。古圣前贤，千佛万佛，传一心印，不说一语，佛祖相传，无非如此。古人说得到行得到，别人不知我的苦恼，还以为不得，明眼人会说我，你何不自己讲讲自己？

前天杭州某人来一封隐名信指责我说：“抑其有以宗匠自命者，

咸多墨守偏空，纵有满腹知解，对本分上一点不能相应。阿附权贵，广收门徒，虽名喧一时，亦不足重……故有秘戒不许滥传于不道不明不圣不贤之人，若遇其人而不传，则必受其殃；若传非其人，亦受其殃。未审大师遇有应传而不传、不应传而传者之事否？（按：传者传法也）……一、和尚蓄须，沙门败类，开千古破戒之风，留后人讥讽之玷；二、云门事变，不明事机，徒以宿业果报而自慰，造成三僧失踪，一僧身亡。有此二事，足以证明大师功过深浅矣……”孔子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这封信指责我，就是我的善知识，我很感谢他。可惜他的信不署名，又没有回信地址。他说：“盖以大师之神明，当可知也，倘有缘分，请一回示为祷。”因此，我写信到杭州托心文法师打听这封信是谁写的，想和他通个信。他说我以宗匠自命，又说“就学人所知者，其能行解相应作法门之龙象、不愧为人天眼目者，舍大师其谁能当之”等语。他最初责我以宗匠自命，我何尝敢以宗匠自命；继又赞叹我舍大师其谁能当之，这些话我实不敢当。问我传法之事，我自己应不应得法也不知，哪里敢说传不传呢？谈到和尚蓄须这件事，旁人对我是不清楚的，我初出家时，误学头陀留须发戴金箍，那时不明教理，早就错了，后来被善知识一骂就剃了。以后每年剃一次头，每逢除夕洗一次脚，平生不洗澡。既然一年才剃一次头，平常不剃头，就不剃胡子，我不是有意养胡子的。照佛制度，应该剃除须发；中土风俗，以须眉男子为大丈夫相，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中土祖师亦有顺俗留胡子的。说到云门事变，责我不明事机，这事亦与我无干。谁失踪，谁身亡，我也不知，古来酬还夙业果报而罹难的祖师很多。

以上的话，由于我放不下而说的。平常会说古人的话来劝人，遇到境界，自己就打不开，真所谓“能信不行空费力，空空论说也徒然”。我长年害病，无力行持，不能如古人那样要死就死，要活就活，来去自由。初发心同参们，不要提我的虚名，不要听我的空话，要各人自己努力。自不努力，向外求人，都靠不住的。

行持不限出家在家，都是一样。讲个典章你们听：云南有一位秤锤祖师，明朝人，姓蔡，住昆明小东门外。父母去世，遗下财产田园，生活过得很好，勤俭劳动，自种菜蔬出卖作零用。妻年轻貌美，好吃懒做，和野汉子私通，蔡虽明知此事也不说她，日子久了，她更胆大，天天和野汉子私通，毫无顾忌了。有一天，蔡很早就出门卖菜，预计野汉尚未离家，就买好酒肉带回家。这时野汉尚未离去，只好躲在床下。蔡入厨弄饭菜，妻觉得不好意思，就去洗脸并帮丈夫弄菜。饭菜弄好了，蔡叫她摆碗筷，她摆了两套碗筷，蔡叫她摆三套：“我今天请客。”她摆好了，蔡叫她请客出来喝酒。她说：“客在哪里？”蔡曰：“在房里。”她说：“你不要说鬼话，房里哪里有客？”蔡说：“不要紧，不要害怕，你请他出来好了；若不出来，我就给他一刀。”妻不得已，就叫野汉子出来。蔡请野汉子上座，向他敬酒。野汉子以为有毒不敢喝，蔡先喝了再请他喝，野汉子才放心。酒菜吃饱了，蔡向野汉子叩头三拜，说：“今天好姻缘，我妻年轻，无人招呼，得你照顾很好，我的家财和我的妻都交给你，请收下吧。”妻和野汉子都不肯，蔡持刀说：“你们不答应，我就要你们的命！”二人没法，只好答应下来。蔡于是只身空手出门，往长松山西林庵出家，一面修行，一面种菜，后来用功有了见地。再说野汉子财色双收以后，好吃懒做，老婆天天挨打挨骂，吃不消，她悔恨了，跑到西林庵请蔡回家，想重寻旧好，蔡不理她。后来野汉子把家财吃光了，弄到她讨饭无路，她想起蔡的恩情，想报答他。蔡平常好吃昆阳的金丝鲤鱼，她弄好一盘金丝鲤鱼，送到西林庵给蔡吃。蔡收下说：“我领了你的情了，这些鱼我拿去放生！”妻曰：“鱼已煮熟了，不能放生。”蔡即将鱼放在水里，鱼都活了。直到现在，昆明黑龙潭古迹，还有这种鱼。蔡是俗人，对妻财子禄能放得下，所以修道能成功。奉劝各位，都把万缘放下，努力修行，期成圣果吧！

一心不乱，行住坐卧皆有威仪（五月二十日开示）

佛所说法，千经万论，总是要众生明自己的心。“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众生无量劫来，被物所转，都是心外见法，不知自性。本来无一物，万法了不可得，妄执心外有法，成邪知邪见。

既然说识得心无寸土，那就算了，何必还说许多名堂，什么三归五戒，三千威仪，八万细行等，说这多法门，无非对治众生的心而已。众生习气毛病，有八万四千烦恼，所以佛就有八万四千法门来对治。这是佛的善巧方便，你有什么病，就给什么药——“佛说一切法，为度一切心，若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

众生无量劫来，被无明烦恼污染了真心，妄认四大为自身相，不知此身毕竟无体，和合为相，实同幻化。今欲返本还源，要先调身，断除习气，把粗心变为细心。从有为到无为，在自性清净身上用功。行住坐卧，一天到晚，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小心谨慎，断除习气。胆要大，心要细，胆大包身，不被境转，心细则气细，否则粗心浮气。这种情形可以自己检查，一般人在劳苦奔波忙忙碌碌时，就气喘息粗，有定力功夫的人，再忙也不喘气，一天到晚，总是心平气和的。一心不乱就是定。妄无本体，有定就无妄，就能复本心源。

功夫从外头做起，先讲威仪教相，行住坐卧都有威仪。不要说忙得要死，还讲什么威仪。既然作如来之弟子，先圣之宗亲，出入于金门之下，行藏于宝殿之中，就要做到“任他波涛浪起，振锡杖以腾空，假使十大魔军，闻名而归正道”，怎能因为忙了就不讲威仪呢？昔日浮山远录公谓其首座曰：“所以治心，须求妙悟。悟则神和气静，容敬色庄，妄想情虑，皆融为真心矣。”“以此治心，心自灵妙，然后导物，孰不从化？”所以有眼的人，看你一举一动，威仪怎样，就知你有道无道。

佛在世时，舍利弗初为婆罗门，路逢马胜比丘，见他威仪很好，心生恭敬，从之问法。马胜比丘说：“诸法从缘生，诸法从缘灭，我师大沙门，常作如是说。”舍利弗闻偈得法眼净，归与亲友目连宣说偈言，亦得法

眼净，即时各将弟子一百，往诣竹园求愿出家。佛呼：“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袈裟被身，即成沙门。你看马胜比丘行路威仪好，便成如是功德。这就是以威仪导物、孰不从化的例子。

初发心的同参们，要向古人习学，一心观照自己，行住坐卧，二六时中，一切无心，不被物转。若不如此，不守本分，随妄流转，何异俗人？虽说出家办道，都是空话，各人留心。

恩爱贪欲，故有轮回（五月二十一日开示）

《楞严经》上佛说：“如我按指，海印发光；汝暂举心，尘劳先起。”我们和佛就如此不同。

《楞严》一经，由阿难发起，作我们的模范。全经着重说淫字，由这淫字，说出很多文章来。最初由阿难示现，因乞食次，经历淫室，遭大幻术。摩登伽女，以娑毗迦罗先梵天咒，摄入淫席。淫躬抚摩，将毁戒体，如来知彼淫术所加，斋毕旋归，王及大臣，长者居士，俱来随佛，愿闻法要。于时世尊，顶放百宝无畏光明，光中出千叶宝莲，有佛化身结跏趺坐，宣说神咒，敕文殊师利，将咒往护，恶咒消灭，提挈阿难及摩登伽，归来佛所。阿难见佛，顶礼悲泣，恨无始来，一向多闻，未全道力，殷勤启请，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禅那，最初方便。佛应阿难之请，就说出一部《楞严经》来。阿难遇摩登伽女，并非做不得主，这是菩萨变化示现世间，非爱为本，但以慈悲，令彼舍爱，假诸贪欲，而入生死。《圆觉经》说：“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由有种种恩爱贪欲，故有轮回。若诸世界，一切种性，卵生、胎生、湿生、化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当知轮回，爱为根本。”所以说：“三界轮回淫为本，六道往还爱为基。”

世人有在家、有出家，有为道、有不为道，凡自性不明的，都在五欲中滚来滚去。五欲就是财、色、名、食、睡。由此五欲，生出喜、怒、

哀、乐、爱、恶、欲七情，七情又捆五欲，因此生死不了。如经所说：“南阎浮提众生，以财为命。”人的投生，起首由于淫欲，及至出生后，就以财为主。广慧和尚劝人疏于财利，谓“一切罪业，皆因财宝所生”，所以五欲第一个字就是财。人有了钱财，才有衣食住，才想女色娶妻妾；人若无财，什么事都办不成，可见财的厉害了。世人总以有财为乐，无财为苦，无财想有财，少财想多财，有了白银，又想黄金，不会知足的。既为自己打算，又为子孙打算，一生辛苦都为钱忙。不知有钱难买子孙贤，无常一到，分文都带不去，极少能把钱财看穿的。

从前有三个乞丐，一人手上拿一条蛇，一人手上拿一个莲华落，一人手上拿一个粪袋，同时行路，看见地上一文钱。头一个乞丐看见就拾起这文钱，第二个说：“我先看见的，这文钱应该归我。”第三个也说：“我先看见的，这文钱应该归我。”三个乞丐就为这一文钱，在路上打起来。衙门差人经过，看见他们打得凶，恐怕打出人命，就把三人带进衙门见官，判断是非。官坐堂上，问明缘由，便说道：“这一文钱做不得什么用，不要争了。”三人都说：“我穷到一文钱都没有，对此一文怎能不争？”官说：“你们各自说出穷的情形，待我看哪个最穷，就判这文钱归哪个。”第一个说：“我最穷了，屋漏见青天，衣破无线连，枕的是土砖，盖的是草垫。”第二个说：“我比他更穷。青天是我屋，衣裳无半幅，枕的是拳头，盖的是筋骨。”第三个说：“他们都不如我这样穷。我一饿数十天，一睡大半年，死得不闭眼，只为这文钱。”官听了大笑。

这出戏是讥贪官污吏的。世尊说法，讲钱迷人的多得无比，出家也很多被钱迷的。从前是钱，现在是纸，更累死了，离了它就不能过日。你要生产就要有工具，没有钱买不到工具，就种不出东西，我们整天忙，是不是也为这文钱呢？

世人衣食足了之后，又贪色，这个色字不知害了多少人，古来帝王由于贪色而致亡国的也不少。昔夏桀伐有施，得妹喜为妻，由此荒淫无道，为商汤所灭。商朝的纣王爱妲己，嗜酒好色，暴虐无道，周武



王伐之，兵败自焚死。古时没有电话电报，边防告警，则举烽燧。其方法是作高土台，台上作桔皋，桔皋头上有笼，中置薪草，有寇即举火燃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积薪，寇至即燔之，望其烟，曰燧。昼则燔燧，夜乃举烽。此台烽燧既作，邻台即相继递举，以告戍守之兵。周幽王宠褒姒，不好笑。王百计悦之，仍不笑，王乃举烽火以征诸侯。诸侯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后西夷犬戎入寇，王举火征兵，诸侯不至，犬戎遂弑王于骊山之下，并执褒姒以去。这事叫烽火戏诸侯。贪色之祸，无量无边，说不完了。

利和名是相连的，名有好有坏，或是流芳百世，或是遗臭万年。三皇五帝是圣君贤王的典型，禹受治水之命，八年于外劳心焦思，三过家门而不敢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遂竟全功，乃定九州之贡赋，立五服之制，四夷宾服。汤王出，见罗者方祝曰：“从天下者，从地出者，四方来者，皆入吾罗。”汤曰：“嘻，尽之矣！”乃命解其三面，留其一面，而告之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不用命者，乃入吾网。”这就是圣君贤王流芳百世的德泽。王莽、曹操、秦桧等就遗臭万年。诸佛菩萨、诸大祖师，有真道德，虽不求名而名留千古，善星比丘、宝莲香比丘尼，生堕地狱，罪业深重，自然遗臭万年。

这个名真害人，说你好，有道德，难行能行，就欢喜，就是好名；被骂就不高兴，也是为名。说好不好，总被名转。眼前枪易躲，背后箭难防。从前禅堂午后吃了点心粥，有礼佛的，有到监值寮开茶话会的，说你的功夫用得好，就生欢喜，说不好，脸就放下来了。讲小座也是一样，说你好就欢喜，说你不好就不愿意，也是被名转。

食也有利有害，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古人一心在道，野菜充饥，心定菜根香。如潭州龙山和尚那样“一池荷叶衣无数，满地松花食有余。刚被世人知住处，又移茅屋入深居”。世人贪食，专在酸甜苦辣咸淡甘辛里打滚，各求珍馐美味，肆意伤生害命以资口腹。也有吃素的人，弄斋菜还叫荤菜名，什么捆鸡、油肉丸等名目，这是习气不忘，杀心还在，虽不是真吃荤也犯了戒了。

睡觉更了不得了，贪睡的人更多了，一年三百六十日，一天二十四小时，白天做事，夜里睡觉，平均一年睡了一百八十天。可见睡觉这事，浪费不少光阴，真是害死人。真修行人爱惜光阴，依《佛遗教经》说：“昼则勤心修习善法，无令失时；初夜后夜，亦勿有废；中夜诵经，以自消息，无以睡眠因缘，令一生空过，无所得也。”故有睡用圆枕及不倒单等法克服睡魔的。不发道心、不知惭愧、好吃懒做的人，特别贪睡。左边睡醒了又右边睡，而且日以继夜地睡，看经听法，坐香念佛都睡，把大好光阴全都浪费了。究竟出家所为何事呢？古德云：“闻钟卧不起，护法善神嗔。现世灭福慧，死后堕蛇身。”

为山老人云：“如斯之见，盖为初心慵惰，饕餮因循，荏苒人间，遂成疏野。”又说：“感伤叹讶，哀哉切心，岂可缄言，递相警策。”希望有心求道、愿出生死的人，切勿再被五欲七情所转，努力勤修，莫空过日。

勤学经律论，谨慎莫放逸（五月二十三日开示）

世上军令严肃，令行如山倒，谁也不能违它。佛所说法，亦如军令一般，为佛弟子，只有依教奉行，决不能丝毫违犯。前几天说的布萨时上座对沙弥说：“汝等各净身口意，勤学经律论，谨慎莫放逸。”既已出家，就要痛念生死，如救头燃，怎敢放逸呢？勤学经律论三藏圣教，寻求了生脱死的途径和方法。

经、律、论名为三藏者，因此三者皆包藏文义也。经说定学，律说戒学，论说慧学，故三藏亦即三学。梵语素怛缆藏，或曰修多罗藏，译曰线，谓佛之言说，能贯穿诸法，如线之贯花鬘也。又译曰经，经者具常、法二义，且经之持纬，恰具线义。梵语毗奈耶藏，或曰毗尼藏，译曰灭，谓灭三业过非也。梵语阿毗达摩藏，旧作阿毗昙藏，译曰对法，以对观真理之胜智而名；又译无比法，谓胜智无比也；别名优婆提舍，

译曰论，论诸法之性相而生胜智，故别名为论。

既受三坛大戒者，便是大丈夫和菩萨，又发了菩提心，就要做大丈夫和菩萨的事。梵语菩提，此译为道，道者是心是理，心之妙理，体同虚空，遍三界十方，包罗万象。发如是菩提心，就是菩萨大丈夫。诸佛慈悲说三乘法，重重指明。就戒律言，佛制比丘，五夏以前，专精戒律，五夏以后，方许听教参禅，可见学戒守戒是佛弟子最重要的事。

《梵网》律有十重四十八轻，犯十重是波罗夷罪，波罗夷此译为弃，或曰退没，或曰不共住，或曰堕不如意处，或曰断头，无余他胜等，是戒律中最严重之罪也。律中有开有遮，小乘与大乘不同。开者许之义，遮者止之义；许作曰开，禁作曰遮。开要看时节因缘，是额外方便，没有因缘是不开的；遮则一遮永遮。小乘与大乘有很多相反的，小乘持即大乘犯，大乘持即小乘犯，其详细条章，可看毗尼止持、作持等书。

具足戒中，比丘有二百五十戒，比丘尼有三百四十八戒，分为五篇：一曰波罗夷罪，译曰断头，其罪最重，如断头不能复生，不复得为比丘也；此篇比丘有四戒，比丘尼有八戒。二曰僧残罪，梵名僧伽婆尸沙，僧者僧伽之略，残为婆尸沙之译，谓比丘犯此戒，殆濒于死，仅有残余之命，因此而向僧众忏悔此罪，以全残命，故名僧残；此篇比丘有十三戒，比丘尼有十七戒。三曰波逸提罪，译曰堕，谓堕地狱也；此篇比丘有一百二十四戒，比丘尼有二百八戒。四曰提舍尼罪，具云波罗提舍，译曰向彼悔，向他比丘忏悔罪便得灭也；此篇比丘有四戒，比丘尼有八戒。五曰突吉罗罪，译曰恶作，其罪轻；此篇比丘有百众学法，另有二不定法，七灭净法，共一百九戒，比丘尼有百众学法，七灭净法。

比丘除在三际四威仪中严守二百五十戒成三千威仪外，还要在二六时中遵照《毗尼日用》持诵五十三咒，如是降伏其心，制身不行。又有三聚圆戒之说，每一戒皆具摄律仪戒、摄善法戒、摄众生戒之三聚也。如不杀生一戒即具三聚者，谓离杀生之恶是摄律仪，为长慈悲心是摄善法，为保护众生是摄众生。

《楞严经》云：“若诸比丘，不服东方丝绵绢帛，及是此土靴履裘毳，

乳酪醍醐，如是比丘，于是真脱，不酬还宿债，不游三界。”小乘有因缘可吃牛奶，菩萨吃不得，丝绵裘毳等亦然。这是小乘大乘开遮持犯的不同。又比丘不拿银钱，不存一米，不吃隔宿饮食，当天化饭吃不完的不留；菩萨开了拿银钱不犯。酒是五根本戒之遮重戒，大乘小乘不准开；唯大病非酒不治者，白众后可用。戒律开遮因缘微细，要深入研究才能明白。

佛门兴衰，由于有戒无戒，犯戒比丘，如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肉。所以佛将入灭说《涅槃经》，叫末世比丘以戒为师，则佛法久住。

佛又说四依法，一、粪扫衣，二、常乞食，三、树下坐，四、腐烂药。此四种法是入道因缘，为上根利器所依止，故名行四依，又名四圣种，此法能入圣道，为圣之种。粪扫衣又名衲衣，凡火烧、牛嚼、鼠咬、死人衣、月水衣，为人所弃与拾粪之秽物同者，比丘拾之，浣洗缝治为衣，曰粪扫衣；又补衲粪扫之衣片而着用之，故曰衲衣。比丘着此粪扫衣，不更用檀越布施之衣，在于离贪著也。乞食，梵云分卫，《十二头陀经》曰：“食有三种，一受请食，二众僧食，三常乞食。若前二食，起诸漏因缘。所以者何？受请食者，若得请，便言我有福德好人；若不请，则嫌恨彼，或自鄙薄，是贪忧法，则能障道。若僧食者，当随众法，请主事人，料理僧事，心则散乱，妨废行道，有如是恼乱因缘，应受乞食法。”树下坐，不住房屋，日中一食，树下一宿也。腐烂药者，比丘有病不请医，不吃新药，只拾别人所弃之腐烂（药）来吃，病医得好不好，听其自然。今世比丘，谁能守之？一有疾病，中医西医，特效药、滋补品都来了，四依法久无人行了。

梵语比丘，此云除馊，又云乞士、破恶、怖魔。比丘为世福田，人若供一饭，闻一法，能除一切饥馑之灾，故曰除馊。云乞士者，上从如来乞法以长慧，下就俗人乞食以资身，故名乞士。乞法谓乞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正道等三十七道品之法也。破恶是把身口意所造十恶业破除之，转为十善业也。怖魔谓比丘出家，脱离魔眷，魔震动惊怖也。我们既成了比丘，谁能名副其实为真比丘呢？

既出家为了生死，就要依法行持，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不要留恋世上的贪嗔痴爱，不要人我是非，好吃懒做。

佛法是体，世法是用（五月二十六日开示）

孔子《论语》二十篇，第一句说：“子曰：学而时习之。”子者，孔夫子；曰者，说也。孔子教人将学过的东西，时常温习，语默动静，念念不忘；若所学仿佛大意，功夫就不相应、不究竟了。世法佛法都是一样，要学而时习之。

佛法是体，世法是用。体是理，是真谛；用是事，是俗谛。要知“二谛圆融三昧印”的道理，不融通就落于偏枯。如离体表用，是凡夫凡情；离事讲心，是不明心地。真俗二谛，名目很多，真是体，俗是用；戒定慧体用都得，都是一个心地中生出种种名字，若能融会贯通，则条条大路通长安。

昔有僧问赵州，如何是道？师曰：“墙外的！”曰：“不问这个道。”师曰：“你问哪个道？”曰：“大道！”师曰：“大路通长安！”这里说的不是什么话呢？请参究参究。哪个是道？会过来的处处都是佛法，不明白就滞为名相上，一天到晚劳碌奔波，种田博饭吃，与俗人何异！现在世人多是光头，僧人穿的也是俗服，此外何处与俗人不同呢？古人说：“心田不长无明草，性地常开智慧花。”这就是通长安的大道，也就是与俗人不同处。耕种的人，田里有草如不拔去，就难望收成；修行人把心田里的无明草薅了，那智慧花就长得好、开得好，只要你不被境转，情不附物，无明草就不长了；智慧花一开，则粗言及细言，总是说无生。

古人行到说到，无空话讲，一问一答，答在问处，吐露心机，都是妙用。我们心不在道，故被物转而无智慧，若能痛念生死，全心在道，不分世出世法，是男是女，好看不好看，若一动念，即出鬼被情转了，不分别即不随情转，作得主。



古人说：“你有拄杖子，我与你拄杖子。”这是表法，你妄想多了，就是你有拄杖子；为了除你的妄想，就教你修数息观、不净观、念佛观，念佛、看经，礼佛、看话头，给你修行的法门，就是与你拄杖子。你如用功到有把握，就落在无事甲里，又成障碍，是要不得的，这就是“你无拄杖子，我夺你拄杖子”。病好不用药，就是夺拄杖子，不如是则执药成病。太阳老人说“莫守寒岩异草青，坐却（着）白云宗不妙”也。参禅念佛，都要时时刻刻口诵心惟，开言吐语，不分别是非，终朝解脱，不烦恼、不生心动念，是有功夫；若无把握而被境转，就苦恼了，用功不得受用，处处波浪滔天。

昔佛印禅师入室次，苏东坡适至，师曰：“此间无坐处。”苏曰：“暂借佛印四大为座。”师曰：“山僧有一问，学士道得即请坐，道不得即输玉带！”苏欣然请问。师曰：“四大本空，五阴非有，居士向什么处坐？”苏遂施带，师答以一衲。苏述偈曰：“病骨难将玉带围，钝根仍落箭锋机。欲教乞食歌姬院，且与云山旧衲衣。”东坡虽聪明，答不出话，是他脚未踏实地。同参们，如何能脚踏实地呢？只有口诵心惟，朝斯夕斯地干！

《楞严经》是随身善知识（六月初二日开示）

佛灭度后，法住世间有三阶段：正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善见论》云：“由度女人出家，正法唯有五百岁。由世尊制比丘尼行八敬法，正法还得一千年。问：‘千年已，正法为都灭耶？’答：‘不都灭，于千年中得三达智，复千年中得爱尽罗汉、无三达智，复千年中得阿那含，复千年中得斯陀含，复千年中得须陀洹，总得一万年，初五千岁得道，后五千岁学而不得道。于一万岁后，一切经书文字灭尽，但现剃头袈裟法服而已。’”

汾山老人说：“所恨同生像季，去圣时遥。”汾山老人在唐朝，去佛已千余年，是像法时期。一切事情变迁，水久虫生，法久成弊。《付法藏经》

云：“阿难比丘，化诸众生，皆令度脱，最后至一竹林中，闻有比丘诵《法句经》偈云：‘若人生百岁，不见水潦鹤，不如生一日，而得睹见之’。阿难闻已，惨然而叹：‘世间眼灭，何其速哉！烦恼诸恶，如何便起！违反圣教，自生妄想，此非佛语，不可修行……汝今谛听，我演佛偈：若人生百岁，不解生灭法，不如生一日，而得了解之。’尔时比丘，即向其师说阿难语，师告之曰：‘阿难老朽，智慧衰劣，言多错谬，不可信矣，如今但当如前而诵。阿难后时，闻彼比丘犹诵前偈……即入三昧，推求圣德，不见有人能回彼意，便作是言：‘异哉！无常甚大，劫猛散坏，如是无量圣贤，今诸世间，皆悉空旷，常处黑暗，怖畏中行，邪见炽盛，不善增长，诽谤如来，断绝正教，永当沉没生死大河，开恶趣门，闭人天路，于无量劫，受诸苦恼，我于今日，宜入涅槃……’”

《楞严经》指出：“末法时代，邪师说法，如恒河沙。阿难当知，是十种魔，于末世时，在我法中，出家修道，或附人体，或自现形，皆言已成正遍知觉，赞叹淫欲，破佛律仪，先恶魔师，与魔弟子，淫淫相传，如是邪精，魅其心腑，近则九生，多逾百世，令真修行，总为魔眷，命终之后，必为魔民，失正遍知，堕无间狱。”经中说九生百世者，一生一百年，一世三十年，今去佛世二千余年，就是百世魔王出现之时。佛灭不久，《法句经》偈就有诵为水潦鹤的，时至今日，其讹误更多了。水潦鹤，就是鸳鸯鸟，见之有何意义？解生灭法，能离苦海，故有百岁不解，不如一日能解，所谓“有智不在年高，无智空长百岁”也。末法邪师，各各自谓是善知识，当参学的人，若无试金石，必从邪沦坠。只见“境风浩浩，摧残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烧尽菩提之种”。末世求道，真不容易。

汾山老人说：“远行要假良朋，数数清于耳目；住止必须择伴，时时闻于未闻。”故云：“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亲附善友，如雾露中行，虽不湿衣，时时有润。”孔子亦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他好跟他学，不会带坏你，不相干的人，种种习气，臭不可闻，和他接近日久，自己也会臭。近朱者赤，近墨

者黑，近香染香，近臭染臭。善友粗言及细语，皆归第一义，故宜亲近。

末法行人，如我们者，比魔外的本领也比不上。《楞严经》说：“色阴尽者，于其身内，拾出蛲蛔，身相宛然，亦无伤毁。于时忽然，十方虚空，成七宝色，或百宝色，同时遍满，不相留碍。忽于半夜，在暗室中，见种种物。”受阴尽者，能反观其面，各有十种禅那现境，叫着五十种阴魔，迷不自识的，则谓言登圣，大妄语成，堕无间狱。老子说的“其中有精”，和孔子说的“空空如也”，是见到识阴的道理。罗汉五阴俱尽，已出三界；我们色阴未尽，与道相隔得远。我惭愧不过比你们痴长几岁，弄到一个虚名。你们以为我有什么长处，以我为宗，就苦了。我比《楞严经》所说的妖魔外道都不如，比祖师更不如。所以每每教你们参学的，要带眼识人，又要有双好耳，听法能辨邪正，然后将所见所闻的，放进一个好肚里，比较他的是非得失，修行就不会走错路，不上伪善知识的当。

现正是末法时代，你到哪里访善知识呢？不如熟读一部《楞严经》，修行就有把握，就能保绥哀救，消息邪缘，令其身心，入佛知见，从此成就，不遭歧路。又全经前后所说，着重在一个“淫”字。如经中说：“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淫，则不随其生死相续。汝修三昧，本出尘劳，淫心不除，尘不可出。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淫，必落魔道。”看《楞严经》若不归宗，跑马看花，就不中用，要读到烂熟，就能以后文消前文，以前文贯后文，前后照应，则全经义理，了然在目，依经作观，自得受用。古来行人，从此经悟道的很多，温州仙岩安禅师，因看“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未见，斯即涅槃”，当时破句读云：“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斯即涅槃”。于此忽有悟入。后人语师云：“破句读了也。”师云：“此是我悟处。”毕生读之不易，人称之为“安楞严”。希望同参们，无论老少，常读《楞严经》，此经是你随身善知识，时闻世尊说法，就和阿难作同参。

放下一切，专心向道（六月初三日开示）

古人说：“莫待老来方学道，孤坟多是少年人！”人到年老时，百般痛苦，耳不聪，眼不明，四肢无力，吃不得，睡不得，行不得，这种苦楚，年轻人是不晓得的。我们年轻时和你们一样，看见老来呆，总不愿意，说话他听不到，眼泪水和鼻涕，看见就恶心，怕和老人一块儿住。现在我老了，才知道老的苦，人老了就一天不如一天。我从云门出事后，也是一天不如一天，久已是“一朝卧疾在床，众苦萦缠逼迫”。朝夕思忖，前路茫茫，道业未成，生死不了，一口气不来，又要投生。“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少年不修晚年就会如此。

你我现在都是堂堂僧相，容貌可观，皆是宿植善根，感斯异报，就不要把这善根种子打失了。洞山问僧：“世间什么物最苦？”僧云：“地狱最苦！”山云：“不然，向此衣线下不明大事始是苦！”能明大事，即无地狱因；故地狱未为苦，而不了自心最为苦也。

想明大事，就要努力精进，不要悠悠忽忽，兀兀度时。白天应缘，遇事要作得主；白天能作主，梦中才作得主；梦中作得主，以至病中作得主，则临命终时才作得主。这几样作得主，是由平常能强作主宰而来的。能强作主宰，就易悟道了生死；不悟道，生死不能了。

悟道不难，总要生死心切，具长远坚固向道之心，至死不退。今生能不退，虽未悟，来生再努力，何有不悟之理？《楞严经》二十五圆通，位位都是经过久远劫来，长期修习才成功的。我们生死心不切，不发长远心，病来知念生死，病好道念就退了。所以《楞严经》说：“凡夫修行，如隔日疟”，病时有道，病退无道，无明起时如疟，退则好人，故要努力精进，生忏悔心，坚固心，不要今日三明日四。修行要一门深入，以一门为正，诸门为助。各修一门，彼此不互谤，谤法、轻法、慢法都不对。“欲想佛法兴，除非僧赞僧”，互谤是佛法的衰相。佛子专心向道，痛念生死，衣不足，食不足，睡不足……

昔裴休丞相，送子出家，子是翰林，拜汾山祖，名法海，训以《警



策箴》云：“衣食难，非容易，何必千般求细腻。清斋薄粥但寻常，粗布麻衣随分际。别人睡时你休睡，三更宿尽五更初，好向释迦金殿内。”汾山老人要他每天挑水供养大众。有一天，他挑水挑得太累了，心里说，和尚吃水翰林挑，纵然吃了也难消。回来时，汾山老人问他：“你今天说什么话？”法海答曰：“没有说什么。”后来汾山老人揭穿他心里的话，并说：“老僧打一坐，能消万担粮！”所以出家人不管你出身怎样富贵，到了佛门，就要放下一切，专心向道，才算是本色禅和。

因果报应，丝毫不错（六月十六日开示）

佛说一大藏经，无非讲因果二字。详细分析起来，就无穷无尽。营事比丘，宁自啖身肉，终不杂用三宝之物作衣钵饮食。我以前化缘，随人欢喜布施，除多补少，颠颠倒倒地用。今在此妄作妄为，建法堂，起茅棚，修厕所、牛栏等，所用的钱，从何处来呢？我守法令不敢剥削，不写信号召化缘、做什么功德，除铸铁瓦有人代化过缘也没有化够，他们监工拿去旁的地方用，我也不准，怕遭报应。窑上烧砖，为修大殿用的，如拿去作别处用，也怕招因果。经上说：“上物下用报应重，下物上用报应轻。”如塑佛像的用作殿宇，作殿宇的用作僧寮，这是上物下用，相反的就是下物上用，上下之分要认真。

年轻人修不修放在一边，因果要紧。《云居山志》上载即庵慈觉禅师，蜀人，初出川行脚时，欲上云居，先宿瑶田庄，梦伽蓝安乐公告曰：“汝昔在此山曾肩一担土，今来只有一粥缘。”次日午后上山，晚粥罢，值旦过寮相诤，闻于寺司，凡新到例遭斥逐，觉心窃疑讶。逾十年，得法于卧龙先禅师，有南康太守张公，亦蜀人，与师亲旧，适云居虚席，请师开法，师欣然应之，以为前梦不验矣。卜次日上山，当晚宿麦洲庄，忽然迁化，塔至今存焉。近为水湮，一石尚存。他这件事迹，留给后人看，证明因果丝毫不错。

办道的难与易（六月二十三日开示）

办道这一法，说难也难，说易亦易，难与不难是对待法。古人真实用心，一点不为难，因为此事本来现成，有什么难呢？信不及就为难了。若真正为求了生脱死而办道，能把自身看轻，了身如幻，一切事情看得开，不被境转，办道就容易。人没有不想学好的，谁也想成圣贤，谁都怕入地狱，但想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很多人行起来就为难，何以呢？比如世人说好话，恭喜发财，富贵荣华，谁都喜欢；若说你家破人亡等不祥话，谁都不愿意。可见人人都想好，但何以偏向坏处跑呢？这只由放不下罢了。

古来各城市都有城隍庙，檐下挂一个大算盘，是要和人算善恶账的。有一匾额写道：“你又来了。”两柱有一副对联：“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又：“天堂有路，人人不肯去；地狱无门，个个要进来。”凡人常动机谋弄巧妙，吃不得亏，事事都计较合算不合算。恶人谁也不敢接近，怕吃他的苦头，让他忍他散场了。但因果报应，天是不怕恶人的。

我们坐禅念佛，本为了生死，由于无明贡高，不能忍辱，不除习气，虽有修行善因，还免不了苦果，生死不了，随业受报，所以说“你又来了”。本来在地狱受苦已毕时，十殿阎王吩咐过，叫你不要再来，再来没有好事。由于你放不下，所以依旧犯罪，去了又来。世人愚迷，作恶不行善，遂招苦果。

出家人是不是想出苦呢？如不想脱苦，何必入空门？入空门则了无一物可得，万事皆休，还有什么天堂地狱！但如不证得四大皆空，五阴非有，就不算得入空门。要入空门，最好多多研读《楞严经》。全经前前后后，所说不离五阴。其中开五阴而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内而身心，外而器界，不出色受想行识五阴。经中说凡说圣，说悟说魔，

都是阐明五阴非有，教我们照破五蕴皆空，最后说知有涅槃，不恋三界。指出五阴魔邪，无一不是说五阴。色阴中淫色是生死根本，杀盗淫妄是地狱根本，五阴照空，即脱生死，不复轮回。如何照呢？照是觉照，时时刻刻，依经所说，用智慧观照五阴，照得明明白白的，就见五蕴皆空了。在观照之初，未能全无妄想，这不要紧。古人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若妄念一起，你能觉照，就不随妄转。不能觉照的，坐香怕腿痛，礼佛怕腰酸，躲懒偷安，天堂路不通，自然要进地狱。

寒山大士诗云：“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夏天冰未释，日出雾朦胧。似我何由居，与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还得到其中。”寒者寒冷，冷到夏天冰还未释，日出还雾，我这一片冰心，与君不同；君若似我，就能到寒山中，否则寒山路不通。学道之人，要见五蕴皆空，首先要灰心冷意，纵使炎天如烈火，难消冰雪冷心肠，才能与道相应。

昔闾丘胤出牧丹邱，临途之日，乃紫头痛，医莫能治，乃遇一禅师名丰干，言从天台山国清寺来，特此相访，乃命救疾。师乃舒容而笑曰：“身居四大，病从幻生，若欲除之，应须净水。”时乃持净水上师，师乃啖之，须臾祛殄，乃谓胤曰：“台州海岛岚毒，到日必须保护。”胤乃问曰：“未审彼地，当有何贤，堪为师仰？”师曰：“见之不识，识之不见。若欲见之，不得取相，乃可见之。寒山文殊，遁迹国清，拾得普贤，状如贫子，又似疯狂，或去或来，在国清寺，库院走使，厨中看火。”师言讫辞去。

胤乃进途，至任台州，不忘其事。到任三日后，亲往寺院，躬问禅宿，果合师言。到国清寺，乃问寺众，丰干禅师院在何处？并拾得、寒山子，现在何处？道翘答曰：“丰干禅师院在经藏后，即今无人住得，每有一虎，时来此吼，寒拾二人，现在厨中。”僧引胤至丰干禅师院，开房唯见虎迹，遂至厨中灶前，见二人向火大笑。胤便礼拜，二人连声喝胤，自相把手，呵呵大笑叫唤，乃云：“丰干饶舌！饶舌！弥陀不识，礼我何为！”僧徒奔集，递相惊讶，何故尊官礼二贫士！时二人乃把手出寺，即归寒岩。胤乃重问僧曰：“此二人肯止此寺否？”乃令觅访，唤归寺安置。

胤乃归郡，遂置净衣二对，香药等物持送供养。时二人更不返寺，使乃就岩送上。寒山子高声喝曰：“贼！贼！”退入岩穴，乃云：“报汝诸人，各各努力！”入穴而去，其穴自合，莫可追之。拾得又迹沉无所。乃令僧道翘等，具往日行状，唯于竹木石壁书诗，并村墅人家厅壁上所书文句三百余首，及拾得于土地堂壁上所书偈言，并纂集成卷，流通世上。

据寒山自己说：“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三字三十一，都来六百首。一例书岩石，自夸云好手，若能会我诗，真是如来母。”又云：“家有寒山诗，胜汝看经卷，书放屏风上，时时看一遍。”拾得诗云：“有偈有千万，卒急述应难，若要相知者，但入天台山。岩中深处坐，说理及谈玄，共我不相见，对面似千山。”寒山拾得的诗，流传到今，一向受人尊重，儒家亦多爱诵之。他两大士出口成文，句句谈玄说理，不要把他作韵语读，若作韵语读，则对面隔千山了。

四弘誓愿（六月二十五日开示）

地藏王菩萨发大誓愿：“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一切菩萨也如此发心，我们每天晚殿，也如此发愿说：“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凡佛弟子无不发此誓愿，证果深浅大小不同，皆由愿力深浅，依愿行持大小而定。佛由众生修成，众生能依愿行持，就是菩萨，就能成佛。

既然成佛人人有份，何以一切菩萨发愿度众生，度来度去总度不尽呢？因众生之“众”字，由三个“人”字合成，三人成众，众生之数，无穷无尽。十法界中，除佛法界外，其余九法界都属众生，上三界是圣人，已出生死苦海，不受轮回；余六界都未出生死，九法界内有三圣法界尚有微细习气未尽，所以都属众生。习气有深浅，上三界浅，下六界深，习气深重，业障众故，故叫苦恼众生。这些众生，死去生来，不得休息，

势难穷尽，其数量亦复难知。嵩岳元圭禅师对岳神说：“佛七能三不能，佛能空一切相，成万法智，而不能即灭定业；佛能知群有性，穷亿劫事，而不能化导无缘；佛能度无量有情，而不能尽众生界，是为三不能也。”又说：“定业亦不牢久，无缘亦是一期。众生界本无增减，且无一人能主有法。有法无主，是谓无法，无法无主，是谓无心，如我解佛，亦无神通也，但能以无心通达一切法尔。既众生界本无增减，则度众生亦无所谓尽不尽也。”

《六祖坛经》解释四弘誓愿曰：“众生无边誓愿度……所谓邪迷心、诳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恶毒心，如是等心，尽是众生，各须自性自度，是名真度……又烦恼无尽誓愿断，将自性般若智，除却虚妄思想心是也。又法门无量誓愿学，须自见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学。又佛道无上誓愿成，既常能下心，行于真正，离迷离觉，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见佛性，即言下佛道成。”佛果禅师曰：“究竟佛亦不立，唤甚作众生？菩提亦不立，唤甚作烦恼？翛然永脱，应时纳祐。”古人如此说话，何以我们做不到呢？只是不肯除习气，放不下，作不得主，没有觉照，在不妄中自生虚妄，但能动静忘怀，则水清月现了。

政和二年，嘉州奏风雷折古树，中有定僧，爪发被体，诏輿至禁中，译经三藏金总持，令击金以觉之。询其名，曰：“我庐山远法师弟慧持也，因游峨嵋至此。”问欲何归？曰：“陈留古树中。”诏以礼送之。因图形制赞云：“七百年来老古锥，定中消息许谁知？争如只履西归去，生死何劳木作皮！”

达摩祖师，梁朝普通七年，由西天航海到中国，因梁武帝问法机缘不契，便渡江，居洛阳少林寺，面壁而坐，越九年，以正法眼藏，传付二祖，化缘既毕，遂端居而逝，葬熊耳山，起塔少林寺。其年，魏使宋云从天竺经葱岭回，见祖手携只履，翩翩而逝。云问：“师何往？”师曰：“西天去。”云归，具说其事，及门人启圹，棺空，唯只履存焉。诏取遗履少林寺供养。后人图祖师像，亦画手携只履。

达摩面壁，慧持入定，功夫深浅不同，七百年定功，不可谓不深

矣，犹不及只履西归。我们比慧持定功，又相隔甚远，定功一点都没有，怎能度众生呢？努力放下用功吧！

外道与佛法（六月二十七日开示）

佛未出世时，为邪法而在真理之外的外道，印度计有九十六种，谓外道六师，各有十五弟子，师弟之数相加，共九十六也。又称九十五种外道者，谓九十六种中，有一与佛法通，故除去此一而称九十五也。九十五种外道，各各宗旨不同，都说修行，理路都搞不清楚，议论颠颠倒倒，还有人跟他学。中国古代轩辕黄帝，访崆峒山广成子，也说修道；伏羲画八卦，也说是道；李老君为周朝柱下史，也讲道。中外古今讲道的人很多，而有浅深不同，与佛相较就差得很远。

谈起佛教的缘由是这样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姓刹利，父净饭王，母摩耶。刹利氏自天地更始，阎浮州初辟以来，世代为王。佛历劫修行，值燃灯佛授记，于此劫作佛，后于迦叶佛世，以菩萨成道，上生睹史陀天（按：即兜率陀天），名护明大士。及应运时，乃降神于摩耶。当此土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初八日，自摩耶右肋诞生，生时放大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涌金莲承足，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顾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独尊！”

年十九，二月八日，欲求出家，而自念言，当复何遇？即游四门，见老病死等事，心生悲厌，作是思惟，此老病死，终可厌离。于是夜子时，有净居天人，于窗牖中，叉手言曰：“出家时至，可去矣！”于是诸天捧所乘马足，超然凌虚，逾城而去。曰：“不断八苦，不成无上菩提，不转法轮，终不还也。”入檀特山修道。

始于阿蓝迦蓝处三年，学不用处定，知非便舍。复至郁头蓝弗处三年，学非非想定，知非亦舍。又至象头山，同诸外道，日食麻麦，经于六年，然后夜睹明星，豁然大悟，成等正觉。

二月八日，世尊前行至波罗奈国鹿野苑中，度五比丘，初为憍陈如说四圣谛法：“汝今应当知苦断集，证灭修道。”当佛三转四谛十二法轮时，憍陈如得法眼净。世尊重为四人广说四谛，亦得法眼净。时五人白佛，欲求出家，世尊呼彼五人：“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袈裟着身，即成沙门。佛复为说五阴无常，苦空无我，皆漏尽意解，成阿罗汉，于是世间始有五阿罗汉。

以后又度耶舍长者子朋党五十人，优楼频螺迦叶师徒五百人，那提迦叶师徒二百五十人，伽耶迦叶师徒二百五十人，舍利弗师徒一百人，大目犍连师徒一百人。此一千二百五十人，先事外道，后承佛之度化而得证果。于是感佛之恩，一一法会，常随不离，故诸经之首列众，多云“千二百五十人俱”。

我们跟佛学，现在都是出了家，但出家有四种：一、身出家心不出家，身参法侣，心犹顾恋。二、身在家心出家，虽然受用妻子，而不生耽染。三、身心俱出家，于诸欲境，心无顾恋。四、身心俱不出家，受用妻子，心生耽染。我们自己检查一下，看这四料简中是哪一类呢？

我惭愧，身虽出家，几十年骗佛饭吃，表面出了家，内心未入道，未证实相理体，未能四大皆空，未能如如不动，这就是心未出家，我就是这样苦恼，还有和我一样的，可见身心俱出家就为难了。古来身在家心出家的大居士，如印度的维摩诘、月上女、末利夫人、韦提希夫人，中国的庞蕴、宋仁宗、张襄阳，都是深通佛法，居尘不染尘。身心俱出家的大祖师多了，都是佛门模范，为后人钦式，弘法利生，作大佛事，功德无量。其身心俱不出家的就不要说了。

真出家的实在难，能成大器的更不易。扣冰古佛说：“古圣修行，须凭苦节。”黄檗老人说：“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故出家人能做到底也不容易。

了生脱死，门路很多，《楞严经》有二十五圆通，就有二十五法门，门路虽多，总不出宗、教、律、净。宗是禅宗，教是讲经，律是持戒，净是念佛，这四法最当机。禅宗虽是直下明心见性，动静一如，头头

是道。就禅来说，差别也多，还有邪正大小，种种不一。讲经也一样，要到大开圆解，一念三千，性相融通，事理无碍。念佛亦要念到一心不乱，当下亲证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入萨婆若海。

一切法门，都离不开持戒。《楞严经》说：“摄心为戒，如不断淫，必落魔道；如不断杀，必落神道；如不断偷，必落邪道；若不断其大妄语者，因地不真，果招纡曲。我今先说入三摩地。修学妙门，求菩萨道，要先持此四种律仪，皎如冰雪，自不生一切枝叶，心三口四，生必无因。”佛门旧制，比丘出家，五夏以前，专精戒律；五夏以后，方许听教参禅。何以如此呢？因为修行以戒为体，戒是出生死的护身符。没有戒，在生死苦海中就会沉沦汨没。佛曾以戒喻渡海浮囊，不能有丝毫破损，浮囊稍破，必定沉溺。所以宗、教、净三宗，及一切法门，都以戒为先。但戒定慧三法不能偏废，要三法圆融，才得无碍。持戒若不明开遮，不通大小乘，不识因时制宜，种种妙用，死死守戒，固执不精，成为错路修行。三学圆明，才得上上戒品。

种种法门，皆不出一心。所以一法通则万法通，头头物物尽圆融；一法不通则一切不通，头头物物黑洞洞。一心不生，万法俱悉。能如是降伏其心，则参禅也好，念佛也好，讲经说法，世出世间，头头是道，随处无生，随处无念；有念有生，就不是了。

修行人要先除我相，若无我相，诸妄顿亡。我执既除，更除法执，我执粗，法执细。平常讲话，开口就是说我什么，我什么，若无我则什么都瓦解冰消，哪一法都无碍。由能无我，也就无人，习气毛病也无有了。既为佛子，正信出家，求出离法，就要努力忘我，勿为境转，勿在烦恼中过日子。佛子若不降伏其心，则一念错误，“毫厘有差，天地悬隔”，一失足成千古恨，如救头燃，严守律仪，如保护渡海浮囊，不容有一点破损。



丛林规矩（七月初八日开示）

我是一个闲人，常住什么事都与我不相干，与大众有缘，在堂里摆摆闲谈。百丈大智老人，以禅宗肇自少室，至曹溪以来，多居律寺，虽别院，然于说法住持未合规度，于是别立禅居。古人一片婆心，为了培育人才，而定规矩，立次序。时至今日，认为这一套是老腐败，压制人才，要铲除它，打倒它，若留恋旧规矩的就是脑筋未醒。新旧二法，彼此冲突，今古不相容。

佛世制戒，为除习气。法流东土，因时制宜。百丈创清规，用以辅助戒律而设。既有规矩，得成方圆，一举一动，不越雷池一步，一切威仪次序，人情礼节，动止施为，勤除习气。百丈清规，至今千多年，水久虫生，法久成弊，世道不古，借清规舞弊。所以有人起来反对，另创新规矩。

究竟是规矩不好，还是人不好呢？若人不好，有再好规矩也无用；若人好，何用更立什么新规矩呢？可见规矩本无好丑，只是人有好丑罢了。禅和子参禅，禅是静虑，要在静中思虑好歹，择善而从。一切在我，法法皆妙；我若不好，什么法都会成弊。世间法也是一样，法本不坏，由于人心坏，习气多，好法都成为坏法了。凡事能三思而后行，就不至于胡作妄为。

立法不是死的，如医生一样，要对症下药，药不对症，就要吃死人，所以医生治病，死执古方是不行的。古云：“药无贵贱，愈病者良。”先圣建丛林，立清规，定次序，安职位，如国家立法一般，非常周密。今天七月初八日，诸位职事首领，照丛林规矩，要到方丈向和尚客客气气地退职。这里不是丛林，又无钟板，何以要搞这套把戏呢？我是一个野人，什么事都与我不相干，还和你颠倒什么？你们说也有理，认为职事有请就有退，是老规矩。每年正月初八、七月初八都是退职日子；初十请职，十二复职，十三送职，十六出堂；当职当了一期，辛辛苦苦，退了职，好歇歇气。丛林下小请职、大请职等规矩很

好，初发心的可以参学参学。请职有序职、列职先后次序，又有有请有退、有请无退之别。肯发心的人，不管这些。古来丛林住持，由国家送的多，公举的也有，但不多，现代没有这把戏。住持一当就不退，就在方丈养老，当家也是一当当几十年。天宁寺定老和尚，传几位法徒，高朗当家当到死，冶开和尚当都监许多年，光绪二十一年当方丈当到死，英与和尚光绪十二年当方丈当到死，霜亭和尚，光绪二十二年受戒，直到方丈，几十年没有退职，还不是由你发心！妙湛当司水二十一年，当维那十八年，后升首座没有退。湖南超胜，在江天寺当僧值十三年，别人退职他不退，常住大众欢喜他，说他是活菩萨。

丛林下的把戏会用就好，不会用就变成死法。大家有缘在一块儿，有粥吃粥，有饭吃饭，出坡开田，如自己小庙一样，有什么职可请？有什么职可退？有什么班首班脚呢？放下吧，不要玩这套假把戏了。还讲什么方丈、扁丈等空话，我只是吃空饭，和你们一样，向我退职做什么？

昔有一老宿，畜一童子，并不知规则。一日，有一行脚僧到，乃教童子礼仪。晚间老宿外归，遂去问讯。老宿讶，问童子：“阿谁教你？”童曰：“堂中某上座。”老宿唤僧来问：“上座傍家行脚，是什么心行，这童子养来二三年了，幸自可怜生，谁教上座教坏伊，装来装起（去），去！”黄昏雨淋淋地被赶出。法眼云：“古人怎么显露些子家风，甚怪，且道意在于何？”一有动作威仪，就不是本来面目了，圣也不可得，何凡之有？腾腾任运，动静无心，圣凡能所，智慧愚痴，烦恼菩提，皆是如如之道。大众会得么？执著便刺手！

人有二十难（七月初十日开示）

今日有几位广东居士入山礼佛，供斋结缘，请我上堂说几句话，我是空空如也的。谨略述《四十二章经》一部分的故事，与各位结缘。

佛言：“人有二十难：贫穷布施难，豪贵学道难，弃命必死难，得睹佛经难，生值佛世难，忍色离欲难，见好不求难，被辱不嗔难，有势不临难，触事无心难，广学博究难，除灭我慢难，不轻未学难，心行平等难，不说是非难，会善知识难，见性学道难，随化度人难，睹境不动难，善解方便难。”谁能过此难关，谁就了脱生死。

生值佛世，何以说难呢？若无善根福德因缘，不说遇着佛，遇菩萨罗汉也难。《智度论》云：“舍卫城有九亿家，三亿明见佛，三亿信而不见，三亿不见不闻。”佛二十五年在彼尚尔，若得多信，利益无穷。佛在舍卫城二十五年，尚有三亿家不见不闻的，以其无善根福德因缘，故虽生值佛世，尚不见不闻；与佛同时在世，相隔很远，不见佛不闻佛的人更多。故无善根之人，虽生佛世也无用处，而且就算在佛身边，为佛弟子，若不依教奉行，也会招堕，如提婆达多是佛的兄弟，善星比丘为佛侍者二十年，不修行还堕地狱，城东老母与佛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与佛无缘，不愿见佛，可知见佛闻法之难了。

现今佛不在世，善知识代佛弘法，亲近之也能了生脱死，但善根浅薄的，会善知识也难，纵有缘见面闻法，不明所说之义，也无益处。华严初祖杜顺和尚，是文殊菩萨化身，有弟子亲近很久，不知他的伟大，一日告假，要朝五台山礼文殊去，师赠以偈曰：“游子漫波波，台山礼土坡。文殊只这是，何处觅弥陀！”弟子不会意，乃至五台山脚，见一老人，谓之曰：“文殊今在终南山，杜顺和尚是也。”弟子趋归，师已于十一月十五日坐亡。至今关中于是日作文殊忌斋。不具眼识人，虽在善知识面前也认不得他是善知识。又大阳警玄禅师座下，平侍者心地不好，结果叛师离道，收场在三岔路上被老虎吃掉。已会善知识可算不难了，但不依教修行，虽会善知识也无用处。

贫穷布施难，豪贵学道难，因贫穷的虽欲布施，有心无力，勉强布施，就会影响自己的生活，所以为难；豪贵人家，有力布施，不能放下身心去学道，也是为难。难易是对待法，精进勇猛，有大愿力，难的会变为易；疏散放逸，悠悠忽忽，易的也变为难。难之与易在人不在法，

贵能融通，则一切无碍。贫的是前世不施，故感今果，正应尽力布施；豪贵的人身份高，办事不为难，正好学道。

佛弟子阿那律，此云无贫，或曰如意，他过去劫中贫穷。一日，在田里干活，其妻送来稗子饭，适有一辟支佛僧，向他化饭。他说：“这饭很粗，不堪供养大德，请到我家另供好饭吧！”僧曰：“现已正午，若到汝家便过了午；过午我不能吃，就化你这稗子饭吃好了。”他就以稗子饭供养此僧。因此功德，感果九十一劫生天为天王，世世无贫，事事如意。做人王天王不稀奇，由供僧种下善根，得为释迦座下弟子，闻法悟道成罗汉，天眼第一，这更难得。以一饭之因，就有如是好果，贫穷布施比富贵布施功德更大。可见能打破难关，则贫穷布施亦非难也。

菩萨修六波罗蜜，以布施波罗蜜为首。布施之义说来很多，略说有三：一财施，舍财济贫也；二法施，说法度他也；三无畏施，救人之危难也。又，一净施，谓布施时，不求世间之名誉福利等报，但为资助出世之善根，及涅槃之因，以清净心而布施也；二不净施，谓以妄心求福报而行布施也。身尚能舍，身外之物更不消说了。

来的四位广东居士，千山万水，朝山礼佛，布施结缘，已经难得。既为求出离法而来，则要发长远心，有进无退，恭敬三宝，不要分相，见好的固然要敬，见不好的也莫起憎心。有憎爱心，就有烦恼，就脱不了生死，憎心一起道心就退，不可不慎！

贫穷布施的利益（七月十一日开示）

昨日说《四十二章经》中的二十难，会过来，难会变易。难易是对待法，难中有易，易中有难，在各人所用不同。不讲别的，主讲贫穷布施难吧。佛弟子行菩萨道，布施为六度之首。施者舍也，四无量心，慈悲喜舍，舍就是布施，舍就能解脱。因为一切皆非我有，能内外尽舍，自然解脱，布施又有什么难？

佛在世时，有一双穷夫妻，穷到不得了，住的是破草房，勉强能避风雨；穿的两人仅共一条下裙，没有上身衣服，出门只能一人穿裙，一人赤身露体留在家里。所以二人每日轮流出门乞食，也就轮流穿这一条下裙。化饭化得多，二人吃得饱就欢喜，也常有化不够吃不饱的时候，甚至化不到而饿肚子也有。

有一比丘，已证罗汉果，知他二人多生多劫未种善根，所以这生贫穷到此地步，特来度他，向他化缘，令他种福。这双夫妻见此比丘在门外化缘，男的招呼他在门外稍等，回来和妻子商量道：“我二人前世不修，今生如此贫苦，今生若再不修，将来必然更苦，但想布施种福，又没有东西可供布施，二人只有这一条裙，若布施了，便不能出门，二人都要饿死，但若不布施，生亦无用，不如以此仅有之物，诚心供僧，种种善根，死亦值得。”其妻同意，男子于是从破房洞中伸出头来，向比丘说：“大德！请慈悯我，望将此裙代我送去供佛！”比丘悯而受之，持供世尊。

时世尊正与频婆娑罗王说法，受此供养，即向大众宣布彼夫妻往劫因缘，他们虽未种善根，只今以一念诚心，尽其所有，施下此裙，其福无量。

王闻此事，着二人前往看彼夫妻，见其裸体饿睡地上，因救护之，给以衣食，同诣佛所，见佛闻法，即证果位。

他二人穷是穷极了，但能把布施难这一关打破，就获如此利益。可见难不难在乎一念，没有一定的。

昔明代罗殿撰有《醒世诗》曰：“急急忙忙苦苦求，寒寒暖暖度春秋。朝朝暮暮营家计，昧昧昏昏白了头。是是非非何日了，烦恼恼几时休。明明白白一条路，万万千千不肯修。”这虽是浅白文章，似乎没有很深的道理，但全把我们业障鬼一生的行为描写出来，谁人能脱离这诗的窠臼，谁就是大解脱人。

业障有定数（七月十七日开示）

就以我自己而言，一生感果苦得很。常生惭愧，怕错因果，还落因果。少年就想住茅棚，放下万缘，偷安度日，结果还是放不下，逃不掉因果。

庚子年，随光绪皇帝到陕西，嫌市朝太烦，故第二次又上终南，到嘉五台结庐，改名隐迹，把茅庐弄好，以为可以安居不动了，但因果不由你，还是隐不住。只得如充军一样，远远地跑，跑到云南鸡足山。那里万里无云的境界，以为躲脱世事了，岂知又出头兴丛林。事情弄好了，还是站不住脚，又跑到大理府还宿债。地方弄好了，又跑到昆明。昆明弄好了，又跑到福建鼓山，革除弊习，结大冤仇，遭昧良者弄出杀人放火来反对。才把事情平息，以为从此可以放下、无事得安静了，詎料又跑到广东南华寺，千辛万苦把房子修好了。又撞到云门，恢复祖庭，还是还宿债。哪里想到会祸从天降，逼得我不跑也要跑。可见世上做人，业障是有定数的。进北京装乌龟就好了，又伸出头来，辅助和平会，发起中国佛教协会，把大领衣旧规矩保存下来。可已了愿，其时多次夜梦，举手拉木头、竖柱子，由于失觉照，妄想纷飞，在京留不住。又到上海、杭州、苏州办和平法会，后来到庐山避暑，还梦上梁修造。因听议将云居建为林场，不忍祖庭废灭，又来还宿债，才知屡梦上梁竖柱，受报有定。

直纯的私信，我是不管的。试想我们出家人，还是贪名贪利，人我是非，比俗人不如，好不惭愧。家丑扬出去，被人轻慢，这就可耻了。

修学篇 佛法基础



本篇为佛法基础，阐释了戒定慧三学。其重点在三归五戒，学人严持戒律，方能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消除烦恼，佛果可期。

佛法大义

一

讲到“佛法”两字，实与世间一切善法，等无差别。豪杰之士，由于学问修养的成就，识见超常，先知先觉，出其所学，安定世间。诸佛祖师，由于历劫修行的成就，正知正觉，发大慈悲，普度三界。世出世间贤圣，因行果位，一道齐平。

善知识！佛法就是人人本分之法，总要步步立稳脚跟，远离妄想执著，便是无上菩提，古德所谓“平常心是道”。只如孔子之道，不外“中庸”。约理边说，不偏是谓中，不易之谓庸；约事边说，中者中道，凡事无过无不及，庸者庸常，远离怪力乱神，循分做人，别无奇特。佛法也是一样，吾人须是从平实处见得亲切，从平实处行得亲切，才有少分相应，才不至徒托空言。

平实之法，莫如十善。十善者，戒贪、戒嗔、戒痴、戒杀、戒盗、戒淫、戒绮语、戒妄语、戒两舌、戒恶口，如是十善，老僧常谈，可是果能真实践履，却是成佛作祖的础石，亦为世界太平、建立人间净土之机枢。

六祖说“心平何劳持戒”，是为最上根人说，上根利智，一闻道法，行解相应，如香象渡河，截流而过，善相且无，何有于恶！若是中下根人，常被境风所转，“心平”二字，谈何容易！境风有八：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名为八风。行人遇着利风，便生贪著；遇着衰风，便生愁懊；遇着毁风，便生嗔恚；遇着誉风，便生欢喜；遇着称风，居之不疑；遇着讥风，因羞成怒；遇着苦风，丧其所守；遇着乐风，流连忘返。如是八风飘鼓，心逐境迁，生死到来，如何抵敌？曷若恒

时步步为营，从事相体认，举心动念，当修十善，事相虽末，摄末归本，疾得菩提。

二

今日人们闻着佛法两字，脑中便起奇特和神秘的幻想，至少亦以为是很深邃难解的一回事。其实，诸佛的道法皆是众生本分上的东西，就是三身四智、五眼六通，亦是众生本来具足，并非从外边跑进来的，亦非诸佛祖师替我们加得微尘许的。大众只须遵守佛门的戒律，着实行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而久之，恶染渐渐捐除，身口意习气渐渐清净，智慧光明，“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无师智、自然智皆能通利。所以《楞严经》说：“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戒定慧名三无漏学。无漏者，谓这三种学问，不使烦恼渗入，不漏落六道轮回。大众能体会斯意，三学等持，或时触着碰着，顿见自家本来面目，原来与诸佛祖师一样都是鼻直眼横，别无奇特。一册《佛遗教经》，不够两千字，公开流通，别无神秘；五戒十善，人人可晓，人人可行，别无深邃难解地方。看来佛法简直是家常便饭。所以释迦牟尼在雪山苦行六年，于夜见明星时，忽然觉悟，便道：“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以妄想执著而不证得。”这是释迦示现成正觉时的真语实语。大众！迷为众生，觉即是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众生在迷，妄想不停，如江流汹涌，动荡混浊，水的本明，不能映照；倘若息却妄想，心如澄潭止水，明净如镜，那么日月星辰，人物好丑，皆能鉴照。众生在迷，执著四相，执著我法，像穿袍衣人荆棘稠林，随处钩牵，不能走动。倘能将这执著成见，以智慧力，照破人、我、众生、寿者，任运随缘，不起爱憎，不落分别，历历孤明，如如不动，如天马行空，自由自在，所欲从心，一切妙用神通，亦是家常便饭。大众！总要信得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实无奇特。要先持戒修行，踏实地步，立稳脚跟，自然入妙。若说一念顿超，上齐诸佛，不假修持，这话是为最上根人。老朽懔懔一生，岂不能嘴滴滴地胡哼高调，可是

阳春白雪，起而和者，能有几人？老朽今天不是牵高就矮；若是个汉，也许会得由戒生定，由定生慧，三学等持。说有次第，即非次第，是名次第，渐修顿证，一道齐平。

归依三宝

一

今日诸位发心来归依三宝，老衲甚为欣慰。诸位远道过江来此，无非希望得些益处，但若想得益，自须有相当行持，如徒挂空名，无有是处。

诸位须知现既归依，即为佛子，譬如投生帝王之家，即是帝王子孙，但能敦品励行，不被摈逐，则凤阁鸾台，有分受用。自今以后，须照佛们遗教修持，要晓得世间万事如幻，人之一生，所作所为，实同蜂之酿蜜，蚕之作茧。吾人自一念之动，投入胞胎，既生以后，渐知分别人我，起贪嗔痴念，成年以后，渐与社会接触，凡所图谋，大都为一己谋利乐，为眷属积资财。终日孳孳，一生忙碌，到了结果，一息不来，却与自己丝毫无关，与蜂之酿蜜何殊！而一生所作所为，造了许多业障，其所结之恶果，则挥之不去，又与蚕之自缚何异！到了最后镬汤炉炭，自堕三途。

所以大家要细想，要照佛言教，宜吃长素，否则暂先吃花素，尤不可为自己杀生。杀他之命，以益自己之命，于心何忍！试观杀鸡捉杀之时，彼必飞逃喔叫，只因我强彼弱，无力抵抗，含冤忍受，积怨于心，报复于后。以较现在武力强大之国，用其凶器，毁灭弱小民族，其理正同。

诸位既属佛子，凡悖理之事，不可妄作。佛法本来没甚稀奇，但能循心顺理，思过半矣！

许多人见我年纪虚长几句，见面时每有探讨神通之情绪，以为世外人能知过去未来，每问战事何日结束，世界何日太平。其实神通一层，不但天魔外道有之，即在鬼畜俱有五通，此是性中本具，不必注意。



我们学佛人，当明心见性，解脱生死，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从浅言之，即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但不可损人利己，更宜损己利人，果能切实去做，由戒生定，由定生慧，一切自知自见，自不枉今日归依也！

二

人生在世，无论士农工商，欲求不虚生浪死，作一有为人物，首要立志高尚。盖志高则趋向上，人格自高；志卑则趋向下，人格自卑。且死后神识升沉，亦由斯而判。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吾人立志，可不慎欤！

旷观古往今来之人物，至高至上，无如佛者。佛为大觉王，圣中圣。首倡平等无我之旨，以解救一切众生痛苦为务，万德周圆，九界尊仰。然则立志，舍学佛，其谁与归？况众生皆有佛性，本与佛同，立志学佛，终当成佛。倘若不负己灵，必以佛为趋向。故归依佛为吾人第一当决定之志愿。但今末法，佛已过去，传佛心者唯法，奉佛传法者唯僧，故并称三宝。立志学佛，故必奉法奉僧，此三归依所由设。归者一心向往，依者顷刻不离，向往不离则我心即佛心，凡身即圣身，更何善不兴，何恶不去？增善灭恶，自然灾消福至。故知欲求世界和平，人人当以三归为本也。

然三归属立志，有志当有行，行以念佛为最简便，而以持戒为根基。若口念弥陀，身行恶行，或心中散乱者，亦属徒然。故初步学佛，当受持五戒。进一步当受持菩萨戒。五戒者：戒杀、戒盗、戒邪淫、戒妄语、戒饮酒。其义即儒家之五常。特以五常乃空洞名词，故于其中各择一简要事实，以为下手。仁以戒杀为始，义以戒盗为始，礼以戒邪淫为始，信以戒妄语为始，智以戒饮酒为始，根本既固，自可日进有功矣。菩萨者，精进求佛道，慈悲救众生，谓之菩萨。行持以四弘誓愿为目标，事事以损己利人为趋向，虽粉骨碎身，不退不悔。若一念生二乘心，或作损人利己念者，即为破戒。菩萨戒首重戒心，受持者不可不慎也。

六凡四圣

法者，即众生心，众生心与佛心本无二心，是心具足一切法，即法即心，即心即法。如《起信论》云：“所言法者，即众生心，具足世间、出世间一切诸法。”所谓世间法者，即天、人、修罗、畜生、饿鬼、地狱，一切有情无情，依正、因果等法，又名六凡法界。出世间法者，即声闻、缘觉、菩萨、佛法是也，又名四圣法界。斯则四圣六凡，合名为十法界法也。此十法界法，不出一心之所造成，若随颠倒迷染之缘，则有六凡法界生；若随不颠倒悟净之缘，则有四圣法界生。由是观之，圣之与凡，唯心之垢净而现。六凡心垢故，则现六道善恶、罪福等相；四圣心净故，则现威德自在、光明赫奕，慈容德相。故经云：“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众生心垢净，菩提影现中。”是故苦乐由心，炎凉自我；自心作业，自身受报。唯圣与凡，但问自心可矣！

凡愚昏暗，未了唯心自造之旨，妄起疑惑。若遇逆境，则怨天尤人；遇顺境，则骄矜自恃。或有终身作善而得恶报，作恶而得善报，则谤无因果，哪知因果理微，如种果子，先熟先脱。假我今生虽作善业反招恶报者，皆由过去恶业熟故，今生虽善，而过去之恶业已熟，不得不先受恶报；以今生善业未熟故，不得现受善报。信此理者，必无疑惑。

然无始障深，久在迷途，备受辛酸，脱苦无由，当如之何！《楞严经》云：“一切众生，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此想不真，故有轮转。”夫欲不受轮转者，当净诸妄想；妄想净，则轮回自息。故迷心名为众生，觉心名为诸佛，佛与众生，一迷一悟而已。

当知此灵明觉知之心，即天然佛性，人人本具，个个现成。凡夫虽具佛性，如矿中真金，为烦恼沙石之所包含，故大用不彰。如来历劫修行，已淘去惑业沙石，如出矿精金，其金一纯，更不重杂沙石，大用全彰，故称为出障圆明、大觉世尊。

现在我等既欲成佛，先当审观因地发心，除去烦恼根本，烦恼苦灭，

佛性圆彰。若因地修行不真，则果招邪外之曲。若论修行之方，机有上中下之异，法亦有三乘人天法门不同。若为上机者，则为说大乘微妙法门；为中机者，为说出世解脱法门；为下机者，则为说解脱地狱、饿鬼、畜生三途之苦。佛虽说种种法门，无论大小乘戒，皆以三归五戒为根本，务使受持者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依之立身齐家治国，则人道主义尽；且苦因既息，苦果自灭，解脱三途苦，生人天中。易入佛乘，则学佛主义亦尽。故三归五戒，是导世之良津，拔苦与乐之妙法。

三归五戒

所谓三归依者：第一归依佛，第二归依法，第三归依僧。何以先当归依佛？佛为大觉世尊，究竟常乐，永离苦恼，导诸众生，出迷笼，就觉道。佛为教化主，故先当归依佛。次当归依法者，是我佛法门，三世诸佛皆依之修行而成就无量清净功德。今日既欲返本还源，净除心垢，舍佛法无由，故次当归依法。三当归依僧者，以佛法不自弘，须假人弘，人能弘法，方使从闻思修，证果成佛。况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了，难了之法，既藉僧得闻，此恩莫极，故当归依僧。又名归依三宝。三宝之义，分别有三：一者一体、二者别相、三者住持三宝。

一、一体三宝者，即一心自体，法尔具足佛法僧三宝故。梵语佛陀，此云觉者。当人一念灵明觉了之心，即自性一体佛宝；法者轨持义，这个心性，能轨持世出世间一切诸法，即自性一体法宝；梵语僧伽耶，此云和合众，即此觉心能持一切法，即心即法，法法唯是一心，即法即心，心法不二，事理和合，即自性一体僧宝。如是一心具足佛法僧三宝，三宝唯是一心，即是名一体三宝。众生迷此，向外驰求，流转生死，诸佛悟此，即证菩提。释一体三宝竟。

二、别相三宝者，佛法僧三宝名相各别故。梵语佛陀耶，此云觉者。觉彻心源，究尽实相，是名自觉；将自证法门，觉悟一切众生，是名觉他；

自觉已圆，觉他亦竟，是名觉满。三觉已圆，万德俱备，究竟成佛。初菩提树下成道，示丈六金身，于华严会上，现卢舍那尊特之身，是为别相佛宝。如来随机设教，五时所说权实诸经，三藏十二部，所诠教、理、行、证、因、果、智、断，各有不同，是名别相法宝。禀教修行，从行契证，声闻、缘觉、菩萨，三乘阶次，各各不同，是名别相僧宝。释别相三宝竟。

三、住持三宝者，佛灭度后，无论泥塑木雕、五金铸作、纸画布绘诸佛形象，留世福田，恭敬如佛，功德难思，住持不绝，是名住持佛宝；无论黄卷贝叶，所诠三藏十二部大小乘经，使见闻者，依之修行，皆离苦得乐，乃至成佛，化化不绝，是名住持法宝；剃发染衣，弘宗演教，化度众生，绍隆佛种，是名住持僧宝。释住持三宝竟。

而住持、别相、一体，悉称宝者，不为世法之所侵袭故，不为烦恼之所染污故。世间七珍，虽称为宝，享乐一时，毕竟成空，只能养生，不能脱死。若论三宝，则能息无边生死，远离一切大怖畏故，永享常乐。

今言归依三宝者，不特归依住持三宝、别相三宝，亦复归依一体自性三宝。落于言说，虽名三种三宝，其实唯是一心，更无别法。举凡一切事物，莫不由心，心摄一切，如如意珠，无不具足。所以教中但云自归依佛、自归依法、自归依僧等，终不云归依于他。六祖云：“自性不归，无所归处。”夫“归”者，是还原义。众生六根从一心起，既背本源、驰散六尘，今举命根总摄六情，还归一心之源，故曰归命，故归依亦即归命义。“依”者，是依止义，以诸众生一向随诸色声，逐念流转，苦海漂沉，无依无止，不知何处是归宁之地，今归依三宝，则身有所归，心有所依。从是以后，以三宝为师，三界迷途从此可出，发菩提心，佛果可期。释归依三宝义竟。

既说三归，次明五戒。归依三宝已，当依法修行，方脱三界苦。若不依法修行，则无由脱黏去缚，欲脱生死黏，去烦恼缚，非五戒不为功。故云：“五戒不持，人天路绝。”夫“戒”者，生善灭恶之基，道德之本，超凡入圣之工具，以从戒生定，从定发慧，因戒定慧，方由菩提路而

成正觉。故才登戒品，便成佛可期。故曰“戒为无上菩提本”也。我佛世尊，开方便门，初唱三归，次申五戒，如是乃至大小乘戒等，良由众机心行非一，且由浅以至深，从微而及显，究竟归元，本无二三。

五戒者，一杀戒，二盗戒，三淫戒，四妄语戒，五饮酒戒。此五戒名曰学处，又名学迹，是在家男女所应学故；又名路径，若有游此，便升大智慧殿故，一切律仪妙行善法，皆由此路故；又名学本，诸所应学，此为本故；又名五大施，谓以摄取无量众生故，成就无量功德故。而斯五戒，在天谓之五星，在山谓之五岳，在人谓之五脏，在儒谓之五常。以仁者不杀害，义者不盗取，礼者不邪淫，智者不饮酒，信者不妄语。五戒若全，则不求仁而仁著，不欣义而义敷，不祈礼而礼立，不行智而智明，不慕信而信扬，所谓振纲提纲，复何功以加之！总论五戒已竟。

若别释五戒义者，第一杀戒，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孟子云：“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况学佛之人，岂肯萌其杀念而招苦果？是故佛制弟子，若欲行仁，首持杀戒，杀戒若持，轮回自息。

杀业之始，无非以强凌弱，或贪图口腹，或因财害命，故有人杀人、畜杀畜等，都属于嗔杀、慢杀。若贪口腹而杀者，是属痴杀。然将他肉以补己身，岂君子之所忍为哉？

岂知杀机若萌，仇怨自起，故《楞严经》云：“以人食羊，羊死为人，人死为羊，如是乃至十生之类，死死相生，互来相啖，恶业俱生，穷未来际，是等则以盗贪为本。”故有劫数难逃之报。

岂独杀人当偿命，杀畜亦复然。如佛世时之琉璃王诛释种，释迦佛种族当为琉璃王所诛时，释尊尚头痛难忍者，果从何因耶？以琉璃王昔为大鱼，释迦种族是食鱼肉者，释尊昔为小童，曾以棍子敲鱼头三下，今故感头痛。释种是啖鱼肉者，故为琉璃王之所诛灭。如是观之，因果相酬，可惊可怖。

故《楞严经》云：“则诸世间胎卵湿化，随力强弱，递相吞食，是等则以杀食为本。”是故佛慈岂但及于人类，而慈及蚁子。佛法平等，无高下故，佛眼观之，大地众生皆能成佛。又《梵网经》云：“一切男

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世间无知，互相吞啖，故如来制不得伤害生命。且蠢动含灵，皆有佛性，昆虫之属，尚不得害，况同类相残？一切众生既皆有佛性，未来必定成佛，既是过去父母，亦为未来诸佛，岂敢伤之？

凡愚俗子，但求自利，不顾人道之伤残，如孟子云：“矢人惟恐不伤人”，但求斗争之胜利，故有水陆空中之杀具。人心日形险恶，世道愈入旋涡，相杀相诛，何时得了！若不图挽救，竟成苦海。凡关世道人心者，莫不疾首痛心，力求和平，挽救人心，使归正轨。重仁慈不重武力，勿贪口腹，见义忘利，则杀心不起；杀机若息，劫运潜消矣！

奈何人心不古，置因果于罔闻，哪知因果理微，如影随形，如响应声，若深信之者，人心则不改而善，纵遇顺逆之境，必无忧喜。当知现生所受，或遇刀兵水火劫贼等事，皆由自造。如大战时，遍世不宁，唯澳地侨居，得免诸难，皆由宿昔无深重杀业。或有遇难者，是其个人别业所感。当知因果理微，不可思议，若信此理，杀心自息。举世若能持此杀戒，则一切杀具皆归无用矣！如来制此杀戒为首，无非欲令人人慈仁愍物，拔自他苦，同证常乐而已矣！杀戒之义略释已竟。

明盗戒者，谓盗从贪起，佛制弟子，于一针一草之微，他人不与，我不敢取，何况窃盗！但是众生唯见现利，种种计求，不告而取。如是乃至以利求利，恶求多求，无厌无足，皆为贪盗所摄。盗之细相如此。大而十方僧物，现前僧物，乃至佛法僧物，混乱互用，虽针草之微，或自用，或与人，皆盗中之至重。花首大士云：“五逆十重，我皆能救，盗十方僧物，我不能救。”乃至父母师长物，不与而取，尚犯重罪，况其他焉！若能深信因果，丝毫莫犯，则此戒不持而自持，大可以道不拾遗，夜不闭门，举世皆成义让之人，更何须监守牢狱哉！释盗戒已竟。

明淫戒者，在家出家弟子，皆当严守此戒。在家五戒，虽正式夫妇非属邪淫，然他人妇女，他所守护，言语嘲调，尚属不可，况可侵袭贞洁、污净梵行者乎？佛制在家弟子，禁于邪淫；出家弟子，邪正俱禁。

《楞严经》云：“汝爱我心，我怜汝色，以是因缘，经千百劫，常在缠缚。唯杀盗淫，三为根本，以是因缘，业果相续。”举世若能持此戒，不祈礼而礼立，威仪自守，不肃而严，而法庭可无案牘之劳形矣！释淫戒之义已竟。

明妄语戒者，妄语之事，亦当制止。见则言见，闻则言闻，言无妄出，细故之事，尚须真实，况事关重要乎！观乎妄语之由，多为希求名誉利养，匿情变作，昧心厚颜。如是乃至未得圣果谓得，未证佛心谓证，欺罔圣贤，诳惑世人，是名大妄语。大妄语若成，堕无间地狱，当慎之莫犯。佛教以直心是道场，何不依之修学，举世能持此戒，则信用具足，不邀名而名自至，不求利而福自归。释妄语戒已竟。

明饮酒戒，饮酒宜制者，酒虽非荤而能迷心失性。《大智度论》明有三十六过，《梵网经》云：“过酒器与人，五百世无手，何况自饮，及教人饮。”昔有比丘能降毒龙，唯好饮酒。一日，醉卧途中，呕吐酸臭难近，唯有虾蟆舔其唇吻。适遇佛至其侧，佛叹云：“汝有神力能降毒龙，今日醉卧，反为虾蟆所降，汝之神力何在？”故佛制止饮酒，酒戒从此始。以酒能乱性招殃，又如昔有在家五戒弟子，因破酒戒而杀盗淫妄齐破，可不哀哉！故酒能为起罪因缘，痛戒沾唇，况尽量而饮乎！举世若能持此戒，则乘醉惹祸，自无其人矣！释酒戒已竟。

若欲不犯此五戒，重在摄心，妄心若摄，分别不起，爱憎自无，种种恶业，何由而生？故《楞严经》云：“摄心为戒，因戒生定，从定发慧。”当知“摄心”二字，具足戒、定、慧三无漏学，断除贪嗔痴，则诸恶不起，自能众善奉行。故“摄心”二字，岂独挽救人心、维持世道，果能摄心一处，无事不办，日久功深，菩提可冀。

我佛洪恩，初唱三归，次申五戒，用斯方便，先拔众生苦，其恩浩大，岂碎身之所能报其万一哉！是故闻说此三归五戒之义，当从解起行。若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睦。传此风教遍于宇内，则仁人百万。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百刑息于国，其为国主者，则不治而坐致太平矣！所以

受持五戒，不但钦遵佛制，报感乐果，抑且冥助国律，益补邦家，斯乃三归五戒之名德行相也！

诸位若能真实行持，则得成佛种子，行解相应，方到彼岸。愿诸大众，从此之后，从闻生解，解而思，思而修，则成佛可期，常勤精进，辗转示人，方报佛恩。希诸大众，各宜努力，前途无量，消灾免难。若能受三归五戒，诸恶不作，众善奉行，自能与道相应，无上佛道，可以圆成矣！

十善十恶

夫出家之要，莫先夫戒。所言戒者，即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此言易说而难行也。是故佛言：“众生以十事为善，亦以十事为恶，善恶对待，犹如箭锋相峙。”

所言十事者，身三、口四、意三是也。身三者，杀生、偷盗、婬泆。口四者，两舌、恶口、妄语、绮语是。意三者，贪嫉、瞋恚、愚痴是。如是十事，不顺圣道，名为十恶。是恶若止，即是十善。盖善恶本无自性，犹如反掌，而生死涅槃，唯在当人荐取。

所言身三者，断他物命，名为杀生；不与而取，名为偷盗；男女两相交会，名为婬泆。此三恶者，由身业所造。不杀生、不偷盗、不婬泆者，则身业清净矣。

所言口四者，斗乱彼此，名为两舌；咒诅骂詈，名为恶口；心中乖违，口是心非，骗言虚语，名为妄语；无义浮辞，名为绮语。此四恶者，口业所造。不两舌、不恶口、不妄言、不绮语者，则口业清净矣。

所言意三者，不耐他荣，名为贪嫉；怀恨结怨，名为瞋恚；事理盲然，名为愚痴。此三恶者，由意业所造。不贪嫉、不瞋恚、不愚痴，则意业清净矣。

如此十事，若能清净严护，则善果自然克证。若有干犯，则恶道有分。

今汝众位，既发心求戒，应当清净三业，勤修众善，誓断诸恶。受戒后，总为人天师范，皆做大善知识。

以戒为师

佛在世时，以佛为师；佛灭度后，以戒为师。舍戒之外，莫由出离；虽有智辩，总成魔外。故僧尼之于戒律，犹车辆之于轨道也；如少违越，立即堕坑落堑。毗尼之道，可不慎欤！今幸为人，闻法受戒，若不乘此反省，精勤学法，一生所办，则一气不来，又披毛戴角去！汝等既受戒已，应当为暗世明灯，作如来使，荷负家业，勿为物质所诱惑，勿为放逸而蹉跎，勿以烦恼无量而不断，勿以众生难穷而不度，各宜精持律仪，上求下化。

戒是修行的途径

说到佛法，如来所说一大藏教，无非为拔济众生。而法门虽多，总不出戒定慧三学。即所谓由戒生定，因定发慧。所以欲求获得自利方便，亦须以戒为首要。在这世界战斗之中，彼争我夺，互相劫掠，结怨日深，没有办法解决。我们为佛弟子的人，应本着如来的大悲心肠，对于佛的净戒，处处要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战兢精神，一点不容忽略。我们既了知戒能生定，定可发慧，定慧圆融，就可以显发如来藏的本有光明，了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能了达释尊的清净妙理，如是则行住坐卧，处事接物，都圆融无碍了。但是画饼不能充饥，解要圆，行要方，必须照着释尊的教法去实行，方能达到目的。释尊所说的戒很多，就是沙弥十戒，比丘一百五十戒，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戒，能各自实行，却也并不难。戒又有大乘戒与小乘戒之别，然小乘即是大乘

的体，大乘即是小乘的用。只要能守持佛的净戒，自然不定而自定了。我希望各位都能依照三学去实行。戒就是人人修行的途径。我们无始以来的烦恼造种种业，也非戒定不能拔出。故《楞严经》云：“唯杀盗淫，三为根本”，我们要斩除这些烦恼，也就体同诸佛。故古云：“信手拈来，皆成妙用。”又言：“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而众生之所以不得悟入者，皆由杀盗淫等烦恼所系缚，把我们本有的光明遮蔽了，死死生生，沉沦苦海，不断地在三界流转。是故释尊用多种方便，开发我们即人成佛的大道，离生生死，得到涅槃。

戒律是佛法的根本

今将受戒的要义约略说说，你们要留心谛听。佛法之要，在于三无漏学。三学之中，以戒为本，良以由戒生定，由定发慧；若能持戒清净，则定慧自可圆成。

佛所制戒，以要言之，大分三种：一、在家戒，谓五戒八戒；二、出家戒，谓沙弥、沙弥尼十戒，比丘、比丘尼具足戒；三、道俗通行戒，谓菩萨三聚戒。

今诸位欲求受戒，首重行愿。行者行持，即依戒而行；愿者发愿，即四弘誓愿。行愿相资，方成妙用。佛制戒律，无非使众生断除习气毛病，令止恶生善，背尘合觉。故《华严经》云：“戒为无上菩提本，应当具足持净戒。”由是戒故，佛法得以住世，僧伽赖以繁衍。

一、戒法、戒体、戒行、戒相

戒有戒法、戒体、戒行、戒相之分。戒法者，佛为优婆塞、优婆夷所制之五戒八戒，式叉摩那之六法戒，沙弥、沙弥尼之十戒，比丘之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之三百四十八戒，出家五众菩萨之十重四十八轻戒，在家二众菩萨之六重二十八轻戒，及一百八十四种羯磨，三千八万无

量律仪等，皆名戒法。

戒体者，当受戒时，领纳戒法于心胸，于身内即生一种戒体。此体虽非凡夫可以见闻，然一生之中恒常相续，有防非止恶之功能，是名戒体。戒体的优劣，在于受戒时发心的高下。故求戒者，当先明白发心。发心分下、中、上三品：一、下品心，于正受戒时，以智狭劣，誓愿不广，或心散乱，缘境不周，但得戒相守持，无克发体功用，是为下品心，即得下品戒；二、中品心，于正受戒时，心缘一切情非情境，但于所缘境上，仅能分断诸恶，分修众善，唯欲自脱生死，全无度生誓愿，是为中品心，即得中品戒；三、上品心，于正受戒时，心心相续，见境明净，遍缘法界一切情非情境，于此境上，能发决定大誓愿，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愿度一切众生，是为上品心，即得上品戒。所以要得上品戒，当发上品心。

又当受戒前，应先究心缘境之宽狭，然后才可以立志高远，见相明白。若不预先深究，法相尚且虚浮，怎能得受上品戒？若或戒全不发，则虚受费功，徒劳一世，大需留意。

缘境虽多，不外情与非情两种。情境就是一切有生命的动物，如人类鱼虫鸟兽等；非情境就是一切无生命的矿、植等物，如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草木房舍、衣药用具等。众生造恶，皆因迷著前境，如见财物起盗心，见美色起淫念等是。但恶业固由境起，善业还从境生，境是制戒之所依，亦为发戒之正本。如淫杀等依情境而制，其戒亦依情境而发；盗妄等依情与非情境而制，其戒亦依情与非情境而发。是故森然有境，皆是制戒之本、发戒之因，若能兴广大慈护之心，遍缘如上情非情境，于此境上发如上三大誓愿，与彼戒法相应，领纳在心，尽寿护持，即是上品戒体。

戒行者，得戒体已，于日用中，动静云为，任运止恶，任运修善，顺本所受，不越毗尼，则世出世间，一切行门，无非戒行，并非离一切行外，别有所谓戒行者。

戒相者，即佛所制诸戒，于一一戒中，有持犯不犯之分，有轻重开

遮之别。持者以顺受体为名，分止持作持；犯者以违受体为名，分止犯作犯。止持者，方便正念，护本所受戒体，禁防身心，不造诸恶，是名止。止而无违，戒体光洁，顺本所受，是名持。持由止成，即非法恶业，不当行即不行，是名止持。作持者，勤策身口意三业，修习戒行，有善起护，是名作。作而如法，顺本所受戒体是名持。持由作成，即如法善业，当行即行，是名作持。止犯者，痴心怠慢，行违本受，于诸胜业，厌不修学，是名止。止而有违，反彼受愿，是名犯。犯由止成，即胜业当行而不行，是名止犯。作犯者，内具贪嗔痴慢我见等毒，鼓动身口，违理造境，是名作。作而有违，污本所受，是名犯。犯由作成，即恶业非法不当行而行，是名作犯。其他轻重开遮等，各须研习律藏，现在不能细说，此等名为戒相。

上来所说，虽分四种，其实是一。轨凡从圣，名戒法；总摄戒心，名戒体；三业造修，名戒行；览而可别，名戒相。由法成体，因体起行，行必据相。当知戒相者，即是戒法之相，复是戒体之相，又是戒行之相。盖法无别法，即相是法；体无别体，总相为体；行无别行，履相成行，是故行人最要深研戒相。此所谓戒相者，即是律中所明持犯等相。持犯等相虽多，不出心境。盖恶业非境不起，非心不成；善戒也是非境不发，非心不生。故南山律师说：“未受已前，恶遍法界，今欲进受，翻前恶境，并起善心。故戒发所因，还遍法界。”是故得戒者，即翻无始恶缘，俱为戒善；变有漏苦报，即成法身。诸位发心受戒，于此须善用心。

二、大小乘戒之同异

戒本有大小二乘之分。菩萨十重四十八轻戒为大乘，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戒，沙弥、沙弥尼十戒等为小乘。然虽小乘，若受戒者发上品心，即得受上品戒。此上品戒体，与大乘三聚戒体相当。如随持一戒，禁恶不起，即摄律仪；用智观察，即摄善法；无非将护，即摄众生，故小乘通大乘。所谓内秘菩萨行，外现声闻相是也。

然声闻戒本为制身不犯，菩萨戒则为制心不起。故于结犯大小各有

不同。《十诵律》等结犯不约心论，须动身口，方成犯戒，此是正小乘戒；《四分律》结犯则约心论，若以后念还追前事，即成犯戒，此是通大乘戒。菩萨戒最重约心结犯，微纵妄心，即为犯戒，此是正大乘戒。故大乘初念即犯，《四分律》次念乃犯，《十诵律》等要动身口才犯。此等分齐，不可不知。

三、三归五戒

无论大小乘戒，皆以三归五戒为根本。故三归五戒对于在家出家皆极重要（唯淫戒在家戒邪淫，出家全戒淫，须善分别）。三归者，一归依佛，二归依法，三归依僧。

一、归依佛。佛者梵言具名佛陀，华译“觉者”。所谓“觉者”，就是觉悟了一切事物相生相灭之因果关系，更在那无限复杂之因果事相中，发现此因果的必然秩序。如发现十二因缘之无明缘行，乃至生缘老死的必然序列等，从而证悟了事物的真相。为悲悯众生未明此真相，致沉沦生死苦海，故以无数方便，引导众生，循着那必然的理则来改善生活，纠正理想，轨正行为，使之离一切苦，得究竟乐，这便叫觉者。然则佛陀所觉悟之真理是什么呢？无上觉根本不可以言说形容，且略举一义说之：所谓诸法缘起性空。诸法者，一切事物；缘者包括亲因助缘。缘起者，诸法生起，是假众缘和合而成。如稻谷是种子、田地、肥料、雨露、阳光、人工等众缘和合而生。性者，或言体，谓诸法体性，各各本自如此，永恒不变，不待众缘和合的意思。空者，切不可误为空无所有，只是说无论某一事物的生起，必待众缘和合，本无所谓永恒不变的固定体性。既无永恒不变的固定体性，佛法就名之曰空。故西天十四祖龙树菩萨说：“因缘所生法，是即无自性。”又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即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所以佛说空，并不是说一切事物空无所有，而是说其没有永恒不变的各别体性。所以佛陀并不是什么造物主，而是发现一切事物生灭相续之理则的哲人；也不是什么神，而是充满大

悲心，悯念众生苦难，以无我的精神为众生谋福乐的伟人。他一生之中，化导众生，破除迷信，教令出染返净，舍迷归觉，未曾少有休息。

二、归依法。法者简略言之，指事物的真相和行为的正轨等而言。行为的表现，关系于人类的道德，行为邪正，善恶乃分。但善恶之判，每因各人之立场和观点不同而异，故欲得道的确实标准，必须按一切因果事相中的必然理则来权衡，也即是说要依客观现实的发展规律来判断。或昔日印度社会分婆罗门族（梵志）、刹帝利族（王种）、吠舍族（商贾）和首陀罗族（农人）四姓，其阶级与族籍制度之分极严，贫苦大众都被压迫得透不过气来，过着非人的生活。但大家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命中注定、不可改变的。释迦牟尼佛于雪山成道后，三叹奇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了知缘起性空、有情机会均等，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得出了四姓平等的确切结论，喻如众流入海，无复河名。于是力主平等，严斥阶级。这就是以事理的真相，来作道德标准的例证。

三、归依僧。僧者梵言僧伽，华译和合众，多人和合共处，志同道合，同修自利利他之行。

五戒者，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

四、十戒、具戒、三聚戒

现在说沙弥、沙弥尼十戒，比丘、比丘尼具足戒，及菩萨三聚净戒。十戒、具戒多属自利，唯求自己解脱，故不必燃香表示；菩萨戒多属利他，准备舍身救世，故先须燃香供佛。出家沙弥、沙弥尼，须预戒品，须内修慈和，外着缁衣，与世俗异，居止行动，皆尚威仪法则，勤学沙弥、沙弥尼律仪，慎莫放逸。

比丘应常行二百五十戒，比丘尼应常行三百四十八戒，禁防三毒，调伏七支，具足三千威仪、八万细行。三毒者，贪、嗔、痴。七支者，即身口七支，身三支谓杀、盗、淫，口四支谓妄言、绮语、两舌、恶口。三千威仪者，于行住坐卧四威仪中，各具足二百五十戒，共成一千威仪；过去具足，现在具足，未来具足，是为三千威仪。八万细行者，于身

口七支，各具足三千威仪，而行二万一千；于贪、嗔、痴及等分（以贪起，余二随起，嗔痴亦然，故曰等分）四烦恼中，净无毁犯，是即八万四千细行。言八万者，举其大数。

关于戒律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向诸位说明的。戒本中有自手掘地，及自手织纺等戒，我们现在耕田织布，是不是犯戒呢？我们要知道，佛所制戒，有性戒和遮戒两种。首篇波罗夷罪是性戒，此是根本戒，犯者不通忏悔，其余大都是遮戒，犯者可以忏悔。又有轻重开遮等别，研寻律藏便知。性戒者，体是违理，无论佛制与不制，若作均犯罪，如杀盗等是。遮戒者，佛未制前造作无罪，自制以后，若作方成犯，如掘地纺织等。佛所以制遮戒，有各种原因，都是因地制宜，因事制宜，或因时制宜的。如掘地纺织等戒，都因避世讥嫌而制。因当日印度社会，以乞食乞衣、一心修道为出家人本分事，若自己营谋衣食，便招世讥嫌，佛因之制此等戒。但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各处不同，必须因地、因事、因时以制宜，决不能墨守绳法。故《五分律》说：“虽我所制，于余方不为清净者，则不应用；虽非我所制，于余方必应行者，不得不行。”故当日百丈祖师以中国与印度环境不同，已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美举。佛如降生此时此地，决不会制掘地纺织等戒的。所以我们耕田纺织，并不是犯戒的事情，望诸位于修持中，切不可废劳动；于劳动中，也不可忘修持，两者是可以兼行并进的。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受持遮戒，贵在遵循如来制该戒之本意，不在于死守条文。若得佛意，虽与条文相违，亦名持戒；若不得佛意，虽遵守条文，亦成犯戒。但亦不能以此借口，而将如来所制戒律，一概抹杀。各宜深入律藏，神而会之。

菩萨戒者，总摄为三聚：一摄律仪戒，二摄善法戒，三摄众生戒。一、摄律仪戒，谓恶无不离。此聚止即是持，作便是犯，顺教严护，慎而不为。二、摄善法戒，谓善无不积，身口意善及闻思修三慧、十波罗蜜、八万四千助道行等，皆究竟修。此聚作便是持，止即是犯，顺教奉修，永不退悔。三、摄众生戒，亦名饶益有情戒，谓无生不度，以四无量

为心，四摄为行。四无量者，谓慈悲喜舍，慈能与乐满，悲能拔苦尽，

喜谓喜庆众生离苦究竟，乐法满足，舍谓令众生行佛行处，至佛至处，方生舍心。四摄者，谓布施、爱语、利行、同事。一布施摄者，谓若有众生乐财则施财，若乐法则施法，使因是生亲爱之心，依我受道。二爱语摄，谓随众生根性，而善言慰喻，使因是生亲爱之心，依我受道。三利行摄，谓起身口意善行，利益众生，使因此生亲爱之心而受道。四同事摄，谓以法眼观众生根性，随其所乐而示现，使同其所作而沾利益，由是受道。此聚作即是持，止便是犯。

又菩萨发心时，当发四弘誓愿：一、众生无边誓愿度。既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即须断除我爱，殉己为众，以众生心为心，以众生苦为苦，常行慈悲，等施普度。如地藏菩萨，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二、烦恼无尽誓愿断。众生无量劫来流浪生死，皆因烦恼未断，烦恼由根本发生枝末，重重无尽。所言根本者，谓贪嗔痴慢疑恶见等，由此生出懈怠、放逸、嫉妒、障碍、昏沉、散乱、谄曲、诳妄、无惭、无愧等无数枝末。但烦恼虽多，总不出我法二执，众生不达缘起性空的道理，妄执此身心为实我，分别诸法以为实法，由是为因，妄受生死苦果。是故世尊方便设教，应病与药，说无量法门，对治众生无尽烦恼。我们应该依教修持，誓愿断之。三、法门无量誓愿学。菩萨为普利有情，一切世出世间，无量法门，均须习学，故菩萨应向五明中求。五明者，一声明，明言语文字者；二工巧明，明一切工艺、技术、算历等者；三医方明，明医术者；四因明，明考定正邪、论考真伪之理法者，即所谓论理学；五内明，明佛法之宗旨者。故无论世出世法，科哲等学，均是菩萨所应学处。六祖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故此不是闭起眼睛、盘起腿子才算修行，运水搬柴、锄田种地，乃至穿衣食饭、屙屎放尿，都是修行佛法。出家人并非闭门造车，死守一法的。四、佛道无上誓愿成。佛道者，梵语名菩提，又译曰觉，觉者自性灵觉也。此觉性在圣不增，在凡不减，本自圆成，个个不无。诸佛圣人，示生世间，作人天之导师、后世之模范，指示众生，若离妄想执著，即可成佛。六祖说：“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

自性迷即众生，自性觉即是佛。”我们应该舍迷归觉，誓成佛道。弘者，深也，广也，深则竖穷三际，广则横遍十方。誓者，自制其心，愿者，志求满足。菩萨当发如上誓愿，不怖不退，不动不摇，尽未来际勇猛勤修。

虚云不过秉宣佛制，教诫后来，娑婆教主释迦牟尼佛为汝等得戒本师和尚，大智文殊师利菩萨为羯磨阿阇黎，一生补处弥勒菩萨为教授阿阇黎，过去七佛及一切诸佛为尊证，十方菩萨为引礼引赞及为汝等同学伴侣。我虽受请，但为汝等教诫法师，故曰秉戒和尚。

戒律散论

一

夫戒者，乃生善灭恶之基本，超凡入圣之玄机，于一切法中，最尊最上，故称三学之首，所以因戒生定，因定发慧。六度万行，不离于戒。然而有身戒，有心戒。身戒者，即是戒相威仪。心戒者，即是无著戒体。戒体者，即是诸佛之心印。此则非同非别，即一即三。故律有三最，教有三观，禅有三关。然而名虽有三，究竟不离于一。一者，即是不可说。不可说者，即是禅之宗旨，教之止观，律之戒体。虽有种种差别，毕竟非一非二，何曾有三耳！所以世尊说种种法，无非方便救济，引导众生，故教人须坚持佛净戒，精修梵行。但愿众位受戒后，要持戒修行。

夫戒者，梵语波罗提木叉，此云戒，为一切之师。何也？过去诸佛因之成道，现在菩萨以之度生，未来行人由之解脱。故经云：“戒如平地，万善从生；戒如良医，能疗众疾；戒如明珠，能破昏暗；戒如宝筏，能渡苦海；戒如璎珞，庄严法身……”种种譬喻赞叹，莫能尽说。以此推之，则守持戒法，可以成道利生，无复疑焉。如今你们众位，既发心求戒，必须要熟读戒相，专精律仪，方能严护威仪，坚守净戒。但愿众位受戒后，总为人天师范。

夫戒法之缘起，乃世尊初成正觉，于菩提树下，作是念言：“我得智慧，无能信受。若我住世，于世无益，不如入于涅槃。”尔时大梵天王即白言：“佛、世尊！法海已满，法幢已立，润济开导，今正是时。云何欲舍一切众生，而不说法？”尔时世尊受请，于寂灭道场说法，先结波罗提木叉，为诸利根菩萨说《梵网经》，此乃菩萨戒之始也。次于鹿野苑中，转四谛法轮，度憍陈如等五人，呼：“善来，比丘！”彼即须发自落，袈裟着身，成沙门行相，此乃僧宝之始也。后于十二年中，为诸无事比丘，禁防三毒，调伏七支，方有二百五十戒。又于舍卫城乞食，罗睺罗前礼佛足求度，如来以手摩顶，彼觉有醒，遂悟触尘，证须陀洹果。佛敕舍利弗度彼出家，为说十戒，此乃沙弥戒之始也。

你们诸位，既发心求戒，于诸戒相威仪，必须专精熟读，方得明了开遮持犯、成坏两缘等法。若受戒而不知戒相者，律中呼为哑羊僧，则虚延岁月，空消信施，于道无益。众位既发好心求戒，受戒后，要持戒修行。

我等须知，佛陀一教，由于东汉明帝时，始来此土，其时但知剃发染衣，名之为僧，尚无戒法可受。至曹魏间，有昙摩迦罗尊者，从西域而来，始传戒法，集请十师登坛，秉白羯磨，请师印可，方堪得戒，受戒之后，名曰比丘。其后戒法，渐次而兴。

至晋时，有佛陀耶舍共竺佛念，于姚秦，翻译《四分律藏》，至唐时大兴，于南山宣祖，轻重开遮持犯等法，无不精严。其后，兴隆相续，迨至明季，古祖有老人，步礼五台，亲见文殊，得受妙戒。其次，昧祖弘扬两都。再后，见祖谨遵律制，尤甚精严，世人称为“南山律虎”，南山一宗，由是而中兴焉。

今汝众位，受戒后，当如律严持，广弘法道，为人天师范，作大善知识。

二

你们众位，既然发心受戒，必须要发广大心、菩提心、精进心、不退心，具此四种心，方得戒法成就。

当知戒法缘起：佛敕舍利弗，为罗睺罗说沙弥十戒法，号曰“法同沙弥”，亦云“息慈”。故戒为入道之初门、转凡成圣之根本。

二坛比丘戒，亦名具足戒，即世尊成道于十二年中，转四谛法轮，观有漏因缘事起，为诸比丘调练三业，制伏过非，所制二百五十戒法，一百八十四种羯磨，乃至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及无量律仪者是也。

三坛菩萨戒者，即十种波罗提木叉，乃至四十八轻，及八万四千法门，饶益有情等，即菩萨三聚净戒是也。

汝等欲受此三坛大戒，必须内起恭敬，外具威仪。即如你们得戒和尚，及诸上座师父，今日宏传戒法，广度众生，戒乃三界之宝筏，苦海之舟航，汝若不起恭敬之心，则戒法何能得受！视和尚阿阇黎，当如视佛。堂内开堂大师，苦口教诫，令汝等顿开茅塞，增益良多。诸引礼师，指示汝等规模，熟读毗尼。但愿众位受戒后，总为人天师范，皆做大善知识。

你们众位，既厌俗舍家，又发增上善心，登山受戒，而戒乃利生之首，务道之玄机，诸善功德无不皆由戒而生。昔日世尊，为一大事因缘，从兜率下生，化现丈六金身，普度有情，敕命优波离尊者，宏传戒法。是故戒乃成佛之慧命，律乃修持之章本。故世尊说法四十九年，广开八万四千法门，欲令众生入无余涅槃，离苦趣乐，只因妄想执著，而不能得证。

汝等欲证无上菩提，当持净戒，受戒后，各人认真持戒修行。

你们众位，发心出家，真可谓诚心向道之至矣。然而我等投佛出家者，何也？实因在俗尘劳滚滚，犹如奔马无缰，纵有出尘进道之想，安可能得！故我佛如来，慈念后世，预设化城，投归宝所。今我等辞亲割爱，剃发染衣，是故名为出家。律云：“出家一法，乃大丈夫事，非将相所能为。”

智者大师以出家分为四种：一者，心出家身不出家，如维摩、庞老居士等。二者，身出家心不出家，谓虽入空门，不行佛事故。三者，身心俱不出家，善根未生故。四者，身心俱出家，善根蒂固。

众位既入空门，必须受戒。若不受戒，怎能成佛作祖之根本？何当比丘之名？为超俗之标范也。汝等初入律门，不知僧行义理，亦不知受戒轨范，乃至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古人云：“炼金铸物而像生，原因范正；为人行己而有礼，皆为师严。”若不起殷重心，安能感发？增上戒必须明匠，以决愚情，去染成净，方堪受戒。众位既然发心受戒，要念头真切。

戒是越苦海之舟航，庄严法身之璎珞。毫厘失念，三途苦因。所以昔有优波离尊者，持戒第一。时有五百释子，剃发为僧师，不轻不重，泯然除尽；佛命：“善来，比丘！”即成沙门。佛即传戒，为其说法云：“善来，比丘！”即得阿罗汉果。次授五释子。此五释子于未出家时，为五百释子之主，五百释子为其仆从。但五百先于五释子出家，故后出家者要礼先出家者，而五释子心有不甘，故言：“此五百是我家仆，何缘礼拜于彼！”佛言：“不尔，法无贵贱，先达为尊。”俯仰不已，制义为理。即时天地大动，诸天于上赞曰：“善哉，善哉！今日诸释子降伏贡高，此意难胜，故地为动。”所以优波离尊者，自从佛受戒后，未曾犯如毫厘之戒，故称为持律第一也。

众位要学古人道德，当遵戒不违，行之不怠，谨慎而不狎侮，精严而不违犯。所以过去诸佛菩萨皆遵守戒律，无一声闻不严戒相，无一菩萨不修戒度，无一如来不严戒体，谓精严净戒，定慧发生，根本清净，动止安详。如是行持，方可成就无上菩提，庶不负出家之志矣。

众位在堂，须要听师教诫，命行则行，命止则止，不得稍有违犯堂规，自始至终，如是遂行。众位受戒后，总为人天师范，皆作大善知识。

本师释迦，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为禅、为律、为教，一乘宏最上法门；曰佛、曰法、曰僧，三事统难能荷担。宣扬十二部，出广长舌，垂苦口以叮咛；显化万千，端清净身，镇狂澜如砥柱。如语、真语、实语，劬劳曲化人心；正法、像法、末法，修行为持形也。故以梵天开渎，大地流转。

稽我古祖，本优离尊者再来，步礼五台，感文殊菩萨授偈，嘱僧伽

众。溯我昧祖，匡庐上人再现，代宏皇戒，阐毗尼以陈辅之，欢喜动天地，愿宣《梵网》，以范围景祚。金口推为持戒，立慧命之根基，原本又要在律心，立定光之根本。所以世尊金口，宣传一切等法，无非劝人持戒。众位受戒后，要认真持戒修行。

三

受戒一事，莫当等闲，所以戒乃成佛之根本，超凡入圣之正路。如今末法之时，人心懈怠。我佛释迦如来，在鹿苑说法之时，观见众生，剃发为僧者甚多，参古学道者甚少。恭喜众位，既已舍俗出家，又发增上善心，四海之人，一意登山乞戒，此是难得难发之缘，可谓宿植善根深厚，今日方能到此贤华律堂。

此堂乃是圣贤堂口，在堂诸师，格外慈悲，望诸位总要留心，依师教诫，切莫情性骄傲，自讨委屈。岂不闻黄龙禅师云：“养子不教，父之过；训导不严，师之惰。”故师严则弟子敬，今日之规训，后日之模范。

凡初入僧伽，未经淘汰者，性情哪得销铄，动止必乖绳墨。所以金非锻炼，终是顽矿；玉必琢磨，方成良器。佛法如大海，渐入渐深。众位既进堂，习受戒法，必要熟读《毗尼》。戒法多学一分，自有一分受用。月窟禅师云：“高以下基，洪由纤起。学得一句一偈，记在八识田中，永为成佛种子。今日以为持戒把柄，未来拨转形来，现在受生。”经云：“人身难得今已得，戒法难闻今已闻。”莫要自托愚迷，安心鲁钝，混过光阴，不肯习学。世儒尚然，轻尺璧而贵寸阴，况我辈出家人，岂可懈怠乎！古德云：“学不负人，人负于学。”何也？盖学则庶民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民。圆法师云：“古人不远千里求师，参方知识，今生不学，来生转愚痴。”若是于受戒堂中，一期空过，持犯茫然，受戒无益，可惜堂堂僧相，辜负自己发心登山，抑且辜负堂中诸师教诫。

众位要拖起眉毛，精进熟读《毗尼》。受戒后，要认真持戒修行。

众位既然发心受戒，必须要信得极点。若是浅浮之信，纵受戒亦不得戒。须具决定信，乃至失命因缘，终不毁犯佛戒。如昔波罗脂(奈)国，有二比丘，同往舍卫国问讯世尊，中途渴乏无水。前到一水井，一比丘汲水便饮，一比丘见水有虫不饮。其饮者即问曰：“汝何不饮？”彼对曰：“如来制戒曰，‘不得饮水中有虫之水’。”饮者劝之曰：“长老且饮，勿令渴死，不得见佛。”彼答曰：“我宁丧身，不毁佛戒。”遂被渴死，感生忉利天上，天生具足，是夜，先到佛所，礼足闻法，得法眼净。饮水比丘后日方得见佛。佛知而故问：“汝从何而来，为有伴否？”比丘以上事白佛。佛言：“汝痴！汝须见我，犹不见我，毁我佛戒故。彼死比丘已先见我。”此可谓守戒一分，自有一分受用者是也。是故佛言：“若佛离数千里，忆念我戒者，是常见我，必得道果；若不念我戒者，虽在我左右，犹不见我，终不得道。”

今众位发心受戒，须具决定信而求之，切不可外徒虚名，内无真实。众位要谨慎珍重；受戒后，要认真持戒修行。

五

众位既已出家，归受三宝，而又发心求戒，诚为真佛弟子。

所言三宝者，即佛、法、僧是也。佛者，梵语佛陀，此云觉，即省察之意，谓体灵觉，照了诸法，非空非有，即空即有，双照双忘，即我人本具之佛宝也。法者，梵语达摩，此云法，即执持之义，谓法性寂灭，无染污故，而恒沙行德，皆可执持，即我人本具法宝也。僧者，梵语僧伽，此云和合众，即平等之意，谓物我平等，性相不二，事理融通，和合无诤，即我人本具之僧宝也。戒者，梵语尸罗，此云戒，即调伏之意，谓调练三业，制伏过非，体本无作，乃诸佛之本源、众生之佛性种子，即我人本具之性戒也。

而三宝之体性，与夫无作戒体，人人本具，各各不无，只缘业识蒙昧，而不显露，舍生受生，覆蔽真常。若非我佛之遗言、历代祖师操持、

师长指授，真为能返忘为，发明大道。今者众位既然发心受戒，必须要认真操持，守之弗失，辗转教化，为人天师范，作大善知识。

六

夫戒者，梵语波罗提木叉，此云戒，乃无上菩提之根本，过去诸佛因之成道，现在菩萨依之度生，未来行人由之解脱，诚为万善之玄机，众生之依怙，但有志于道者，未有不从而入也。故世尊灭度，以律藏嘱优波离尊者而传之。仪范首结集于西乾，法律宏传于东震。三学流通，六和建立。唐道宣律师，于终南山大兴律学，遂称南山宗焉。

今汝众位，既能远离尘俗，不辞烦恼，跋山涉水而来，求受戒法，真可谓具大丈夫之志。受戒后，当认真持戒，认真修行。

七

夫戒法者，能超凡秽鄙流，可入圣贤宝位。三无漏学，戒为初学；五分法身，戒分为首；诚涅槃之正因，菩提之真乘。故世尊灭度示众曰：“我灭度后，汝等当尊敬波罗提木叉。波罗提木叉者，是众等大师，如我住世，无异此也。”

今汝众位，既入道门，求受戒法，应当熟读《毗尼》，专精律学，晓了开遮持犯，明白成坏两缘，方不负双林最后之遗嘱也。尔等受戒后，认真持戒修行。

因果报应

在座诸位，我们在沦陷期间，受敌人蹂躏，水深火热，今幸国土重光，当有无限的感想。我们要知道这回战争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因各人共业所感而来的。古德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又云：“倘使百千劫，所造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

还自受。”人们缺乏道德，做种种罪恶，酿成干戈水火饥馑的浩劫。若要转移天心，消弭灾祸，应从转移人心做起，应从人类道德做起，人人能履行五戒十善，正心修身，仁爱信义，才可转移天心。若人只管做恶事，不肯回头，怎能化除戾气？佛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即是由迷得觉，导人归于至善的不二法门。

我们对于因果报应，要相信是事实而非虚假的，如果人人能够相信善因结善果，恶因结恶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那么悖理犯法的行为，当然是不敢再做了。释迦牟尼佛抱救世之心，舍弃王位，修尽苦行，以救度世间。诸君明白因果，欲免将来受苦，应该在这时候多造善因。我们今日所受种种的苦难，皆是前生所种下的恶因所感。所以，我们今后应种善因，将来自然得善果。

《金刚经》的“无我相，无人相”，没有性别和地方的界限，而达到人类的真自由真平等了。经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义译即为无上正等正觉，即无彼此你我之分，但这必须由自心做起，自心若果具足贪嗔痴，不能摒一切恶，修一切善，人相我相，如铁围山，何能达到极乐，进于大同？这点最关紧要，请大家参详牢记。

印度国“佛陀”二字，译即“觉者”。觉的意义包含有三点，第一是自觉，第二是觉他，第三是觉行圆满。自觉即自己觉悟，自己了解善、恶、苦、乐，概由因果演化而来。如果能够自己明明白白，彻悟这些道理，便能了却四相，即成觉者。觉他即一切宇宙万有之生物，无论是胎卵湿化，蜎飞蠕动，皆有佛性，只因迷而不觉，故曰众生，我们应该自重自爱，本着我佛慈悲普度的宏旨，把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去转教他人，去拯拔这苦海沉迷的众生。我们如果体会《楞严经》所说：“一切男人作是我父想，一切女人作是我母想”，自然对人深心敬爱，尤其对一般鳏寡孤独无靠之人，更能加以尊敬怜爱的情意，布施济恤而使觉之，这样才能达到真平等真大同的目的。觉行圆满者，即依佛法戒律而行，以至功德圆满。佛灭度后遗留下的经律论三藏，皆是我们的宝筏，所有一切规戒，都应切实奉行，

行至充量完成的时候，那便叫做觉行圆满。所以，佛是觉者，众生是迷者，迷与觉即是众生与佛所由区别的界限，背迷入觉，背妄归真，这即是觉，也即是佛。

谈到因果，还有一段公案可资证明。当释迦佛前世身的时候，罗阅城中有一捕鱼村，村中有一大池，天值大旱，池水将被晒干，所有池中的鱼类先后被村民取食，最后剩下一头大鱼，也被其烹杀，只有一位八岁的小童不食鱼肉，只坐视嬉笑。其后，释迦佛在世的时候，波斯匿王信仰佛法，娶释种女，生下太子名叫琉璃。当波斯匿王驾崩以后，传位于太子，号琉璃王，他亲率大兵攻取释种的迦毗罗阅城，把那城的居民悉数屠戮。当时释迦佛头痛了三日，众弟子都求释迦佛慈悲，设法将他们施救，他不肯答应。目犍连再三恳求，亦不允许。后来，目犍连以钵装摄遗民藏起，但当放下来时，都变成了一些血水而已。佛弟子不知其原因，便向释迦佛叩问，佛为说及过去罗阅城中大旱，和那处捕鱼村的人民烹杀鱼类分吃其肉的一段公案。现在的琉璃王便是前身的大鱼转世，而现在被杀的迦毗罗阅城人民，即是当时的烹鱼食肉之人，而释迦佛的本身即是那个坐视嬉笑不肯食鱼的小童了。因有了这段因果，故成定业，所以没法转移。释迦佛彻明前因，解其杀报，故把这公案晓谕弟子，切戒造因。愿云禅师有偈云：“千百年来碗里羹，怨深如海恨难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诸君试把这段故事思索之后，复诵这一偈语，便可彻悟战祸的原因，而共相警惕修省了。

现在我们要改造世界，趋进大同，一切须凭我们这颗心做起。在学生方面，先要努力读书，读书不忘救世，救世首要救心，救心即是纠正自己思想的谬误，要笃信因果律的道理，勿入歧途；更由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实现。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与我佛所示的慈悲吻合，空四相修十善等含义，都很相同。如果世界各国的人民，都能够笃信因果，实践八德十戒，那么，强凌弱，众暴寡，及种种争杀造业的祸事，便不会酿成，而真和平、真平等、

真大同的极乐世界，也可促其实现而再没有五浊恶世，和一切苦恼的滋生了。

返妄归真，方可成佛

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又云：“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而不能成佛，全由尘劳烦恼之所迷惑。佛陀福德智慧圆满，是不迷常住真心，常即不变，住即不动，真即不假，此不变不动不假、能觉悟了知一切法者，名常住真心。起惑作业，无量痛苦。众生因迷常住真心故，起惑作业，纷纷扰扰，此纷扰中即有无量痛苦在。

如《大乘起信论》云：“无明不觉生三细，境界为缘长六粗。”粗即可见诸事实之粗相。目前世间之现象，是贪嗔痴及杀盗淫种种恶业充满，由此恶业，引起流转受报，致有众生相续，世间相续（轮回）。推此轮回之因，为心对外境迷执（无明）而起，如能觉悟，返妄归真，即能息除流转轮回之苦，何以有贪嗔痴，即能起杀盗淫种种恶业！

人各净心，世安民乐。如一家庭父母养有子女数人，父母对之必加爱护，有爱即有贪，贪其所爱者，常得快乐及美好之享受。如贪求而不得，则嗔心随起，嗔心炽盛，则起争斗，小者则家与家争，大者则国与国争，战事爆发矣！故欲世界安宁、人民和乐，必须各净其心。贪嗔痴犹若人之心病，欲使去除此心病，必须良医开示妙药。佛即一切众生心病的良医，一切佛法是妙药之单方，众生心病有多种，故治心病之法门亦多。

佛学必须注意实行。如能信医服药，自必药到病除。但信医之药方而不依方服药，故虽有良医妙药，以不服故，病亦依然。故学佛而欲修净自心者，必须注重于实行。复有不得不注意者，佛为治各种不同

心病，故设有多种法门。如治嗔心重者教修慈悲观，治散乱心重者教修止观，治业障重者教修念佛观，一切如来三藏十二部经典，皆不可思议，不得于此中有所偏轻偏重！

不离本宗，专心信赖。只能选择何法门与本人最相应，即以此一法为正，余法为副。专门修学，行住坐卧，不离本宗。如念佛则随时随地不忘念佛，试观经中有：“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号，与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其功德正等无异。”皆为勉励众生专心信赖所宗，作如是说。设学佛者，无有主宰，不专心修学，结果必一无所得。

努力破除一切妄想。又修学者，必须依佛戒，戒为无上菩提本。如依佛戒，则不论参禅、念佛、讲经，无一不是佛法；若离佛戒，纵参禅、念佛、讲经，亦与佛法相违，入于外道。学佛修行，本非向外寻求，目的只为除去自己业障，使不致流转生死；若了生死，无须行持。故经云：“佛说一切法，对治一切心；若无一切心，即无一切法。”此心即指妄想，其经中意，如无病即不需药。又学佛者最要具足自信心，《梵网经》云：“我是已成佛，汝是当成佛。常作如是信，戒品已具足。”意谓人人如能自信具有佛性，当来成佛，必努力解除一切客尘妄想。

有如演戏，人生若梦。自信自身本来是佛故，一切烦恼，一切相，一切障，皆是颠倒妄想。故修行者，切不可执著，应当放下，所谓万法皆空，一无所得。《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何以一切世间有为法是如幻无实？此以喻明之，犹如演剧，台上鼓乐奏时，戏子则扮演男女老少种种角色，演出喜怒哀乐等情节；台上之天子，威风凛凛，及至台后问之，则彼必答曰：“戏也！”台上之杀人凶犯，惊怖忧愁，及至台后问之，彼亦曰：“戏也。”

设能觉了，何有苦乐？演戏时情节逼真，下台后则一无所得，众生亦复如是。烦恼未了时，荣华富贵，喜怒哀乐，般般出现，人人本来是佛，犹如戏子本身。烦恼流转时，犹如扮演剧中人。设能觉了世间原是剧场，则处天堂亦不为乐，在地狱亦不为苦。男本非男，女本非女，本来清静，

佛性一如。世人不觉，常在梦中分别是我、是他、是亲、是怨，迷惑不息。其有出家者，虽离亲戚眷属，但又分别此是我居之寺院、是师、是徒、是同窗、是法友，亦属执迷。

返妄归真，自利利他。故在家者被俗情迷，出家者亦有法友法眷之迷，皆未得真觉。如能脱离一切迷惑，返妄归真，方可成佛。故六祖大师听人念《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之处，顿然有所觉悟。此八字，如从言语上解当不可得，必须心内领会。佛教真理，虽不可以言说论表，但若全废言说，则又有所不能，理必依文字方能引见义故。今之学佛者，应研习一切教理，而以行持为根本，宣扬佛法，使佛法灯灯相续。“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希望一切学佛者，皆以此二语，以为自利利他之标准可也。

佛法宗旨

佛教者，实今日周旋国际、趋进大同之唯一大教也。目下，世界有两种力——唯神论与唯物论，否认轮回果报之说，故其影响所及，不可说不可说。基督教之唯神论，虽有为善者神给与快乐报酬、为恶者神施以痛苦惩罚之说，然以神之存在，认为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不能令人深信，且貽唯物论者口实。此基督教所以不能维系世界和平之故。实则神即是物，物即是心，心亦是神；然神亦非神，物亦非物，心亦非心。佛明三界（宇宙）本无一法（事物）建立，皆是真心起妄，生万种法；“真心”亦不过因有妄物对待而立之假名，究其实，所谓真心亦非是。譬如大海，心是水，万法（万事万物）是波浪，平静者称为水，汹涌者称波浪，波浪平静时仍是水，水汹涌时又成波浪。又因有汹涌之波浪，故称不汹涌者为平静之水；假使根本不有汹涌之相，波浪之假名固不能立，平静之假名亦何由生立？亦不过吾人随意立之假名，相信鱼类或称水为空气。故知物即是心，有即是无，色即是空，妄即

是真，烦恼即菩提，众生即诸佛。一念迷惑时，心成物，无成有，空成色，真成妄，菩提成烦恼，诸佛成众生；如水汹涌时即波浪。若一念觉悟时，物不异心，有不异无，色不异空，妄不异真，烦恼不异菩提，众生不异诸佛；如波浪不汹涌时，仍是平静之水。又因迷惑而起物、有、色、妄、烦恼、众生等对待，故立心、无、空、真、菩提、诸佛等假名。若根本不有迷，则物、色、妄、有、烦恼、众生等假名，固不能立，即心、无、空、真、菩提、诸佛等假名，亦何有立？所谓唯心、唯物，有神、无神，皆是识心分别计度耳。

或云：“若是，佛学亦唯心论耳。”佛学虽说唯心，然与哲学上之唯心论悬殊。哲学上之唯心论，于心执有，于物执无，释迦所谓以攀缘心为自性，执生死妄想认为真实者。唯物论者，于物执有，于心执无，释迦所谓颠倒行事，误物为己，轮回是中，自取流转者。唯神论者，划分物质实体与神灵实体为截然不同之两个世界，释迦所谓惑一心于色身之内，认一泓体目为全潮者。各执偏见，或因近视，认牛之影像为牛；或以管窥牛，见牛角者则认牛角为牛，见牛头者则认牛头为牛，本无不是，弊在不见真牛全体。佛教则溯本穷源，将真实白牛清楚指出，若因指观牛，未有不见真牛全体者。故欲救唯心唯物论之偏弊，舍佛教莫属。

佛教所言明心性（或称常住真心、真如、觉性、法身、实相等，皆是真理之别名）清净本然，离诸名相，无有方所，体自觉，体自明，是本有自尔之性德。绝诸能（即今称主观主动等）所（即客观被动等）对待，本无所谓十方（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上、下，即今称空间）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即今称时间），更无所谓大地、人畜木石、地狱天堂等，只以妄立一念，致起诸有为法（宇宙间万事万物）。如《楞严经》（此经几无法不备、无机不摄，究佛学哲学者均不可不参究），释尊答富楼那问“觉性清净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云：

性觉必明，妄为明觉。觉非所（客观）明，因明立所（客观）。所既妄立，生汝妄能（主观），无同异中，炽然成异。异彼所异，因异立同。同异发明，因此复立无同无异。如是扰乱，相待生劳，劳久发尘，自相混浊，由是引起尘劳烦恼，起为世界，静成虚空。虚空为同，世界为异。彼无同异，真有为法。

觉明空昧，相待成摇，故有风轮执持世界。因空生摇，坚明立碍，彼金宝者，明觉立坚，故有金轮保持国土。坚觉宝成，摇明风出，风金相摩，故有火光，为变化性。宝明生润，火光上蒸，故有水轮，含十方界。火腾水降，交发立坚，湿为巨海，干为洲滩，以是义故，彼大海中火光常起，彼洲滩中江河常注。水势劣火，结为高山，是故山石击则成焰，融则成水。土势劣水，抽为草木，是故林藪遇烧成土，因绞成水，交妄发生，递相为种。以是因缘，世界相续（星云之说恐亦不及此说之详）。

复次，富楼那！明妄非他，觉明为咎，所妄既立，明理不逾，以是因缘，听不出声，见不超色，色香味触，六妄成就。由是分开见闻觉知，同业相缠，合离成化，见明色发，明见想成，异见成憎，同想成爱，流爱为种，纳想为胎，交遘发生，吸引同业，故有因缘生羯罗蓝、遏蒲昙（胞胎中受生之质）等。胎卵湿化，随其所应。卵唯想生，胎因情有，湿以合感，化以离应（佛在二千多年前指出），情想合离，更相变易，所有受业，逐其飞沉，以是因缘，众生相续。

富楼那，想爱同结，爱不能离，则诸世间父母子孙，相生不断，是等则以欲贪为本。贪爱同滋，贪不能止，则诸世间胎卵湿化，随力强弱，递相吞食，是等则以杀贪为本。以人食羊，羊死为人，人死为羊，如是乃至十生之类，死死生生，互来相啖，恶业俱生，穷未来际，是等则以盗贪为本。汝负我命，我还汝债，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生死。汝爱我心，我怜汝色，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缠缚，唯杀盗淫三为根本，以是因缘，业果相续。

富楼那，如是三种颠倒相续，皆是觉明，明了知性，因了发相，从妄见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次第迁流，因此虚妄，终而复始。

真如觉性，既立真妄，于是有不变与随缘之别。平等不变，离差别相，无圣无凡，非善非恶，真实如常，不变真如也。随缘生灭，起差别相，有圣有凡，有善有恶，随缘真如也。就不变真如言，万法即真如，非心非物非神也。就随缘真如言，真如即万法，即心即物即神也。唯心论者，错认识神，就随缘真如，以为即是真心，而倡唯心论。唯物论者，囿于边见，就随缘真如即物之见，而倡唯物论，又据唯物而倡无神论。唯神论者，亦囿于边见，妄生分别，就随缘真如即物与神之见，而倡唯神论，殊不知心即物，物即神，心物与神同一理体，有物则有心有神，无心则无神无物。然此“有”非有无之有，乃非有而有之妙有；此“无”非断绝之无，乃超有无之妙无（此妙“有”妙“无”与下说之“无生之生”与“有生之生”，其义颇奥，非语言文字可到，故为禅门要关）。唯心论、唯物论、唯神论者，均未明斯义，互相攻击，实则皆无不是，亦皆非是；一研佛学，自可涣然冰释矣。

佛学对于宇宙本体之研究，除前述外，其他对于世界之构造与成坏，人身器官之组织，及其他种种问题，在《楞严经》及诸经论，多有详细论列与说明，且大多与后来哲学科学发现者相合，现未及详指。其于人生价值，则大菩萨之行愿，已非他圣贤可及，经典上在在处处可见之，于此可知佛教之神妙及伟大处。然佛教绝非标奇立异以炫人，亦非故弄玄虚以惑众，其一言一行，皆从戒定慧三学亲履实践得来。何谓戒定慧？防非止恶曰戒；六根涉境，心不随缘曰定；心境俱空，照览无惑曰慧。防止三业之邪非，则心水自澄明，即由戒生定；心水澄明，则自照万象，即由定生慧。儒家亦有“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之言。即哲学家亦莫不沉思竭虑，以从事所学者。然儒者及哲学、科学者，则以攀缘心思宇宙万物，不知宇宙万物亦是攀缘心所造成，能虑、所虑俱是攀缘心。欲而探求真理，等于跌坐椅上，欲自举其椅，势不可能。此今哲学家对于认识论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终无结论者，因此故也。佛则离言绝虑，以智

慧觉照宇宙万事万物，如下座举椅，故任运如如。此佛教括哲学、科学、宗教三者一炉共治，又皆先知先觉者，盖有由来也。日本以佛为国教，近世之兴，其维新诸贤得力于禅学不少，为众所周知之事。若非其军阀迷信武力，与道全乖，以杀戮为功，以侵略为能，安有今日之败？！

或疑佛教为消极、为迷信，不足以为国教，此特未明佛教者之言。实则佛法不坏世间相，岂是消极者！佛法步步引人背迷合觉，岂是迷信者！考佛梵名佛陀，义译觉者，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谓之为佛。菩萨梵名菩提萨埵，义译觉有情，有出家、在家二种，乃发大心为众生求无上道，一面自修，一面化他者。其积极与正信，恐无有出其上。佛教依折、摄二义，立方便多门。何谓折？折者，折伏恶人。昔石勒问戒杀于佛图澄，澄曰：“子为人王，以不妄杀为戒杀义。”盖在家大权菩萨，为折恶利生故，虽执刀杖，乃至斩其首，于戒亦无犯，反生功德。因恶意而杀人，皆知不可；因善意而杀人，固是在家大权菩萨之金刚手眼也。何谓摄？摄者，摄受善人。佛菩萨为利益众生故，不避艰危，有四摄法：一、布施摄——若有众生乐财则施财，乐法则施法，使生亲爱心而受道。二、爱语摄——随众生根性而善言慰喻，使生亲爱心而受道。三、利行摄——起身口意善行，利益众生，使生亲爱心而受道。四、同事摄——以法眼见众生根性，随其所乐而分形示现，使同其所作沾利益，由是受道。佛菩萨之积极为何如！

何谓方便？方便者，量众生根器，施诸权巧而度之也。前述之四摄法，亦是方便之门。《法华经·化城喻品》云：“譬如险恶道，回绝多毒兽。又复无水草，人所怖畏处。无数千万众，欲过此险道。其路甚旷远，经五百由旬。时有一导师，强识有智慧。明了心决定，在险济众难。众人皆疲倦，而白导师言：我等皆顿乏，于此欲退还。导师作是念：此辈甚可悯，如何欲退还，而失大珍宝？寻时思方便，当设神通力，化作大城廓：汝等入此城，各可随所乐。诸人既入城，心皆大欢喜……此是化城耳，我见汝疲极，中路欲退还，权化作此城，汝今勤精进，当共至宝所。”……观此，可知释尊分时设教、权施方便之深意。故最

上根者与言禅，上根者与言教，重分析者与言唯识，普通者与言净土，权设大乘小乘，不论出家在家，务求普化群机，使一切众生咸沾法益也。近人观佛子之对像跪拜，及净土之持名念佛，即以其无神论立场，谓为迷信，不知跪拜与对长上致敬何异！念佛对于修心，有莫大之功，且持名念佛，不过方便初机之简捷法门，更有观像念佛、观想念佛、实相念佛等法门。净土自有无穷妙用者，人自不会耳，岂迷信哉？！

或谓基督教亦脱胎于净土宗《阿弥陀经》，试观耶稣身上搭衣，与佛相同。《阿弥陀经》说西方极乐世界，耶氏亦说天国极乐。净土往生分九品，耶教李林《天神谱》亦言天神分九品。《阿弥陀经》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耶氏亦言你不在人间立功，上帝不许你到天国。净宗二六时念佛名号，求佛接引，耶氏亦以早晚祈祷上帝哀佑。至佛门有灌顶之法，耶氏亦有洗礼之仪——观此耶氏教义，与净土宗趣，大致相同。而耶氏诞生于释迦后千有余年，当是曾受佛化，得《阿弥陀经》之授，归而根据之另行创教，似无疑义。且耶氏曾晦迹三年，当是赴印度参学。事虽无据，而迹其蛛丝马迹，似非厚诬云云。其言良非向壁虚构。不过，表面上看来，耶氏虽类似净宗初机之持名念佛，实际则远逊之。耶教著于他力，明其然而不明其所以然，迹近勉强。持名念佛，则重他力，自他相应，如《楞严经·大势至圆通章》云：“……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忆子，若子逃逝，虽忆何为！子若忆母，如母忆时，母子历生，不相违远。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忍，今于此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有因有果，故理事无碍。且耶教说永生，净宗则云往生净土，见佛闻法，悟无生忍。永生之生，以灭显生，有生对待，终有灭时。无生之生，则本自无生，故无有灭。此所以称为“无量寿”——阿弥陀译名也。

愿行菩萨行、求无上道者，非必出家而后可行，在家亦无不可。不过出家所以别国主、离亲属、舍家庭者，意在脱离情欲之羁绊，舍私情而发展佛力之同情，舍私爱而为伟大之博爱，以度一切众生为忠，

以事一切众生为孝，此大同之义也。孙中山先生尝曰：“佛教乃救世之仁，佛学是哲学之母。宗教是造成民族和维持民族一种最雄大之自然力。人民不可无宗教之思想。研究佛学，可补科学之偏。”今公亦以佛教之输入中国，有裨益于中国之学术思想，故称佛教为今日之周旋国际、趋进大同之唯一大教。岂徒言哉！且今日信教自由，不能强人以迷信，只可令人心悦诚服而生正信，然则舍佛教其谁与归？（下略）（《答蒋介石问法书》）

楞严旨趣

方才有几位询问《楞严经》意旨，兹乘大众在此机缘，略说概要。此经原有百卷，而此土所译，只有十卷。初四卷示见道，第五、第六等卷示修行，第八、第九卷渐次证果，最后并说阴魔妄想。

阿难尊者为众生示现询问，而佛首明诸法所生，唯心所现。因阿难尊者见佛三十二相，如紫金光聚，心生爱乐，佛问其将何所见？阿难尊者白佛言：“用我心目。”由目观见如来胜相。佛问：“心目何在？”阿难尊者白佛言：“纵观如来青莲华眼，亦在佛面。我见（现）观此浮根四尘，只在我面，如是识心，实居身内。”佛告：心不在内，不在外，亦不在中间。若一切无著，亦无是处。

诸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皆由不知二种根本：一者，无始生死根本，则汝今者与诸众生用攀缘心为自性者；二者，无始菩提涅槃元清净体，则汝今者识精元明，能生诸缘，缘所遗者。由诸众生遗此本明，虽终日行而不自觉，枉入诸趣。

应知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而一切众生不成菩萨，皆由客尘烦恼所误。色声香味触法为六尘，眼耳鼻舌身意为六根，是为十二处；加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六识，为十八界；另，地水火风为四大，再加空大、见大、识大，

为七大，合为二十五数，由二十五位贤圣分别自陈宿因，入道途径。

至于六道轮回，淫为其本；三界流转，爱为之基。阿难尊者为众生示现，历劫修行，几难免摩登伽之难，所以示罪障之中，淫为首要。因淫损体，遂杀生补养，而盗妄等恶，亦随之而生。阿难见了如来三十二相，如紫金光聚，对摩登伽之美色，而不爱乐。男子见了女子，或可观想自己亦作女子；女子见了男子，或可观想自己亦作男子，以杜妄想。

自己终日思想，确可转移心境。譬如我从前幼时，在家垂辫发，衣俗衣，终日所触、所想无非俗事，晚上做梦，无非姻亲眷属，种种俗事；后来出家所作所思，不出佛事，晚上做梦，亦不外念佛等。

至葱蒜五辛，不可进食，为免助长欲念。所谓除其助因，修其正性，更加精勤增进，自能渐次成就。

更须自己勤奋，不可依赖他人。阿难尊者以王子佛弟，舍其富贵，出家从佛，希望佛一援手，即得超登果位，讵知仍须自己悟修，不能假借！不过吾人如能发心勤修勿怠，则由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以至十地，亦自得步步进益，以达等觉妙觉。

而三界七趣，无非幻妄所现，原本不出一心。即一切诸佛之妙明觉性，亦不出一心。是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香严童子可说即是我鼻，憍梵菩萨可说即是我舌。二十五位圣贤因地虽有不同，修悟并无优劣，不过现在时机，发心初学，似以第二十四之大势至菩萨及第二十五之观世音菩萨，二种用功方法，或更相宜。观世音菩萨于阿弥陀佛退位时，补佛位；而大势至菩萨，则候观世音菩萨退位时，补佛位。

大势至菩萨以念佛圆通，吾人学习，应念阿弥陀佛，“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因“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忆子；若子逃逝，虽忆何为？子若忆母，如母忆时，母子历生，不相违远。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至于观世音菩萨，则“从闻思修，入三摩地”，“上合十方诸佛同一慈力，下合六道众生同一悲仰”。若遇男子乐持五戒，则于彼前现男子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女子五戒自居，则于彼前现女子身而为说

法，令其成就。如是或现天人，或现声闻、缘觉以至佛身，所谓三十二应，以及十四无畏、四不思议，经无量劫，度无量众生，众生无尽，悲愿无尽。

念佛方法

一

盖念佛一法，具足六波罗蜜。昔世尊住世四十九年说法，皆因时而化，对机而教，亦不离六种波罗蜜门。故而见贪心众生，教之以布施；见恶心众生，教之以持戒；见瞋心众生者，教之忍辱；见懈怠众生，教之精进；见乱心众生，教之以禅定；见痴心众生，教之以般若。所以布施度悭贪，持戒度邪恶，忍辱度瞋恚，精进度懈怠，禅定度散乱，般若度愚痴，此乃六度对治法门之义也。

今念单此一句阿弥陀佛，即能包藏此六种波罗蜜门，何也？念佛之人，一心念佛，万缘放下，取舍两忘，是布施波罗蜜；一心念佛，诸恶消灭，万善从生，即是持戒波罗蜜；一心念佛，自心柔软，瞋恚不起，即是忍辱波罗蜜；一心念佛，不休不息，永不退转，即是精进波罗蜜；一心念佛，无诸乱想，流念散尽，即是禅定波罗蜜；一心念佛，正念分明，不受邪惑，即是般若波罗蜜。

今时有人不识念佛功能，反视为浅近法门者，却是错会不少，自陷陷人。一句佛不念，单单参个“谁”字话头。殊不知念佛法门，兴于禅宗之前，因时人但知口念，不识其心，故教以念佛带参禅。

夫用心之人，贵在参究、追寻、问讨。若是上根利智之士，便能直下承当。倘或钝根渐次之人，必须先要念佛，待念到不念而念，念而不念，再向无念之中起一参究，且看这个念佛是谁。要看“谁”字话头者，先当以念佛为缘起，后以参禅为究竟，缘念佛而参禅，是故名曰禅净并修。

古人曾有譬喻云：念佛之人，如母子相忆，自然相近亲。母喻所念佛，子喻能念人。能念之人，即有情身心；所念之佛，即是自性弥陀。自

性弥陀并有情身心，不隔丝毫。能念之人与所念之佛，无二无别。须要长久用心，精练纯熟，打成一片。或口念，或心念，或有念，或无念，念至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向这里参究，若能得个入处，通一消息，始知禅净不二，庶几念佛有益，方不负一七辛苦。即今佛七将终，诸位还有得入处、通消息者么？如其有者，须要自己承任的当；其或未然，还要认真念佛。

二

今天是印光老法师生西十二周年纪念。各位都是他的弟子，在这里聚集一堂，饮水思源，追念师父。在佛法的道理上，师是法身父母，纪念师父，便是对法身父母的孝思，较之世间小孝，更有意义。

回忆我第一次与印光老法师相见，是光绪廿年在普陀山。那时是化闻和尚请他在前寺讲《阿弥陀经》。自从讲完了经，他便在寺中阅藏，二十余年，从未离开一步，只是闭户潜修。所以他对教义（领会）极深。他虽深通教义，却以一句“阿弥陀佛”为日常行持，绝不觉得自己深通经教，便轻视念佛法门。佛所说法，无一法不是疗治众生的病苦。念佛法门，名为阿伽陀药，总治一切病。但无论修何种法门，都要信心坚固，把得住，行得深，方能得圆满的利益。信心坚固，持咒可成，参禅可成，念佛可成，都是一样。若信根不深，只凭自己的微小善根，薄学智慧，或记得几个名相、几则公案，便胡说乱道，谈是论非，只是增长业习，到生死关头，依旧循业流转，岂不可悲！

各位是印光老法师的弟子，今天纪念他，便是纪念他的真实行持。他脚踏实地地真修，实足追踪古德。他体解《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的深理，依之起修，得念佛三昧，依之弘扬净土，利益众生，数十年如一日，不辞劳瘁，在今日确实没有。真实修行的人，不起人我分别见，以一声佛号为依持，朝也念，暮也念，行也念，坐也念，二六时中，念念不忘，绵绵密密，功夫熟处，弥陀净境现前，无边利益，自可亲得——只要信心坚定，心不坚，万事不能成。若今日张三，明日李四，

听人说参禅好，便废了念佛的功夫去参禅，听人说学教好，又废参学教，学教不成，又去持咒，头头不了，账账不清，不怨自己信心不定，却说佛祖欺哄众生，谤佛谤法，造无间业。因此，我劝大众，要坚信净土法门的利益，随印光老法师学“老实念佛”，立坚固志，发勇猛心，以西方净土为终身大事。

参禅与念佛，在初发心的人看来是两件事，在久修的人看来是一件事。参禅提一句话头，横截生死流，也是从信心坚定而来。若话头把持不住，禅也参不成。若信心坚定，死抱着一句话头参去，直待茶不知茶、饭不知饭，功夫熟处，根尘脱落，大用现前，与念佛人功夫熟处，净境现前，是一样的。到此境界，理事圆融，心佛不二。佛如众生如，一如无二如，差别何在？诸位是念佛的，希望大家以一句佛号为自己一生的依靠，老老实实念下去。

参禅与念佛

一

我们住在娑婆世界里，犹如在苦海中，因此没有一个人不想脱离苦海的。但脱离生死苦海，便需佛法。佛法的真谛，严格地说起来，是无法可说，哪有言语文字形相呢？《楞严经》说：“但有言说，都无实义”，可是为接引一般各种根机不同的众生，致有无量的法门。在中国的佛法，有人分出为禅、教、律、净与密宗五派，这在老参饱学的人，是无所谓的。因他已了解佛教的真理，决无差异的。而在一般初入学佛的人，便发生许多意见，每每分宗啦、教啦等，并且赞彼毁此，有损法化。要知道一个话头，或一句佛号，都是方便的，不是究竟的。真是功夫用到家的人，是用不着它的。为什么？因为动静一如，好比月印千江，处处明显，无有障碍。障碍者，如天空里的浮云，水里的污泥，若有障碍，则月虽明而不显，水虽清而不现。我们修行的人，如果能

体解这个道理，了解自心如秋月，不向外驰求，返照回光，一念无生，了无所得，哪有什么名相差别呢？只因无量劫来，妄想执著，习气深重，以致释尊说法有四十九年，谈经约三百余会，但这些法门最大的目的，无非是治疗各种众生不同的贪、嗔、痴、慢等习气毛病。若能远离这些，你即是佛，哪有众生的差别呢？古人说：“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也是这个道理。

现在的佛法，比较盛行的，是净土与禅宗。但一般僧众，都忽略了戒律，这是不合理的。因为佛法的根本要义，乃是戒、定、慧三学，如鼎三足，缺一不可。这是我们每个学佛的人应特别注意的。

禅宗，是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唯有迦叶尊者微笑，称为心心相印，教外别传，为佛法的命脉。而念佛的净土和看经持咒等的法门，都是了生脱死的佛法。有人说，禅宗是顿超的，念佛持咒是渐次的。是的，这不过是名相上的差别，实际上是无二致的。六祖大师说：“法无顿渐，见有迟疾。”我认为佛法的每个法门，皆可修持；你与哪一法门相宜，便修持那一法门，切不可赞此毁彼，妄想执著。而最重要的，还是戒律的遵守。近来有出家人，不但自己不严守戒律，还说持戒是执著。那种高调，是多么危险！

心地法门的禅宗，自迦叶尊者后，辗转相传，从印度传到中国六祖能惠大师，都称为正法流传，盛极一时。律宗以优波离尊者为首，他承受了世尊的嘱咐，要我们末世的众生以戒为师，在毘多尊者后，发扬为五部律。我国的南山老人道宣律师依昙无德部，制疏奉行，称为中兴律祖；天台北齐老人，观龙树《中观论》，发明了心地；杜顺老人以《华严经》为主，建立了贤首宗；远公提倡净土，九祖相承。在永明后，历代祖师大都以禅宗弘扬净土，水乳相融。虽然诸宗纷起，究竟不离拈花命脉，足见禅净关系的密切了，更可见古人弘扬佛法的婆心了。至于密宗，是由不空尊者、金刚智等传入中国，经一行禅师等努力，才发扬光大的。但这些都是佛法，应当互相扬化，不得分别庭户，自相摧残。若彼此角立互攻，便不体解佛祖的心意了。

古人说法，大都拾叶止啼。赵州老人说：“佛字我不喜闻。”又说：“念一句佛号，漱口三日。”因此，有一般不识先人的苦心者，便说念佛是老太婆干的事，或说参禅是空亡外道。总之，说自己的是，谈他人之非，争论不已。这不仅违背佛祖方便设教的本怀，且给他人以攻击的机会，妨碍佛教前途的发展，至深且巨。

因此，虚云特别提出，希望各位老参及初发心的道友，再不可这样下去。如果再这般下去，便是佛教的死路一条。须知条条大路通长安的道理。学佛的人，应多看看永明老人的《宗镜录》和《万善同归集》等；念佛的人，亦应了解《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要认识自性净土，舍妄归真，勿得向外别求。如果我们能体会到这种真理，随他说禅也好，谈净也好，说东方也去得，说西方也去得，乃至说有也可，说无也可。到这时，一色一香无非中道了义，自性弥陀，唯心净土，当下即是，哪有许多葛藤！《楞严经》说：“但尽凡心，别无圣解”，如能这般做到，断除妄想、执著、习气，即是菩萨、佛祖，否则还是凡夫众生。

念佛的人，也不应太执著，否则，还成了毒药。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是因我们无始以来的习气深厚，妄想难除，故借这一句佛号，来做个拄杖子。念念不忘，久而久之，则妄念自除，净土自现，何需他求呢！

二

念佛的人，每每毁谤参禅；参禅的人，每每毁谤念佛，好像是死对头，必欲对方死而后快，这个是佛门最堪悲叹的恶现象。俗语也有说：“家和万事兴，家衰口不停。”兄弟阋墙，哪得不受人家的耻笑和轻视呀？

参禅、念佛等法门，本来都是释迦老子亲口所说，道本无二，不过以众生的夙因和根器各各不同，为应病与药计，便方便说了许多法门来摄化群机，后来诸大师依教分宗，亦不过按当世所趋来对机说法而已。

如果就其性近者来修持，则哪一门都是入道妙门，本没有高下的分别，而且法法本来可以互通，圆融无碍的。譬如念佛到一心不乱，何尝

不是参禅？参禅参到能所双忘，又何尝不是念实相佛？禅者，净中之禅；净者，禅中之净；禅与净，本相辅而行，奈何世人偏执，起门户之见，自赞毁他，很像水火不相容，尽违背佛祖分宗别教的深意，且无意中犯了毁谤佛法、危害佛门的重罪，不是一件极可哀可愍的事吗？

望我同人，不论修持哪一个法门的，都深体佛祖无净之旨，勿再同室操戈，大家协力同心，挽救这只浪涛汹涌中的危舟吧！

禅宗与净土

因客问参禅不及念佛：永明寿禅师云“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路”，如五祖戒禅师后身为苏子瞻，乃至雁荡僧为秦氏子桧云云。

答曰：《楞严经》文殊菩萨选圆通，说偈曰：“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圣性无不通，顺逆皆方便。”又从多门中，肯定耳根圆通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欲取三摩提，实以闻中入”，指出“自余诸方便，皆是佛感神；即事舍尘劳，非是常修学。”对念佛三昧乃云：“诸行是无常，念性元生灭；因果今殊感，云何获圆通？”

永明禅师有《禅净四料简》，其文曰：

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路；阴境忽现前，瞥尔随他去。

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

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现世为人师，来生作佛祖。

无禅无净土，铜床并铁柱；万劫与千生，没个人依怙。

近世修净土人，多数固执《四料简》，极少虚心研究圆通偈，而且对《四料简》，也多误解的，不独辜负文殊菩萨，而且带累永明禅师，终于对权实法门，不能融会贯通，视禅净之法，如水火冰炭。虚云对此，不能无言。

考寿祖生于宋代，是余杭王氏子，他是中国诸祖中三位最多著述者之一。《佛祖统纪》卷二十六说：吴越钱氏时，为税务专知，用官钱买鱼虾放生。事发，当弃市。吴越王使人视之，曰：“色变则斩，不变则舍之。”已而色不变，遂贷命。因投四明翠岩禅师出家，衣不缁纁，食无重味。复往参韶国师，发明心要……上智者岩作二阄，一曰“一生禅定”，二曰“诵经万善庄严净土”，乃冥心精祷，得“诵经万善”阄，乃至七度。

他是宗门下法眼禅师的第三代，著的书很多，如《心赋》和《心赋注》是讲明心见性的，《万善同归》是讲法法圆融的，《宗镜录》百卷，是弘阐拈花悟旨、融汇各宗理趣、摄归一心的。日本人分佛学为十三宗，中国人分为十宗。《宗镜录》以心为宗，以悟为则。所说虽有浅深，皆穷源澈底，微微细细地表出此心，辟邪辅正，使后人不致误入歧途。平生说许多话，未曾说过宗下不好。

他既是从宗门悟入的，何以又弘扬净土呢？因为大悟的人，法法圆通，参禅是道，念佛是道，乃至如我们劳动掘地也是道。他为挽救末法根劣的人，故弘净土。他是净土宗的第六代祖，一生赞扬净土，寂后人人尊重，在净慈寺建塔纪念。

《佛祖统纪》又说：有僧来自临川，曰：“我病中入冥得放还，见殿室有僧像，阎罗王自来顶拜。”我问此像何人，主吏曰：“杭州寿禅师也。闻已于西方上品受生。王敬其人，故于此礼耳。”中国佛教徒，以冬月十七日为弥陀圣诞，所据是何典章呢？《阿弥陀经》说，阿弥陀佛在西方过十万亿佛土，谁人知他冬月十七日生呢？这原是永明禅师的生日，因为他是阿弥陀佛乘愿再来的，所以就以他的生日作为弥陀诞辰。

《四料简》一出，禅净二宗，顿起斗争。净土宗徒说：“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路。”单修禅宗，生死不了；单修净土，“万修万人去”；又参禅又念佛，“犹如戴角虎”；“无禅无净土”是世间恶人。净土宗徒以此批评禅宗，至今闹不清。

印光法师在今世佛法衰落时期，算是难得的善知识，信仰他的人

很多。光绪廿年普陀后寺的化闻和尚往北京请藏经，印光法师在红螺山与之相遇，后随同化闻和尚到普陀，在普陀前寺讲《弥陀经》，当时法缘不顺，以后就不再讲经了。化闻和尚叫他在后寺看藏经，在此多年不出普陀山，专心念佛。光绪卅年狄楚青居士办报，时常和他互通音讯，请他到上海住鹤鸣庵下院太平寺，真达和尚护他的法。此后道风传播，集成来往书札等为《印光法师文钞》，专弘净土，是很好的；但有偏见——谁人向他问禅，就被他骂。他常以《四料简》来批评禅宗，屡说参禅之弊。又引证“戒禅师后身为苏子瞻，青草堂后身为曾鲁公，逊长老后身为李侍郎，南庵主后身为陈忠肃，知藏某后身为张文定，严首座后身为王龟龄；其次则乘禅师为韩氏子，敬寺僧为岐夫子；又其次善旻为董司户女，海印为朱防御女。又甚而雁荡僧为秦氏子桧，居权要，造诸恶事。此数公者，向使精求净土，则焉有此！……为常人，为女人，为恶人，则辗转下劣；即为诸名臣，亦非计之得也。甚哉，西方之不可不生也！”云云。我认为修行人后身“展转下劣”，在人不在法。唐僖宗时，“颍州官妓口作莲花香，蜀僧曰：此女前世为尼，诵《法华》二十年。”诵《法华经》而转世为妓，不可谓《法华》误之；犹参禅人后身“为常人、为女人、为恶人”，亦不可谓参禅误之。观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难道观音应身也是“展转下劣”么？阿弥陀佛化身为永明禅师，永明禅师后身为善继禅师，善继禅师后身为无相居士宋濂。（永明禅师就没有阿弥陀佛那样紺目澄清四大海了；元朝）善继在苏州阊门外半塘寿圣寺，血书《华严经》一部，他的弘法事业，比永明禅师退半了；宋濂为臣，不得善终，则又不如善继禅师，难道可以说阿弥陀佛也“展转下劣”么？

禅宗的泰首座，刻香坐脱，九峰不许；而纸衣道者能去能来，曹山亦不许。净土行人亦常以此批判禅宗的不对，没有审察到这种批判，原出于九峰和曹山，这正是禅宗善知识的正知正见，应当因此注意禅宗，何反以之低估禅宗呢！我们现在谁能坐脱立亡？我们连泰首座、纸衣道者都不如，而敢轻视禅宗么？

我认为宗下有浅深，显教密教有顿渐邪正，念佛也一样。禅之深浅，区别起来就多了，外道、凡夫、小乘、中乘、大乘，都各有各的禅。中国禅宗的禅，是上上乘禅，不同以上所举的禅。但末世行人参禅，确实有走错路的，无怪永明《四料简》中所责。

唯我平常留心典章，从未见到《四料简》载在永明何种著作中，但天下流传已久，不敢说他是伪托的。他所呵责“有禅无净土”，难道禅净是二吗？念佛人心净佛土净，即见自性弥陀，这净土与禅是不二的。但今人却必限于念佛为净，参禅为禅。昔日我佛逾城出家，“入檀特山修道，始于阿蓝迦蓝，三年学不用处定，知非便舍；复至郁头蓝弗处，三年学非非想定，知非亦舍；又至象头山同诸外道，日食麻麦，经于六年……八日明星出时，廓然大悟，成等正觉。乃叹曰：‘奇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著，不能证得。’”其时哪里来的禅和净呢？

以后说法四十九年，都未究竟，至拈花微笑，付法迦叶，亦未说出“禅”字。禅是最上一乘法，犹如纯奶，卖奶的人，日日加了些水，以致全无奶性。学佛法的人，也如纯奶掺了水，永明看到便对掺了水的禅说“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路”，并不是说纯奶的禅“蹉路”。永明禅师上智者岩，作禅净二阄，冥心精祷得净阄，乃至七度，若禅是不好的，他决不作此阄；若净是他本心所好的，则他必不至拈至七度乃决。且永明禅师出身禅宗，是法眼宗第三代，哪里会自抑己宗、说禅不好的道理？参禅的方法，要看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其目的只求明心见性。后人参禅违此方法，得些清净境界，通身轻飘飘的，一下子就开静，自以为有功夫了，其实滞于阴境，却不知一念缘起无生，怎能向百尺竿头进步？永明因此说：“阴境忽现前，瞥尔随他去”，倒不如念佛老实可靠。但他也不是说光念佛就能“万修万人去”，要有净土，才能去见弥陀。若以“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为可靠，这又打错妄想了。《楞严经》阿难白佛言：“自我从佛发心出家，恃佛威神，常自思惟，无劳我修，将谓如来惠我三昧。不知身心本不相代，失我本心。”岂释迦佛威神不可恃、不能惠我三昧，

而弥陀佛威神却可恃、却能惠我三昧耶？

念佛决定比妄想三毒五欲等事好，如做好梦，醒来精神愉快，做恶梦醒来情思抑塞，所以瞎打妄想，不如一心念佛。如能法法皆通，则是最高尚的修行。“有禅有净土”，如虎本有威，再加二角，更加威猛，为师作佛，理所当然。至于无善根者，不信禅，亦不信净，糊里糊涂，则“万劫与千生，没个人依怙”了。

我平生没有劝过一个人不要念佛，只不满别人劝人不要参禅。每念《楞严经》所指“邪师说法如恒河沙”而痛心，故把《四料简》的意旨，略加辩说，希望一切行人，不要再于《四料简》中，偏执不通，对禅净二法妄分高下，就不辜负永明禅师了。

禅净不二

参禅的人，多不了解禅净不二的法门，每谤净土为小乘。这是错误的。禅净功夫入门虽有不同，到家是一样的。一般人只知赵州禅师说的“念佛一声，漱口三日；佛之一字，吾不喜闻”的前面几句机锋话，就经常拿来作为反对念佛的根据。这是误会的。要知道后面还有几句话，就是有人问赵州禅师“你的师是谁”？赵州说“十方诸佛”。“十方诸佛之师是谁？”赵州说“阿弥陀佛”。可见阿弥陀佛是十方诸佛之师。今天参禅人不了解赵州禅师前面说的几句机锋话，同时又不了解赵州后面说的几句话。参禅的人以赵州的话来谤念佛法门，真是冤枉了赵州。假使今天遇到了赵州，一定要受到他的棒喝。各位佛弟子，请老老实实地从十方诸佛之师阿弥陀佛，至诚恳切地念去罢。

参禅学教

参“禅”要下死力去参，才有“禅”；学“教”也要认真地学，才能通达“教”理。我每每看到有些参禅的人，高兴时，盘上腿参一下；不高兴时，又把它放下，像“打摆子”（疟疾）一样，忽冷忽热，时松时紧。像那样参“禅”，就算有所得，也不过得个树枝上的“蝉”。学“教”的人，也是这样，心血来潮时，鼓起精神，一天到晚在书本里面啃；懒劲一发作，就把经本扔在床上当枕头，有时置之高阁，让它生虫。紧时，连撒尿放屁都不管，恨不得马上悟入佛之知见；松的时候，像一根“油条”。像那样学“教”，即或学上十年八载，能说会道，也不过是学得像鸡子“叫”罢了。

禅与般若

仁者对般若禅定两度所会之理，全是依文解义，未得正解。若就教理而谈，虽三藏十二部经典，汗牛充栋，不出空有性相两宗之学。性宗谈空，相宗说有，岂非矛盾耶？实则谈空者，乃破众生之有见；说有者，乃破众生之空见。空有双离，方会真实。故龙树菩萨中论偈云：“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名中道义。”《大般若经》六百卷，无非明缘起性空之理。若不达缘起性空之义，而妄谈空，必落断见，甚为危险。吾人谈经，贵能因指见月，若执指为月，终不得月也。故禅宗贵在明心见性，心性若明，则三藏十二部皆是我心中流出，不假外求也。故昔人有偈云：“达摩东来一字无，全凭心地做功夫。若于纸上求佛法，笔尖蘸涸洞庭湖。”昔释尊夜睹明星悟后，叹曰：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以妄想执著而不证得。若离妄想，则一切智无师智，自然现前。当知般若智光，众生本自具足，只是无始以来，为妄想之所覆盖，不能显现。若不能离妄想执著，任你谈空说有，

无非情计执著，但有言说，都无实义也。盼仁者于此等处，细加体会。并盼多阅《楞严经》、《六祖坛经》，则对禅宗般若两义，当可更进一解。学佛贵在能依教笃实行持，若广求知解，而不实行，不得实益也。

法法平等，无有高下

佛门略开十宗，四十余派，而以禅、净、律、密四宗，摄机较广。善知识！佛境如王都，各宗如通都大路，任何一路，皆能覲王。众生散处四方，由于出发之点各个不同，然而到达王所，却是一样有效。《金刚经》云：“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但吾人若今日向这路一逛，明日又向那路一逛，流离浪荡，则终无到达之期。

六祖云：“离道别觅道，终身不见道。波波度一生，到头还自懊。”垂诫深矣！所以吾人要一门深入，不可分心，不可退转，如鼠齧（啮）棺材，但从一处用力，久自得出。若欲旁通余宗，自须识其主伴，禅宗的行人，便应以禅宗法门为主，余宗教理为伴；净土宗的行人，便应以净土法门为主，余宗教理为伴；律宗密宗亦复如是，方免韩卢逐块之弊。

佛门戒律，各宗皆须严持，识主伴如行路知方向，持戒律如行路有资粮，宗趣虽然不同，到头还是一样，所谓“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也。



实践篇



虚云和尚自述年谱

虚云和尚是近千年来佛教界最伟大的禅师，其修行及开悟的经历极富传奇色彩，种种神迹，令人惊叹。

他一生历尽艰辛曲折，兴复了众多的禅宗道场，门下弟子众多，延续并光大了禅宗的法脉。

他的一生是实践佛法、传播佛法的一生，令人敬仰，也是我辈修行者的榜样。

虚云和尚自述年谱

予俗姓萧，系出兰陵，梁武帝之后。世居湖南湘乡。父玉堂，母颜氏。清道光初年，父宦游闽。戊戌己亥间，佐治永春州幕。父母年逾四十，忧无后，母赴城外观音寺祈子，见寺宇残破，及东关桥梁失修，发愿兴建。父母同梦一长须着青袍者，顶观音跨虎而来，跃卧榻上，惊起互告，遂有娠。翌年，父移佐泉州府幕。

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年），一岁。

【是年大事】 鸦片战争起。清道光一十九年（1839年），粤督林则徐禁鸦片，焚英商藏烟，英国进兵广东。

七月二十九日寅时，予诞生于泉州府署。初堕地，为一肉团。母大骇恟，以今后无复举子望，遂气壅死。翌日，有卖药翁来，为破之，得男。由庶母王氏抚育。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841年），二岁。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年），三岁。

【是年大事】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年），《江宁条约》成，开五口岸通商，割香港给英国。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年），四岁。

以上四年，在泉州。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年)—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年),
五一十岁。

以上六年,在漳州福宁。

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年),十一岁。

【是年大事】洪秀全起义于金田。

父复回泉州。祖母周氏年老,以予兼祧继叔,为定二室:一田氏,一谭氏。二家皆湘籍、宦于闽者,世交也。冬月,祖母周氏去世,父丁忧守制。

咸丰元年辛亥(1851年),十二岁。

【是年大事】洪秀全陷永安,称太平天国天王。

二月,予父以事往台湾,携予行。初乘小洋船,由厦门出发,于茫茫大海中,现一物大如山,高出海面数丈。全船人均合掌念观世音菩萨。船行半小时,始见鱼尾形,其长不知若干里也。

咸丰二年壬子(1852年),十三岁。

予随父送祖母、生母灵柩,回湘乡安葬。请僧人至家作佛事,得见三宝法物,生欢喜心。家中藏有佛经,初看《香山传》、《观音菩萨成道事》,熏染于心。八月,随叔父蒲堂进香南岳,遍游诸刹。若有夙缘,不欲回家,以畏叔严,不敢言。

咸丰三年癸丑(1853年),十四岁。

【是年大事】洪秀全定都南京,曾国藩募湘军。

父窥予有出尘志,欲因势利导,留于家中,请一位先天大道王先生,教在家修行法,令看各种道书,及教内外气功。心弗善也,然又不敢言。冬,父服闋,付予属叔父管教,自往福建,佐厦门关事。

咸丰四年甲寅（1854年），十五岁。咸丰五年乙卯（1855年），十六岁。

父在厦门关二年，又回泉州。

咸丰六年丙辰（1856年），十七岁。

予在家读道书三年，认为非极则事，如坐针毡。乃佯博叔父欢，助理家政，以懈其防。一日，乘叔父外出，予念离家时至，乃打包向南岳去。歧路多，半途被截回。将予及从侄富国送至泉州。未久，父将田、谭二氏接回，举行婚礼，将予禁锢。与二氏同居而无染。予为二氏说佛法，亦能领悟。见从侄富国有超俗志，亦时与说法。闺中、堂外，胥成净侣。

咸丰七年丁巳（1857年），十八岁。

【是年大事】英法联军攻陷广东。

咸丰八年戊午（1858年），十九岁。

【是年大事】英法联军陷大沽，《天津条约》成。

予决志离俗，从侄富国同此志。暗探福州鼓山路程，作《皮袋歌》一章，留别田、谭二氏。与富国同逃至福州鼓山涌泉寺，礼常开老人披剃。

咸丰九年己未（1859年），二十岁。

予依鼓山妙莲和尚，圆受具戒，名古岩，又名演彻，字德清。时父在泉州，派人四出寻访。富国于圆具后，行脚参方，去后，不知踪迹。予隐山后岩洞，礼万佛忏，不敢露面。时遇虎狼，亦不畏惧。

咸丰十年庚申（1860年），二十一岁。

【是年大事】英法联军陷北京，帝幸热河，订《北京条约》，九国通商。居山洞中，礼忏。

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年），二十二岁。

仍居山洞礼忏。

同治元年壬戌（1862年），二十三岁。

【是年大事】常胜军击败太平军于上海，越南割南部支那与法国。

予在山洞礼忏，已满三年。一日，鼓山职事来告，谓“泉州萧老太爷已告老还乡，汝可不必匿避。妙老和尚称汝恒心苦行，但修慧，还须修福。汝可回山任职，为众作务”。予遂回山门，任职事。

同治二年癸亥（1863年），二十四岁。

予任职鼓山。

同治三年甲子（1864年），二十五岁。

【是年大事】洪秀全服毒死，太平天国亡。

仍任职鼓山。冬十二月，闻父在湘乡原籍病故。从此不探问家事，断绝音书。

同治四年乙丑（1865年），二十六岁。

仍任职鼓山。

同治五年丙寅（1866年），二十七岁。

有乡人来言，谓予父歿后，庶母王氏领二媳出家为尼。王氏法名妙净，田氏法名真洁，谭氏法名清节。

予任职鼓山，已满四年。所当职务，自水头、园头、行堂、典座，皆苦行事。中间曾派旃事，弗为也。即寺中常住，时有单牒，亦不领受。每日仅粥一盂，而体力强健。

时山中有古月禅师，为众中苦行第一，时与深谈。既而自思，任职多年，修持不无少碍。又思昔日玄奘法师欲取经西竺，于十年前，先

习方言，日行百里，复试绝粒，先由一日起，以至若干日，以防沙漠荒磧，绝水草也。古德苦行有如此者，我何人斯，敢弗效法！乃辞去职事，尽散衣物，仅一衲、一裤、一履、一蓑衣、一蒲团，复向后山中作岩洞生活。

同治六、七、八三年（1867年—1869年），二十八岁至三十岁。

以上三年，住山洞。此三年中，居则岩穴，食则松毛及青草叶，渴则饮涧水。日久，裤履俱敝，仅一衲蔽体，头上束金刚圈，须发长盈尺，双目炯然。人望见之，以为魅，怖而走。予亦不与人言谈。

初一二年，时见胜境，不以为异，一心观照及念佛。处深山大泽中，虎狼不侵，蛇虫不损。不受人怜，不食人间烟火，幕天席地，万物皆备于我，心中欢悦，自以为四禅天人也。夫世人之患，为口体耳。古人有所谓“以一钵轻万钟”者，我今并一钵而无之，无碍自在，因之胸次洒然，体力日强，耳目聪明，步履如飞。自问，亦不自知其所以然。

后一年，乃随心所欲，随意所之，有山可住，有草可食，行行重行行，不觉又一年矣。

同治九年庚午（1870年），三十一岁。

一日，行至温州某山，栖息岩中。

一禅人访至，顶礼问曰：“久闻高行，特求开示。”

被伊一问，深感惭惶，乃曰：“智识愚昧，少所参学。望上座慈悲指示。”

曰：“你如是行径，有多少年？”

乃告以经过。

曰：“我亦少有参学，不能与汝说。你可到天台华顶龙泉庵，请问融镜老法师。他是天台第一有道德者，必能饶益汝也。”

予直上华顶。至茅庵外，见一僧，问：“老法师在否？”

答：“补衣的是。”

即近前顶礼，法师全不顾视。

曰：“学人特来亲近老法师，望祈垂慈。”

师顾视良久，曰：“你是僧耶？道耶？俗耶？”

答曰：“僧。”

问：“受戒否？”

答：“已受具。”

问：“你这样试，有多久？”

予略述经过。

问：“谁教你如此做？”

答：“因见古人每多苦行成道，故此想学。”

问：“你知道古人持身，还知道古人持心否？观你作为，近于外道，皆非正路，枉了十年功夫。岩栖谷饮，寿命万年，亦不过如《楞严经》十种仙之一，去道尚远。即进一步，证到初果，亦不过自了汉耳。若菩萨发心，上求下化，自度度人，出世间不离世间法。你勉强绝粒，连裤子都不穿，未免显奇立异，又何怪功夫不能成片呢！”

予被老人痛处一锥，直透到底，复顶礼，求开示。

师曰：“我教你。若听，在这里住；不听，任去。”

曰：“特来亲近，焉敢不听？”

师即赠以衫裤衣履，令剃发沐浴、作务去，并教看“拖死尸者是谁”的话头。

予从此试粥试饭，及学天台教观，勤劳作务，得师嘉许。

同治十年辛未（1871年），三十二岁。

在龙泉庵侍融镜法师，时有启发。法师年已八十余，精严戒律，宗教并通，令予多参讲座，以利游方。

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年），三十三岁。

奉老法师命，往国清寺参学“禅制”，至方广寺习《法华经》。

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年），三十四岁。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年），三十五岁。

以上二年，在国清寺习经教，时往茅庵伴镜老人。

光绪元年乙亥（1875年），三十六岁。

至高明寺，听敏曦法师讲《法华经》毕，辞别镜老法师，不无依恋，谈数夕，珍重而别。下山经雪窦，到岳林寺，听《阿弥陀经》毕，渡海朝普陀山，在后寺度岁。

住普陀时，遍参各寺刹。是年十月，潮来，一大鱼在千步沙上，不能去，长数十丈，眼大如盆。渔人取肉，破出两支小木船，有发及钗钏等物。以鱼脊骨作柱墩，其大骨可作栋梁。又大潮时，于潮阳洞来一龙，鳞甲作金光色，四足全身皆现，唯不见首，其尾似鱼尾，久之乃去。

光绪二年丙子（1876年），三十七岁。

由普陀回宁波，至阿育王寺寄火食，三元一月。拜舍利二藏，以报父母劬劳之恩。至天童寺，听讲《楞严宗通》。

光绪三年丁丑（1877年），三十八岁。

【是年大事】日本并琉球。

自宁波至杭州，朝三天竺，及各处圣境。于半山，礼天朗和尚，及长松西堂。在西天目过冬。

当予自宁波至杭途中，时际三伏，船小人多，无奈与青年妇女卧铺相连。夜深熟睡，有抚摩予体者。惊醒，见邻女卸衣相就。予不敢声，急起趺坐、持咒。女亦不敢动。斯时倘失觉照，败矣！勉诸修行人，不可不慎也。

光绪四年戊寅（1878年），三十九岁。

至天宁寺，礼清光和尚。在寺过冬。

光绪五年己卯（1879年），四十岁。

至焦山，礼大水和尚。时彭玉麟宫保督水师驻此，曾邀予数次谈论佛法，及修行途径，深生敬信。

光绪六年庚辰（1880年），四十一岁。

至金山寺，亲近观心和尚、新林大定和尚等。禅坐过冬。

光绪七年辛巳（1881年），四十二岁。

至扬州高旻寺，礼朗辉和尚。是年，在高旻过冬，禅功尤进。

光绪八年壬午（1882年），四十三岁。

【是年大事】法据安南东京湾。

予割爱辞亲，出家二十余年矣。道业未成，随风飘荡，心生惭愧。欲报劬劳，拟再东朝南海，北礼五台。住普陀数月，静中稍见胜境，发心朝台。于七月初一日，由普陀法华庵起香，三步一拜，以直拜至五台为止。时附香者，有遍真、秋凝、山遐、觉乘等四禅人。渡海后，每日行路不多。中间曾停湖州，及至苏州、常州，四人渐皆退去，予仍向前拜。至南京，礼牛头融祖塔。渡江，止浦口狮子岭兜率寺过年。

光绪九年癸未（1883年），四十四岁。

由狮子岭起香，从苏北入河南省。经凤阳、亳州、昊陵、嵩山少林寺，至洛阳白马寺，晓行夜宿，风雨晦明，如是行，如是拜，一心念菩萨圣号，苦乐饥饱不萦念矣。

腊月，至黄河铁卸渡（又名铁谢），过光武陵。初一住店，初二渡河。泊岸，天已晚，不敢行。四无人烟，于路旁有一摆小摊之茅棚，亦无人居。

歇足此间，趺坐而坐。夜寒甚，大雪漫漫。次早，举目一望，化为琉璃世界，雪深盈尺，无路可行。过往无人，更不知去向。先则枯坐念佛，饱受饥寒。因草棚并无遮栏，蜷伏一角。既而雪愈大，寒愈甚，腹愈饥，仅存一息，而正念不忘。一日，两日，三日，如是雪，如是寒，如是饥，渐入迷态。初六午后，雪止，微见日影。然已病，莫能兴矣。

初七日，来一丐者，见予卧雪中，致问，予亦不能言。知是冻伤，将雪拨开，以围棚草烤火，煮黄米粥，令食，得暖气复生。

问：“何来？”

曰：“南海。”

问：“何去？”

曰：“朝五台。”

我问丐者：“贵姓名？”

曰：“姓文名吉。”

问：“往何处？”

曰：“来自五台，往长安去。”

问：“既是五台，寺中有来往否？”

丐曰：“人皆识我。”

问：“此往五台，路经何处？”

曰：“由孟县、怀庆、黄沙岭、新州、太谷、太原省、代州、峨口，即到山。若先到秘魔岩，此处有南方僧，名清一者，行持甚好。”

予问：“由此到山，多少程？”

丐曰：“二千零。”

及至天晴，丐煮黄米粥，取雪代水。丐指釜中间：“南海有这个么？”

予曰：“无。”

丐曰：“吃甚么？”

曰：“吃水。”

釜中雪融后，丐指釜中水曰：“是甚么？”

予无语。

丐曰：“你拜名山，何求？”

予曰：“生不见母，以报亲恩。”

丐问：“你背负行李，路远天寒，何时能达？劝你不必拜香了。”

予曰：“誓愿早定，不问年月远近也。”

丐曰：“你愿难得！现今天气好转，雪尚未化，无路可寻。你向我来的足迹行去罢。此去二十里有小金山，再二十里孟县，有寺可住。”

遂揖别。因雪深不能拜，顾礼足迹，抵小金山挂单。翌日起香，过孟县。

由孟县至怀庆（沁阳）途中，将到洪福寺，有一老者，名德林，见予在路拜香，近前将香凳接着，曰：“请上座进寺。”

唤徒将行李搬入寺，殷勤招待。

茶饭后，问：“上座由何处拜起？”

略述为报亲恩，由普陀拜起至此，已两年矣。

谈次，知予出家鼓山，老者不觉下泪曰：“我有同参三人，一衡阳，一福州，三人相伴朝山，同住林下三十年。后各分手回家，消息断绝。今闻上座湘音，又是鼓山佛子，恍如见我同参，不觉动念。我今年八十五矣。本寺原甚丰富，近岁稍歉。此场大雪，明年必丰收。上座可留住这里。”

至诚恳切，勉留在寺过年。

光绪十年甲申（1884年），四十五岁。

正月初二日，由洪福寺起拜香，抵怀庆府，复回寺寄宿。初三日，告别德林老人，大哭不舍，珍重后期而别。是日，到府城内小南海，不许挂单及留宿，即出城外，宿路边。是夜，腹痛极剧。初四早，仍拜行，晚发冷病。初五起痢疾，每日仍勉强拜。

至十三日，抵黄沙岭。山顶只一破庙，无遮蔽。至此，已不能行。歇下，不进饮食。日夜泻数十次，起动无力。庙在山顶，无过往行人，瞑目待毙而已，无悔念也。

十五深夜，见西边墙下有人燃火，疑为匪类。细看久之，见是文吉，

心中大喜，呼文先生。

彼执火来照，曰：“大师父，你怎么还在这里？”

予将经过向伊说。文即坐身边安慰我，拿水一杯给我喝。是夕得见文吉，身心清静。

十六日，文吉将予之污秽衣服换洗，并给一杯药与予喝。十七日病退，食黄米粥二碗，大汗，内外轻快。十八日病愈。

予谢文吉曰：“两次危险，都蒙先生救济，感恩不尽。”

文曰：“此小事。”

问文：“从何处来？”

曰：“长安。”

问：“何去？”

曰：“回五台。”

予曰：“可惜我在病，又是拜行，不能追随先生。”

文曰：“看你从去腊到今，拜路不多，哪年能到？你身体又不好，决难进行；不必定拜，朝礼亦是一样。”

予曰：“先生美意可感。但我出世不见母亲，母为生我而死。父仅得我一子，我竟背父而逃；父因我而辞官、而促寿。昊天罔极，耿耿数十年矣。特此发愿朝山，求菩萨加被，愿我父母脱苦，早生净土。任他百难当前，非到圣境，死亦不敢退愿也。”

文曰：“你诚孝心坚固，也算难得。我今回山，亦无甚急事。我愿代你负行李，伴送行程。你但前拜，轻累许多，心不二念。”

予曰：“若能如此，先生功德无量。倘我拜到五台，愿以此功德，一半回向父母，早证菩提；一半奉送先生，以酬救助之德。如何？”

文曰：“不敢当。你是孝思，我是顺便，不必表谢。”

文吉在此照应四日，病已大退。

十九日，扶病起香。从兹荷物作食，都由文负担。予妄想顿息，外无物累，内无妄念，病亦日愈，体亦日强。辰旦至暮，可拜行四十五里，亦不觉苦。

至二月底，到太谷县离相寺。见知客，礼毕，顾文吉，问予曰：“这位是你甚人？”

告以故，知客厉声曰：“出门行脚，不达时务。这几年北地饥荒，朝甚么山！甚么大老官，要人服侍！欲想享福，何必出门？你见何处寺门，有俗人挂单！”

当下听其呵责，不敢回声，予认错告辞。

知客曰：“岂有此理！由你自便，谁叫你来！”

予听话头不对，即转过话说：“这位文先生，请到客店住。我在此打扰一单，何如？”

知客曰：“可尔。”

文曰：“此去五台不远，我先回去，你慢慢来。你的行李，不久有人代你送上山的。”

予苦留不得，取银酬伊。不受，辞去。

后知客改颜悦色，和气送单，到灶房热坑、上茶，亲做面，陪吃。

奇其举动，又顾左右无人，问曰：“此间常住多少众？”

曰：“我在外江多年，回来住持，连年岁荒，仅留得我一个，粮亦止此。适才举动，是游戏耳，幸勿见怪！”

予十分难过，啼笑皆非，勉吃面半碗，即行告辞。彼留住，亦无心答应也。遂到街上旅店找文吉，无着。

时四月十八，夜月正明，予欲追文吉，星夜向太原府拜香前进。心急起火，次日脑热，鼻流血不止。

二十日，到黄土沟白云寺（此寺为孚上座道场）。知客见予口流鲜血，不准挂单。勉强过一夜，二十一日早，进太原城，至极乐寺，饱受责骂，不挂单。

二十二日早，出城礼拜。北门外遇一青年僧，名文贤，见予，近前招呼，接过拜凳行李，请进寺内，爱敬如亲。领到方丈，陪茶饭。

谈次，予问：“大和尚似廿余岁，又系外省人，何以在此住持？”

曰：“我父亲在此做官多年，后在平阳府任上，被奸臣所害，母亦

气殒。我含泪出家。此间官绅旧有往还，故邀至此，早想摆脱。今瞻上座道风，心甚倾服，请在这里长住亲近。”

予告以发愿拜香缘由。住持甚敬信，坚留十日乃放行，送衣物旅费，予概弗受。临别，代携拜凳相送十余里，洒泪而别。时五月初一日也。

予向忻州前进。一日早，在途中拜香，后面来一马车，缓行不越前。予觉，避之。车中官人下车，问：“大师在路拜甚么？”

告以故。官人亦湘人也，谈甚畅洽。彼曰：“若此，我现住峨口白云寺，你朝台必经之地。你之行李，我代你先送到。”

予感谢之。上车，径去。仍是每日拜香，别无延误。

五月中，到白云寺。代送行李者，即该营营官也。见予，欢迎至营部，优待。休息三日，告辞。送路费礼物，不受。彼另派兵，将行李银物径送显通寺。

予起香，到圭峰山、秘魔岩、狮子窝、龙洞等处，山水奇踪，说之不尽。予以拜香故，未能领略也。

五月底，至显通寺。兵弁已将行李送来，下山去矣。

到显通寺住下。先到附近各刹进香，遍问文吉其人，无有知者。后与一老僧说及情由，老僧合掌曰：“文殊菩萨化身也。”予即顶礼谢。

二十二日起香，两日拜至东台。月朗星辉，进石室上香，在室内朝夕礼诵，禅坐七日。下台，拜那罗延窟。裹粮已尽，六月初一日回显通寺。初二起香，上华严岭过夜。初三拜北台，在中台过夜。初四拜西台过夜。初五回显通寺。初七拜南台，在南台打七。十五下台，回显通寺，参加六月大佛会。至是，为超生父母，拜香三年愿毕。

此三年中，除为疾病所困、风雪所阻，不能拜香外，一心正念。礼拜途中，历尽艰难，心生欢喜。每每借境验心，愈辛苦处，愈觉心安。因此才悟古人所谓“消得一分习气，便得一分光明。忍得十分烦恼，便证少分菩提”。

又于中途所历诸名胜，自普陀而江浙，而中州，而黄河，而太行，胜地名山，说之不尽。古今游记，言之甚详，然不及身历其境者之为

快。若五台，为清凉圣境，文殊放光，千丈寒岩，万年积雪，石桥横锁，楼阁悬空，则非他处所及。予以拜香期内，不及观赏。还愿已毕，稍为涉足，不欲灵山笑也。

大会圆满，上大螺顶，拜智慧灯。第一夜无所见，第二夜见北台顶一团火，飞往中台落下，少顷，分为十余团，大小不一。第三夜又见中台空中三团火，飞上飞下。北台现四五处火团，亦大小不同。

七月初十日，拜谢文殊菩萨，下山，由华严岭向北行，至大营浑源南境，朝北岳恒山。至虎风口，直上有“朔方第一山”石坊。诣庙，云级插天，穹碑森立。进香下山，至平阳府（临汾），朝南北仙窟。城南有尧庙，甚壮丽。南至蒲州（晋西南）卢村，礼汉寿亭侯庙。渡黄河，越潼关，入陕西境。至华阴，登太华山，礼西岳华山庙。所经攀锁，上千尺幢、百尺峡，及老君犁沟，名胜甚多。留八日，慕夷齐之圣，游首阳山。至陕境西南香山观音寺，观庄王坟。入甘肃境，经泾川、平凉等，至崆峒山。岁云暮矣，回香山过年。

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年），四十六岁。

【是年大事】去年中法战事起，本年和约，割安南属法。

春，离香山，西出大庆关。入陕境，经耀州三原，至咸阳，观召伯甘棠树。至长安，城垣雄伟，古迹甚多。城外东北慈恩寺内大雁塔，浮屠七级，有唐代以下题名碑、大秦景教碑。府学宫前为碑林，有七百余种。城东为灞桥，环有七十二孔。桥亭折柳，有阳关三叠处。至华严寺，礼杜顺和尚塔、清凉国师塔。至牛头寺、兴教寺，礼玄奘法师塔。到终南山东五台、响鼓坡、宝藏寺、白水浪，此处有两圣僧隐此。到嘉五台银洞子、五祖窑。

至南五台，晤觉朗、冶开、法忍、体安、法性诸上人，在此结茅庵，留予同住。法忍住老虎窝，冶开居舍龙椿，法性住湘子洞，予与觉朗、体安同住大茅棚。

三月初一日早殿后，忽见群星乱飞，天帚星现，久之始没，不知何兆也。

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年），四十七岁。

【是年大事】英并缅甸，设台湾省。

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年），四十八岁。

以上两年，余在南五台茅棚，与诸师同参究，甚有饶益。

二月下山，至翠微山，礼皇裕寺、青华山。后安山净业寺，礼宣祖塔。至草堂寺，礼鸠摩罗什法师道场。游太白山，高一百八十里，六月不融雪。至二板寺、大板寺，上大龙池顶，水分四流。经子午镇，至汉中府（即南郑）汉高祖拜将台、包城诸葛庙、张飞万年灯诸名胜。经龙洞背、天雄关、小峨嵋、剑门关、钵盂寺、姜维坟、白马关、庞统坟，以达四川梓潼县文昌庙。途中经七曲山、九曲水。剑门关削壁中截，两崖相嵌如剑，诚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概。上有姜维城，即伯约驻兵处。栈道难行，如上青天，古人不虚语也。至广汉之南新都县，在宝光寺过年。本年入川，踽踽独行，三衣一钵，都无系累，徜徉山水，境亦澄心。

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年），四十九岁。

正月，于宝光寺，参应真上人，住十日。由宝光寺起程，入成都省会，礼昭觉寺、文殊院、草堂寺、青羊宫。经华阳、双流，南下眉山县、洪雅县。至峨眉山下，由伏虎寺、九老洞（赵公明修行处），上至峨嵋金顶，进香毕，夜看佛光，万盏明灯，如天星繁聚，其中胜境，说之不尽。循万年寺，礼毗卢殿，下山，至雅州。经荣经县，入泸定。过此，即川边境矣（后改西康省）。五月渡泸。雅安中有大渡河，用铁索驾泸定桥，长达三十余丈，人经其上，摇电动荡，有戒心焉。向西行，经打箭炉、里塘（即理化）、巴塘（即巴安），北至察木多（即昌都），西至硕督，经阿兰多，以及拉里（即加黎）。其间地广人稀，汉、藏、蕃、蒙、夷，及瑶、壮等种族，语言复杂，能通汉语者百之一二耳。里塘有贡噶神山，为喇嘛圣地。巴塘多险峻高山，察木多多河流。各种族多奉喇嘛教。

由拉里南行至江达（即太昭），过此即为西藏境界矣。

入西藏境，过乌苏江，越拉萨河，即为西藏自治区拉萨，全藏政教之中枢。西北布达拉山，有高十三层之布达拉宫，殿宇庄严，金碧耀目，为达赖活佛坐床之所，有喇嘛僧二万人。附近有葛尔丹、哲蚌、色拉三大寺，亦各数千人。予以言语难通，只于各寺进香，及一礼活佛而已。又西行经贡噶、江孜，至日喀则。其西有扎什伦布寺，建筑宏丽，广及数里，为后藏政教领袖班禅活佛坐床之所，有喇嘛僧四五千入。

由川入藏，行及一年，日出而行，日入而息。登山涉水，每数日不遇一人。鸟兽异于中原，风俗堪称殊异。僧伽不守戒律，多食牛羊。道服划分红黄，各立门户。忆及祇园会时，不知涕之何从也。以岁暮，回拉萨过年。

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年），五十岁。

予不欲留藏，开春南行，经拉噶、亚东（即茅屯），为由藏往印第一门户。经不丹国，越崇山峻岭，不知其名，或称葱岭，或称雪山（即喜马拉雅山）。有诗云“何物横天际，晴空入望中。这般银世界，无异玉玲珑（按：“玲珑”，《诗偈》中作“璁珑”）”之句。至杨甫城，朝佛古迹。至孟加拉大埠，渡锡兰。朝圣地后，即附航至缅甸，朝大金塔。至摩罗缅吉帝利，此处有一巨石至奇，称是目连尊者安置，朝礼甚众。

七月起程回国，由腊戌过汉龙关，即云南境，而免宁、龙陵、景东、蒙化、赵州下关，至大理。观洱海银涛，声闻数里，叹为奇观。

回国初愿，为朝鸡足山，礼迦叶尊者（入定待弥勒下生）。渡洱海，向东北行，经挖色、百担坪、平沙街、山脚、安邦大王庙，至灵山一会坊，即鸡足山麓也。半山有鸣歌坪，相传尊者入山，八国王送至此，不忍去，在山修行，成护法神云（即大王庙）。直上至迦叶殿，殿中奉尊者像。传阿难尊者来朝，石门自开。至圣境悬岩，石壁生成一道石门，名华首门，迦叶在内入定，宛若城门，高数十丈，广十余丈，双门关闭，门缝显然。是日，游客及导引之土人颇多。予进香礼拜时，忽闻大钟三声。

土人均欢呼礼拜，称：“有异人至，则闻钟鼓鱼磬声。我等曾闻一二次鼓磬声，未闻大钟声也。今师父礼拜，闻大钟声，其有道乎！”予谢弗敢。时己丑年七月三十日也。

再上山顶，名天柱峰，此为全山最高处。从山下至此，约三十里。有铜殿一所，楞严塔一座。据山志载，全山有三百六十庵，七十二大寺，今则全山不足十寺。僧伽与俗人无殊，子孙相承，各据产业；非本山子孙，不准在山中住，并不留单。予念往昔法会之盛，今日人事之衰，叹息不已，思欲有为，而不知机缘之何在也。

鸡山楞严塔下山由梁王山、九峰山，至云南县。经水目山、灵鹫山、紫溪山，至楚雄府，在西门外高鼎寺住。初到未几，闻兰香满室，执事僧向予致贺：“上座至，仙兰放香，异数也。府志载：山有仙兰，不见其形，遇真人而放香焉。今日兰香满山，上座德感。”招待殷勤，坚留久住。予以回湘急，却之。一宿即行。经昆明府、曲靖府，以达贵州省之平彝。循道东行，经贵阳镇，远入湘西之麻阳、芷江。经宝庆府，达衡阳。礼恒志和尚于岐山，留旬日，北行。

至湖北武昌，礼志摩和尚于宝通寺。学“大悲忏”法毕，赴九江，入庐山，礼志善和尚于海会寺，参加念佛会。

过安徽境，游黄山后，朝九华山，礼地藏王菩萨塔。百岁宫，礼宝悟和尚。此老戒行精严，定力第一。渡江至宝华山，礼圣性和尚，留住过年。

此两年间，身行万里。除渡海须航外，余皆步行。水驿山程，霜风雪雨，磧砂峻岭，岛屿榔榔，境风日变，心月孤悬，体力增强，步履轻捷，不特不觉行旅之苦，反思昔日放逸之非。古人谓“读万卷书，须行万里路”，良有以也。

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年），五十一岁。

到宜兴，礼仁智和尚，时修显亲寺，是密祖出家处，在此过夏。到句容，礼法忍和尚，助其修赤山，住此过冬。

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年），五十二岁。

在金陵，伴松严上人助修净戒寺。时与杨仁山居士往来，参论《因明论》、《般若灯论》。住净戒寺过冬。

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年），五十三岁。

约普照、月霞、印莲诸师，同上九华山，修翠峰茅棚，同住。由普照师主讲《华严经》，弘五教仪。贤首一宗，歇坠已久，各处闻讲教仪，多来赴会。江下贤教，从斯再畅。

【补记】是年，虚老分别从妙莲老和尚得临济衣钵，从耀成老和尚得曹洞衣钵。

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年），五十四岁。

【是年大事】英法成立协约，割暹罗南掌地，许暹罗独立。

仍在翠峰研究经教。是夏，谛闲法师来此同度夏后，自往金山过冬。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五十五岁。

【是年大事】中日战役起。

仍在翠峰茅棚研究经教。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年），五十六岁。

【是年大事】《马关条约》成，割台湾、辽东半岛给日本。俄、德、法劝日本归还辽东半岛。

扬州高旻寺住持月朗到九华，称今年高旻有朱施主法事，连旧日四七，共打十二个七，赤山法忍老人已回寺，仰诸位护持常住，都请回山。将届期，众推予先下山。

至大通荻港后，又沿江行。遇水涨，欲渡，舟子索钱六枚，予不名一钱，舟人径鼓棹去。又行，忽失足堕水，浮沉一昼夜。流至采石矶附近，渔者网得之，唤宝积寺僧认之。僧固赤山同住者，惊曰：“此德清师也！”

昇至寺，救苏，时六月二十八日也。然口鼻大小便诸孔流血。

居数日，径赴高旻。知事僧见容瘁，问：“有病否？”曰：“无。”乃谒月朗和尚。询山中事后，即请代职。予不允，又不言堕水事，只求在堂中打七。高旻家风严峻，如请职事拒不就者，视为慢众。于是表堂，打香板，予顺受不语，而病益加剧，血流不止，且小便滴精。以死为待，在禅堂中，昼夜精勤，澄清一念，不知身是何物。经二十余日，众病顿愈。

旋采石矶住持德岸送衣物来供，见容光焕发，大欣慰，乃举予堕水事告众，皆钦叹。禅堂内职不令予轮值，得便修行。从此万念顿息，功夫落堂，昼夜如一，行动如飞。

一夕夜，放晚香时，开目一看，忽见大光明如同白昼，内外洞澈。隔垣见香灯师小解，又见西单师在圃中，远及河中行船、两岸树木，种种色色，悉皆了见。是时才鸣三板耳。翌日，询问香灯及西单，果然。予知是境，不以为异。

至腊月八七第三晚六枝香开静时，护七例冲开水，溅予手上，茶杯堕地，一声破碎，顿断疑根，庆快平生，如从梦醒。自念出家，漂泊数十年，于黄河茅棚，被个俗汉一问，不知水是甚么。若果当时踏翻锅灶，看文吉有何言语！此次若不堕水大病，若不遇顺摄逆摄、知识教化，几乎错过一生，哪有今朝！因述偈曰：

杯子扑落地，响声明沥沥。

虚空粉碎也，狂心当下息。

又偈：

烫着手，打碎杯，家破人亡语难开。

春到花香处处秀，山河大地是如来。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年），五十七岁。

夏，至镇江金山寺过戒期。大定老和尚留住过冬。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年），五十八岁。

【是年大事】 德租胶州湾，朝鲜王称大汉皇帝。

由金山往朝狼山，礼大势至菩萨回，被道明和尚请到扬州，助理重宁寺。

四月，通智法师在焦山讲《楞严经》，听众千人，命予讲偏座。讲经毕，别众下山。

予以生而无母，未见慈容，仅于在家时睹真仪耳。每思之，辄觉心痛。夙愿往阿育王寺，礼舍利，燃指供佛，超度慈亲，遂往宁波。时幻人法师及寄禅和尚（八指头陀）等，维护天童，海岸和尚修《育王山志》，俱邀予助。予以有愿而来也，悉婉谢之。

拜舍利，每日从三板起，至晚间开大静。除殿堂外，不用蒲团，展大具。每日定三千拜。忽一夜在禅坐中，似梦非梦，见空中金龙一条，飞落舍利殿前天池内，长数丈，金光晃耀。予骑上龙脊，即腾空至一处，山水秀丽，花木清幽，楼阁宫殿庄严奇妙，见母在楼阁上瞻眺，予即大叫母亲：“请你骑上龙来，到西方去！”龙即下降，梦即惊醒，觉得身心清爽，境界憬然。平生梦母，只此一次。

从此，每有人睹舍利，皆参加。众说非一。予观多次，初见大如绿豆，紫黑色。至十月半，两藏拜完，再看，大亦如前，已变为赤珠，有光。再拜，急于求验，遍身酸痛，看舍利大逾黄豆，色黄白各半。至此，确信舍利之因根境而示现也。急于求验，增加礼拜，至十一月初，大病顿发，全不能拜。病近沉重，进如意寮，服药罔效，卧不能坐。此时承显亲首座、宗亮监院，与卢姑娘等，多方施救，费财费力，终不见效。众皆以为世缘尽矣，予亦听之；第以燃指不成，心生焦虑。

至十六日，有八人入寮视予，皆为燃指来者，以为予病尚不重而求伴也。予闻之，知明日为燃指期，坚请参加。首座等皆不赞许，恐危险。予不觉泪如泉涌，曰：“生死谁能免者，我欲报母恩，发愿燃指，倘因病中止，生亦何益？愿以死为休矣。”宗亮监院时年只二十一岁，闻之，亦流泪曰：“你不要烦恼，我助你成就。明日斋归我请，我先为你布置。”

予合掌谢之。

十七早，宗亮请他师弟宗信帮燃，数人轮流扶上大殿礼佛。经种种仪节礼诵，及大众念忏悔文，予一心念佛，超度慈母，初尚觉痛苦，继而心渐清定，终而智觉朗然。念至“法界藏身阿弥陀佛”，予全身八万四千毛孔一齐竖起。指已燃毕，予自起立礼佛，不用人扶。此时不知自己之有病也。于是步行酬谢大众回寮，咸叹稀有。即日迁出如意寮。翌日，入盐水泡一天，亦未流血。不数日，肌肉完复，渐渐恢复礼拜。留住阿育王寺过年。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五十九岁。

【是年大事】 戊戌政变。俄租旅顺、大连。英租威海卫。

春初，在阿育王寺。因宁波七塔寺铸大钟，归依老和尚本来和尚，请默庵法师讲《法华经》，来阿育王寺，请予附讲，遂往宁波七塔寺。经毕，往宜兴铜棺山，结茅棚过年。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年），六十岁。

【是年大事】 法租广州湾，英租九龙半岛。

结森、宝林二上人，邀赴丹阳，重修仙台观，在此过夏。七月至句容，赤山法忍和尚付茅棚，过冬。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六十一岁。

【是年大事】 义和团起，联军攻陷津京。

予在江浙已住十年，又思远游，其目的拟再朝五台，后入终南修隐。遂离赤山，先到镇江、扬州，朝云台山。入山东，朝东岳泰山。东趋牢山，访那罗延窟（即憨山老人海印寺）。旋到曲阜，礼孔庙、孔陵。

于西行道中，夜宿一破庙，空无一物，只有一朽棺，其盖仰，知无人，即于盖上宿。夜半，棺中大动数次，忽有声曰：“我要出来！”

问之：“你是人？是鬼？”

曰：“是人。”

问：“是甚么人？”

曰：“是讨饭的。”

予乃笑起，让其出，状丑如鬼。

问予：“是何人？”

曰：“和尚。”

其人怒，谓予压其头上，几用武。

予谓：“我坐棺盖上，你动都不能动，还讲打！”

其人气馁，自往小解后，还卧棺内。天将曙，予亦行矣。

时义和团在山东各县，已有乱兆。一日，于途中遇一洋兵，以枪相向，问：“怕死否？”

予曰：“倘该死汝手，任便！”

洋兵见予神色不动，曰：“好的，你去。”

予遂赶赴五台。行香毕，欲赴终南，以乱事日甚，仍退回北京，游西域寺，礼石藏经。于潭柘山，访异行僧。至戒台寺，礼飞钵禅师塔。红螺山，参加念佛道场。游大钟寺，观姚广孝所铸八万七千斤铜钟，高一丈五尺，纽高七尺，径一丈四尺，外铸《华严经》一部，内《法华经》一部，以《金刚经》锁边，其纽《楞严咒》，为永乐帝荐圣母铸也。回城南龙泉寺住。

五月，团乱日炽，以“扶清灭洋”为号召，杀日本使馆书记及德国公使。皇太后阴纵之，至本月十七日，竟下诏与各国宣战，京中大乱。六月天津失守。七月联军陷北京。

时王公大臣，有住龙泉寺者，与予相熟，乃劝予偕伊等随扈蹕西行。在兵荒马乱中，已无所谓“马随春仗识天骄”矣。日夜赶程，艰苦万状。行至阜平县，始闻甘藩岑春煊以勤王兵至，帝后大喜，乃护驾出长城，入山西雁门关。其地有云门寺，一老僧已一百二十四岁，帝赐黄绶及建坊。

又西行至平阳，遍地饥荒，人民以芋叶薯叶进，帝后食而甘之。至

西安，帝住抚院。时饥民遍地，有食死尸者，谕禁之。四城设八施饭厂，大小村镇亦然。巡抚岑春煊请予至卧龙寺建息灾法会。佛事毕，东霞老和尚留住卧龙寺。予以驾驻西安，嚣烦日甚，潜去。

十月，止终南山结茅，觅得嘉五台后狮子岩，地幽僻。为杜外扰计，改号“虚云”自此始。山乏水，饮积雪，充饥恃自种野菜。是时，山中有本昌师住破山石，妙莲师住关帝庙，道明师住五华洞，妙圆师住老茅棚，修圆师、青山师住后山。青山，湘人也，山众多尊之，与予住较近，多有来往。

次年八月，复成、月霞、戒尘三师至庵。一见，诤曰：“几年不知你消息，谁知你睡在这里！”予笑曰：“这里且置，如何是那里？”

众行礼，吃芋毕，送住破石山。月师曰：“赤山法忍老人厌烦，现在汉阳归元寺讲《法华经》，欲来北地，特属先来寻地。”约予同行。予方习静，却之。

及打七毕，化城引月（霞）、复（成）、戒（尘）等，到翠微山相地回。月师云：“甚当意。”予谓：“此地北向白虎太白，后无靠山，似非善地。”彼等不听，遂招后果。

【补记】是年秋，戒尘法师等，受赤山法忍老人之命，先行到终南山寻静修之地。以是因缘，戒尘法师得与虚老结成法友。此后三十余年，戒尘法师一直追随虚老，助其修复道场，直至鞠躬尽瘁。现将戒尘法师初遇虚老之因缘，附于次：

光绪二十七年（1901）秋，法忍老人有赴终南之举。先命月霞法师去营办道场，余与复成上座随侍月公住终南。

适有虚云上座在山结茅自居，因与之相谈禅理，口若悬河，机语不让。

虚曰：“汝此强辩，阎罗老子未放你在！孽镜台前不怕人多口。须知古时人障轻，可重见处，不问功夫。故六祖云：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今之人习染深厚，知见多端；纵有一知半解，皆识心边事。须从真实功夫朴实用去，一日彻底掀翻，从死中得活，方为真实受用。

纵得小小受用，生死之际，依然不能作主。纵悟门已入，智不入微，道难胜习，舍报之际，必为业牵。须以绵密功夫，坐断微细妄想，历境验心，不随境转，一旦悬崖撒手，百尺竿头，再进一步，方为自在人。此亦不过是小歇场，还有后事在。”

余曰：“我亦亲近德公、修公、大老、赤山来，自谓道契无生，更有谁耶？”

虚曰：“汝所谓道契无生者，作么生契耶？”

余曰：“若人识得心原无念，则知生自妄生，灭自妄灭，生灭灭尽处，自契无生。”

虚曰：“此是古人的，如何是你的无生？”

余无语。

虚曰：“汝乃学语之流，口头禅而已，只骗瞎眼汉。不信你我同坐一时，始见真实功夫。”

虚一坐七日，余则妄念波腾，加以八识田中有漏种子发现，到此全不得力，半日亦坐不住，自愧向来所学之禅不济事。

待其起定而问之曰：“汝在定中，为有知耶？为无知耶？若有知者，不名为定；若言无知，自是枯定，所谓死水不藏龙。”

虚曰：“须知禅宗一法，原不以定为究竟，只求明悟心地。若是真疑现前，其心自静。以疑情不断故，不是无知；以无妄想故，不是有知。又虽无妄想之知，乃至针杪堕地皆知之，但以疑情力故，不起分别；虽不分别，以有疑情不断故，不是枯定；虽不是枯定，乃是功用路途中事，非为究竟。又此七日，只是觉得一弹指顷；一落分别，便起定也。须以此疑情，疑至极处，一日因缘时至，打破疑团，摩着自家鼻孔，方为道契无生。”

余闻此，十分钦仰，因与为友。（摘自戒尘法师《关中寝语·我与虚云上座》）

冬至，青山老人嘱赴长安市物。事毕，适大雪，上山至新茅棚，下石壁悬崖间，堕雪窟中，大号。近棚一全上人来，救予出，衣内外皆湿。

且将入夜，念明日雪当封山、没径，乘夜拨雪归。诣青师处，见予狼狈，嗤为不济事。笑颌之，乃返棚，度岁。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年），六十二岁。

【是年大事】辛丑和约成，赔款四万五千万两。十月，联军退出京师，十一月，太后挈帝，回銮北京。

春夏，予仍居茅棚。赤山法忍老人抵陕，结庵翠微山皇裕寺，来六十余人，半住皇裕寺（即唐太宗避暑处），半住兴善寺。时苏军门在北地开水田，将鸭伯滩地百顷，送翠微山作僧粮。土人谓世代居此，要将田易地。僧不肯，兴讼，败于理，法忍老人大受气。次年老人南返，尽将器物归之体安、月霞，余众四散。每念此事之艰，稍一恃强，终招祸害。此次南僧到北地，受影响不少，而山川形气亦不无关系也。

岁行尽矣，万山积雪，严寒彻骨。予独居茅棚中，身心清净。一日，煮芋釜中，跏趺待熟，不觉定去。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六十三岁。

去岁暮，入定不知时日，山中邻棚复成师等，讶予久不至，来茅棚贺年。见棚外虎迹遍满，无人足迹。入视，见予在定中，乃以磬开静，问曰：“已食否？”

曰：“未。芋在釜，度已熟矣。”

发视之，已霉高寸许。

复成讶曰：“你一定已半月矣！”

相与烹雪煮芋，饱餐而去。复师去后，不数日，远近僧俗咸来视予。厌于酬答，乃宵遁。一肩行李，又向万里无寸草处去。

先至太白山，居岩洞中。不数日，戒尘师踵迹至，相约远游，其目的地为峨眉。乃出宝鸡口，至紫柏山。过妙台子，游张良庙。过招化县，观张飞柏。行至成都，住寺小憩。遂由嘉定抵峨眉山，登金顶，观佛光，与鸡足山佛光无异，夜看万盏明灯，与五台拜智慧灯相同。至锡瓦殿，

礼真应老和尚，年七十余矣，为全山领袖，宗门知识也。劝留数日。

下山，循洗象池、大峨寺、长老坪、毗卢殿、峨嵋县、峡江县，抵银村。过流沙河，适水涨，从早至午候船到。众皆上船，予让戒尘先登，以行李递上。余正欲过船，索忽断，流复急，余以右手攀船舷。船小人多，稍侧即覆。予不动，从流而下，浸在水中。至暮，船泊岸，众牵予上，衣裤及两足皆被小石割破矣。

天寒下雨，行抵晒经关，旅店不宿僧人。街外有一庙，一僧住守，求宿再三，不许，令宿门外戏台底。地湿衣湿，以钱向僧买禾草，伊拖来两把湿秆，亦烧不着，只得忍受。

与戒师坐至天明，买得几个苦荞粑食之，忍着痛，仍前进。过火燃山，达建昌宁远府。至会理州，入云南省界。过永北县，朝观音菩萨圣迹。渡金沙江，朝鸡足山，树下宿，复闻石门内鱼磬声。

翌日，上金顶各处进香毕，又复起念：佛祖道场衰败至此，全滇僧规堕落至此，发愿在山结一庵，以接待朝山者，又为地方子孙寺庙所禁。思之雪涕！乃下山抵昆明府，得护法居士岑宽慈留住兴福寺。予闭关，戒尘为护。是年在关中度岁。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年），六十四岁。

予在关中，迎祥寺一僧人至，称寺有放生雄鸡，重数斤，极凶恶好斗，群鸡皆被伤冠羽。予即为说归戒，且教令念佛。未久，不复斗，独栖树上，不伤虫，不与不食，久之，闻钟磬即随众上殿，课毕，仍栖树上。教以念佛，即作“佛、佛、佛”声音。后二年，一日晚课毕，站立举首，张翅三扇，作念佛状立化，数日不变。龕以葬之。予为之铭曰：

好斗成性此鸡雄，伤冠拔羽血流红。
知畏奉戒狂心歇，素食孤栖不害虫。
两目瞻仰黄金相，念佛喔喔何从容。
旋绕三扑奄然化，众生与佛将毋同。



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年），六十五岁。

【是年大事】日俄开战，中国宣言局外中立。

春，诸护法暨归化寺和尚契敏，恳请出关，到寺讲《圆觉经》、《四十二章经》，归依者三千余人。

秋，梦佛上人请到筇竹寺讲《楞严经》，即在该寺刊《楞严经》及《寒山诗》，板存寺。请传戒，法事毕，大理提督张军门松林、李军门福兴，率众官绅，迎至大理府，住三塔崇圣寺，请讲《法华经》，归依者又数千人。李提督福兴欲留住崇圣寺。予曰：“吾不住城市。早有愿在鸡山挂单，而山上子孙不许。今诸位护法，能为图一片地，愿开单接众，以挽救滇中僧众，恢复迦叶道场。此衲所愿也。”众称善，乃令宾川县知县办理。于山中觅得一破院，名钵盂庵，居之。虽住无房屋，餐无宿粮，然十方四众来者皆礼接之。

钵盂庵，自嘉庆后，已无人住。因大门外右方有一巨石白虎，不祥，拟在此地凿一放生池。雇工斫之不碎，即去土，察之无根。石高九尺四寸，宽七尺六寸，顶平，可跏趺坐。招包工移左二十八丈。来工人百余，拼力三天，无法动，不顾而去。予祷之伽蓝，讽佛咒，率十余僧人，移之左。哄动众观，惊为神助。好事者题为“云移石”。士大夫题咏甚多，予亦有诗纪之，曰：

嵯峨怪石挺奇踪，苔藓犹存太古封。
天未补完留待我，云看变化欲从龙。
移山敢笑愚公拙，听法疑曾虎阜逢。
自此八风吹不动，凌霄长伴两三松。

钵盂峰拥梵王宫，金色头陀旧有踪。
访道敢辞来万里，入山今已度千重。
年深岭石痕留藓，月朗池鱼影戏松。
俯瞰九州尘外物，天风吹送数声钟。



重修寺宇，接待十方。事既展开，急于募化。乃留戒尘师料理内务，予独往腾冲。

由下关至永昌，过和木树。此地数百里，粗犷难行，官民从来未曾修理。闻土人言，有一外省僧人，自发心苦行修路，不募捐，任来往者助伙食。数十年来，不曾退变。此路得该僧修理，十九通行。蒲漂人甚德之，欲修孔雀明王寺居之；他不愿，只顾修路。

予闻而异之，循道前进。将暮，遇于途，见其荷锄携畚将归也。上前问讯，彼瞠目不语。予亦不顾，随伊到寺。见其放下锄具，上蒲团坐。予参礼，他亦不视、不语。予亦向伊对坐。次早，伊作饭，予为烧火。饭熟，亦不招呼。予取钵盛食。食毕，伊荷锄，予负箕，共同搬石挖泥铺沙，共同起止。如是十余日，未造一语，彼此安之。

一夕，明月如昼。予在寺外大石上趺坐，夜涯未归。伊轻步至予后背，大喝曰：“在此做甚么？”

予微启目，缓声应曰：“看月。”

伊曰：“月在何处？”

予曰：“大好霞光。”

伊曰：“徒多鱼目真难辨，休认虹霓是彩霞。”

予曰：“光含万象无今古，不属阴阳绝障遮。”

伊执予手，大笑曰：“深夜，请回休息。”

次日，欢然叙话，自言是“湘潭人，名禅修。少出家，二十四岁在金山禅堂得个休歇处。后朝山到藏，由缅回国。见此路崎岖，人马可怜，因感持地菩萨往行，独修此路，在此数十年，现八十三岁矣。不曾遇知己，今幸有缘，始一倾吐”。予亦告以出家因缘。

次日早饭后，予告辞，彼此大笑而别。

往腾冲募化，住湖南会馆。行单未卸，有穿孝服者数人来叩礼云：“请和尚念经。”

予曰：“我非应赴经僧。”

孝子曰：“为你们和尚念。”



予曰：“此地听说无和尚。”

会馆首事人为之释曰：“大师要去念经。事甚巧合！今日来者，为吴太史之曾孙。太史生平修持甚谨，数十年间，皆称吴老太爷为善人，今寿八十余矣。儿孙数十人，膺孝廉科者数人，秀士更多。日前去世时，自言是和尚，遗嘱以僧衣殓，不许哭泣，不许杀牲，不许请师巫诵经，并谓将有高僧来为之超度，盘膝坐脱，经日面目如生。今日师来，得非法缘？！”

予许之，到其家诵经，放施食七日。阖邑官绅士庶咸来随喜，愿归依者又千余人。

官绅拟留予住腾冲，予曰：“我为修鸡足山，来此募化，不能住也。”

众皆欢喜，踊跃乐捐巨款。于是回山备粮，建造房屋，立定规约，坐香讲经，重振律仪，传授戒法。是年，四众求戒者七百余人。至是，山中诸寺亦渐改革，着僧衣，吃素菜，且上殿、挂单矣。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六十六岁。

【是年大事】 清廷明令废科举。

春，石钟寺宝莲老和尚请在该寺传戒，求戒者八百余人。法事毕，戒尘在钵盂庵闭关，余往南洋宏化。

至南甸太平寺讲《阿弥陀经》毕，归依者数百人。毕，循千崖蛮线，过野人山，到新街、瓦城。因在野人山染瘴毒，至此发作，重病，在路边棚厂，昼夜发烧。

扶病到洞柳观音寺。有一中国僧人，名定如者。予向伊行礼，不顾，乃在殿下趺坐。至晚，伊鸣磬上殿，予帮敲钟鼓。忏悔文毕，唱“杀！杀！杀！”，三拜。翌早上殿，诵毕，三拜，亦一样唱。予异之，故不去。早午晚，葱蒜牛奶杂食。予不食，亦不言，饮水而已。伊窥知之，令饭粥不下葱蒜，予乃得食。

至第七日，伊请予吃茶，询其拜杀之故，曰：“杀鬼子！”伊原籍宝庆，父在滇任武官死，遂出家。在普陀接法，从竹禅和尚学画。前十余年，

由港到星洲，船中备受洋人虐待，极难堪，终身恨之。现在此间鬻画，人多珍之，故斋粮弗缺。“十年来，僧人过此，装模作样，脾气古怪，难得你圆融无碍，故敢对你实说。”予劝以怨亲平等，气仍未消也。

予病渐好，告辞，坚留，予告以募缘之故，乃由伊送路费、粮食、买车票，发电至仰光，嘱高万邦居士接车，殷勤而别。

到仰光，高居士全家及龙华寺监院性源等到接。寓高家，备极优待。曰：“妙老和尚常念师苦行，几十年未知消息。今闻师来甚喜。近有讯来，欲回唐山，修宁德龟山云。”

连日陪游大金塔，参观各圣境毕，告辞，恐老人急于回国也。高居士送上船，并电槟榔屿极乐寺接船。

船到埠，因船中有病疫死者，悬旗“打限”，即要船上人在远处山上受检验也。千余人上山，上无遮盖，一任日晒夜雨。每日发米一小碗，萝卜二，自煮食。医生来，每日看二次。七日，人去一半；十日，人都去尽。独留予一人，心焦急，病日加重，益形凄苦，渐不能进食。至十八日，医来，令移一净屋，无人居，心喜之。

有一老人巡视，问之，为泉州人。伊叹曰：“此房是病人将死者乃令住之，以为剖腹之备。”

予说明往极乐寺，老人动念曰：“我取药与你吃。”

煎来神油茶一碗，吃了两天，略好。老人告予曰：“医生来，听我在外面咳声，你即起，振作精神。拿药与你，你不要吃。”

医生来，果如言，但以药开水，迫令食。无奈，强食之。

医去，老人来问药事，予曰：“已吃矣。”

老人惊曰：“难活了！明天即来生割（割：tāng，宰杀）。我给点药你吃，望佛祖佑你。”

次早，老人来看，我坐地上，睁眼不见人。老人抱予起，满地是血。老人又拿药来吃下，急为予换衣、洗净地，叹曰：“别人吃了昨天的药水，不等断气就开刀了。你不该死，佛有灵也！九点钟，医生来，我作咳声，你装神气些。”

时至，医来，见我，指一指，笑笑而去。

问老人，曰：“他笑你不该死耳！”

予告以高居士送我些钱：“请你帮忙送点钱给医生，放我出去。”即取四十元给老人，二十元以谢照顾之意。

老人曰：“我不要你的钱。今天医生是红毛人，不可说。明日是吉冷人，可以讲。”

是晚，老人来说：“已与番人讲好，送二十四元。明天可以放行。”

听之心安，谢老人。

次早，医来，看毕，唤船过海。老人扶予上船。

雇小车送到广福宫。客堂见形容怪状，坐二句钟，无人过问，不禁悲感交集：喜不死于异域人之手，而悲知客僧之不知职责也。

最后，一老者出，即觉空首座。予称“弟子某甲顶礼”，拜下已，不能起。

老者扶起坐，曰：“高居士已来电二十多日，不知消息。老和尚与大众都急，你怎么弄成这样！”

此时老少聚满一堂，百般现成，一室生春矣，噫！

未几，妙老和尚赶至，曰：“天天望你消息，怕你遭险。我欲回闽修龟山，听说你来，故在此候。”

予曰：“弟子罪过。”

叙述一番经历，老人及大众惊喜，合掌念佛，同回极乐寺。

老人令服药，予曰：“既已到家，妄念顿歇。将息数日，便好了。”

后老人见予每静坐数日，诫曰：“南洋天气炎热，与内地不同。久坐，恐戕色身。”予不觉也。

老人曰：“你在此讲一部《法华经》结结缘，我即回国。你俟经毕，勿先回滇，来鼓山一转，我有事与汝说也。”

送老人上船后，开讲，归依者数百人。马六甲埠诸护法，请到青云亭讲《药师经》。旋到吉隆坡，叶佛佑、黄云帆居士等，请至灵山寺讲《楞伽经》。在各埠讲经毕，前后归依者万余人。

冬，滇省全体僧众来电，谓政府提寺产。寄禅（即八指头陀）等有电来约，请速回，共图挽救云。以岁暮在即，留吉隆坡过年。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年），六十七岁。

春，回国，船经台湾，参观灵泉寺。至日本，参观各地佛寺。是时，中日两国正暗中摩擦，对中国僧人每多注意，更禁日僧来华。予欲联合中日佛徒事，以此缓进。

三月回国，抵沪，与佛教会代表寄禅师等同进京请愿。抵京，住贤良寺。僧录司法安、龙泉寺道兴、观音寺觉先诸师，亲自招待。肃亲王善耆请予为其太福晋说戒法，以及庚子随銮时各王公大臣旧友，多来相视。策划上奏诸事，得各护法帮助甚多，诸事顺利。奏上，奉上谕：

光绪三十三年 月 日

上谕：前因筹办捐款，叠颁谕旨，不准巧立名目，苛扰贫民。近闻各省办理学堂工厂，诸多苛扰，甚至捐及方外，殊属不成事体。着各该督抚，飭令地方官，凡有大小寺院，及一切僧众产业，一律由地方官保护，不准刁绅蠹役，借端滋扰。至地方要政，亦不得勒捐庙产，以端政体。钦此。

此谕颁后，各省提寺产之风，遂告平息。

予留京师，商诸护法，以自清朝开国以来，于云南地方未有颁发《龙藏》，似应奏请颁藏经全部，法惠遐陬。旋由肃亲王发起，总管内务府大臣奏曰：

为请旨事。据僧录司掌印僧人法安禀明：云南省大理府宾川县鸡足山钵盂峰迎祥寺住持僧人虚云呈称，本寺系为名山古刹道场，缺少藏经，愿欲请颁《龙藏》一份，永远供奉。查此山寺，即迦叶尊者胜会，其寺实属古刹。请颁《龙藏》，为崇佛法。经民政部尚书肃、柏林寺住持澄海、龙兴寺住持道兴等，加结前来，谨据情奏请。如蒙谕允，应由臣衙门传知僧录司，转飭办理。为此谨奏，请旨。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六日准奏，朱批“奉旨，依议。钦此”。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奉

上谕：云南鸡足山钵盂峰迎祥寺，加赠名护国祝圣禅寺，钦赐《龙藏》、銮驾全副。钦命方丈，御赐紫衣钵具，钦赐玉印、锡杖、如意。

封赐住持虚云“佛慈洪法大师”之号。奉旨回山传戒，护国佑民。内务府大臣传知虚云，谨领各件回山，永镇山门，善为布教。地方官民，一体虔奉，加意保护，毋得轻亵。此谕。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 日给

请藏诸事，业已办竣。二十日，接鼓山妙老来书曰：“藏经起行，先到厦门，由南洋运滇，经暂留厦。汝速回鼓山一晤！”

此次奉经南回，在京中各护法出力甚多。然由京至沪，由沪至厦，得养真宫转道和尚、佛顶山文质和尚助力不少也。予以岁逼，在北京过年。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年），六十八岁。

【是年大事】改奉天、吉林、黑龙江为行省。

春正月，运经出京，先至沪，及厦门，全仗文质、转道两师布置。方抵厦，忽接鼓山来电，谓妙莲老和尚于正月在龟山圆寂。

是时，厦门诸山长老僧众到鼓山参加老人荼毗礼，灵塔移鼓山下院，筹善后事。予即兼程赴鼓山，建塔、传冥戒等事，日夜忙碌，至四月十日进塔。当塔工竣后，半月滂沱大雨，众忧之。初八菩萨戒毕，天启晴。初九大晴，是日官绅士庶来山者络绎于道。初十入塔时，天坪祭斋百桌，大众诵经。上供毕，念变食真言时，忽一阵旋风，将诸祭品旋于空中，灵龕顶一道霞光，直贯塔顶。众皆赞叹。礼毕，回寺，又大雨滂沱矣。其灵骨以一半入塔，一半运南洋极乐寺供养。

当奉迎藏经与妙老人骨灰南行至槟榔屿时，观音亭及大众迎者数千人。当诵经毕，念变食真言时，又忽起旋风，将万花吹散。灵龕顶涌白光，

直透二里外之塔顶。此二事，予亲手所作，耳所闻、目所见者也。

佛云：“密行难思议”。论老人平生修持事，予所未知，亦未主行于禅净，唯以修建寺院、接众结缘为务，末后因缘，有斯奇特。予自从披剃后，流荡四方，久未侍奉，且数十年不通音讯，有负师恩。然最后因缘，为其料理龛塔，分光舍利。忆其屡嘱诸事，又似有前知者，难以愚测，略叙事实，俟证将来。

乘船到丹那，观音亭请讲《心经》后，转船赴暹罗。船中无素食，终日趺坐。有一英人，过予座前，屡目予多次，问曰：“和尚去哪里的？”

知通华语，答曰：“往云南。”

伊即邀予至客房坐，出糕饼牛奶，予不食。

问：“你是云南何处？”

答曰：“鸡足山迎祥寺。”

曰：“此寺规矩甚好。”

问：“先生曾至此何干？”

曰：“做过腾冲、昆明领事官，到处参观过寺院。”

英领事问予“到外国何事”，告以“请藏经回滇，因路费缺乏，先到槟榔屿化缘”。

问：“你有公文否？”

出公文、证据及缘簿示之。领事即于簿上写三千元，亦奇缘也。请余食素餐炒饭，同船到暹罗，上岸分手。

予住龙莲寺，讲《地藏经》。期内，英领事到寺相看，付三千元现款而去。

他去后，予以回滇建藏经殿需款甚巨，非数万金不可，而此行所获无多。于讲《地藏经》毕，数日后，即续讲《普门品》。听者数百众。

一日趺坐，定去，忘记讲经，一定九日，哄动暹京。自国王大臣，以至男女善信，咸来罗拜。出定后，讲经毕，国王请至宫中诵经，百般供养，肃诚归依，官绅士庶归依者数千人。

此次定后，足生麻痹，始只行动有碍，后则全身如枯木，不能执

箸，食要人喂。护法聘中西医诊治，针灸服药，俱无效，甚至口不能言，目不能见，群医束手。唯身心泠然，并无痛苦。一切事皆放下，独有一事放不下，因有汇票缝在衣领，无人知者。口不能言，手不能写，万一化身时，一火烧去，则藏经不能到，鸡山殿阁不能修建，这笔因果，如何能负？思深泪下，默祈迦叶尊者加被。时有昔日终南同住之妙圆师，见予下泪，口微动，即近凑耳倾听。嘱其取茶，祷迦叶。服下，心内清凉。即入梦，见一老僧如迦叶状，坐予身边，以右手摩我头曰：“比丘！衣钵诚勿离身。汝不需忧，以衣钵作枕，就好了。”听毕，即取衣钵作枕，回头，已不见尊者，通身汗下，当下悦乐不能说。予稍能言，令妙师到华佗前求方药。只木栴、夜明砂二味，服后，目能视，口能言。再求一方，只赤小豆一味，以豆煮粥充饮食，不准吃杂物。吃二天，头略能动。再求，仍是赤小豆。从此以豆为食，大小便通，秽如黑漆，渐渐知痛痒，能起能行，先后二十余日矣。谢大众劳心费力，妙圆师日夜护持，尤可感也。礼谢华佗，愿以后建伽蓝殿，必设师位，屡卜筮杯，皆如意。

病愈，续讲《起信论》。将毕，槟榔屿极乐寺派善钦、宝月二师来接。蒙暹罗宫内及诸王大臣，护法居士，男女善信，都来送行赠资，得款甚巨。以予诵经事，暹王送洞里地三百顷，予送与极乐寺，交善庆和尚，在此设树胶厂。予与钦、月二师，同在厂过年。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年），六十九岁。

【是年大事】十月二十一日帝崩，庙号德宗。二十二日，慈禧太后崩。

春，予在洞里胶厂，偕善庆和尚到雪兰峨观音阁，此道场系庆老自建者。旋至怡保大小霹雳，各处参观，后转往极乐寺，讲《起信论》、《行愿品》。所经各埠，信心归依者甚众，都在忙闹酬应中过日。在极乐寺讲经毕，即闭方便关，暂停讲，及不会客。在寺过年。

宣统元年己酉（1909年），七十岁。

予由槟榔屿运经起行，抵仰光。高万邦居士到接，留住高家月余，亲自送至瓦城。高居士在仰光请一尊玉卧佛，拟送祝圣寺供养。船到新街，住观音亭，雇驮马到鸡足山。以物件太多，分盛三百余驮。独有玉佛太重，马不能任，雇不出人，暂奉于观音亭。至后数年，乃请回山。高居士留此四十余天，亲自料理，施财施力，诚为难得。人马同行，几及千众。经腾冲、下关各镇，多承地方迎接，在路上数十日，人马平安。独由下关进大理时，忽雷电交作，洱海波腾，云气变幻作奇景而无雨。至寺门，举行迎经大典，安妥，乃大雨滂沱。次日仍大放晴，咸谓洱海老龙来迎藏经也。是时，云贵总督李经羲奉谕派员到大理，率官绅接旨迎藏，目睹斯事，同赞佛法无边。在大理休息十天，由下关、赵州抵宾川县，直到祝圣寺，一路平安，无滴雨湿经箱上。奉经入藏，正值腊月三十日香会，万众欢腾，得未曾有。请经事至此告一段落。

宣统二年庚戌（1910年），七十一岁。

【是年大事】日本灭朝鲜。

自从前年，奉上谕禁止提取寺产后，及藏经到山，全省僧伽暂得安居。

滇督李帅（云贵总督李经羲）派员来山慰问，并令其家眷来寺归依，及赠礼物。函谢之。

请戒尘师出关，劝诫诸山同遵戒律，提倡教育青年，革除陋习。鸡山道风为之一振。

与宾川县长商释被禁僧于狱，及赦轻罪囚徒。

夏间，由鼓山转来湘中家信。弹指五十年，成诗三首，有“只此一生清白业，更无余事记心田”，“久矣浑忘尘世事，莫将余习到云边”。后陈中翰荣昌，为作《妙净尼留偈记》，刊之石。

【附录一】尼妙净留偈记（陈荣昌）

比丘尼妙净者，俗姓王氏，云公之庶母也。云公法名古岩，字德清，号虚云，湘乡人，俗姓萧，梁武之后也。父玉堂，佐治福建泉州府幕。母颜夫人，年逾四十，无子，祷观音大士得孕。父母梦一长须青袍人，头顶观音，身骑猛虎，跳入床上。母惊醒，异香熏室。既生云公，落地乃一肉球。母大失望，气壅而绝。越日，有卖药翁来，剖肉球得男，即云公也。庶母抚育之。云公性不喜茹荤，稍长就傅，不嗜儒书，性好佛经。父兹不悦，严责之。年十七，以兼祧故，父为娶二媳：一田氏，一谭氏。云公不欲也，遁于闽海鼓山，礼妙莲长老为师。同治三年甲子岁父去世，庶母遂领二媳入佛门为尼。田氏旧患咯血，披剃四腊即病歿。谭氏尚存，为湘乡观音山尼，法名清节。尝寄书云公称：己酉腊八，庶母西归，当弥留时，跏趺留偈而逝，其偈曰：

人生养子有何益，翼硬展翅便冲飞。
怀胎命若悬丝险，既生得安谢神祇。
乳哺不倦尿屎苦，如狮捧球不暂离。
待得稚雏成鹏去，慈亲衰老犹靠谁。
兄薄弟寒父亡故，弃我婆媳竟何依。
痴情难解鞠育念，益想益悲令人啼。
欲作鬼母寻子去，举目云山万重围。
汝能志办生死事，不见庞蕴把道违。
俗情法爱何殊义，山禽尚晓栖落晖。
虽获同愿奉佛寺，日沉寒山冷翠微。
儿既早为空王子，世尊昔曾度阿姨。
恨兹婆婆尽烦恼，休心今向极乐归。

又一偈云：

每因恩爱恋红尘，贪迷忘失本来人。

八十余年皆幻梦，万事成空无一真。

今朝解脱生前累，换取莲邦净妙身。

有缘念佛归西去，莫于苦海甘沉沦。

云公得书悲喜交集。悲者，悲抚育之恩未报；喜者，喜庶母出家四十余年，命终心不颠倒，留偈而逝，即生西之兆也。

民国十一年岁次壬戌夏陈荣昌敬撰并书

【附录二】清节尼来书

拜违尊颜，时深系念，奈云山阻隔，音问难通，疏慢之愆，职是之故。遥维德公大和尚，动定绥和，法体康健，曷胜远祝！忆君遁别家山，已五十余年，寤寐之间，刻难忘怀。未审道履何处？仙乡何所？未获卫侍左右，实深歉仄。今春正月，侧闻高隐闽海，优游自得，闻之不禁悲喜交集。然究未知的实下落，真令悬念难测。因念上离父母养育之恩，下弃吾等结发之情，清夜思惟，其心安忍？况今兄薄弟寒，父母年迈，吾等命乖，未能兴宗继嗣，家中无倚靠之人，宗嗣无接续之丁。每忆念及，未尝不涔涔泪下也。儒以五常为道，昔湘仙尚度文公及妻，且我佛以亲怨平等，调达耶输，尽先度之，想吾等与君岂非缘乎？既不动乡关之念，还须思劬劳之恩。吾等无奈之何，今将家事，略述大概。

自驾别后，慈父令人四探无着，恻念于怀，常感有病，告老回家，养病一年余。至甲子年（同治三年）十二月初四日巳时逝世。丧事办妥后，姨母（即庶母王氏）领我并田氏小姐，同入佛门。姨母法名妙净，田氏鹅英法名真洁，我名清节。家事概交叔婶料理，多作善举公益，余不烦叙。鹅英吐红，披缁四腊，撒手西归。乙亥年，伯父在温州病故。我大哥现牧西宁府，荣国（从侄）偕鹅英三弟赴东洋，华国继续君嗣。至富国从君去后，未见信音。古谓大善无后。君虽僧度再世，然顿绝二祠香烟，虽是菩萨度尽众生，未免使愚迷谤无孝义。吾本于孝义有

亏，常慕君之灵根深厚，志昂誓坚，若莲花之不染污泥，又何必远离乡井，顿忘根本？吾之所以痛苦呈书者，特为此也。去冬（宣统元年）己酉岁十二月初八辰时，姨母王氏告辞西归。在弥留时，跏趺说偈。偈毕，敛视寂逝，异香数日，端坐巍巍，俨然如生。嗟乎！世虽梦幻，木人也感涕矣。今寄数语，使知家中事务。信到之日，速请束装就道，万勿迟延，并将富国一同回家，不枉清节倾渴翘冀，竭尽愚忱，是吾所深幸也。况兹圣教凋凌，楚夏风俗君岂不知？伏祈我师如迦叶尊者，救紫金光（人名，即紫金光尼，出家前，与迦叶尊者是夫妇），同作法侣，满腔蓄泪，尽形一望也。鄙语千言难尽，意义在不言中。匪朝匪夕，盼祷无涯矣。肃此敬叩慈安。伏乞丙鉴不宣。

君亦鸿雁别故乡，冲霄独自向南翔。

可怜同巢哀哀侣，万里秋风续恨长。

望断天边月，泪泉泻满晴。

我栖湘江上，竹痕已成斑。

君必成大道，慧业日当新。

昔时火宅侣，原是法城亲。

观音山尼弟子清节顶礼百拜哽咽泣书

时（宣统二年）庚戌二月十九日

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七十二岁。

【是年大事】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民军首义于武昌，十一月下南京。

春，传戒期后，结禅七四十九日，提倡坐香、结夏安居一切法式。

至九月，武汉革命，传至滇中，地方大乱。宾川县城被围，几肇大祸。予调解之。

又统兵官李根源因误会，派兵围鸡足山。予为解释，引兵去，且归依三宝。

【编者按】师口述年谱中，只此寥寥数语，编者曾阅《滇南纪事》，记载甚详，可见师之德量也。别记如下：

公于滇中弘法度生外，有数事弭巨患于无形者，略举如次：

一

民国成立，西藏王公活佛恃险远，不肯易帜。中央命滇出兵二师讨之，以殷叔桓为总司令，前锋已达宾川。公以边衅一启，祸无宁日，乃偕前锋同至大理，晤殷公，曰：“藏人素信佛法，盍遣一明佛理者往说之，不劳兵也。”殷以为然，乃请公为宣慰法师。公曰：“某汉人也，往恐无功。此去丽川喇嘛东保者，腊高有德，藏人敬信，曾授四宝法王。彼往，事必有成。”殷乃备文派员陪公谒东保。保始以衰老辞，公曰：“赵尔丰用兵之祸，藏人至今寒心。公宁惜三寸舌，而残数千万人生命财产乎？”保起立，谢曰：“我去！我去！”保受命，以老僧法悟副之，入藏，要约而还，滇遂罢兵，民国成统一之局。频岁康藏间互相齟齬，苦战不休，经此沟通，三十年相安无事。

二

公迎藏经回滇，恭敬布化，地方官吏士民日益钦仰，贩夫妇孺莫不知有虚云老和尚者。辛亥革命，清帝逊位，各省逐僧毁寺，风动一时。时滇省掌新军兵柄者为协统李根源，恶诸方僧徒不守戒律，将亲督队伍赴诸山，逐僧拆寺；又付公以一穷和尚，何以得民心如此其盛，必有怪事，指名捕之。祸将不测，诸寺僧皆逃窜，即公寺内僧百余人，亦皆惶惧。有劝公避者，公曰：“诸君欲去则去耳。如属业报，避何益？以身殉佛耳！”众遂不去。

数日后，李协统根源果率兵入山，驻军悉檀寺，毁金顶鸡足大王铜像，及佛殿、诸天殿。公以事急矣，乃独自下山，诣军门，出名刺请谒。守兵及阍者识公，告以速逃，祸将及，抵死不为通。公不顾，径入，见李根源与前四川布政使赵藩同坐殿内。公前致礼，李不顾。赵与公有旧，劳之，问公从来，公陈述惟谨。

时李怒形于色，厉声问曰：“佛教何用？有何益？”

公曰：“圣人设教，总以济世利民，语其初基，则为善去恶……从古政教并行，政以齐民，教以化民……佛教教人治心。心为万物之本，本得其正，万物得以宁，而天下太平。”

李色稍霁，又问曰：“要这泥塑木雕作么？空费钱财！”

公曰：“佛言法相，相以表法，不以相表，于法不张，令人起敬畏之心耳。人心若无敬畏，将无恶不作；无恶不作，祸乱以成。即以世俗言，尼山塑圣，丁兰刻木，中国各宗族祠堂，以及东西各国之铜像等，亦不过令人心有所归，及起其敬信之忱，功效不可思议。语其极则，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李略现悦容，呼左右具茶点来。

李又曰：“奚如和尚勿能作好事，反作许多怪事，成为国家废物！”

公曰：“和尚是通称，有圣凡之别，不能见一二不肖僧，而弃全僧。岂因一二不肖秀才，而骂孔子？即今先生统领兵弁，虽军纪严明，其亦一一皆如先生之聪明正直乎？海不弃鱼虾，所以为大。佛法以性为海，无所不容。僧秉佛化，护持三宝，潜移默化，其用弥彰，非全废物也。”

李色喜，与公再谈，俄而笑逐颜开，俄而俯首致敬。于是留公晚斋，秉烛深谈，由因果分明，说到业网交织，由业果因缘，说到世界相续，众生相续，言愈畅而理愈深。李时以温语接公，时以容貌礼公，卒乃喟然太息曰：“佛法广大如此，吾已杀僧毁寺，业重矣。奈何！”

公曰：“此一时风气使然，非公之过。愿以后极力保护，则功德莫大矣。”

李公大悦，翌日，即移住祝圣寺，随公杂众僧中，蔬食数日。

是时，山中忽大现金光，自山顶至山麓，草木皆作黄金色。相传，山中有三种光：一佛光，二银光，三金光。佛光连年皆有，银光与金光则自开山以来，仅数现耳。李益感动，执弟子礼，请公为鸡山总住持，乃引兵去。

岁冬，上海佛教大同会与佛教会有所争辩，电至滇，促予往。至沪，晤普常、太虚、仁山、谛闲诸师，协商妥善，在静安寺设立佛教总会。予与寄禅和尚同到北京，住法源寺。寄公忽病，坐脱，予为料理丧事，扶柩至沪。在静安寺开佛教总会成立大会，及寄公追悼会毕，予领滇黔两省分会公文，及滇藏支会公文，准备回滇。李公印泉（根源）广书介绍函，与蔡松坡诸公，共为护法。

中华民国元年壬子（1912年），七十三岁。

【是年大事】一月一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二月，宣统宣告退位，清亡。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四川都督尹昌衡拟带兵入藏。

予回滇后，即开办佛教分会事，在文昌宫（永历帝庙）开成立大会，请了尘在贵州设分会。西藏活佛喇嘛远道来者甚众，拟举办佛教学校、布道团及医院等慈善事业。

是年，在滇藏佛教会中，有一小异事：有乡人送一“八哥鸟”来放生，已能言，初尚食肉，归依后，教它念佛，即不吃荤，甚驯善，自知出入，日常念佛及观音菩萨圣号，不少间。一日，忽被鹰搏去，飞在空中，只闻佛声。虽以异类，尽此报身，生死之际不舍念佛，何以人而不如鸟乎？

是年在昆明过冬。

民国二年癸丑（1913年），七十四岁。

【是年大事】十月，正式选举袁世凯、黎元洪为正副总统。

滇藏佛教分会创始事繁，凡会中处理寺产，及新办事业，须与官厅接洽，而民政长罗容轩动多阻碍，遂扞格难行。蔡督松坡时为和解，然未能圆满也。活佛及会众公议，请予进京。值熊公希龄任内阁总理，多为助力，乃调罗容轩入京，以任可澄为巡按使。予回滇，任对佛教事务尽力维持。

民国三年甲寅（1914年），七十五岁。

【是年大事】七月，欧洲大战起，日本攻下胶州青岛。

滇督蔡松坡赴京，唐莫赓（继尧）代。予拟回鸡山休养，乃将会务交代清楚，即回鸡山，料理重修兴云寺，及下洋萝荃寺。计划工程事毕，鹤庆诸山长老请赴龙华山讲经，正修和尚请往丽江金山寺讲经。朝雪山太子洞，到维西、中甸、阿敦子各地游览。又到藏边，参观喇嘛十三大寺。回寺过年。

民国四年乙卯（1915年），七十六岁。

【是年大事】一月，日本提出二十一条，逼我国承认。十二月，袁世凯备行帝制，令改明年为洪宪元年。

春戒期毕，有邓川县绅士丁姓者，清孝廉也。只一女，年十八岁，未出阁，一日，忽然不省人事，全家仓皇。及醒，变作男子声，指其父大骂曰：“你丁某，恃势诬我为匪，至丧我命。我大理西川人，名董占彪，你还记得否？今在阎王前告准，报八年之仇！”说毕，持刀逐丁某。丁骇，潜匿他处，不敢归家。鬼每日必来，来则女变形态，家中扰攘，乡里聚观，苦之。时鸡足山派素琴、素值二僧往邓川办事，过丁家，群聚看鬼凶状。僧曰：“劝你不要这样，令地方不安。”鬼曰：“你出家人不要多事！”僧曰：“本不与我相干。但我师父常言，冤家宜解不宜结，愈结愈深，何时得了？”鬼思有顷，曰：“你师是谁？”僧曰：“祝圣寺虚云和尚。”鬼曰：“我亦闻名，但未见过他。肯与我受戒吗？”僧曰：“大慈大悲，度一切苦，如何不肯？”僧又劝他令丁姓出钱超度。鬼曰：“他伤天害命，我不要他钱！”僧曰：“令地方送你些钱，地方亦安。”鬼又作恨声曰：“此仇不报，我恨难平！冤冤相报，又何了止？待我去问过大王，你明日在此等我。”鬼去，女子起立，含羞而入。次早，鬼先来，僧后至，责僧失信，告以因公。鬼曰：“我问过大王，说祝圣寺好个道场，准我去。但要你亲自送去。”于是，地方绅士十余人，偕二僧至寺。晚上谈说是事，次日设坛为之念经说戒，从此安静。邓川人士结会时到寺礼忏。

民国五年丙辰（1916年），七十七岁。

【是年大事】六月，袁世凯逝世，黎元洪继任总统。

高万邦居士所送玉佛，已阅数年，予拟迎回，乃再往南洋。闻夷方多信佛教者，乃亲到掌达、蛮线、富散、腊散诸夷地观风，再到仰光拜大金塔，访高居士。在龙华寺讲经毕，附船到新街，洋官示曰：“吾友中国大总统立帝制，捉拿匪类。诸凡侨民，过此验明，乃得放行。”将数百乘客押到捕房，讯后，只剩我等六僧，说是革命党，尽皆扣留，反缚拳打，晒太阳，不准动，动即打，不与饮食，不准大小解。从早六时至晚八时，乃有归依弟子洪盛祥董老板等闻知，到捕房保释，每人五千元，盖手印释出。后接往盛祥商号，留住过年，并助料理运玉佛事。

民国六年丁巳（1917年），七十八岁。

【是年大事】六月，张勋、康有为拥废帝复辟失败，冯国璋代理大总统。九月，孙中山在广东被举为大元帅，南北对立。

春，由观音亭起运玉佛，雇八人舁之，订明送到鸡山，酬费若干。所经山岭崎岖，凡数十日，有前人未经者。某日，行至野人山，舁者疑玉佛中有金珠钞票，乃置佛地上，言力不胜举，要加价数倍。慰勉之，更声势汹汹，似将不利者。予度不可理喻，瞥见道旁有一巨石，重约数百斤，怡然语舁夫曰：“此石与玉佛孰重？”众曰：“二、三倍之。”予两手举石，离地尺许。群咋舌，乃婉谢曰：“老和尚活佛也！”不敢言，舁佛至山，厚赏之。予自念力不及此，似有神助。后至腾冲保山各寺讲经。

民国七年戊午（1918年），七十九岁。

【是年大事】九月，欧战结束（后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徐世昌就任大总统。

唐督继尧派员备书问，令宾川县知事同入山，迎请再三，不得已，允赴昆明。是时，道途多艰，县以乘舆及派兵护送，却之，挈徒修圆同行，

一笠一蒲，一铲一藤架，步行而往。

至楚雄，途中遇匪，搜出唐致予之函，威吓拷打。

予曰：“不必打。请见你们总司令。”

即拿见其首领杨天福、吴学显。

喝曰：“你是甚么人？”

曰：“鸡足山和尚。”

问：“何名？”

曰：“虚云。”

问：“进省做什么？”

曰：“做佛事。”

曰：“做佛事为甚么？”

曰：“为人民祈消灾难。”

曰：“唐继尧是个匪，你为何去帮忙他？他是个坏人，你与他来往，亦是坏人！”

予曰：“你说坏人，亦是难说。”

曰：“何以难说？”

予曰：“往好处说，人人都是好人。往坏处说，个个皆是坏人。”

问曰：“怎么说？”

曰：“假使你与唐，两位都是为国为民，为福国福民，乃至你们部下，个个都如此，岂不是个个都是好人？从坏处说，你说唐是坏，他说你是坏，各有成见，如同水火，兵连祸结，害尽人民，岂不是个个都坏人？老百姓从左是盗，从右是匪，何等可怜！”

伊等听罢，皆笑。

吴曰：“依你说不错。但是，怎么好？”

予曰：“依我说，你们不要打。请你们招安。”

吴曰：“难道叫我投降吗？”

曰：“不是这样说。我说招安者，因为你们都是贤才，是招国家之贤士，以安地方也。只要你们莫存私见，安民救国，岂不是好？”

吴曰：“向何处办理？”

曰：“向唐办理。”

吴曰：“向唐就不干。他杀了我许多人，关禁我许多人。现正要向他报复，还要降他，岂有此理！”

予曰：“先生勿误会。我说向唐办理者，因为他现在是中央委的官吏，事权在手，将来你也是中央官吏。他杀了你许多人，我这回去做佛事，就是超度兵士亡魂。至若关起来的人，我这回要请他大赦的，你的人不能在例外。况且，你如不听我劝，古今战争，胜败难说。你与唐各有各的力量，究实你比他为难。他有人有财有补充，有中央力量，似比你强。我今日不是向你招安，路过此地，都算有缘。为国息争，为民安乐，方外人不惜饶舌也。”

杨、吴等大感动，反为托我做代表。予曰：“代表不敢当。请你们提出条件，我有机会，当向唐说。”

杨、吴等审议再三，提出六条：

一、在招安前先放回我们的人，二、不得把我们兵解散，三、不得将我们职权取消，四、我们队伍归我们管，五、过去两家战争事不得追究，六、招安后彼此兵丁不得有两样待遇。

予曰：“似此条件，想不成问题。俟与唐商后，当有公事给你们，及派员接洽的。”

吴曰：“烦劳老师父。事若办好，我们感谢。”

予曰：“不言谢，我是顺便经过的。”

杨、吴即予以优待。是夕，亦谈些别事，甚欢。欲留住，予以事忙，翌早辞行。陪早餐毕，送路费、食物及备舆马，派人护送，却之，只受路上食品。

出营盘半里，忽见数人跪在地上，叩头如捣。视之，即昨日殴打予之兵弁也。连呼“请菩萨恕我”，予慰劳之，并劝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皆感涕而去。

予到昆明，唐派员招待，住圆通寺咒龙台。

晚请见，唐曰：“与法师别几年，我祖母、家父、室人、舍弟，相继谢世，心已难安。更加土匪遍地，民不聊生，将士伤亡，孤魂犹馁。因此想做三件事：一、作一场大佛事，求佛加被，消灾免难，超荐亡灵。二、将圆通寺建一大丛林，弘扬佛法。三、办一完善之大学，以教育青年。第三件，我自有人办。至第一、二件，老法师外，无人能任也。”

予曰：“公发弘愿，斯世希有，是菩萨发心。衲知识浅薄，无此能力建丛林事，海内大德多人，但圆通寺非丛林地，住不过百众耳，请再考虑。至做佛事，日期不多，可代效劳。”

唐曰：“师言圆通寺地方不合丛林，甚高见，往后再说。做佛事，如何办法？”

予曰：“心佛一体，感应道交。公办此事，为国为民，幽明普利。衲愚见，于佛事之先，请公定三事：一、道场起经之日，全市禁屠；二、大赦牢狱；三、赈济难民。”唐曰：“一、三事可照办。至第二件，系中央司法主权，某不能自主也。”

予曰：“国家多事，中央已不能顾及。只与司李商之，便能做到，以迓天休。”

唐首肯。

予又曰：“衲再有报告（将路上遇杨天福、吴学显经过事详说），并谓借此大赦，将他们的人放出，亦易于感化也。”

唐听说，当下大喜，即斟酌办理大赦及招安事。

已岁暮矣，适欧阳竟无与吕秋逸居士到滇，为支那法学苑筹经费，同住圆通寺，请伊讲《摄大乘论》。在昆明度岁。

民国八年己未（1919年），八十岁。

【是年大事】孙中山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

春，在昆明忠烈祠启建水陆道场。法会开始，即大赦及禁屠。于会期中，唐派员与杨、吴商招安事，委二人为大队长，从兹地方安靖，

二人始终不变。

最异者，法会开始，全堂各坛蜡烛尽开灯花，如莲花状，霞彩夺目。随缘善信，咸来聚观。四十九日，法会圆满，送圣时，空中现出幢幡宝盖，飘漾云中，全城目睹，罗拜于地。

事毕，唐又请至其公馆念经荐亲，现瑞应，大生信心，合府归依。在昆明过冬。

民国九年庚申（1920年），八十一岁。

【是年大事】七月，直皖战争起，皖败。

春，唐督仍请建水陆道场。毕，继续讲经。

昆明西山华亭寺，古刹也。其地风景至佳，寺僧不能住持，日益荒废。近且欲售与西人作俱乐部，地方政府批准矣。予惜之，言于唐，请其保存名胜。唐纳予言，暗与王九龄、张拙仙诸公议定，设斋敬邀，袖出红帖，请住华亭寺而重兴之。三请受帖。

【编者按】师在滇，先中兴鸡足山西竺寺、迎祥寺，后奉敕住持护国祝圣禅寺，后建昆明胜因寺，碧鸡山靖园云栖禅寺、松隐寺等。

唐于冬暮离任赴港。

【附注】是年秋，滇军将领顾品珍等谋倒唐继尧，夺滇政。唐尚有助旅二十余团，拟备战。以敬信师故，夜深屏侍从，诣寺请师决大计。师曰：“公得滇民心，未尽得将士心，倘事兵戈，恐成两败，而他种势力将及滇矣。不如因势利导，去虚名而存实力，以俟异日之缘。”唐以为然，即称假，让位于顾品珍，以腊月三十日夜往安南，转香港。此事师于所述年谱不载其详。编者于前十年侍坐时，师曾谈及。附记于此。

是年，张拙仙居士以雌雄二鹅，送至昆明云栖寺放生，请说归依。于时，二鹅均俯首静听，至说戒毕，举首似喜状。自此起，常随人上殿，人念诵，鹅即视听，人绕佛，鹅随绕佛，久而不异，人皆喜之。经三年，

一日，雌鹅于大殿门前旋行三转，举首望佛，蜕去，毛形不萎，盛以木盒，葬之。其雄鹅鸣声不止，意如恋慕，越数日，不浴不食，亦于殿前站立观佛，张翅一扇，化去，仍以小棺殓之，二鹅共造一冢。张为文记之。

民国十年辛酉（1921年），八十二岁。

春，顾品珍督滇，二月起，天雨不息，城内可行舟。每日在城楼放大炮轰天，欲去阴霾，无效。至七月后，又旱数月，至冬月，河内扬尘，水旱情形向为滇省所未见也。秋间，热毒蒸腾，喉疫大作，死人数千。时，予初住华亭寺（后改云栖寺），与具行上人同住。遭此凶岁，诸事暂缓进行。

一日早，同进城，午后回山，中途树下憩凉，拾一包裹，开视，内有金玉钏、金钗环、表等物，及滇币八千元，法国币万余元。视毕，复裹之，俟人来。日将暮，以离寺尚远，将物带走，俟明日再来登报寻失主。将到山下，渡海时，忽见一女子跳下海，急趋救之，且浮沉矣。即跳下海救之，女不肯，力牵之上岸。女寻死，强伴之至寺，已入夜矣。令她换衣，与之食，不食，慰劝久之。自言姓朱，长沙人，生长云南，年十八岁，父在城内福春街开药行，只生我一人。因孙师长到家求婚，自称未娶者，父母信之。过门后，知有元配，悉受骗，奈何而已。元室凶恶，屡遭毒打，翁姑屡调解不开。父母又畏孙师长势，至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因此带了多少资财逃出，欲往鸡足山投虚云和尚出家。以不识道途，走了两天。在途，惊有追人，又把包裹丢失。今则非死不可。予询其失物，相符，乃慰藉之，且说以归佛大意。翌日，通知朱、孙两家翁姑夫嫡、父母亲戚，两家来数十人，在寺议论解释。予又为之说法，其夫及大妇，跪在佛前，立誓忏悔前非，相抱而哭，来者皆动容。在寺住三日，男女老少数十人，发心归依，受戒而去。

民国十一年壬戌（1922年），八十三岁。

【是年大事】四月，奉直两军开战，奉军败，东三省独立，世称为奉直第一次战争。六月，徐世昌去职，黎元洪复任总统。

是年起，重建华亭寺（云栖）。昆明湖西岸，有碧鸡山，因阿育王第二太子至此，见碧凤一群，乃居此修炼成道，号碧鸡神，以是名山。诸峰如屏，曰华亭寺。元时，有玄峰禅师得法于西天目中峰明本国师座下，来此开山，名圆觉。后人以山为名，遂改名华亭。前年几售与外人，予言于唐督，乃赎回，请予住持。动工重建，于土中掘出古碑，有“云栖”二字题识，年代已湮灭矣。后将此石嵌于海会塔上。

陈太史筱甫，将自己花园送与农林学校，取回胜因寺地址，改作云栖寺下院，建殿堂、寮房。又修太华寺、松隐寺。在山下新建招提寺，改村名为招提村。在后山采木料，于深林中，捡一遗包袱，内有金银币等，值二十余万元，送与政府为赈济用。众议谓：常住困难，应留常住。予谓：佛制僧人不得拾遗财，今拾之，已属犯戒，归于常住，更为非义。诸公乐捐己财，以种福田则可，僧人无粮，募化则可，拾遗归常住，衲不敢也。众称善，遂拨为赈款。

滇省连年灾旱，人民病苦，喉疫大作，死亡无数。自将领至士民，无不思唐公旧德。群议定，迎唐回任。唐遂回滇督任。诣寺，请予祷雨。设坛三日，雨大降（时不雨已五月）而喉疫不止。唐曰：“闻雪能止喉病，今暮春矣，何得雪？”予曰：“我为设坛，公竭诚求之。”唐斋戒，予礼诵。越日，雪下盈尺，喉疫顿止。群颂佛法不可思议云。

民国十二年癸亥（1923年），八十四岁。

【是年大事】六月黎元洪被迫去职，曹锟被选为大总统。

是年，修七众海会塔竣工。当启土建筑时，去土丈余深，发现一棺，上书“嘉靖四年藩阳李太夫人”。取出化身，面目如生，火中烧出莲花形，送入女居士塔。寺之右侧，有古坟多处，方向不佳。海会既成，

普请入塔。中有一坟，有碑记“道光年间，比丘道明，自幼足废，因是，父母送之出家。具足后，发心拜大悲忏，持观音圣号。一夕，梦观音菩萨令其入浴，水已具，洗毕，不见菩萨，而两足舒适，早起即能下床，步行如常人。从此智慧日开，因此终身持圣号”云云。视其棺上有蚁蚀，作八方小塔，七层，足见该僧之修持也。又挖出罐骨，作黄金色，骨厚寸许，以秤衡其头骨，七斤半，年代不详。

民国十三年甲子（1924年），八十五岁。

【是年大事】一月，国民党宣言以党治国。五月，黄埔军校开学。十月，江浙战争及奉直第二次战争起。十一月，曹锟退职，段祺瑞任临时执政，孙中山入京。

是年，修理全山祖塔，及七佛塔，共十六座。修全寺佛像、五百罗汉、胜因寺大殿，铸大铜佛三尊，修西方殿，塑三圣像等事。

春戒期毕，具行禅人自化，予为文记之。

具行禅人行业自化记

师名日辩，字具行，会理籍，幼失怙恃，依曾氏姓，继以女配，生二子，家贫苦。余至鸡山，伊全家八人在寺工作。宣统元年己酉岁，运藏经回山，传戒，师年二十，领全家八人乞求出家。师是年二十一岁，不识字，耳极聋，貌丑，日种菜苦行，夜礼拜，念观世音菩萨，习坐，间则学课诵，不要人教，自极精勤。民国四年乙卯岁，告假出外参学，至民国九年，余住昆明云栖寺，师回助，任种菜职。能上殿课诵，暇则缝剪及造竹器，不辞劳苦。日种菜园，余菜则送人结缘，不蓄余物，口无多语。及在下院胜因寺种菜，见其密行难得，是年戒期，请为尊证。比丘戒毕，即告假往下院。至三月二十九日，午参后，往胜因寺大殿后晒坪内，自取禾秆数把，披袈裟跏趺坐，左手执引磬，右手敲木鱼，面向西念佛，自放火。寺中数十人，无见闻知者。墙外人见内放大火

光，进看，不见师，至殿后，见跌坐火灰上不动，衣物如故，唯木鱼、磬柄成灰。下人来报，余因初八菩萨戒，不能下山，以书请财政厅长王竹村、水利局长张拙仙，暂代料理。张、王见斯奇异，即向唐督说。唐率全家观看，巍然不动，近至身前，取引磬，忽而全身倒下，成一堆骨灰。感众大生信心。唐提倡由政府为办追悼三日，瞻礼者数万人。唐将引磬作序，永存省图书馆保管。

追悼具行禅人自化身生西记诗二首

枯肠欲断只呼天，痛惜禅人殒少年。
数载名山参谒遍，归来念佛荷锄边。
助兴梵刹同艰苦，密行功圆上品莲。
燃臂药王真供养，孔悲频歿尚凄然。

活到于今心更寒，惟师超逸不相干。
人当末劫多缘累，君至临终一火完。
世念难忘蔬菜熟，西归且向夕阳边。
伤心老泪挥无尽，一磬留音示妙缘。

民国十四年乙丑（1925年），八十六岁。

【是年大事】三月，孙中山逝世于北京。七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

春，戒后，在寺讲经。经毕，于禅堂起长七。

寺地山场，范围甚广，丛林过密，计当须去若干。唤村中人来，指定区域种类，令与共采，各得其半，村人大喜。

是年，滇省政府改委员制，唐退隐，时留山中。

民国十五年丙寅（1926年），八十七岁。

【是年大事】七月，蒋中正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统兵北伐。九

月，占武昌。十一月，占九江。十二月，国民政府北迁武汉。

近年，滇中多事，兵住民房，已不相安。秋收稻熟，民不敢收，畏兵也。予往军部商，得其允许，如有僧人领导农民收谷者，兵不许阻。因是数千乡人共来寺住，始则同食干饭，继则粥，粥尽则同食糠、饮水。乡民见僧伽同甘苦如是，为之下泪。及军事略定，农民乃得返居。此后共同维护寺庙，皆出至诚。

予住持云栖后，逢年皆传戒、讲经、坐香。今岁戒期中，殿前枯梅开白莲数十朵。于前后菜园，所有青菜尽放青莲花，每花中心如一立佛像，事属稀有。张拙仙撰《云栖菜梅记瑞》，镌于石。

民国十六年丁卯（1927年），八十八岁。

【是年大事】四月，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六月，张作霖在北京称大元帅。十二月，国民政府与苏联绝交。

是年，仍在寺传戒、讲经、坐禅。及加建各殿宇房舍未竟之工，又建幽冥大钟楼。

民国十七年戊辰（1928年），八十九岁。

【是年大事】六月，张作霖返奉天，中途被炸死。十二月，东三省易帜，国民政府统一中国。

为募圣像款，与王九龄（宽禅）居士同行，至香港。时陈真如（铭枢）主粤政，派员接至广州，住颐养院，同游白云山能仁寺。陈拟请予住曹溪南华，却之。至厦门，转福州，回鼓山讲经。毕，赴阿育王寺，拜舍利。再朝普陀。文质和尚陪至沪，住香山庵龙光寺。秋末，鼓山达公和尚（即达本和尚）圆寂，派人到沪商事。以岁逼除，在沪过年。

民国十八年己巳（1929年），九十岁。

正月，由沪回鼓山，海军部长兼闽主席杨幼京（树庄）、前主席方声涛，

率官绅留予住持鼓山。予以薙染初地，缅怀祖德，义不可辞也，遂就任。

【编者按】此处虚老《自述年谱》所提到的“民国十七年”、“民国十八年”所发生的事实，实际时间应当往后推一年，分别发生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民国十九年（1930年）”。

民国十九年庚午（1930年），九十一岁。

【是年大事】十一月，中国关税自主。

在鼓山一年后，诸事整理，略为就绪。春戒期，请文质和尚为羯磨。

正月，为众讲《梵网经》。方丈丹墀旧有凤尾铁树二株，古德相传一为闽王手植，一为圣箭祖师手植，皆唐代物，千年矣。此种植物最难长，最耐久，每年长一二叶耳。今二树各寻丈，向未开花，相传千年始花也。于戒期中，二树忽满开，远近来观，络绎于道。文质和尚且为小文记之。

【附文】

庚午春，值虚云兄主持石鼓，传授戒法。余以随喜之余，航海赴闽，参与盛典。既至，则铁树开花，繁盛无比，花大如盆，须瓣若凤尾。咸以优昙相庆。询诸耆旧，皆唐代物也：其一为闽王手植，一为圣国师手植，迄今千余载。敷此妙华，实为稀有。爰邀虚兄摄影留征，用志涌泉瑞应焉。

文质谨识

予亦赞以偈云：

优昙钵罗非凡品，随佛示应现金花。
世间彩凤称祥瑞，现则吉祥喜可嘉。
兹山丈室两铁树，人言此卉向无葩。
定是主林神拥护，故将仁寿放流霞。

秋九月，回滇，与文质和尚同行。将云栖寺交与定安和尚，请文质

和尚在云栖传戒。各官绅及乡村人民坚留，婉谢至情。乃先别文老回闽。起程之日，数十里乡村，设桌饯行，香花夹道，唯有惭感耳。

民国二十年辛未（1931年），九十二岁。

【是年大事】九月十八日，日军突占沈阳，夺东三省。

是年，仍在鼓山重理山中事务，传戒讲经，办戒律学院，建平楚庵、西林庵、云卧庵等院宇。

民国二十一年壬申（1932年），九十三岁。

【是年大事】一月，日军占锦州。上海方面，日军攻闸北，国军抵抗，是为“一·二八之役”。三月，溥仪在长春就满洲国执政职。

是年春，鼓山戒期，忽来一老者，须发皓雪，容貌清奇，直入方丈室，跪予前求戒。问其姓名，曰姓杨，闽南台桥人。有一新戒，名妙宗，亦南台人，未曾见过此老者。至菩萨戒毕，给牒后，不见踪迹。迨妙宗回南台，至龙王庵，见坐像，俨然同戒老人也，且戒牒在神像手中。南台哄动，咸称龙王求戒云。

又，同期有广东老居士张孝廉玉涛（即观本法师），来寺受具戒，年已六十六矣。予请其整理鼓山经藏等事。

戒期毕，重请慈舟老法师，在法堂讲《四分戒本》。佛学院请心道、印顺两法师为教授。

民国二十二年癸酉（1933年），九十四岁。

【是年大事】一月，日军攻入山海关。三月，占热河，进攻华北。春戒，请应慈法师讲《梵网经》。

一月，日军占领山海关，人心思动。十九路军在闽举事，全省寺庙停止留单，独鼓山仍留海单，云水僧人涌集，至千五六百众。斋粮事极困，幸尚维持一粥一饭。

六月，放生园落成。

郑琴樵居士送鹅一群来，中有雄鹅特异，权之，十六斤余，闻木鱼声，则张翅引吭。抱入佛堂，则镇日视佛。经月，立化于佛前，不仆。郑居士异之，请以僧例付荼毗。七日举火，无异味，因筑一万牲坑葬之。

又于是年，修筑放生园成，此地为异牛祠故址。陈太傅宝琛记其事曰：

虚云方丈建放生园成。予曰：此异牛祠故址也。忆左文襄公（宗棠）督闽时，有奔牛入署，跪堂下不起，召寺僧奇量，令善畜之。越十八年，督师至闽，遣沈道应奎往视之，已毙矣。追述其归依后异迹，寺僧就其瘞处，立异牛祠焉，今又将五十年。此鼓山放生一故实也。予所亲见者，故及之。

癸酉夏闰五月听水居士陈宝琛记，时年八十有六。

复榜一联曰：

诵莲池大师文，与世同修净土忏。

感湘阴相国事，鼓山曾见异牛祠。

【附注】福州鼓山涌泉寺，海内名刹也，历史悠远，殿宇千重，为闽邦第一名胜。以其历史远而僧习漓，以其风景优而雅俗混，降及近代，益成为赖佛图生者所归。香客众多，又成为稗贩如来之利藪。受戒后，为名字比丘，捐金若干，即尊为首座，坐享尊荣，次者为知客，亦可多润钱，遂至列名首座者百余人，而知客僧亦八九十人矣。此中外丛林所无者。公悲悯之，莫如何也。会政府主席林森、海军总司令杨树庄、闽主席方声涛等回里，思整顿鼓山，非师莫属，前后函电，往复多次，始应之。乃于民国十八年己巳某月，重回鼓山。除重砌古石渠、营葺院宇诸事外，所注意者，二事：

一、鼓山经板最多，为海内外所无者。如苏东坡为金山寺所写《楞伽经》，无一懈笔，每字必带笔一二圈，为东坡一生杰作。北宋槧，藏之金山寺。鼓山得初拓本，募精工，铸枣梨，与金山本不辨。其余明

代所槧各经，亦至丰富，积于经坊败架，若干岁矣。时粤东有老居士，名张寿波者，从公薙染，公即以整理经板事属之，三年乃编补就绪，著有《鼓山经藏目录记及整理经过》，千百部精妙经板赖以保存。又刊《星灯集》、《鼓山宗谱》、《历代祖像》等。

二、鼓山习气浓厚，经忏事繁。公住持后，除旧布新。首座百余人，悉取消之，仅用知客僧八人。前日禅堂只坐三枝香，公增为十四枝。一切规模，取法金山寺，故诸方老参云集。礼请金山霞后堂为首座兼主持禅堂，请慈舟法师主戒律学院。又创办佛学社，以造就年轻学子。旧日寺中经忏，每于佛殿中建台，以壮观瞻，俗乐与梵音杂奏，白衣偕缁衲同嬉。师以佛殿建台违制，俗乐非古乱声，悉禁革之；而世俗斋主好外观者，以为不闹热也，往往去之他。僧中多不乐，师独喜曰：“今而后乃得谓清净佛土矣。”住持数年，成就僧伽至众，门风重肃，海内知识以鼓山与金山、高旻鼎立而三。九十老翁，其毅力有如此者。

【附录】虚云大师在鼓山（月耀）

福建福州的鼓山，在社会历史上，是以名胜风景著称的。而在佛教的地位上，尤其禅宗历史上，因累朝以来，都有大德高僧，是颇负盛名的。尤以唐朝的神晏国师为最盛。明清以来，亦不乏人，像永觉元贤、为霖道忞禅师等，都算难得的宗匠。所谓名山多高僧，真实不错。

在1929年以来，鼓山完全变了，从十方所有变成子孙，由盛旺变为衰败。适闽省秉政者，先后系杨树庄、方声涛二氏（二氏俱虚老归依弟子），见此情况，大不满意，乃联合佛教界中较为开明的四众人士，从云南的鸡足山，请到虚公，主持鼓山，做整理和复兴的工作。

鼓山离福州市城，约有三十里。山下到山上，以涌泉寺为止，约有十里高，都是石级的宽敞大道。当虚老上山时，从山下排列到山上来欢迎的善男信女，莫不以香花迎接，有的还跪倒下拜。足见感化人的力量是多么深厚啊！

虚老既主鼓山，第一步便是寺制的改革。首先，不许任何人在寺内

私收徒众，次则取消小锅饭菜，改为一律平等的大锅食。最后，较为繁重的，就是把许许多多无所谓的首座、当家大都减掉了，只令存在一二个；七八十位知客也取消了，只许存在五个到八个。其他如书记等，无不量才用人，取消空名闲职。就这样的三件事，引起一部分寺僧的仇恨，他们联合起来，以乱作胡为的行动来反抗虚老，破坏寺内秩序，继而使不法恶僧阴谋毒害虚老，并且在一个严寒的深夜，从堆柴的房子里，放起火来，烧了部分房屋。像这般事件，虚老并不向政府告状。但终被闽省当局知道了，派出许多警员上山镇压和保护，当即逮捕了嫌疑僧人十余名，并审问出恶行的缘故。慈和的虚老不仅不愿政府加罪他们，反而向政府请释，更显出他老人家的伟大。

第二步是整理道风。鼓山禅堂的声望一向是驰名海内的，但在此时禅堂已是有名无实了。堂内一二僧人，除看管门户外，别无事做，也不上殿，更不坐香。虚公眼见及此，哪不痛心！因此，对于修理禅堂、扩充人数，都是不遗余力的。由一二个僧众，住到六七十人，恢复旧有十二枝香的参禅制度。逢冬加香打七，而诸方的禅和子，像由天童、高旻等处，航海去参座亲近的，非常众多。禅风之盛，冠及全国。寺中原有念佛堂，经虚老提倡，亦住有三四十众，以念佛为常课，并请慈舟老法师主持之。复鉴于青年僧人很多，为恐少年废学，乃有学戒堂之设，后来改为鼓山佛学院。宗镜、大醒、印顺、心道等法师，先后任教。慈老法师主讲时，改为法界学院。这样，一个鼓山具足了整个佛法的体系。它有禅、净、教、律，岂不是完满了吗？但虚老并不以此为足，还设有延寿堂，专供年老无力者作修养之所，经常派人照应饮食，日以三枝香佛事为恒课。还有如意寮，房间清洁，请有专门医生，施给各种药材。像这样的事，在全国各名山大刹都是少有的。常住僧众约三百余人，共同的行持便是早晚殿堂，虽在炎夏之中，亦未间断，虚老也不缺席，更难见其私造饮食。每年春初，全寺修忏摩法，共拜万佛忏，约时半月。春末，传戒一次。夏必讲经，讲者皆是法门有名的应慈、慈舟等法师。

第三是房屋的修建。鼓山房屋原来是很整齐的，虚老锐志复兴，故对于整个涌泉寺莫不加以粉刷、油漆，焕然一新，显得更庄严美丽了。被人放火烧去的房子，亦修复如故。念佛堂、延寿堂、佛学院，都是花了极大的工程改造的。如意寮是现代化的两层洋楼。可见虚老重视病人的痛苦了。另外，还值得一提的便是人所不注意的上客堂。原有的上客堂，在一个角落里，房子又小，空气又暗，人所不愿进去的。虚老是行脚僧的老前辈，知道此中情况，因此把上客堂修建得名副其实、清净庄严，如禅堂一般了，不过范围比禅堂小一点。回龙阁，因看管者不慎而毁于火，但不久便修复了，且修造得更坚固美观。

综上所述，皆系事实。以虚老道德的高深和人格的伟大，是用不着文字来粉饰和宣传的。不过，记者到鼓山是在虚老之后，离鼓山是在虚老之先，见闻有限，当然不能把虚老在鼓山的一切完全记述下来。这只可说是其中的一段。

我在鼓山亲近虚老，差不多有两年的时光。见其对四众弟子来请益的，不分男女老少，富贵贫贱，无不以平等慈悲的态度，谆谆开导。喜禅者令参禅，念佛者令生净土，学教者令成法师，随机说法，从不自赞毁他，立门户见。他人凡来礼拜者，莫不以“还礼”相接见。除随众于殿堂外，便是专心于禅的修养，经常总是威仪严肃，衣履简朴。房内除一榻、一柜、一桌外，别无他物。

末后，还有一件事须要说明的，就是铁树开花。鼓山方丈室内，在圣箭堂前，有二株铁树，好多年来都像枯死的样子。自虚老主鼓山后，忽然长出绿叶，开了白花，形状如球。因而震动了全山，都一致认为祥瑞。铁树开花是否祥瑞的问题，我不敢随便判断，今始记于此，以待考证。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廿七日草于上海

民国二十三年甲戌（1934年），九十五岁。

【是年大事】三月，溥仪在长春称帝，僭号大同，旋改康德。

春，又将鼓山佛学院重新整顿，邀请慈舟老法师主持院务。

二月某夕，于趺坐中，似梦非梦之际，见六祖大师至，语曰：“时至矣，汝当回去。”翌日，以告弟子观本曰：“吾世缘其不久乎？昨梦六祖召回去。”观本聊以语相慰。

至四月间，一夕三梦六祖催去，予觉甚异。未几而粤中礼请电至。予以六祖道场亦有继憨山重修之必要，遂有岭南之行。

先是，李汉魂将军驻兵粤北，目睹南华寺残破，已略事修葺，经始于民国二十二年九月，竣工于二十三年八月。

冬，诸护法坚请传戒。殿宇已倾，房屋破坏，只得盖搭葵篷、竹屋以住众。而诸方来客，达数百人。粤韶官绅眷属多来随喜，归依甚众。冬月十七日，结坛正殿，入夜说菩萨戒时，虎来归依，众惧，予为其说戒，驯然而去。

民国二十四年乙亥（1935年），九十六岁。

春，李公汉魂调任东区，兴建乏人相助，事益艰虞。戒期后，应香港东华三院请，赴港建水陆道场，坛设东莲觉苑。

事毕，转鼓山，辞职。先请老当家盛慧和尚继任住持，后由圆瑛法师继之。予即回南华，先培修祖殿，建观音堂，及寮房等工程。

冬月，寺后伏虎亭之北，卓锡泉之南，有老柏三株，宋代植也，枯亦数百年矣，冬月忽发新枝。观本首座为长歌记之，岑学吕识碑阴，书丹泐石，植于碑林。

民国二十五年丙子（1936年），九十七岁。

【是年大事】六月，两广组独立军事委员会。七月，陈济棠下野，还政中央。十二月，军事委员长蒋中正被张学良劫持，称为“西安事变”。

春，传戒，修理各殿宇事，陆续有成。国府主席林公子超、居院长正、蒋公中正等，前后来南华。林、居二公助重建大殿，蒋公助重凿新河。然不烦人力，有助其成者，亦护法之力也。

是年冬，南华寺举办禅七。

民国二十六年丁丑（1937年），九十八岁。

【是年大事】七月七日，日军袭卢沟桥，我军退出北平，中日大战爆发。十二月，南京沦陷，国民政府宣言，迁都重庆。

春戒后，应穗垣居士林请，赴讲经。时西藏荣增堪布活佛，与罗格更桑等十余人，来归依。

【附注】纯果法师《虚云老和尚见闻事略》记云：

师九十八岁（1937年），照例传戒。此时师又有病，不思饮食。在戒期中佛事，师一一都能应付。尤其在传比丘戒时，登比丘坛，尚需人扶。说比丘戒，一说八九点钟不停，声音洪亮，愈说精神愈好，像无病状。像这，似有神护助。

佛山诸僧众、护法等，请赴佛山，为仁寿寺宝塔开光。回南华后，修造各院宇工程。

【补记】据《太虚大师年谱》载，1935年12月16日，太虚大师曾应虚云老和尚之邀，去韶关南华寺瞻礼六祖真身。其时南华寺尚在筹划修复之中，至1937年方始全面建设，然资金极为紧张。为募化建筑南华所需巨款，是年，虚老致函太虚大师，请求太虚大师在京沪代为宣传。太虚大师遂将此信刊登在《海潮音》上（见《海潮音》第十八卷第八号），为南华寺募化。据此信，可知当时虚老修复整个南华寺之工程规模、进度、所需款项等诸多情况。

民国二十七年戊寅（1938年），九十九岁。

【是年大事】五月，我军退出徐州、武汉。十月，日军在广东大鹏湾登陆，我军退出广州。十二月，汪精卫离渝叛国。

春戒后，仍赴穗垣讲经。讲毕，赴香港东莲觉苑，建大悲法会。秋后回南华。

【补记】是年秋十月，师于宝林山麓拾国币一包，数额颇巨。师不肯留作建寺之用，当即上交政府赈灾。

民国二十八年己卯（1939年），一百岁。

【是年大事】九月一日，欧洲大战爆发，世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十一月，汪精卫与日本订立《日支调整纲要》。

春戒，以各省多有兵事，来寺求戒者益众。予提议：当兹抗日战争，兵民损伤甚众，凡为佛子，应各发心，乃设坛，每日礼忏二小时，荐亡息灾，全体大众减省晚食，节积余粮，献助国家赈款，均赞助实行。

民国二十九年庚辰（1940年），一百有一岁。

【是年大事】一月，汪与日订立亡国密约，另设国民政府于南京。

春戒后，以广州沦陷，军、民两政机关迁治曲江。各地僧人来者日众，乃重修曲江大鉴寺，为南华下院，以便往来。又修月华寺，以广接众。

民国三十年辛巳（1941年），一百有二岁。

【是年大事】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陷香港、新加坡、菲律宾及仰光等处。

春戒后，赶速完成各处殿宇工程，已竣工者十之八九矣。

将两年来弟子及善信所赠予私人之果资二十余万元，交与粤省府，以为赈济之用，不蓄丝毫。因曲江一带缺粮，饥民甚众也。

是年秋，曲江成立广东省佛教会，推予为理事长，张子廉居士副之。

民国三十一年壬午（1942年），一百有三岁。

是年春戒，有树神求戒之异。监院观本为文记之。

夏秋间，修无尽庵，以居女尼。大鉴寺初成，南华工未竣，而鼓山又时以事相咨，出世间事与世间事，杂沓而至。更有敌人飞机日过南华，斯扰矣。

冬十一月，政府主席林公，暨中央各院部长，派屈映光、张子廉两居士到寺，请往重庆，建息灾法会。于十一月六日起程，到衡岳进香，桂林行营李主任济深，派许国柱居士来接。到桂，住月牙山，四众归依。到贵州，寓黔明寺，广妙和尚请上堂开示。抵重庆，蒙府院及各寺到站迎接。与主席林公、法会长戴公等商定后，在慈云、华岩两寺，分建法会。

民国三十二年癸未（1943年），一百有四岁。

【是年大事】八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蒋中正就国府主席。

一月，在息灾法会，修忏仪，至二十六日圆满。主席林公暨各长官，蒋公、戴公、何公等，分设斋招待。蒋公详细问法，条列唯物、唯心，及神与基督之理，以书答之。在慈云寺、华岩寺上堂开示，侍者惟因笔记之。

【补记一】据乐观法师《虚云和尚印象记》讲，在重庆法会期间，有一个小插曲，反映了虚老对政治的敏感和对国事的关心。

我回到重庆时候，同罗汉寺退居定九和尚谈起云老。定九和尚拍了一个巴掌说：“你提到此老，我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告诉你，算是他老来重庆的一个插曲。有一天，戴季陶做生日，在华岩寺宴请宾客，办的素席。那天，蒋委员长也到。我同云老都住在华岩寺。开席时候，戴院长请云老和我陪蒋委员长一桌同吃。席上，蒋同戴院长谈起抗战情形。哪晓，云老也随和着说了一个‘三剪刀’的故事（那时报载，香港地方，有一个日本人向一个中国老和尚问未来战局的结果如何。和尚也不言语，只拿起一张四方纸，纸角对纸角折了三折，又把折的那张纸横着剪了三剪刀，摆在桌上，打开来一拼，成了三个字。另外剩下四个点。一个是完整的十字，一个是破成四块的卐字，再一个也是破成四块，加上中间一点，是个日字。余下的三个点，每个字底下摆一个，恰恰这三个字是代表轴心国的国徽：‘十’字是意大利，‘卐’

字是德国，‘日’字是日本。预示日德两国都要崩溃破败，只有意大利可保完整)。当时，蒋听得云老说出这个‘三剪刀’的公案，大为动容，面现得意之色。”我听了定九和尚说出云老这个故事，可以更加证明云老对国事是很留心的。他不单单是佛教法门中的大德，而且他还有精敏的政治才能。

【补记二】在重庆举办法会期间，蜀中大居士袁焕仙先生，从成都特来慈云寺，参礼虚云老和尚，前后三度。其经过，现附录于次：

虚云和尚与袁焕仙先生的禅缘

南怀瑾

灵岩七会既已，诸方长老共省中贤明缙素尊宿，集成都文殊院而议曰：比来禅德寥寥，曹溪南华寺和尚虚云者，宗门哲匠也。驻陪都，幸密迹，宜派重员迎其宾省，矜式来学云云。众可之，推昌圆法师、焕师往逆。丁行，昌公病，怀瑾侍焕师行。载道前日，友好麋集而谓怀瑾曰：“比到陪都，必有一番议论也，其毕志以告，如何？”怀瑾曰：“诺。”兹辑此帙，以彼时答朋侪书揭之，颇其篇名尺素，诂曰杂赘，然亦飧我同好者矣。书曰：

某某足下：怀瑾侍焕师车行两日，乃抵陪都，与虚老过从五日，前后数谈，益知作家相见，备极平常，不但未逞机锋，更无所谓棒喝也。使非兵连祸结，丝忽朕兆，都难寻讨。谚曰：大智不肆口，大拳不弄手，不其然乎？纵有一二，缀四连三，然亦击石火、闪电光者矣，知注特及。

明日，焕师偕吴先生适钧、孔先生阵云，南渡谒虚老于狮子山之慈云寺。盖救国息灾法会亦设坛于此也。吴、孔为焕师介绍弘伞、显明二师，二师者密迹虚老者也。且以刺和诸方请牒，托代进，二师诺之。手去久之，虚老命侍者延焕师往，及室，焕师伏地胡拜，虚老扶之起而看坐曰：“老居士甚可不必也。”焕师坐，通来意，然未一言及

佛法禅道。虚老曰：“老居士来意，余已知之。老居士不为自己而来，是为众生而来。”焕师笑而摇首曰：“不是，不是。”旋辞去，虚老门送，怀瑾退。此第一会语也。

越日，戴先生季陶与焕师晤于法会之客室，焕师曰：“蓉中诸君子渴望虚老一临彼间，仁者能一劝驾否乎？”戴曰：“虚老高年，刻又奇冷，且五十日法会波波，疲惫已甚，鄙意听之如何？”焕师曰：“善。”然虚老宾省之念固未斩也。滇主席龙云以代表来迎，赴蓉之议乃寝。盖到蓉必乃滇，于事于时都不可也。于是，焕师乃邀弘伞法师持语虚老曰：“五十日法会，和尚未拔一人。成都佛子甚为精进，倘到彼，虽曰不得巨鳌，然小鱼尾尾，必多吞饵者！”伞师持似虚老，笑曰：“虚云老矣，钩且无，虽小尚不奈何，况巨邪？”伞师复闻焕师，曰：“苦！苦！倘有钩，成都抛纶者固多，不必和尚也。”此第二则背语。

法会毕，虚老邀焕师夜谈，怀瑾侍。且曰：“法会已终，彼此无事，可以冲冲壳子，甚不必拘拘律仪也。”焕师曰：“善。虽然和尚西来，君虽明，惜相非良辅矣。五十日法会波波，未免水里画纹，空中书字。”虚老曰：“何谓也？”焕师曰：“良辰难值，良机易失。”虚老大笑，复曰：“老居士与显明法师过从否邪？”焕师曰：“不但过从，而且甚密。”虚老曰：“有说乎？”焕师曰：“有。”虚老曰：“何说？”焕师曰：“教渠踏踏实实与和尚作侍者三年，必摸着向上关候。渠曰：摸不着时如何？余曰：瞎瞎，你来成都觅一个啄棒打发你。”虚老大笑，且曰：“成都学佛朋友如何用功？”焕师曰：“有三种朋友，落在难处，不可救药，所以望老师刀斧也。”虚老曰：“云何曰三？”焕师曰：“一云悟后起修报化；一云一悟便休，更有何事；一云修即不修，不修即修。”虚老曰：“嘻！天下老鸟一般黑。”又曰：“以此道兴替论，贵省之盛甲全国而犹云云，况余乎？此当机所以不许徇情，而贵眼正者也。”焕师曰：“唯唯。”虚老曰：“比来一般魔子，酷嗜神通，并以之而课道行高下。成都朋友有如是等过患否乎？”焕师曰：“有，有！还是天下老鸟一般黑。”语已，指怀瑾而谓虚老曰：“此生在灵岩七会中，亦小小有个入处，曾一度发

通，隔重垣见一切物。举似余，余力斥之，累日乃平。”言未卒，虚老曰：“好，好！幸老居士眼明手快，一时打却，不然险矣危哉！所以者何？大法未明，多取证一分神通，即多障蔽本分上一分光明，素丝歧路，达者惑焉。故仰山曰：‘神通乃圣末边事，但得本，莫愁末也’。”彼时纵谈，声震瓦屋，极尽其趣。焕师骤起礼拜，虚老手扶曰：“居士作么？”焕师曰：“丁行之日，昌圆法师托焕仙问和尚一语，‘云何是定相？’彼时焕仙即欲答言‘已问和尚了也’。旋以祸不入慎家之门，胶口至今。乞师一语毕来命。”虚老曰：“本来非动，求定奚为？永嘉云：‘二十空门原不着，一性如来体自同。’若起心求定，是为魔境；定境既魔相，安有是？若有是处，皆功勋边事也。请语昌师，决不相诳。”焕师笑曰：“诳也！诳也！”起退，虚老挽曰：“住，住！年来唯今日冲壳子心中甚开阔也。夜虽深，余力尚能支。”又数十分钟退。此第三度会语也。

滇代表戒（尘）老和尚，虚老同参也。共王九龄君谓焕师曰：“虚老能到蓉，滇即不难速驾。然此老极徇情，且重先生，若辱跪求，必如愿，如何？”焕师知不可，然以为法为友，慨然偕怀瑾长跪俯请。虚老手之令起曰：“老居士，起，起！”焕师仍伏地。虚老曰：“老居士愿虚云多活几年即请起。明岁之冬的来成都，不然与老居士道谢辞行矣！”焕师悚然而起，挽以住世。虚老领之，于是亲书一偈，并《南华小志》一册，自像一纸，赠焕师。偈曰：

大道无难亦非易，由来难易不相干。

等闲坐断千差路，魔佛难将正眼观。

复赠吴梦老偈一像一，复蓉中诸贤信多函，托焕师转。明日回曹溪之南华，怀瑾侍焕师趋潼南之玉溪。

（录自《维摩精舍丛书》第五种《灵岩语屑》）

六月设戒律学院，以教青年僧众。又于宝林门内，办义务小学，收教乡村贫民子弟。

冬月海会塔成，汤瑛为文记之，镌石。

又，予于是冬，将移锡云门寺，乃作《重兴南华寺记》。

【附录】重兴曹溪南华寺记

虚云

于一毫端现宝王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尽虚空、遍法界，何处不是道场；一累土、一画沙，何事而非佛事。语其极则，动念即乖，宁有语言文字可记载耶？然而世有迁流，界有方位，道有隐显，事有废兴，况夫道在人弘，理因事显，欲承先而启后，续慧命以传灯，又乌可无语言文字以记载耶！曹溪为六祖大鉴禅师道场，传东山法脉，弘南顿宗风。一滴曹溪，洒遍寰宇；五宗竞秀，千载响风。若暗若彰，成佛成祖者不知若干人。报本思源，丕显奕世，不綦重哉！是则更不可无语言文字以记载也。云老矣，耄龄始得来曹溪，为六祖作扫除隶，追怀往事，若有夙缘。十载经营，综理次第，心力交瘁，始具规模。后之僧徒，守此勿失，永保道场，上以微报佛祖之大恩，外亦不辜护法之宏愿。是云所以望诸来者。

中华民国七年，岁次戊午，云在滇南鸡足山时，李公根源督办韶州军务，修理南华寺，讯至滇，属云来主持斯事。云以鸡山因缘未竟，谢却之。民国十七年戊辰，云与王居士九龄同寓香港。时粤主席陈公铭枢，邀至珠江，亦请云住持南华。而先有海军部长杨树庄、方声涛等，以闽之鼓山寺，急待整理，派人挾伴云往。云以出家鼓山因缘，勿能却也，遂之鼓山。数载辛劳，略有建制。至民国二十三年甲戌四月，粤僧敬禅、之清、福果等，参礼鼓山，屡言粤中佛法衰落，祖庭倾圮，欲云赴粤中兴之。意未决，一夜连获三梦六祖唤来南华。次日向诸人叙述梦缘，感叹稀有。不数日，粤北绥靖主任、今省府主席李公汉魂，电函邀约，住持南华，众亦以梦境敦劝。云意动，即拟三事，复李公相商：

一、六祖道场南华寺，永作十方丛林，任僧栖止；

二、宜征取原有子孙房众，愿意交出，不可胁迫；

三、所有出入货财，清理产业，交涉诉讼等事，概由施主负责。

倘允三事，即来参看。李公复电照行，并派吴秘书种石，暨广州、香港缁素十余人，到鼓山迎迓。云遂赴粤，诣曹溪，礼祖庭。

观察形势，左右闭隔，向背失宜，因谓李公曰：“此事实费踌躇，贫僧力薄，恐不胜任矣！”李公曰：“何谓耶？”云曰：“此系宇内名胜祖庭，今颓废若此，非掀翻重建，不足畅祖源而裕后昆。若作成，次序如法，亦非历数年工程，费数十万金不办。贫僧安有此力哉！”李公曰：“师勉任之。筹款我当尽力耳。”命绘图参酌。云以重念祖庭故，遂许之。时正民国二十三年八月二日，祖师圣诞节也。

乃解辞鼓山职务，鞠躬尽瘁，以事祖庭。先相度全山形势。考天监初，智药尊者化曹侯开山，建宝林禅寺。其基地似在左边，即今南华精舍之下。至唐仪凤初年，六祖来此，已阅一百七十年，旧寺久废，山场亦归陈姓管业。六祖欲恢复旧寺，时陈亚仙之先人坟地已葬寺之右边矣。六祖感动四天王定界，亚仙乞留祖墓，保存至今。故当日六祖造寺，其寺墙外为陈亚仙祖坟，墓右悉为龙潭。六祖降龙蛻化，欲堙其潭，以建僧舍。工未半而祖入灭。后弟子奉祖肉身，筑塔于亚仙祖坟前，初为木塔，不甚高也。至宪宗元和七年，赐谥“大鉴禅师”，塔曰“元和灵照”，稍加修饰。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诏新师塔七层，易以砖石，塔曰“太平兴国之塔”。以后历代修缮，皆沿其址（后人观察浮图高耸，压亚仙祖坟，未详此一段经过事实）。以形势言，该塔压寺右臂，伸缩妨碍，以百房子孙，至明代而仅存十余房。读《南华事略》，不禁掩卷三叹。万历二十八年庚子秋，憨山清公始入山重兴祖庭，意欲填筑龙潭，统一各家方位，纠正山向，阅时八载。工程及半，以魔事去；后虽重来，不久示寂。读《梦游集》誓愿文，冀后辈重兴，满其夙愿，迄今又越三百余年矣。清代康熙年间，虽经平南王尚可喜重修，纳形势家言，填塞龙潭，将全寺殿堂移置陈亚仙祖坟右，而灵照宝塔又压住寺之左臂。且也，卓锡泉出自象口，寺后横山是象牙，乃本寺之主靠山。自

憨山挑培以后，历次修缮者不审山脉，削去靠山，使飞锡桥水直冲寺后，形成洗背水，此一忌也。龙潭之右小冈，形似象鼻，系寺内之白虎山，挖断数处，包围不密，缺乏遮蔽，此二忌也。外往溇溪路之山坳，破缺多处，正当北风，又无丛林掩护，此三忌也。寺之前后靠向不正，旧日头进山门，即在现今西边大樟树林内，中有深坑。如现今之曹溪门前，墓地丘陵起伏，秽积乱葬，坎坷寓目，幽明不安，此四忌也。云海楼下之井，名罗汉井，在旧天王殿西边。井右有一高坡，逶迤达天王殿门口，成为白虎捶胸格，此五忌也。寺后大山，虽号双峰，其实太弱，更因寺之坐靠，不依正主，以凹洼为背，是以子孙日渐衰弱。云至曹溪，房分只有五家，其数不上十人，不居寺内，各携家眷，住于村庄，耕植牧畜，无殊俗类。其祖殿香灯僧，归乡人派管。每逢二八两月祖诞，所有收入由乡村管理。宰杀烹饮，赌博吸烟，人畜粪秽，触目掩鼻。视憨山所记当日情形，尤有甚焉。夫以我六祖大鉴禅师，道侔千佛，德被含生，固足以耀后世而垂无穷，独于其肉身所在道场，区区咫尺之地，辄不及百年而即中落者，虽曰人谋之不臧，要亦未尝非地形之失利。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岂虚语哉！

云察勘既竟，商诸李公，先定山场，以图展布。李公与吴君种石，将寺属基地，创办林场，划出寺外四周山地五百亩，交寺建筑。云不得不殚心竭力，从事建置。

初云入山时，除祖殿、宝塔及苏程庵一部分稍为完整外，其大殿、经楼、方丈、僧寮均皆摧朽，容众无所。暂搭杉皮茅棚二十余间，作大寮、客堂，及缁素工人食宿处。乃着手先行培修祖殿。殿内祖坐木龕，以年远故，被白蚁损坏，乃请出祖师肉身圣像，重新装修，另照育王塔式，作祖坐龕。龕外塑南岳、青原、法海、神会四位侍侧；以南岳、青原为祖在日之上首弟子，五宗皆由二派流出，法海则流通祖师法宝，神会在滑台大振顿宗，若孔门之四哲也。复在祖殿两厢建东贤殿、西贤殿，塑五宗有功法门诸祖，若孔门之七十二贤也。曹溪为禅门洙泗，应先正名定位。原先殿左供圣父圣母，右供伽蓝神，中制灵通侍者酒

亭，比憨山公当日戒灵通饮酒时尤变本加厉焉。又憨公肉身，原供灵照塔内，有一四尺余高之铜铸观音大士供在憨山下位，序次失仪。而丹田肉身，原供祖殿东厢，已为驻兵之所，积秽不堪。云乃先建报恩堂，安奉圣父圣母于祖龕之左。另制一龕，以奉憨山。右制一龕，以奉丹田。建伽蓝殿以奉伽蓝神，偕灵通侍者于内，撤其酒亭（另为文祭告）。又于祖殿之西，建观音堂一所，共十五间，建外众圍及杂屋九间，内众圍及浴房七间，移奉灵照塔内之观音大士，并为女众受戒挂搭之所。将方丈内之六祖铜像，供于灵照塔内（此像原在韶州大鉴寺，因寺毁，乃移奉南华）。祖殿之后，旧名苏程庵，积秽充满，清除修建，架以履楼，通连祖殿，暂作方丈。方丈之东，为一土坡，将土挑培主山，筑楼房，上下各五间，以作祖堂，供历代祖师及南华继席宗匠牌位。方丈之西，即新建之观音堂也。内部情形，略为就绪。

云乃预期十事，次第进行：

一、更改河流，以避凶煞

考曹溪河流，由东天王岭，绕出寺前，西达虹光桥，以入马坝。寺门距溪边约一百四十余丈，因年远失修，沙石壅塞，溪水改向北流，直冲寺前大路边，向寺门激射，此反弓格也。故必先更改河流，恢复旧道，以避凶煞。民国二十四年乙亥夏，勘定水线，计挑筑新河、填补旧河，全程共八百七十余丈，所费甚巨。正拟动工，乃于七月二十日夜，雷雨大作，水涨平堤，冲开新河，旧河已被泥土淤塞，砂石涌起，反形成寺前之一字案，此护法神之力也。云何功焉！今寺前林木葱郁，沙环水带，非复曩时景象矣。

二、更正山向，以成主体

查旧日山门在樟树西边，越过深坑乃得出入，不成门面。而现在山门外之大路坪场，坡陀历乱，野葬纵横。因此先迁葬乱坟，挑平土石，即以土石筑成左右护卫山，高有数丈。以其基地改为曹溪正门，外辟广场，栽种树木，绿荫翳天，白云覆地，望之俨然一清净道场。

三、培山主以免坐空，及筑高左右护山，以成大场局

寺所枕山，形象似象。后人将方丈后之靠山，分段铲去，使寺后落空无主。寺坐象口，其左右系象之下颌，夷成平地，阴阳不分。其右系象鼻，应当高耸，分节起伏，又被人在毗卢井处切断（井在今禅堂后西角），一路挖平，直到头山门，成大空缺，又无树木拥护。远望孤寺无依，近察鼻节已陷，殊痛恨也。云于拆平旧殿堂及丹墀时，所有土石，悉归三处，右高于左，形象鼻也。稍曲而东，形鼻之卷也，中凿莲池，象鼻之吸水处也。培高后山，依倚固也。三处皆栽林木，今幽翠矣。

四、新建殿堂，以式庄严

民国二十五年丙子，新建大雄宝殿。按旧日殿基，在现今之功德堂后，灵照塔压其左臂，其方向为坐艮向坤，平藩尚可喜所建也。云以大殿为全寺主体，关系重大。乃相度地势，鸠工备材，移大殿于塔前，即以灵照塔作殿之靠背，去压臂之患，获端拱之安。其方向以坐癸丑向丁未，癸丁八度兼丑未线，将与宝林门同一方向。既协定星，复观大壮，堂堂正正，烨然巨观。外像象王之居，中施狮子之座，塑五丈高金身大佛三尊，迦叶、阿难二尊者侍侧。四周塑五百罗汉，左右文殊普贤二菩萨，座后塑观音大士。使循声而至者，覩面相呈，慕曹溪而来者，饱尝而去。

筑殿基时，土中挖出铁塔一座，高寻丈，为清代雍正时造——志书载为降龙塔，非也。移铁塔于鼓楼下，金饰而庄严之。复将平藩二碑分嵌于钟鼓楼内，以备考古。同时挑平今曹溪门地基，及门口之乱坡，砌泄水沟五十余丈。自象鼻冈下穿过山隈，挖成水洞，注入曹溪门内水池。池周四十余丈，中建五香亭，其形如象鼻之卷莲花也，鳞甲之类，以栖息焉。

廿六年丁丑，建曹溪门（原昔曹溪门在西边大樟树下），现稍移东，取坐癸丑向丁未六度兼癸丁线，与四天王殿同向。旧日天王殿，在今之西归堂后。今之殿址多为乱坡，夷平之下，以建四天王殿。其左为虚怀楼，右为云海楼。复建香积厨、斋堂、库房等屋宇。建香积厨时，

土中挖出千僧大饭锅一具，元代物也，移置大殿后观音菩萨座前，以植莲花。

廿七年戊寅，建宝林门。其原址在现今西边空缺处，坎坷不平，乃挑其土以培高左右沙手。云海楼下有一古井，名罗汉井，原在深坑内，加高一丈另五寸，使与园地平衡。中辟神道，左右各筑莲池。重建钟楼，此铜钟为宋代物，埋土中，出而悬之，声闻十里，发人深省也。又建报恩堂、伽蓝殿及客堂。

廿八年己卯，建鼓楼、祖师殿，供东土初祖以至六祖，及本寺开山智药尊者七位。又建西归堂，安僧众觉灵。建功德堂，奉各护法主位。建云水堂，接待来往僧众。

廿九年庚辰，建禅堂，依制坐香。建韦驮殿、班首寮、维那寮，以严督察。又建如意寮，置备医药，以调养病苦，指定售南华茶叶入款，以为汤药之费。又凿通方丈后山，引导卓锡泉水源，砌成水洞，安置总分铁管，直透香积厨及各堂寮。

三十年辛巳，将大殿之后、灵照塔之前，建法堂一座，其上为藏经楼，内藏廿五年由北京请回《龙藏》全部、《大藏遗珍》全套，又李伯豪主席送《磻砂藏》一部。筑戒坛时，在土内挖出万历年修塔碑，竖立雨花台壁中。建回向堂，安奉国殇忠魂。建迎贤楼，招待来往宾客食宿。建无尽庵，以为女众清修（按：无尽藏尼为六祖最初护法。其庵址似在卓锡泉右边。憨山祖师曾经重修，倾废已久。云以庵与寺太近，故清出离寺东约三里许之柏树下村庄房，榜曰古无尽庵，移女众于此修持。至无尽尼之真身，现在曲江湾头村西华庵，今依其形貌，塑像一尊，供于庵中，以作女众修持模范）。

三十一年壬午，于大殿左边建念佛堂，以安修净土者。掘地时，得万历年余大成苏程庵碑，足资考据，竖立于念佛堂照墙内。又建延寿堂，安诸老人。平地基时，发现宋淳熙年间所刻六祖真像及碑铭，移存祖殿照壁廊内。又在钟楼之后，建碾米房、沐浴室、工行寮、储蓄所及东园。于其地掘出无数人骨，及一丈六尺之杓棺数具，其中火坯之谷

类甚多，待考证也。

三十二年癸未，建海会塔。于寺东二里许，缘南华旧无普同塔，历代亡僧随山乱葬，日久遂形抛露，莫慰先灵，乃先设茶毗炉，以焚遗蜕，嗣建斯塔，以藏七众。该塔用钢筋水泥筑成，坚固异常，足纳灰塔数百万具。其上建念佛堂，长年念佛，以利冥阳。于塔左右，各建楼房四五楹，以为看塔念佛人住所。又于塔前，围筑围墙，遍栽林木。门外凿一方池，以植莲花。又重修卓锡泉，因旧日无池蓄水，饮料不洁，乃凿池蓄水，中隔砂井，施以药物，用铁管引入大寮。又修飞锡桥，以保存古迹。修伏虎亭，以弭虎患。又因曹溪各村贫苦儿童，无力就学，因设义学教之，此民国三十二年事也。

综上十年，云重新祖庭，至此始成具体。兹再条析述之。

综览全局，计自曹溪门至卓锡泉，由南至北，深一百五十一丈。由东边寺墙至禅堂西壁，广三十九丈五尺。首进曹溪门，上下各一楹。越围坪，度放生池，中有五香亭一座。次进为宝林门，楼上下各五楹。历神道至陞阶，至四天王殿，五大楹。殿左为虚怀楼，上下各五楹。殿右为云海楼，上下各五楹，均南向。由韦驮殿经花园，上丹墀、大雄宝殿，五楹。殿后法堂、戒坛，及藏经阁，上下各五楹。法堂之后为灵照塔，塔后为祖殿，殿后为方丈，上下各五楹。方丈后绕道依山，至飞锡桥、伏虎亭，以达卓锡泉。此中路也。

东边由虚怀楼后，报恩堂楼上下各二楹，钟楼三层各一楹，伽蓝殿上下各五楹，客堂楼上下各五楹，斋堂楼上下各五楹，库房楼上下各五楹。历阶至回向堂五楹；回光堂五楹；延寿堂楼上下五楹；进为念佛堂，楼上下各五楹，均西向。至祖堂楼上下五楹，则南向矣。此东路也。

西边至云海楼后，西归堂楼上下各二楹，鼓楼三层各一楹，祖师殿楼上下各五楹，云水堂楼上下各五楹，西入禅堂五楹，南向。韦驮殿、维那寮共七楹，北向。班首寮、如意寮各七楹，东西向。再上为西围，计外堂、厕所及杂屋共九楹。内堂厕所及沐浴室七楹。进为返照堂五楹。

经祖殿两旁，建东贤殿三楹。西贤殿后达观音堂，共计楼上下各十五楹。此西路也。

附于东路者，为客堂后之待贤楼，上下各五楹。斋堂之后，香积厨五楹，沐室七楹，碾米房一楹，工人室三楹，柴草寮五楹，东圃五楹。隶属寺管者，无尽庵三十八楹，海会塔正座楼上下各三楹，两旁楼房各四楹，幼幼亭右守望所三楹，总计新建殿堂房宇庵塔约二百四十三楹。其中间隔各部分寮房若干间，亦足以暂容清修胜侣矣。又塑造大殿及两序大小佛像，共计约六百九十尊，备极庄严。

五、驱逐流棍，革除积弊

云自甲戌八月入山，见圣地道场，变作修罗恶境，祖庭成牧畜之所，大殿为屠宰之场，方丈作驻兵之营，僧寮化烟霞之窟，菩提路列肉林酒肆，袈裟角现舞扇歌衫，罪秽弥伦，无恶不作。云始以善言相劝，置若罔闻，稍示权威，则持刃寻逐，濒于生死者亦屡矣。终仗护法大力，切实严禁，督警驱除，与之争持，历三四年乃扫除净尽。复于寺外大路以南，盖板屋十余间，遴选善人，贩卖茶果，只许素食，均能奉持，以至于今，得以重兴殿宇，庄严净域也。

六、清丈界址，以保古迹

自祖师募化檀越陈亚仙舍地，以四天王岭为界，千载以来，已成定案。第因年代久远，人事变迁，虽志书所载甚详，而实际反空无所有。僧余破壁之参，佛久积尘之坐，尺天寸地，指点无从。至民国廿五年丙子九月，请省府令行派员履勘划界，保存古迹，绘图立案，出示晓谕，照图管业，使界址复明。

七、增置产业，以维常住

查南华寺产，志书所载甚多。历经豪右并吞，奸僧盗卖，云入山时，仅有租谷二十担，千分不逮一也。乃着手整顿，拟先清理产业，调验契据。如无红契，而属寺产者，不容侵占。有红契而原属寺产者，准以七成赎之。正计划中，而时局屡变，风波动荡，无从进行。只有从前北区绥靖处所办之林场，于民国廿五年由政府批准，交回寺内管业。唯所入无多，

不足以贍常住。云至，乃募资渐次收买，至民国廿八年，连赎回及新买之稻田若干亩，每年租谷约数百担（另详《香火田产记》）。至是，常住始有粒食可靠。然所历艰苦，不可言喻（其最苦者，厥为后山紫笋庄寺田三百数十丘，为黎、谢二姓所侵占，被人从中舞弊，向政府交涉，又因时局变迁，迄未清回。望后来者有以收回之）。

八、严守戒律，以挽颓风

昔我佛入灭，垂诫后人，以戒为师，严规行也。今虽末法，僧伽堕落，粤中尤甚。顾念南华为宇内祖庭，岂容污合！今兹冷灰再烟，非宏法不能重兴，非守戒不能宏法。云乃遵百丈清规，严肃纲纪，一粥一饭，持午因时，一步一趋，悉守仪范，为真佛子，乃可保丛林于久远也（其各种条规，另见《同住规约》）。

九、创禅堂、安僧众，以续慧命

初祖西来，单传直指，六祖得法，弘扬五宗，禅波罗蜜也。《五灯会元》所记诸佛诸祖无不自禅定中来，得大机大用，度众无算。今我六祖顿教道场，寂寞久矣。云乃造禅堂，定香数，发警策，下钳槌，冀其磨炼身心，度己度人，以续我佛慧命。

十、传戒法、立学校，以培育人才

时当末劫，法运垂秋，痛心下泪。何也？佛所嘱咐：“波罗提木叉为汝等大师。”又云：“戒如明日月，能消长夜暗。”又曰：“此经能住世，佛法得炽盛。若不持此戒，世界皆暗冥。”今兹佛法衰微，三门涂炭，岂非无因？无奈释子挂名受戒，而不遵崇，外服袈裟，行同凡俗，是波旬徒属，作狮子身中虱耳。云为挽颓风，捐费信施财物，成兹大厦，意欲一一如法，培植人才，常转法轮，慧命是续。因此建立长期戒坛，逢年传戒，道不论远近，人不论多寡，依时而来，传受戒法。期满后，入学戒堂，重行熏习，以资深造，不受寄名，不容简略，肃戒律也。

云入山十年矣，仗佛祖威灵，檀越护法，预期十事，次第完成，聊竟憨公未竟之志。今堂宇可容僧伽五百人，租谷亦差足半年粮食，四事供养，具体而微。佛子住持，宁心无虑。敬祈执事，保此道场。

云于此十年间，左支右绌，辛苦撑持，委曲求全，济变御侮，其困苦艰难，有不堪殚述者。云今去矣，付与僧徒复仁住持，书此事实，以励后昆。其或有超世高人，空宗大士，认此为空花佛事，水月道场，云又何辞！

云尝恭读《坛经》，至五祖以袈裟遮围，为祖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祖于言下大悟，即启五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一路说来，如天花乱坠。前四句何期，是摄用归体；后一句何期，是全体大用。前四句是自度，后一句是度生。能生万法者，一切种智也。我佛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广佛法于无边，度众生于无尽。故释迦不终老于雪山，六祖不永潜于猎队，为传佛种智耳。云虽行能无似，然不敢作最后断佛种性人，因此数十年来，屡兴道场，不惜作童子累土画沙事，亦本于教，亦无多术，逗机接引，以传佛种智耳，安敢作有相无相之论哉！“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愿一切有情，同圆种智。

【编者按】师自披缁至今，已九十余年，不住持现成寺院，不受人家丰腴供养。四众弟子，前后得戒受度者万余人，乞戒归依者百十万人。手兴大小梵刹数十，其宏丽者如云南云栖，其庄严者如粤北南华，均费百数十万银元，以现值计，几千万矣。师以一衲随身，一笠、一拂、一铲、一背架，行脚遍海内外。其建筑云栖寺，来也如是，去也如是。其重兴南华时，上山也如是，下山也如是。师于民国二十三年八月莅粤，至三十二年十二月，将南华职务付弟子复仁主持，一笠、一拂、一铲、一背架、一衲随身，径往乳源中兴云门寺，此为人人所共见者也。

民国三十三年甲申（1944年），一百有五岁。

初民国二十九年，予以重建曹溪六祖道场竟，偕粤僧福果，往曲江乳源各地，访寻灵树道场，未获。比抵云门山，见荆棘丛中，残存古

寺内肉身一尊，为云门开宗道场。尔时见祖庭沦落至此，不禁凄然泪下。幸有僧明空一人，于民国二十七年来此，清苦自持，独倚寒岩，事祖师香火。据其陈述，困苦万端，倘不重兴，行将湮没。

及返南华，一日，适李主任济深、李主席汉魂抵寺，谈及云门事。旋李主席先后出巡乳源，道经云门，见大觉禅寺之残破，有如昔日之南华，乃邀同地方名流缙素，请重兴祖庭。诺之，遂将南华职务，交弟子复仁住持。由李济深、李汉魂、邹洪诸公送至云门驻锡，重荷中兴艰巨。时民国三十二年癸未十二月也（予知南华将有事，暗中将六祖及憨山真身运至云门，徐将法宝亦运至此）。

初抵寺，残屋颓垣，沦于榛莽，唯祖殿尚存，亦岌岌矣。乃居于观音堂之后一陋室中，计划重修事宜。

冬十月，南华建水陆道场，请予回主法事。

民国三十三年甲申冬，南华启建水陆道场。前一月，山蜂倾巢而来，巨如拇指。先在法堂左右廊各营一巢，状如大殿灯笼，其组织工致，如图案水波纹，万千重叠，无丝毫出入，且具四色，至为美观。后又于曹溪门外大树上，结一巢，尤巨，蜂不蜇人，且严纪律。是时四众咸集，均谓神蜂来朝佛也。及师由云门来，主持道场事，往巡视之。时首座观本、知客惟因、居士岑学吕、林远凡、李执中、李缵铮等随行。师视良久，曰：“此人头蜂也。平时栖止于深山石岩中，都市所未易见者。今来此，其将有事乎？”默然径去。是夕，语岑曰：“四方蜂动矣，此间将被兵，然无大碍。苟有事，吾当派人迎汝。”

道场圆满，师回云门。至腊月十二日，日寇陷曲江。十八将入夜，土匪觊觎避兵客富，遂劫南华。匪徒运财物出寺，不及半句钟，由云门派来接岑之僧已踵至矣。公于格物前知者又如此。

民国三十四年乙酉（1945年），一百有六岁。

【是年大事】六月七日，美军以原子弹投广岛。九月八日，日本请求无条件投降，在南京对我签订降书。十月，光复台湾。同年8月

24日至10月10日，国、共两党为了解决抗战胜利后两党之间的关系，在重庆举行了谈判，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春夏间，日寇粤北，各县沦陷，乳源县城亦陷。避兵者多来云门，饭不继，以粥及木薯粉代之，大众共同甘苦。最难得者，木匠、泥水匠、烧砖瓦匠近百人，均愿暂不领工资，且加工操作，殿宇之成，有赖于是。

【补记】虚老修建云门之始，正是日军侵略华南最嚣张的时候。日军之入侵广东韶关、乳源一带，给云门寺的修建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障碍和困难。怀西《广东云门山大觉寺中兴的经过——为纪念师尊虚公老人上升兜率一周年而作》一文记云：

在这十年筑建期间，不但二次损失建筑材料，同时经济来源亦受三次断绝。记得头一次于韶关订购木材、水泥、钢铁、水喉铁管等，不但全部材料款已付清，连所有运费亦已交妥，由火车及驳船分水陆二路运来。岂料就在此时，日寇大举南侵，攻破韶关，所有运输负责人员，四散逃难，不但建筑材料全部损失殆尽，连护法施主亦逃避他方，经济已被断绝来源。

不久，再在乳源订购大批木料，起运未及过半，又遭日寇进攻而被散失占用。此时四方八面断绝通讯，经济已到绝境。幸老人德化，所有住寺工匠，人人愿义务工作，但求发给粮食，不收工资。住寺僧人，从一粥一饭，改食一粥一杂粮，用木薯碾粉而充饥。如是困难经七八个月。

一日早粥后，老人对僧众曰：“日寇必定失败，吾昨晚得一梦，见日军跪地向政府投降。”果然此言出后，约一个月左右，日寇便无条件投降。此时关心云门之护法信施，慰问信和汇票，雪片飞来，每天当家去邮局回来，都收到近百封信。从此又恢复工作，而至解放，曾经一度与海外汇款断绝，不久便已通行，始将此已衰落数百年之云门道场，相继修建成功。云门剃度和法派，方再流传于世，不至断绝矣。

夏，军队移防，流匪疑为寇至，袭击之，军糈损失甚重。大兵将临，拟剿四十余乡村。男女老少，耕牛衣物，移入瑶山者千人。联乡耆老，来寺商救。予为诣军营解释，议及三日，还失物，赔偿若干，各立约而罢。从此乡民爱予如慈母。日军虽陷县城，而不敢扰云门，亦乡民声势之助也。

民国三十五年丙戌（1946年），一百有七岁。

【是年大事】五月五日国府还都南京。六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内战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既停，各省市复原工作。南华于是年春，仍传戒讲经。

【补记】是年七月三十日，虚老在丈室中暗中为复华（怀西）等六人传法。怀西《师尊对我一生的影响——为纪念虚云老人上生内院百日而作》（《香港佛教》第二、第三期），记云：

每年七月三十日，乃老人之寿辰。每逢是日，常住照例必为老人祝寿，举行普佛，午供斋菜。早殿后，僧值领班，凡常住大众，都齐集丈室为老人拜寿，已成定例。

民国三十五年，老人寿辰日，自然亦不能例外。所不同的，是日下午，老人秘密传法。因老人每感宗门衰落，后起乏人，是以在日常，便很细心地观察，谁人能作法门龙象，荷担如来家业？所谓续佛慧命，继祖心灯，使正法久住世间，利济后昆。经三年来之暗中审察，认为能授此“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之旨，已有六人。故事先把法牒写好，到了下午，便由侍者个别暗中传命至丈室楼上佛前，每次二人。老人命授法人穿袍、搭衣、展具，礼佛三拜后，跪在佛前。之后，将传法由来、源流，开示大意，略述于后：

禅宗一法，古来祖师，实重亲证，以心印心。例如，某禅人已经悟道，自不知已证何程度，便去请问大善知识，为作证明。将已实证说出，由明眼知识印证。如释尊于灵山会上，拈花示众，百万人天，茫然无知，

唯有摩诃迦叶，破颜微笑，以为禅宗初祖，乃至唐朝六祖，全重实证，不重外形。不过，末法的今天，若是执定非悟不传，那么，宗门一法，我想早已断绝。是以后来大德，渐开方便之门，认为此人具法器之才，能严守戒律，扶持佛法，接引后昆，真心为佛门做事，便传法嗣，使其安心拥护道场。

这样一来，所以有今日宗门衰落，全由后人滥传法嗣的现象。今日我传法给你们，因见你们平日真心为常住，道心亦很不错。若能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前程不可限量。由于你们都很年轻，而不以公开方式，而暗中传法，并不是像外道有什么秘密法，不给旁人知道；主要是常住人多，假如公开，恐怕人人要求传给他们，便成滥传法了。有几位菩萨，好几次私来我房，跪在地上，要求我传法，我都不答允。

当时我和惟贤二人跪着，静听开示源流之后，老人命我们合掌，将法卷开了，把历代祖师传至老人的法卷上所写，念给我们听，并加一一解释清楚之后，才将法卷交给我们，再礼佛三拜、礼谢老人。这样便成了老人门下的法徒。我是传曹洞正宗第四十八代圣扬复华禅人。表信偈曰：

复还本有真空体，华开见佛覲心皇。

圣智圆明常不昧，扬和梅绽遍界香。

这是法牒上老人自作的一首偈。

秋，政府通令全国寺院讽经，追荐亡者。穗垣官绅士庶请予主法。于九月十七日，在净慧寺设坛（即六榕寺。六榕住持，原派观本。观本寂后，宽鉴代理。后宽让，明观继之）。寺内绯桃忽然着花，重台璀璨，得未曾有。随喜者十余万人。曾璧山居士绣桃花古佛图，胡毅生居士绘绯桃瑞应图，遍征题咏。

民国三十六年丁亥（1947年），一百有八岁。

春，仍赴南华传戒、讲经。

【补记一】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广东南华寺传戒期间，虚老特为定慧、佛果、素根、安性、惠光五位弟子传法。惠光法师得法后，旋即于南华寺客堂楼上个人闭关打七二十一天，人皆不知。期满，南华寺常住为虚老百岁寿期举办水陆大法会一场，从四月初二日开始，至四月初八日结束。四月十四日，虚老又组织召开南华寺戒律佛学院筹备会议，聘请惠光法师为教师。四月廿日举行开学典礼。四月廿四日，惠光法师开讲经学，至次年五月返湘。

【补记二】 南华传戒时，有朱镜宙居士，系章太炎之婿，传章唯识学，好禅宗，远来谒师。朱有与师论禅宗问答之辞，附录于后。

弟子宽镜问：老和尚座下，修持有心得者究有几人？

师叹息曰：现在连找一个看门人竟不可得，遑言其他！南华至今，丈席犹虚，即可概见。

宽镜又问：知幻即离，能所双忘，正这么时，是否与六祖告明上座“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相契合？

师曰：这是六祖勘问之语。知幻即离，尚有所在，不能谓为能所俱忘也。

又问：天台宗三观之义，是否与三性之义相合？

师言：台宗设三观以为用功次第，而禅宗无次第。

语已，出观源居士撰《质疑》一书见示。

最后论及《金刚经》，师笑曰：《金刚经》注释多至数百种。

宽镜曰：然，但弟子读经，从未读注。

师曰：不读注亦好，熟能生巧。只要科判明白，久读而能了悟。读注反易受其左右。

宽镜归，读《质疑》竟，而后知一切拟议皆是戏论，未证而说，开口便错，不禁汗下，深自忏悔。

慈山大师云：依经解义，三世佛冤。离经一字，即同魔说。说法之难有如是者。

夏，香港东华三院请作平安法会。赴港，住崇兰学校，由曾璧山（宽璧）招待，及助理法事，归依者数千人。旋应宽如、宽荣、李民欣居士请，赴澳门讲经打七，归依者数千人。马居士诗传，请赴中山县石岐，建大悲法会，归依者亦数千人。事毕，回云门寺，赶速完成各殿宇工程。

民国三十七年戊子（1948年），一百有九岁。

【是年大事】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分别在辽沈、淮海、平津进行了三个战役。国民党大败。

是年春，负病赴南华传戒。

春戒后，赴穗垣，为佛教志德医院开幕，兼说法。旋赴香港沙田慈航净苑道场讲经。应智林监院请，结念佛七，为众说三归五戒。又至东莲觉苑拜忏。事毕，回云门。

五月，戒尘法师示寂于滇南，孙佛海为传记。

冬，美国女士詹宁士来求戒，为举禅七，欢欣而去。禅七期间，诸方长老亦各有开示法语。

1949年己丑，一百一十岁。

【是年大事】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宣布成立。

春戒后，即回云门，装修全堂圣像，大小八十余尊，铺金设座，年余始告竣。殿宇、堂寮，至此已成十之九矣。

【补记一】民国三十七年冬，本焕和尚南下，虚老请他任南华住持。1949年春，南华传戒，本焕和尚亲诣云门，恭请虚老南来作戒和尚。传戒期间，有十位新戒反对烧香疤，他们联合起来，向戒和尚发难，虚老断然将他们逐出戒坛。

【补记二】 三十八年春戒圆满后，为解决僧众自给问题，虚老决定筹办大鉴纺织缝纫厂。

春戒后，应方养秋居士之请，前往香港为佛堂开光，又于般若精舍讲经，留港一月，即回山，嘱岑学吕居士编《云门山志》。

【补记三】 大陆解放前夕，社会动荡，人心不安，有人劝虚老留住香港。虚老为护持佛教、续佛慧命故，毅然留在内地，继续兴复祖师道场。

朱镜宙《虚云和尚年谱暨法汇简引》中云：

师于己丑夏，自云门来港，岑（学吕）问：“世变至此，我将安适？”师沉吟顾视曰：“学道人随处都是家乡，放下便是道场，居士安心罢。”岑又请师留港弘法。师曰：“内地寺院庵堂，现在机隍不安，我倘留港，则内地数万僧尼，少一人为之联系护持，恐艰苦益甚，于心不安，我必须回去。”

又，我作师行传，有：“师密劝居正（即居觉生）、李汉魂，盍去诸？”李（汉魂）曰：“奚适？”曰：“海之东。”于是李汉魂适美，居正适台湾。李问：“师如何？”则喟然曰：“百万僧众，彷徨无措，吾宁忍独善耶？”复引师自题造像云：“这个痴汉，有甚来由；末法无端，谬欲出头。嗟兹圣脉，一发危秋；已事不愿，专为人忧。向孤峰顶，直钩钓鲤；入大海底，拨火煎沤。不获知音，徒自伤悲；笑破虚空，骂不唧溜。噫！问渠为何不放下？苍生苦尽那时休！”

【编者按】 师自述年谱至己丑（1949年）冬止，是年一百一十岁。师于云门竟未竟之工程，守必守之戒律。时僧众及干指，锄田博饭，皆依师不去。

虚老自民国三十二年冬十二月入山以来，至此已七载。为复兴云门，苦心筹划，备受艰辛。岑学吕在《云门山志·虚公老和尚中兴云门实纪》一文中记云：

师到云门，仍以明空比丘为当家。然事无巨细，必亲自检点，悉心

擘划，昼夜辛勤。时值抗战军兴，倭寇深入，烽火漫于全国，财力限于一隅，物质缺乏，人事周章，建设艰难，固有十百倍于南华时代者。师唯持之以定，处之以恒，日就月将，终以蕙事。综其事迹如此：

一、更改山向。本寺山向，在偃祖时如何，已不可考。旧寺坐西北向东南，乾山巽向。大殿、三门正对雷公岭，于风水格局均属不利。左侧背受山沙溪流之冲煞，右前方遭白虎山之威胁，左前方不现青龙岭，于整个堂局不相称合。近数百年来，日益式微，虽曰“人谋不臧”，而建置山向有乖，罔利安众。乃察山川形势，精研风水利害，改正山向，仍坐西北向东南，取辛山乙向，置大殿、三门正对观音岭。如此有四利焉：一者全寺靠正主山，不形偏倚，且避免左侧背山气之冲煞。二者青龙岭高白虎山，免除右前方之威胁。三者正对观音岭，案山佳胜，诸峰罗列，并有大小旗山，形成贵人拱卫之象。四者全寺梵宇称合整个天然局势，后座稳靠，前面开展，左右拥护，凶煞尽避，吉向全收。师中兴以来，大局虽然混乱，地方未尽安宁，而云门僧众安业行道，化险为夷，十方僧俗云来四表，和合安居，唯法是宏，祖道宗风遂以丕振，中兴气象如日方升。此固由师道德所感，而新建梵刹，形格吉利，亦重有关系焉。

二、庄严法相。塑装佛、祖、菩萨、诸天伽蓝等大小相，共八十余尊，铺金饰彩，供奉各殿堂内，备极庄严。远近善男女来寺瞻礼者，欢喜赞叹，同种善根。数年来，先后请得经律论诸部，并由妙云比丘供养日本《大正藏经》一部，陈宽培、何宽智供养《磧砂藏》、《续藏经》各一部，叶遐庵供养《大藏遗珍》一部，均安奉藏经阁，任学人请阅。其他各种法器悉皆具备，整齐庄严。

三、救济农村。古德云：“山有玉则草木润，泉有龙则水不竭，住处有三宝则善根增长。”师中兴云门，绍隆佛祖，宏法利生，阴翊国家治化，利益过现幽冥，固不可以言说。即救济农村，亦事实俱在。师重建道场，大兴土木，历时八年，除少数技术匠人外，其余工人，为数常有一二百人，多系失业乡民，均能得工资。一家数口，赖以存活。

昔日委弃深山之木材石料，今山民采售云门，作建筑之用，且得价较优，于农村经济之事，亦不无少补。云门附近一带村乡，数度遭遇危难：一者，三十三年十二月，某高级司令部运输官兵，由一六圩至乳源途中，被流匪劫杀，军政当局震怒，下令剿办云门山区附近数十乡村，一时村民被拘捕者数十人，牲畜财物悉被抄没，村民多逃避本寺，赖师三赴县城，请准当局悉予宽宥，释回囚民，发还畜物，男女老幼咸令回家，安居无虞。二者，三十四年二月，倭寇侵及乳源，敌骑所到，虏夫役、掠畜粮、奸淫妇女，蹂躏不堪。然其军官崇佛，入寺见师，即行礼拜。公告以严飭所属，勿扰人民，并请给布告多张，分贴各村，因得保全，不受惊扰。此外，凡遇天灾人祸，及若干人士一时遭遇危难，得师慈悯，解救而获安全者，难以尽述。至于施赠药品，疗治病人，更为常事。庚寅秋，师以时艰众苦，潜愿自身代消，因而重病两月。八月十六日，云门附近各村耆宿士绅，及团体代表、保长等，恭诣寺中，叩首问安，代申全体村民关怀师病之忧，并云：“我们地方的人，不论男女老幼，听说老和尚病了，大家都很挂心，希望老和尚的病早好。因为自从老和尚来到云门以后，地方受惠很多。就是人畜都无瘟疫了，与早年已大不相同。”此足见师道隆化，感格人心。

四、生产建设。师上追百丈芳型，近察社会环境，深知今后佛教要不被淘汰，僧伽经济必须在“劳动生产”之条件下，自给自足，以谋解决，始克有济。盖以政治变迁，经济改革，社会发展，在过去僧伽经济之来源——租息、募化、香火、经忏，皆不可复恃矣。唯“劳动生产”，固我佛祖曾率先躬行，以示方来者也。因此，在云门开办“大觉农场”，凡在寺共住者，均须垦荒种植。农具、种子由常住供给，收获时，常住与各人均分之。又倡导于韶关大鉴寺开办纺织工厂，使佛徒四众均于修行办道之外，向农工方面从事生产，以开辟僧伽经济之新来源，适应今后政治社会之新环境。昔百丈祖师创制，“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又古德称：“诸方说禅浩浩地，争如我这里种地博饭吃。”师可谓能继述也。

经过虚老七年的奋斗，云门寺殿宇建设十分已完成九分，昔日荒榛之地，终于平地涌楼台，殿阁庄严，祖印重光，成为继南华之后又一法化宇内的丛林大刹。

师未入云门之前，云门道场原是一片荒芜，无人管理，唯僧人明空一人日侍香火。因其不识字，民国三十一年，云门寺大部分田产被当地县立中学校长毛某，划为校产。师至云门后，得知此事，曾请各级政府查究此事，前后周旋了七八年的时间，费力极大，冤屈始解。

云门寺产被侵占一案虽已解决，不久全国解放。毛某心头之恨难消，遂于1951年，借镇反运动之大潮，诬陷虚老是恶霸地主，私藏金条美钞，成为1951年云门事变之直接导火线。

1950年庚寅，师一百一十一岁。

【是年大事】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同年冬，土改开始。

是年春，师仍赴南华传戒，禅堂长期禅七，座下有开悟者。

本戒期，王倾西居士秉受具戒，法名宽慕。王曾于廿载前，依师在鼓山结茅，有所省发，出家后，笃修净业。

戒期结束后，师回云门着手整理历年文稿，交付编辑，第以百数十年尘积，一时正未易易也。

冬十月，虚老在云门举办禅七。隆泉法师带着应慈老法师为老和尚祝寿的礼物、书信以及上海众弟子的贺仪，由上海起程前往云门，看望虚老，并参加禅七坐香。隆泉乃应慈老法师之弟子。民国廿二年春，虚老在鼓山传戒，曾礼请应慈老法师从天童寺前来作羯磨师，并开讲《梵网经》。时隆泉法师亦随行、助讲。此段因缘，隆泉法师在纪念虚老圆寂——《我两次亲近云公老和尚》——一文中，有详细记述。现录于次：

我两次亲近云公老和尚

隆泉

虚云老和尚名闻天下。我初得亲近时，在民国廿二年福州鼓山涌泉寺春期传戒，云公为方丈。我在天童寺住禅堂，老法师（应慈）函命随往侍听及亲近云公老人。奉谕之后，欣悦异常，即告假离天童，至上海崇法寺老法师处，与同学三人候了五日，随老法师乘万象轮赴闽。该船不甚宽大，夜间风浪大作。二夜至马尾，在镇海寺休息一晚。次晨乘轿上山。至留衣亭，闻寺中放爆欢迎。至山门，共放爆三次，钟鼓齐鸣。云公老人率两序大众，在天王殿外排列，欢迎应公老法师。至方丈休息，首领诸师顶礼、接驾。我们三人由明观知客师招待安单。

次日开讲《梵网经》。以大座仪式，鸣板集众至方丈。二位老人均被大红祖衣，于法座前长跪拈香。先由云公老人拈一瓣香，供养老法师，祝词毕，插入炉中。再由老法师拈一瓣香回敬云公，祝词毕，插入炉中。如是往返各拈三次。维那师呼末后先行，至大殿唱香赞。秉拂说法后，再至法堂，由老和尚送老法师位已，老法师回送老和尚出法堂，再行唱香赞，升座讲经。每日大座讲完，由我们侍者先请班首单上，复讲小座。书记、客堂、库房、首领、职事一一请讲。那时金山、高旻、天童禅和子来得很多，盛极一时。

戒期中，云公老和尚说戒，应慈老法师为羯磨，遐明首座为教授，宗镜法师为开堂大师。时福州政府上山培植森林，省长杨树庄的秘书以七重行树为演说词，理事圆融，辩才无碍。

清明节，踩山界，此是常住规矩，每年一次，将寺中山地范围界址，由和尚、当家一一指示大众。云公腰中束了一条稻草绳，手携方便铲，率领全体三百余僧，浩浩荡荡出发，翻山过岭。屡见云公在山顶上高呼：“你们快些来啊。”大众闻声，自愧落后，努力追赶，一身汗出，都不能及之。老人身体何以这样轻快，我们因甚笨重如斯？正说着，老人又在第二峰头高呼。如是经过四五个高山，没有一人能追随老人。将午，

老人回寺，午斋过堂。大众回去已一点多钟了。

老人房中一张小桌，床上棕垫一个，壁上背架高悬，余无他物。供养的补品分给大众共飧。

我们请开示时，老人云：“应慈老法师宗说兼通，与我法门不二。你们发心长远亲近，将来行菩萨道，弘法利生，绍隆佛种就是了。”老法师讲《梵网经》至上卷十回向位中，命我代座，说道：“你将明天经文多用些功。”我于是晚，看至半夜以后才睡。次日上午，先搭衣持具，向二位老人顶礼告座。老法师云：“午后少卧，端坐作观，拈三瓣香，祈祷十方三宝、护法龙天，慈光加被，自然从容不迫，如入无人之境矣。”最奇怪的，一升座后，先是云公老人拈香礼佛，又见老法师拈香礼佛，再也不知二位老人皆在后面听讲。讲完下座消差时，老和尚谬赞两句，老法师云：“回向位，你分两座讲完。由我开讲十地。”此是生平第一次讲大座。老法师言：“祖衣是如来家业，被着必须哀愍众生的痛苦。若存丝毫名利心，将来堕落三途也。”

有一天，老和尚烧小锅，煮湖南冬苋菜请老法师，命侍者至库房买油。钱数不足，再回来向老和尚要两个铜元添上。才知公私分明，十方丛林制度规矩之严如此。我们每晚进禅堂坐香，听老和尚讲开示。《梵网经》讲圆满这一天，华严普佛，每人持鲜花周匝围绕，由法堂行至大殿，拜愿回向。次日，又请老法师在讲堂内，开讲《大乘起信论》。讲完时，宁波天童寺又请老法师讲《梵网经》。日期已定，进方丈告假时，有衣钵一云师、侍者芝青、纯果师，藏主心道师，及现在基隆十方大觉寺的灵源和尚，皆于此时向云公老和尚顶礼告假，随老法师重听《梵网经》，老人一一允许，并嘱精进求学。此是我第一次亲近虚云老和尚之经过也。

1950年十月，接到香港大屿山灵源法师函云：“明春，云门寺老和尚传授千佛大戒。老和尚请你为开堂大师。”于是便起程，至云门时，禅堂中养息香将要开静。知客师招呼在客堂休息，分得放参小饼三个，所谓云门饼也。据说，在文偃祖师时，吃此饼者，人人开悟。今云公老人仿此，聊塞饥肠。因本寺大众过午不食，此乃七期中之方便。我们食后，

进堂坐香，听开示。次日清晨，搭衣持具，将应公老法师为老和尚祝寿的礼物、书信，及上海弟子的贺仪一齐奉上。顶礼已，老人说：“路途遥远，你们来此实在不易。希望在此常住，多多发心。”礼毕，回寮休息，进堂坐香。此时七期将半，老人进堂送我警策香板，坐堂主位，轮流开示。人数甚多，满满一堂。老人香板大而且厚，普打时，每人两下，真有些吃不消。老人开示，音韵和雅。七期圆满，顶礼告假时，老人握着我的手说：“你们在此住下，待明年再往香港。今天出去，再要回来也不可能。”离寺数百步，回头一看，老人尚在天王殿前合掌送行。我再回去顶礼，请他老人家进去。返行数步，老人仍合掌立送。这是我第二次亲近云公老人。

1951年辛卯，师一百一十二岁。

【是年大事】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从12月起，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至1951年春夏，进入全国性的高潮。镇压反革命运动历时三年，至1953年结束。

春戒期中，“云门事变”。师遭非礼，身体受严重摧残。

三月初三日，师病重时，即趺坐入定，闭目不视，不言，不食，不饮水。唯侍者法云、宽纯日夜侍之。端坐历九日，十一日早，渐倒下，作吉祥卧。侍者以灯草试鼻官，气已绝矣，诊左右手脉，亦已停矣，唯颜色如常，体尚温。

十二日早，微闻呻吟，旋开目。侍者告以时间，师曰：“我觉才数分钟耳。”语侍者法云曰：“速执笔为我记之。勿轻与人说，启疑谤也。”

师从容言曰：余顷梦至兜率内院，庄严瑰丽，非世间有。见弥勒菩萨，在座上说法，听者至众。其中有十余人，系宿识者，即江西海会寺志善和尚、天台山融镜法师、岐山恒志公、百岁宫宝悟和尚、宝华山圣性和尚、金山观心和尚及紫柏尊者、读体律师等，余合掌致敬。彼等指余坐东边头序第三空位，阿难尊者当维那，与余座靠近。听弥

勒菩萨讲“唯心识定”未竟，弥勒指谓余曰：“你回去！”余曰：“弟子业障深重，不愿回去了。”弥勒曰：“你业缘未了，必须回去。以后再来。”并示偈曰：

识智何分，波水一个。莫昧瓶盆，金无厚薄。
性量三三，麻绳蜗角。疑成弓影，病惟去惑。
凡身梦宅，幻无所著。知幻即离，离幻即觉。
大觉圆明，镜鉴森罗。空花凡圣，善恶安乐。
悲愿度生，梦境斯作。劫业当头，警惕普觉。
苦海慈航，毋生退却。莲开泥水，端坐佛陀。

以下还有多句，记不清了。尚另有开示，今不说。此次事变，不仅使虚老的身体惨遭重创，同时也让老和尚深感时世艰难，不利弘法，故除了与侍者谈及梦游兜率内院之事外，虚老还作了临终付嘱，以备不测。现附《云门遗嘱》于次：

自辛卯夏历二月后，师深感时艰年迈，不利弘法。初三罹难，卧床十余日，水米不进。先夜，唯一侍者在身边谈话，多成遗嘱，谓死后切勿泪哭，不要通信，莫伤财物，将身上衣裤脱下结缘，以谷草裹尸，沉下水底，结水族缘，书偈咐侍者：

勉诸法侣，莫空过日。幸护胜因，得佛法利。
若不勤修，善根抛弃。幻身梦宅，刹那变易。
去圣时遥，魔威难避。心念无亏，顿绝冤弊。
四仪冰雪，严持毗尼。弘法利生，尊崇佛诲。
身心济世，自他均益。拔众生难，刀山不畏。
死生业定，何须忧虑。菩提愿满，顿超圣地。
休为吾忧，吾无悲喜。残年既尽，更有何惜。
掷尸水内，障从此毕。一省柴烧，免污净地。

二不劳人，免伤财费。结水族缘，同证菩提。
吾愿足矣，圆成实际。励汝来学，各须努力。

又偈云：

自小学佛别故乡，走遍天涯路偏长。
弹指春秋百余异，雪覆额头骨峻嶒。
唯冀众生皆成佛，那时了愿遂心畅。
同舟共到菩提岸，一曲渔歌作散场。

关于“云门事变”之真相，曾一度传闻甚多。佛教界现已基本上达成了一致的看法。虚老之弟子净慧法师在《虚云和尚行业记——纪念虚云和尚圆寂三十周年》一文记云：

1951年春，云门拟于春期传戒，各地闻讯前来求戒者颇众。其时适全国“镇反”运动开始，有湖南某县不良分子某等混入其中，湖南公安部门追至云门，将其捉拿归案。由是之故，遂引起乳源地方当局对云门寺新老僧众产生怀疑，甚至误传云门藏有军械、电台。地方当局乃于夏历二月二十四日派出百余人，于午斋时抵寺，将寺团团包围，寺之左右及后山高地，均架起机枪，对准寺内，如临大敌，气氛极为紧张。当时全寺僧人百余人正在斋堂用斋，均不许离座。为搜寻军械电台，所有殿堂房舍均经详细搜查，一无所获。对于诸执事僧，稍有可疑的人员，均次第叫出问话。至掌灯时分始离去。此即海内外一时甚传的“辛卯云门事变”的开始。直至夏历五月二十三日，京穗调查组至寺，一场镇反扩大化事件始告平息。这场历时三个月的“云门事变”，前后被拘禁僧人二十六人。

在“事变”中，由于地方当局对云门寺作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以致对在当时最受崇敬的虚云老和尚也施以无礼的手段，使他的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在这期间，全寺僧众百余人集中禁闭于禅堂者十八日，

饮食睡眠均在其中，大小便有军警看守。

笔者于1951年夏历二月初由武昌三佛寺赴云门受戒，至未旬日，即遭此“事变”，三个月中亦备历艰危……

关于云门事变发生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编者曾向净慧法师详细地咨询过。净慧法师当时在云门寺受戒，正好赶上此事，对整个事变的前因后果比较清楚。现将净慧法师的回忆整理如下——

解放初期，社会局势比较复杂。境内有国民党反共残余势力在秘密进行破坏活动，境外亦有各种仇共反共势力通过渗透的方式妄图进行策反。当时，香港的道风山就是一个比较活跃的基督教反共特务组织。他们派人潜入内地，诱骗一些出家人到香港加入基督教特务组织，通过集训、学习、洗脑，灌输一些与共产党政治主张相对立的思想观念，然后又让这些出家人回内地进行传播。当时，在虚老座下出家的惟某就是从道风山回来的，被共产党安全部门所注意。

另外，解放前，一些曾经在国民党军政部门工作的人，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因为种种因缘，最后投到虚老座下，落发为僧，这样的人也有好几个，如释证圆（当时是个沙弥，俗姓蒋）出家前曾当过国民党团长，释妙云曾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银行的银长，又如释无边，早在1927年大革命期间，曾经镇压过工农红军。这些人都在共产党安全部门的注意之下。虚老是个出家人，哪里知道这些复杂的历史背景！这些人既然要出家，虚老出于慈悲，也就接收了。应该说，这些都是导致云门事变的间接原因。

导致云门事变的直接导火线，却是从湖南逃跑而来的释广孝，他是个在逃犯，被公安机关所追捕。云门事变的前半个月，他来到云门寺，投老和尚出家，不久，便被公安部门逮捕了。为了从众僧中辨认出广孝，公安部门命令住在云门寺的全部出家人，包括虚老，都集中到山门前合影。通过合影，公安部门辨认出了广孝，包括上面提到的那几位出家人。当时，全国各地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镇反”运动。在这样一

个大的历史背景下，这起事件给虚老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和后果。

于是对云门寺的出家人采取了种种过激和无礼的行为，尤其是在这次事件中，虚老的身体遭到了严重的摧残。虚老当时被隔离开来，不许其他人前来看望。当时照顾老和尚起居的，主要是坤庭（弥光法师未出家前俗家儿子，后还俗）和性道法师（河南人，当时负责看守山门），另外还有一位比丘尼宽纯法师，她主要是负责给老和尚做饭。整个事变过程中，虚老的遭遇，坤庭知道得最清楚。

另外，岑学吕居士在《年谱》初编刊行后，曾就“云门事变”，专作一补记，后以“编者按”的形式，补入新编《年谱》中。此补记，对云门事变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

初编年谱，编至辛卯三月，虚云和尚病重时为止。编辑在壬辰，刊行于癸巳，距今阅五年矣。当云门事变后，道途梗塞，音书断绝，间有消息，传闻异辞，不敢轻于载笔。今历岁时，真相已白。海内外人士，关心虚云和尚起居者甚众。爰略为补述，亦仅言其所可言而已。

溯己丑岁夏，虚师应方氏请，自云门来香港。一日，访岑学吕于友人家，谈次，岑语师曰：“世变至此，我将安适？”师沉吟顾视曰：“学道人随处都是家乡，放下便是道场，居士安心罢。”岑旋又语师曰：“内地寺院，难免不安。师何不暂留香港，弘法利生？”师曰：“弘法自有其人。至于我本人，似另有一种责任。以我个人言，去住本无所容心，唯内地寺院庵堂，现正杌隉不安。我倘留港，则内地数万僧尼，少一人为之联系、护持，恐艰苦益甚，于我心有不安也。我必须回去。”岑无语。师遂回云门。

迨辛卯岁春，开戒期间，四众云集，寺中有僧众一百二十余人。夏历二月二十四日，忽有百余人，前来围困本寺，禁止出入。先将虚老和尚拘禁于方丈室中，以数人守之。复将各僧分别囚于禅堂、法堂。大搜寺内，上自瓦盖，下及地砖，佛祖尊像，法器经藏，微细搜检，竭百余人之心目手足，经两日时间，一无所获。遂将监院明空，及职事

僧惟心、悟慧、真空、惟章等拘去，复将册籍部据、来往书札，及虚云和尚百年来之精注经籍、法语文字，尽用麻包捆载而去，加以种种罪行。其实情，则误听外间传说，谓寺内藏有军械及发电机，又藏有金条、白银。其目的固在此也……扰攘十日，终无所获，遂迁怒于师。

先是三月初一日，将师别移禁一室，门封窗闭，绝其饮食，大小便利不许外出；日夜一灯黯然，有如地狱。至初三日，有大汉十人入室，逼师交出黄金、白银及枪械。师言无有，竟施毒打……入夜，侍者复抱师坐榻上，端坐如故。初十日晨，师渐渐作吉祥卧下（如佛涅槃像），经一昼夜，全无动静。侍者以灯草试鼻孔，亦不动摇，意圆寂矣，唯体尚温，颜色怡然。侍者二人守之，至十一日晨（即四月十六日），师微呻吟，旋扶之起坐。侍者告以入定及卧睡时间，师徐语侍者法云等，神游兜率听法事。夫甚深禅定境界，苦乐俱捐，昔憨山、紫柏受严刑时，亦同此境，此非未证悟者所能代说也。

……时师所受楚毒，伤痕并发，病势日增，目不能视，耳益重听。弟子虑有意外，促师口述生平事略，随录为自述年谱草稿，正此时也。

夏历四月间，云门事变渐渐传至韶州。先由曲江大鉴寺僧人，通知在北京之师门弟子及海外同门，联同救援。于是北京方面电令地方政府严查，围困始续渐松懈……师自重伤后，不进粥饭，日饮清水，继知粮尽，白众曰：“老人业重，带累各位。事至今日，各位似应分向各方，求生续命。”而僧众皆不愿离师去，乃集众往后山采樵，量为轻重，挑往十余廿里之市集出售，得钱买米回寺，煮粥同食，朝暮课诵，及坐香不辍。

五月上旬，北京政府派专员数人至粤，会同广东省政府人员，于五月二十二日，到达乳源县署。二十三日（即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抵云门寺，实地调查，携有技术人员，及录音机、摄影机等。先慰问师法体轻安否。是时师病卧榻上，耳聋目瞶，并不知是京粤所派之大员。及见地方官警，更不欲有所说。问师曾受虐待否？财物有损失否？师均言无。及后各员表明身份，师只言请诸君切实调查，回京报告。各

员再三安慰，并飭地方有司查明，将先所拘之僧人释放。

计云门寺自夏历二月廿四日起，至五月廿三日止，始脱苦境……秋冬之际，师于重伤重病之后，从事休养。僧众百人，亦以采樵耕植，及手工业度日。附近百十乡村，闻云门解围，咸来看和尚。而师之弟子在京内外者，多方设法，欲师离开云门。且时有函电致地方有司，殷勤劝慰。云门事变，至此告一段落。

“事变”平息后，于夏历六月下旬，虚老抱病为远道前来求戒者授三坛大戒。此为云门复兴后第一次传戒，虽然受戒者人数不多，由于天气酷热，戒期时间也不长，但风息波平，人心安定，与会者深怀稀有之心、难遭之想，实非平时传戒法会所能匹。

是年夏，受虚老之托，岑学吕编《云门山志》讫。岑学吕云：“师平生苦行，人皆见之，密行匪易知之。师之年龄，向不告人，杜生疑谤也。予于辛卯编《云门山志·序》中，约计师为一百有六岁。志刊成，师再以手定《年谱》嘱编，计其年当为一百一十二岁矣。附记于此，以正山志序年龄之误。”

1952年壬辰，师一百一十三岁。

【是年大事】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五反”运动首先在全国各大城市展开，并很快掀起了高潮，至10月底结束。

是岁春，师病稍愈，日领众安禅行道，收拾残局。自夏历正月至三月，北京四次电粤，请师北行并派员南来护送。师告众，均主缓行，师曰：“时机至矣！今日全国僧伽，各兢兢自守，乏人提领，如一盘散沙。倘不团结，成立一有力量机构，其事变恐不止一云门也。我为佛法故，义当北行。”乃选寺中老成者护院。安众已定，行有日矣，乃自书一联云：

坐阅五帝四朝，不觉沧桑几度
受尽九磨十难，了知世事无常

四月初四日（即4月27日），师偕侍者佛源、觉民、宽度、法云及护送人员，起程北上。各乡村民众，一时奔走追送者数百人。师遂离开云门。

溯民国三十二年癸未，师以重修南华事竣，于是冬十二月，移锡云门。初至时，残垣断壁，殿宇荒凉，所谓法堂上草深三尺者，仅有一僧人奉事香火。师住后，四众云集，绕者千指。而师一方面筹募重修，同时又顾及百余人四事供养。此数年间，更值日寇侵华，交通断绝，日在危疑震撼中，其艰辛实十倍于南华时代。师以大无畏力，集僧众，用少数工人，自爆石，自烧砖瓦，自伐木材，自建造，自髹漆，自造像，自开垦，自种植。自癸未至壬辰，前后十年，建设殿堂、阁寮、厅楼、库塔一百八十余楹（其详载《云门山志》）。殿宇闳丽，法相庄严，亦难能也。尤可记者，云门宗派，传至十世光孝深而止，其后失传，宗派不继。师为考查派系，度僧数十人，承继云门法脉，重振宗风，兴灭继绝，为云门延一线法脉。今师离云门去矣，十年心力，百世奇缘，知偃祖于常寂光中，点头微笑在。

初十日，附粤汉车北行。十一日到武昌，住三佛寺。沿途劳顿，楚疮毒发。陈真如居士为照料医药服食，殷勤备至。该寺主持大鑫和尚，亦尽东道之谊，得起居安适。病稍愈，应鑫和尚请，为主建一观音七，归依者二千余人。法事毕，将扶病北行，三佛寺大众请留影纪念，师题一诗云：

业风吹起到武昌，老病驰驱累众忙。
三月淹留三佛寺，一场灾难一惭惶。
无心欲跨楼头鹤，有愿同登选佛场。
尚想玉泉关壮缪，能于言下悟真常。

【附注】据佛源老和尚《自述传略》记云：

老和尚便于四月初四（1952年）离开云门，在大鉴寺过五一节（四月初八）。当时政府要他带头在大街上参加庆祝游行。可怜老和尚当时一身病苦，游行回来，汗水湿透全身。

当时中央已派员南下，准备接老和尚进京，次年正月至三月，北京更四次来电相催。四月初八，我与觉民、宽度、法云侍奉，乘车北上。到武汉时，老和尚病重不支，便在三佛寺常住上治病。在武昌下车时，车站派出所仍详加盘查，看行李中是否有异物。但老和尚除一套旧灰布的换洗衣物外，还有什么呢？三佛寺的大鑫和尚接老人住下后，常住僧人及居士们都来顶礼。说也奇怪，早课时大殿梁上一条大蛇出现，大殿佛座后又有一大龟同时出现，而下午老和尚到来。僧俗都说是龟蛇相会，是吉祥之象。

老人住下后，陈铭枢先生和中南局的几位政要也来看望，问云门的情况。并劝老和尚安心养病，说云门之事慢慢会弄好的。老和尚怎么也放心不下，虽然有病，仍一一口述，要我记好整理，交给陈铭枢先生，请他以老乡的关系向叶剑英讲讲情（陈与叶都是梅县人），把云门寺被关的僧人全部放回。谁知陈铭枢看了这份材料，认为全是冤枉，乃交与上面，要中央加以解决。老人得知陈铭枢未将材料交与叶剑英而上告于中央，认为会把事情搞糟。但陈铭枢认为，这么大的冤案，不能不让中央知道，否则不能解决问题。不出老人所料，中央的确电令处理好云门事变，并将材料转回广东。于是工作组撤了，公安局长也调走了，僧人们也放了。但韶关方面也就知道是我上北京告的状，写的材料，因而埋下了我日后坐牢的种子。五八年反右时，便成了我坐牢的罪证，说我胆敢控告公安局。老和尚预知这事的因果，虽没法补救而听天由命，但心里却暗自焦急，以致病情日渐加重。大鑫和尚请了武汉的四大名医前来会诊，医生见老人舌苔上厚厚一层黄黑，脉象微弱，几服药下来都不见起色，都束手无术。大鑫和尚也只好为老人打佛七，准备后事。

那时，武昌有一位医师，父子皆精于中西医学，曾在高旻寺归依来

果和尚，认为来果和尚传法有什么密印。他得知老人到了三佛寺，就前来请老人开示，并要求老人传授心印。见面时方知老人有病，他诊断为肺炎，需要用进口链霉素。当时药行很难买到，时正夏天，武汉又是火炉，酷热难耐。为买此药，汉口城大街小巷我都跑遍了，终于在一家药店买到了两瓶进口的，满心欢喜，并请那位居士每日为老人注射，并教我学会打针。真是菩萨加被，两瓶药打完后，老人便渐渐好转。说也奇怪，一天早上，老人起来小解，穿鞋时鞋里竟有一只乌龟在里面睡觉。俗话说龟鹤延年，老人果然应验，并却病延年了。

那时蛇山有不少看相算命的，写字画画的，有一位山东人，姓赵，三十余岁，两手可同时写对联，书法很不错。他写了幅乾隆皇帝的《四季赋》，供养老人（后来我裱好后，挂在云门丈室，可惜五八年我进牢时被人拿走了）。一日，老人要去蛇山散步，走到黄鹤楼，大兴感慨，随口念一首诗，有“无心欲跨楼头鹤，有愿同登选佛场”之句。但他心中总念念不忘云门被关的僧人，又急着到北京去看李济深等人，乃于七月二十九日坚辞大鑫和尚北上。当时武汉四众弟子都渴望老人在三佛寺过生日，但老人却从不喜欢过生日，更不愿因此劳动大众，终于生日前一日乘车离开武昌。

在北上的火车上，我每日按时给老人打针，尽力照看好老人。

七月二十八日，由护送人员陪伴，师及侍者等，附京汉车北行。抵京时，诸山长老，及居士林等各团体，到站迎接。李任潮、叶遐庵、陈真如诸居士，导送至广化寺驻锡。后以人多参谒，移住西城广济寺大刹。师抵京后，与当道往还。以湘省同乡，滇南旧雨，夙有因缘，故对于护法事，堪称便利。

早在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中央政府颁布了《共同纲领》，其中规定人民群众有宗教信仰之自由，人民政府将依法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佛协筹备会既成，师上书政府，希望政府依据《共同纲领》，速定对于佛教寺院之保存及管理辦法。指出，目前急于救援施

行者：一、无论何地，不许再拆寺院、毁像焚经；二、不许强逼僧尼还俗；三、寺产收归公有后，仍应按僧配给田亩若干，使僧人得自行耕植，或扶助其生产事业。当道许之，僧尼赖安，各省名胜寺院且日加修饰矣。是年阳历9月，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京召开，中国佛教协会筹备会推举圆瑛法师、赵朴初居士代表我国佛教徒出席和会。是故圆瑛老法师亦于9月23日从上海抵京。9月25日上午，北京佛教界在广济寺举行盛大欢迎会，欢迎虚老和圆老两位老人进京弘法。9月26日至10月2日，北京市佛教界为拥护亚太和会在京召开，在广济寺举行祝愿世界和平法会，恭请虚老主坛，圆瑛法师、巨赞法师为副主坛。

农历八月，锡兰代表团团长达马拉塔纳法师等来华，以佛舍利、贝叶经、菩提树三宝，赠送与中国佛教团体，定于10月1日举行典礼，地点在广济寺。十三日（即阳历10月1日），虚老代表全国佛教徒，接受锡兰送给中国三种宝物典礼。是日，先由释巨赞、圣泉、居士赵朴初等，坐礼车，具香花，往接锡兰代表。寺中四众二千余人，列序殿前，恭迓锡兰代表至，钟鼓齐鸣，纳法师将法宝置供桌上。师出，代表接受，并致谢词，大意谓：“贵我两国佛徒亲密，历史悠久，愿团结在三宝的慈悲智慧之中，为世界永久和平，而贡献我们的一切。”是日典礼隆重，有澳洲、缅甸、加拿大、印尼、日本、土耳其，及各地佛教代表。

阳历10月15日，虚老在北京代表中国佛教徒向出席亚太地区和平会议的锡兰、缅甸、泰国、越南等国佛教代表赠送礼品。11月5日，虚老在京出席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人会议，并被推举为首席发起人。

虚老此次在京期间，适逢李济深及夫人周月卿七旬双寿，老人以无量寿佛铜像一尊及诗为贺。诗云：

蟠根仙李郁苍苍，翰运欣开日月光。
已建神功万世远，更扶元化与年长。
清修白业偕贤助，雅咏黄花晚节香。
我愧草鞋钱空费，来依佛寿颂无量。

农历九月，诸山长老及团体，请师住持广济寺，师以老病辞。

十月，东南人士在上海发起“祝愿世界和平法会”。众议请师主法，派方子藩等来京迎迓。于公历12月11日，附车抵上海北站，执旗献花者百余人，齐声念佛。于是，在车站候车来往者千数百人，初则鼓掌欢迎，继亦同声念佛，肃穆庄严，顿化娑婆为极乐，感应之道，有如此者。

师住玉佛寺，与法会主事者商定，为期四十九天。自农历十月二十六日启建水陆道场，由师主法，并请圆瑛、应慈、静权、持松、妙真、大悲、如三、守培、清定、苇舫十大法师莅会，主各经坛。修持法事大师共七十二人。至十二月十四日圆满。在道场期间，除入坛主法外，早、午、晚来参谒者如潮涌至。远在湘鄂等省，亦不远千里而来，归依者前后四万余人。法会办事者分设十席，为办理报名、登记、分班、给牒等事。在此次法会收入净资，六亿七千六百余万，支出三亿余万。师所收之果金等，尽拨交法会中，丝毫不取，结存款项三亿余万（以是时币值计，约合港币七万余元）。咸请师意支配，师与诸大师及各居士商定，拟尽数拨送名山供养，计分给四大名山（浙江普陀、山西五台、安徽九华、四川峨嵋）、八大名刹（宁波天童、宁波育王、扬州高旻、苏州灵岩、福州鼓山、宁波观宗、宁波七塔、福州地藏），以及全国大小寺院二百五十六处。此师主法上海水陆道场之大略也。

在和平法会期间，即1952年12月17日，虚老应苇舫法师、妙真和尚、赵朴初、李思浩、方子藩居士等人的邀请，就“参禅与念佛的关系”，为参加法会的广大信众作开示。

1952年是印光大师生西十二周年纪念。12月21日，虚老应印光老法师众弟子之邀请，作题为《老实念佛》之开示。

虚老此次莅临上海，四众欢欣踊跃，盛况空前。前来参礼、请法者络绎不绝。虚老不辞疲倦，每天抽出时间，殷勤接待信众，与他们结甚深法缘。

虚老在上海期间，大居士高鹤年，本想前往亲近，因考虑到虚老年

事已高，旅途劳顿，加上法会辛苦，接待信众事繁，故不忍前往相扰，特给虚老呈函，以示钦慕之情。

1953年癸巳，师一百一十四岁。

【是年大事】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宣告朝鲜战争结束。

上年冬，水陆道场圆满后，师拟离沪。缙素人士，以胜会难逢，留师继续举行禅七。因玉佛寺向有禅堂之设，宜应良机，重兴禅制。乃由苇舫和尚，及简玉阶、李思浩、赵朴初、李乙尊、方子藩、胡厚甫、张子廉、钟慧成、李经纬、祝华平各居士，一再请求，举行禅七，慈悲法施，而满众愿。师许之，定于正月初九日起七（1953年2月22日），至十五日圆满。众犹以为未饫法味，请继续一禅七，复由正月十六日起次七，至二十三日圆满解七。师均有法语、开示，见本书《上海玉佛寺禅七开示》。

玉佛寺解七后，杭州市各佛教团体，派杜伟居士来沪，请师往杭州。

二月十九赴杭州，住净慈寺，主法会，归依者数千人。当道拟留师主持灵隐寺，师以老病辞。嗣苏州灵岩山妙真和尚、无碍法师等，请师赴苏，建法会。师遂往苏。法会毕，游虎丘，礼绍隆祖塔。见塔院已为豪右所夺，石塔碑铭无存，一片瓦砾。师于光绪年间，曾到礼祖塔，一切景象，尚在记忆中。发瓦石，得故址，乃商之当地士绅，及沪上诸大护法，捐款重建。请妙真和尚，及虎邱楚光和尚董其事，期月而成。

师为临济正传后裔，今之修塔，亦因缘也，重刻碑文，并附重修缘起于后：

临济正传虎丘隆禅师碑

菩提达磨，壁观少室，斥相指心，号曰禅宗，五传而至曹溪，逮今几五百年。支流繁衍，异人间出，得果得办，前后相踵，如薪续火，

可谓盛矣。平江虎丘禅师，讳绍隆，和州含山县人，生而岐嶷绝俗，九岁谢父母去家，依县之佛慧院。又六岁削发受具，又五岁而束包曳杖，飘然有四方之志。首遇长芦净照禅师，参叩之间，景响有得。

因阅《圆悟勤禅师语录》，抚卷叹曰：“想酢生液，虽未能浇肠沃胃，且要使人庆快，第恨未亲聆警效尔！”于是欲访之。复至宝峰，谒湛堂准禅师。准曰：“如何是行脚事？”师露胸示之，曰：“和尚验看。”准即打。师约住曰：“且莫盲枷瞎棒。”准大笑。

因留年余，乃谒死心于黄龙。心问曰：“是甚么僧？”师曰：“行脚僧。”心曰：“是何村僧，行甚驴脚马脚？”师曰：“广南蛮道甚么？何不高声道！”心喜曰：“却有衲僧气息。”师乃喝。退而参堂，度一夏。心甚器重之，每叹曰：“再来人也。”死心机锋横出，诸方吞焰，非上上根莫能当，而于师重称赏，众皆侧目。

已而趋夹山，见圆悟道隆。牙山遇泐潭乾之法子密禅师，相与甚厚，每研推古今，至投合处，抵掌轩渠，或若佯狂，议者谓今之“汾阳寒拾”也。久之，辞去，遂至夹山。

会圆悟移道林，师从焉。一日，入室，圆悟引教云：“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犹离见，见不能及。”竖拳曰：“还见么？”师曰：“见。”圆悟曰：“头上安头。”师于此有省。圆悟复曰：“见过甚么？”师曰：“竹密不妨流水过。”圆悟肯之。自此与圆悟形影上下，又二十年，斧搜凿索，尽得圆悟之秘。

师以二亲垂白，归寓乡郡褒禅山，盖修摩耶忉利故事也。继受请，住城西之开圣寺，四众翕然归仰。建炎之乱，盗起淮上，乃南渡宣城。士庶素钦师名，为结庐铜峰下。适彰教虚席，郡守李尚书光延师居之，道化益振。

四年，迁虎丘。尔时圆悟以时未平，泛峡归蜀，曩之輻辏川奔，一时后生望山而趋。师每登座，从容示露，一味平等，随根所应，皆惬其欲。故圆悟之道，复大播于东南，诸方谓圆悟如在也。

居三年，感微疾，白众曰：“当以第一座宗达承院事。”众请于郡，

从之。事既，索笔大书伽陀曰：“无法可说，是名说法。所以佛法，无有剩语。”掷笔坐逝。实绍兴六年丙辰岁，五月甲午八日乙亥也，建塔于山之阳。凡住世六十年，坐四十五夏，度弟子复如等六十人。

呜呼！佛法有正派，有旁支，曹溪之世，衣止不传。虽曰法源入海，汪洋大肆，而西土般若多罗讖记，特在马驹，厥后五宗，唯临济一门，出马祖后，于今最盛。圆悟近代尊宿，宗眼超卓，才辩纵横，若麟角独立，而师又深入其室，是可嘉也。林谓道德之重，不待家喻户晓，而知言白云即知为端，言东山即知为演，言虎丘即知为师也。真能寿杨岐光明正大之传，而永临济于无穷者矣。不铭何以诒其后，铭曰：

於穆初祖，一花东土。讖至马驹，益昭益著。
派衍而蕃，实惟圆悟。圆悟得师，如马之鬣。
大坐虎丘，雷动云鹜。临济中兴，杨岐再住。
只履忽西，联严龕墓。有神有天，来呵来护。
咨尔后昆，辗转流布。

右碑系宋徐林撰，元至大二年，赵孟頫重书。

迨明季，塔渐荒圯。密云禅师修葺之，距今又五百余年。沙石剥落，榛莽阴翳。瞻望祖庭，中心轸结。去岁冬，自京南来吴，会缁素，咸发修塔之愿，共筹工事，遂告厥成。灵藏永固，正法恒明。凡我后昆，尚克歆承。谨录徐碑文，并附述其缘起。

岁次癸巳后裔虚云谨志

又师在苏州时，游半塘寿圣寺，礼见元善继师塔院，观血书《华严经》，及宋濂制赞，并碑文古迹。旋又应南通各居士请，至狼山主法会。各地归依者均数千人。事毕回沪，已夏历三月晦。

四月，师接北京电促进京，仍住广济寺。各地僧伽代表亦相继至。中国佛教协会正式成立。大会中有提议毁戒者，师呵之。1955年云居

山传戒期间，虚老谈及此事，此次戒期开示后由侍者整理成文，名曰《末法僧徒之衰相》，现附于次，以再现当时情景——

末法僧徒之衰相

俗有言，“秀才是孔子之罪人，和尚是佛之罪人”。初以为言之甚也，今观末法现象，知亡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灭佛法者，僧徒也，非异教也。今因答客问，一发所蕴。

问：现今更改佛历年月，不用四月初八日为浴佛节，当否？

答曰：释迦佛的法运，有正、像、末三期。正法、像法各一千年，末法一万年。正、像时期已过了。末法到现在，已经过了九百八十二年了。末者，没也。法怎会没得了呢？拥护佛法的人多，佛法就万古长存。事相虽有正、像、末，但人正则末法时期也是正法。若自生退屈，则正法时期也成末法。末法，经上所说种种衰相，现在都出现了。僧娶尼嫁，袈裟变白，白衣上座，比丘下座，这些末法衰相都出现了。释迦佛的法，到人寿三十岁时，大乘法就灭了。人寿二十岁，连小乘法也灭了。人寿十岁时，只剩“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法末之时，佛所说的法，都要灭的。先从《楞严经》灭起，其次就是《般舟三昧经》。如吕澂居士，以他的见解，作《楞严百伪》，来反对《楞严》。还有香港某法师说《华严》、《圆觉》、《法华》等经和《起信论》，都是假的，这就是法末的现象。过去迦叶佛入灭后，诸天把他的三藏圣教，收集归藏，建塔供养。唐时，天人与宣律师说，于渭南高四台，暨终南库藏圣迹，均是迦叶佛末法时经像所藏之处，今现有十三圆觉菩萨在谷内守护，至今每逢年腊月，空中有天鼓响。

前年（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开成立大会。大家议论佛法之灭，是佛弟子自己灭的，政府不管你灭不灭。开会时候，政府派员出席，会中许多教徒纷纷讨论。所谓教徒者，竟提出教中《梵网经》、《四分律》、《百丈清规》，这些典章，害死了许多青年男女，应该取消。又说大领

衣服是汉人俗服，不是僧服，现在僧人应当要改革，不准穿，如其再穿，就是保守封建制度。又说信教自由，僧娶尼嫁，饮酒食肉，都应自由，谁也不能管。我听说这番话，大不以为然，与他们反对。他们对浴佛节，也有不同说法，不承认四月初八日为浴佛节。我凭法本内传，及摩腾法师对明帝曰，“佛以甲寅之岁，四月八日生”，此当周昭王二十四年。魏书沙门昙谟最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灭”，这样年月，多少朝代都遵奉不改。周昭王甲寅到现今已二九八二年了，现在他们要改为二五零二年。本来孔子老子生在佛后，今他把孔老摆在佛先。我当时在大会上和他们争论戒律、年号、汉服不准毁。把佛法传入中国的印度摩腾、竺法兰二尊者，去佛灭的年代还不远。当时白马寺东，夜有异光，摩腾指出为阿育王藏佛舍利之处，明帝建塔其上。佛道角试优劣，摩腾踊身虚空，广现神变，法兰出大法音，宣明佛法。二尊者的智慧神通，难道说不清年月？后来的高僧，如罗什、法显、玄奘、道宣，虽有几种传说，也没有确定改变。及至民国二年，章太炎等居士，在北京法源寺召开无遮大会，讨论佛的纪念日，议决四月初八日为浴佛节。现在世界多用耶历，而政府亦没有叫佛教改用耶历。我主张应用自己的佛历，是与不是，还以遵古为宜，改了不好。而他们硬要把二月八日、四月八日、二月十五日、腊月八日古有的纪念日都不要了。他们不用四月八日作浴佛节，改四月十五才是浴佛节。“梵网律”属华严时，《四分律》属阿含时，都要被他们毁了。《百丈清规》，由唐至今，天下奉行，他们要改。汉朝到今，穿的大领衣也要改。你看是不是末法？因此和他们争论，说你们要改，你改你的。佛是印度人，印度一年分三季，一季四个月，我国一年分四季，一季三个月，我国有甲子分年号，印度没有。所以改朝换代，未免不错乱，故弄不清楚。玄奘在印度十八年，也未曾确定了年代。前人行了一两千年的四八浴佛、腊八粥，一旦改了不方便，我们何苦自己要改呢？我和李任潮商量，说这些坏教徒要改佛制，政府如不作主，任纵这些教徒乱为，便能使到国际间的佛徒发生

怀疑。政府叫我入京，招待国际佛教友人的，岂由他们乱改佛制规律！李任潮等叫我忍辱。政府见闹得不开交，就问改制的缘故。有人说僧尼要穿坏色衣，政府问何为坏色。能法师说，袈裟才是坏色，其他不是。大家听了，齐声说：“只留袈裟，取消其他。”我说能法师说不错，梵语袈裟，华言坏色，有五衣、七衣、大衣三种，并一里衣和下裙。印度用三衣裙就是我们此土的衣裤。此衣裙随身，睡以为被，死亦不离。佛说法在印度，气候暖，中国气候冷，所以内穿俗服，不准彩色，将俗衣染成坏色。如做佛事外搭袈裟，袈裟便不常着，看为尊敬了。宋金元朝代把汉衣改了，僧人至今未改，汉衣成了僧衣，故说这个大领衣，就是坏色衣。若说划清界限，就不要改。若将大领衣改了，则僧俗不分了，就是僧俗界线分不开。政府听我此说，赞成同意我说，并说佛律祖规不能改动，加以保留，暂告结局。你看，这是不是僧人自毁佛法？！云老矣，无力匡扶，唯望具正知见的僧伽，共挽狂澜，佛法不会灭的。

大会议决各要案后，师赴山西大同参礼云岗大石佛，旋请假离京。当道劝往庐山养病。

五月，师偕侍者觉民南行，过武汉少住。宝通寺住持源成，喜师至，请师主禅七两期。事毕，即取道入庐山，以陈真如居士，已先在匡庐相候也。在庐山住大林寺。

是时，佛源和尚奉虚老之命，从武汉回云门寺，任主持之职。

六月，有数禅人自云居山来，为师言，日寇中原时，以云居山险峻，易藏游兵，遂将真如寺全部焚毁。今只见毗卢遮那大铜佛兀坐于荒烟蔓草中耳。师惻然伤之，念云居自唐代元和年开山，历代祖师最胜道场。自道容祖师开山，弘觉道膺继之，其后齐禅师、融禅师、舜老夫、佛印了元、圆悟克勤、大慧宗杲，皆曾任该寺住持。而过化者，有赵州谿、云门偃、古塔主、洞山聪、圆通秀、真净文，居士中如白居易、皮日休、苏东坡、黄山谷、秦少游、吕居仁等，不计其数。以历代祖师道场零

落至此，倘不重兴，将湮没矣。遂发愿重修，先请准当道，往云居结茅。居士祝华平等，愿相伴送。师遂于七月初五日入云居山。

【附注】《云居山新志·虚云和尚传》记云：

公元1953年6月23日（农历五月十三日），虚云结束参礼云冈之行后，经武汉来到风景如画的避暑胜地庐山，养病于大林寺。此时虚老有意在江西择寺住下，却又感到现在所住的大林寺位于庐山的中心，人来人往难于清静，不宜长住。

一日，虚云读到《现代佛学》杂志上所发表的释直纯所撰《开垦云居山刍议》一文，为云居山真如寺在近百年来的遭遇而深感不安。七月的一天，释达成受性福和尚的派遣，从云居山来到庐山参礼虚云，详细诉说了抗日战争期间，真如禅寺惨遭日寇炮火，毁坏殆尽，至今仍是一片荒凉的情况。虚云听后，更加黯然伤之。八月十四日，虚云在释果一、达成的陪同下，率侍者觉民前往云居礼祖，并实地了解山中情况。一上山，目睹这座祖师最胜道场，仅存破旧大寮三间，其余的殿堂、楼阁都墙倒房塌，瓦砾满目，荒草遍地，高没人膝。明代铜铸毗卢遮那大佛像，兀坐于荒烟蔓草之中。虚云心情格外沉重，遂发愿重兴云居祖庭，并赋诗抒怀，云：

登山有感

紫柏曾嗟放牧场，四朝更化倍悲凉。

梵天血溅眉间剑，活国心仪肘后方。

奏雅曲终秋月白，谈禅直指暮山苍。

草深三尺金身露，五老峰头挂夕阳。

三天后，虚云又率释觉民、演成等步行前往靖安宝峰寺参拜马祖塔。此后，即返回庐山，整理行装。当时，正在山上疗养的虚老弟子陈铭枢先生得悉虚云拟移驻云居山的消息，立即上门劝阻。虚老向其陈述衷情，陈氏很为感动，随即与之返回武汉。经与有关部门商议联系，

并得到了“真如寺的修复重建如法如规，鼓励寺内僧众开垦荒地，多则加以奖励”的允诺。

十月二十七日，虚云率弟子三人，自武汉起程来到南昌，再由省、县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居士代表祝华平先生等陪送，抵达云居山。登山那天，风雨交加，又遇上真如寺内大米告罄，虚云与大家一起临时用谷头舂了些碎米，煮粥充饥。没有住房，便在真如寺西北角垒土墙，盖茅草，先后搭成七间茅棚住下。

当天晚上，虚云与释性福共同召集僧众开会。首先，虚云对释性福等人数十年来含辛茹苦，坚守云居道场表示钦佩。对政府同意自己驻锡云居山表示衷心感谢。同时说，现在自己老了，不能挖，也不能挑。但愿尽力为重兴云居祖庭做些筹划工作。当夜，还安排了寺中诸职事。释性福为住持，直纯为监院（未任），果一为副监院。

几天后，虚云就让释果一当家师专程下山，定制购买了一批锄头、箩筐、砍刀等工具，寺中每个僧人发一套农具，以准备来年参加劳动。

虚云在云居山住下的消息传出，四方衲子云集而至，年底就聚众达五十余人。大家在虚云的率领下，如法修持。同时，多方筹划修复殿堂、开荒种田诸事宜，并呈报地方政府批准成立真如寺僧伽农场。

【编者按】 夫云居在庐山之东，占地三百余里，属永修县辖。层峦叠嶂，望若插霄，及蹑顶登山，复为平地，群峰环抱，天然城郭，田园陂泽，鸡犬白云。其殿堂楼阁，历代敕建，髹彤绚烂，琳碧精荧。此唐宋最盛时期也。

是年，虚老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九月，粤垣弟子比丘尼数人，闻师已至云居，寻踪往视，舟车水陆，半月乃达。沿西路登山，削壁插天，草深没膝，最狭窄处有不能并马而行者。盘山二十余里，始达石门，豁然开朗。及抵寺，第见断垣残壁，瓦砾荒榛。遇一禅人，问老和尚何在，禅人指示之，则一牛棚也。蔓草支离，积以成壁。鞠躬而入，乍不见人，稍立定，乃见师坐木板榻上，

如入定状。师旋开目视之曰：“你们何苦？”各述困扰。又曰：“我初来此，只有僧四人，本欲结茅同居，不意衲子闻风踵至，不一月，已近五十人。牛棚以外，仅有破屋数椽。你们已看到了。既来，且奉屈少住数日可尔。”牛棚在寺西北角，约半里许。师爱僻静，有耕稼意，乐居之。

十月后，各方僧人日益至。食宿两餐，幸得上海简玉阶居士施资，以度残冬。师于此时，筹划垦荒，开田种植，及修建殿宇等事。

是冬，曲江南华寺请传戒法。

1954年甲午，师一百一十五岁。

春，师在云居，先计划修造大殿。以毗卢遮那大铜佛，高寻丈，为明代万历年间，圣慈皇太后渗金铸造。旧日殿瓦，以铁为之，因山高风劲，泥瓦则易飘摇也。今欲建殿，应先铸造铁瓦。乃集僧众，具坩埚，自铸之，及铸千僧锅四口，大铜钟二口。是时缁侣云集，已过百人。其中人物，百工俱备，国内外僧俗道友闻讯，时施助净资。有人、有土、有财，事易举矣。师遂分僧众为二部：能土木工程，修造殿堂者，为一部；开垦种植，艺茶竹工，又为一部。众皆踊跃从事。

三月初十日上午，因重建大殿，先将瓦砾除去，集百人之力，将大铜佛移开。下为石座，中有地宫，发现青石碑三块（碑文另录），石盒一方，函盖无损。考之，其一为宋代绍兴辛酉，法如禅师刊石；其二为明代万历壬辰，洪断禅师刊石。石函中，藏有镇座法宝各物。师于建造藏经楼时，将石函各物，安于佛座下，添入铜弥勒佛像一座，及玉章一枚，以保存而铭敬意焉。

夏五、六月，首建成法堂一幢，上为藏经楼，置《磻砂》、《频伽》各一藏。开垦部分，亦开成禾田六十亩，种田博饭，俨然百丈风规。

是年春夏，为响应政府号召、支持国家的经济建设，虚老率先认购公债，真如寺僧众皆踊跃从之。

秋七月，新建僧寮，楼上下二十余间，以安僧众。又重新建窑厂（烧砖瓦用）、溷厕、碓坊等，次第落成。而师仍居牛棚中。

南华寺方丈本焕、太平莲社比丘尼宽定等六人，入山礼师。见有破钟一口，在草地上，以问师。曰：“此本山古物也，名自鸣钟。历代有祖师到此，钟皆自鸣。日寇焚山时，楼火，钟坠地而裂。今将复合矣。”众验之，见裂痕自下而上，其上端有自然修补复合之痕。师曰：“俟其复合至钟口，当复悬之。”又领各人巡山，见竹林茂密，其地产黄精、葛、茶，及大杉树，银杏树甚多。师指一树曰：“此无心白果也。”剥而视之，果无心者。

本焕等住十日，师削竹禅板数具，磨光之，亲选择，题名，以赠粤港诸弟子。

冬十一月，师所住牛棚被焚。众劝师移住新建楼房。师曰：“我爱其古雅也。”仍缚茅编竹，照旧造成，居之。是年，北京屡有电至，聘师北行。以老病难行，却而未往。岁暮，起禅七一期。

1955年乙未，师一百一十六岁。

【是年大事】1955年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

春，建造堂宇，日益增加。香积厨、五观堂、库房、客堂等处，陆续告成。

夏，北京佛教协会开扩大会议。师未暇前往。

1955年8月16日至31日，中国佛教协会在京召开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虚老写成《云居管见》一文（见《现代佛学》1955年第9期，被收入全集《文记》分册中），“以极其愉快的心情，期待这次会议通过成立中国佛学院的决议”。他在文中说：“佛学院一成立，就可根据这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精研教理，努力修持，以造就弘法人才。”虚老在这篇文章中对新中国的佛弟子应如何适应时代的问题谈了他自己的观点。他说：“我认为佛弟子的日常生活、衣食住等，有可以权变的；唯三学思想，即戒定慧等理论，不能改动。中国千余年来，佛弟子衣食住等制度久与印度大不相同，既然时间、地点、条件都变了，则佛

教中的若干生活习惯，自也应因时制宜。谈到教义，则‘佛佛道齐，宛尔东西；释迦弥勒，如印印泥’。是以，‘同行不妨同人，同见必须同佛’。”

秋，各方衲子又多来数十人。其中有未具戒者，乞师传戒。师以为此时传戒，未甚方便。然为成就发心人起见，又不得不有所衡量，乃定为只就本寺现住之未受具者传戒，不许向外宣扬。先行呈明当道，及佛协会准许，定于十月间传戒，冬月十五进堂。议才定，各省名山大刹及静室庵堂僧众，来山求戒者蜂拥而至。初仅百余人，后来陆续而至者及三百人，连本寺原住僧伽合共几五百人。不特食宿无着，而且照管困难。恰于此数月间，沪上天主教堂出事，佛教青年会出事，金刚道场亦出事，更重大者，甘肃省政府电致江西省政府，称有外道头目，窃穿僧服，前来云居求戒云云。师闻此，不得不慎重防范，而地方治安机关亦与师商讨，协力维持。是时求戒者已入山，拒之有违佛制，纳之则实难安容。因此依《梵网经》“自誓受戒方便”，为之说明十戒、具戒、三聚戒等法。经旬疲劳，唇焦舌敝，劝令各自回山，依照戒期，自誓受戒。事后，仍给度牒，仅留百人，如法入坛。一场哄动乃告结束。而师以法缘障碍，时耿耿于怀也。

戒期满后，起禅七一期。

是年，开田种稻粱者已及一百四十余亩，其他栽茶果等树甚多，变荒芜为熟地。而觊觎者至矣。地方机关以开辟荒地、增加生产为名，在本山设立农林处，将寺外一带果树及耕植地，划为该处范围。师初犹隐忍之，及后并将师所住牛棚亦圈入之，逐师移出。师遂将前后情形电告北京，旋奉院令，着该地方机关克日交回师所住牛棚，及各垦地，由寺管理。地方下级机关虽不敢不遵，而从此衔恨，谓师恃上级势力压抑地方机关，多生阻力，魔事起矣。

是时诸方衲子，拨草瞻风，亦日益加众，已近千五百指。新建房舍，不敷居住，暂盖茅棚以收容之。千里远来，寻师问道，昕夕不遑。为节劳计，众议请师每日定时方便说法，师许之。乃于闰三月十一日起，在经堂方便演讲，其中有援引古典而涉及近事者，有远数诸方而近及

本山者，有开示法要而例及俗情者，甚至今昔世变，个人经历，田园琐事，无所不谈，弟子按日笔录成帙。

是月，岭南梁翰昭居士入山，请师开示历来禅净之诤，师告以无二之旨，复为答问二则。

1956年丙申，师一百一十七岁。

【是年大事】1956年春，全国大城市及五十多个中等城市，先后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4月25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

春，师兴建大殿、天王殿、虚怀楼、云海楼、钟鼓楼，及各殿堂房舍，次第落成。师之重建云居也，其规模采取鼓山、南华、云栖各殿宇图式，因其地而变化之。盖寺之前为明月湖，形如圆月，广及百亩。每初日出，金光荡漾，注射台殿。旧有石坊，师因湖之北地建三门，进为天王殿，再进为大雄宝殿，后为法堂，及藏经楼。度过园林，便见龙珠峰，其气脉固甚正也。此中路殿堂已完全落成。今继续建造者，其东为亚部寮、报恩堂、客寮、云厨、斋堂、晒场，后为延寿堂、祖堂。其西部为如意寮、西归堂、往生堂、功德堂、上客堂、维那寮、禅堂、监值寮，再后为方丈、关房。大小房舍，已成十之七八。全寺围以岩石罗汉垣，其庄严闳丽，亦足与南华称伯仲也。东坡有言：“云居为冠世绝境，大士所居。其中湖开明月，潋滟寺前。三面平田，四山带砺。岩峦盘曲，宛若莲瓣矗抱。”

师自癸巳入山，仅及三载，佛国楼台，从新涌现，渐复唐宋旧观。此固师之道德足以感动龙天，而众缘成就，实有不可思议者。本年春夏间，住众及二千指，其中有专门建造人才，有农林学者，所以一切工程、一切耕植，收效宏速。

师近来兴建祖庭，不印捐册，不事攀缘，而缘法自至，亦有不可思议者。即如此次重兴云居，十方善信，皆愿随喜，群情踊跃。姑举

一二事言之。师之弟子宽慧，闻将建大殿，在港发起一药师法会，竟以万金至。北美侨商婺源詹励吾居士，向于师未谋一面者，亦以万金至。上海吴性栽居士，于本年冬，自香港北行，入山礼佛，由张公渡登山，以道路崎岖，发愿修路，需十万元，现已着手修理。以布施广，故收效速也。师向建大小梵刹，不下数十。其来也，以一拄杖入山，厥功告成，亦只携一拄杖下山。今师重兴云居，若有神助。此后二三年间，万善同归，四事供养，愿师其“居之安”乎！

秋九月，重浚明月湖，及疏导青溪，掘出一巨石，字迹漫漶，稍有可认识者。此盖佛印了禅师住持本寺时，东坡入山访印公，曾于溪边共坐此石，后建桥纪念，名为谈心石、佛印桥。今师浚河修桥，将此石置之桥亭，存古迹也，并系以诗曰：

坡老崇佛夙愿深，寻山问水去来今。
青溪桥畔谈心石，谈到无心石有心。
昔日金山留玉带，钝机偶滞故缘情。
云来卷出谈心石，为筑溪桥记姓名。

是年（1956年）九月，虚老一百一十八岁寿辰，江西佛学社借给老和尚庆寿之机，邀集了江西省部分寺庙的僧众，在云居山举办了佛经研讨讲座。按省佛协和虚老的旨意，这次较大规模的讲座，主要讲释佛经的“三大部”头，即《金刚经》、《法华经》、《楞严经》。虚老因为年纪过大，讲释困难，遂由性福和尚举荐，经虚云老和尚同意和协调，邀请海灯法师任佛经主讲并接替性福和尚的方丈之职。据体光、清贤、灵意等法师讲，他们三位比丘都曾经自始至终听过海灯法师的讲座，并同在一个禅房里坐过香。据他们回忆，这次佛经讲座第一期历时约六个月之久，每天下午授讲。海灯法师对这三部经书很熟，有些章节甚至可以背诵，义理讲得也很清楚，令听者入神。海灯法师曾有一诗记《云居山讲楞严经》，云：“农事泯诸相，勤耕第一荣。饱温既有得，闲坐话无生。”

是年冬，四众二百余人，计开水田一百八十余亩，旱地七十余亩，所收稻谷四万五千余斤，杂粮两万六千余斤，及竹器、茶叶、银杏、笋干各项，均有收入。此后积极开荒及造林，可住五百众矣。腊月初七，起禅七两期。曲江南华寺、广州六榕寺、长汀定光寺、宁化法轮寺，均请师传戒法。

1957年丁酉，师一百一十八岁。

【是年大事】从1957年6月8日起，中国共产党发动并领导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攻”的政治斗争。由于对国内政治形势作出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并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错误的方法，致使“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和爱国民士等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遭到批斗。

春，师应吴居士（吴性栽）修路之请，自去冬兴工，由张公渡方面上山之路，宽六尺，长十八华里，峻岭逶迤，峭峰万仞，两山相间，飞瀑中流，重架虹桥，乃能飞渡。其中有龙王桥、乘云桥、云荫桥、龟水电站等处。于秋间，工竣后，师于沿途大石上刻有“赵州关”、“飞虹桥”各大字以存古迹，并镌纪事及偈语曰：

兹因山阴吴宽性居士，发起修路浚湖，工程圆满。云感其诚，爰题偈语，以存古迹，偈曰：

寻到云居山外山，宛如鹫岭在尘寰。
高山平地逍遥外，杰阁崇楼俯仰间。
去住随缘无挂碍，安贫乐道老僧闲。
欲向其中问端的，前三三与后三三。

四海名贤誉此间，天上云居山上山。
水月道场今古梦，佛魔境界乱离看。



千寻崖岸经过易，五浊娑婆解脱难。

潦倒残年百岁外，草鞋犹踏赵州关。

六月，当地政府农林机关，以云居寺僧开辟荒山荒地甚有可观，乃推翻 1953 年癸巳批准设立僧伽农场成案，改设垦场，将寺有之山场田亩、茶果树木，尽划入地方垦场。另派数十人来寺，接替耕植。寺内职事以僧伽农场立案有年，农作有效，呈请地方政府照旧由寺管理。七呈不报。及后，竟将师所住之牛棚亦圈入之，令师克日迁出。师无可奈何，乃将前后情形呈报北京。旋奉院令，着该地方机关即日交回师所住之牛棚，及各垦地，仍由寺僧耕植。地方机关虽不敢不遵从，然因此衔恨，谓师恃上级势力压抑下级机关，内外勾通，谤张为幻，而祸无了日矣。后此数月有如下事件：

一、有人劝师献捐垦场开办费人民币二万元（约港币五万元）。

二、响应政府召集全民炼钢，献出烧成木炭六万余斤，及砍下山柴三十八万余斤，暨寺内铸钟铸瓦之铜铁材料数千斤。

三、师年来多病，各方弟子所奉师之医药费、果金等，皆有数目，亦劝师献出为支援炼钢费人民币五万元（合港币十万余元）。

四、云居山下各乡村之稻田，于早晚造收获时，要求云居寺派出僧人帮助收种。

此外种种，不能尽述。不得已，尽将本寺全部僧伽垦荒之农场奉献于地方新设垦场，听其领导。师之环境如此，心境可想也。

同月，本寺住持海灯法师开讲《法华经》，并择青年比丘三十人，成立佛学研究院，以造就僧才。

1958 年戊戌，师一百一十九岁。

【是年大事】 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各地都在“大办钢铁”，“跑步进入共产主

义”，“浮夸风”日盛。同年十月底，“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在全国农村全部完成。

春时，全国肃清右派之风甚厉，各寺院亦被波及。全国佛教界分区召开社会主义教育座谈会。中南各省佛教界座谈会在武汉召开。指定各寺院住持及重要职事，均须赴会。师以老病，辞不出席。而南华住持本焕、本寺知客传士、云门住持佛源，及见性、印开诸师等多人，均被列为右派。后由一班夙有成见之人，制造诬捏师十大罪状，如“贪污”、“反动”、“聚众”、“思想错误”、“滥传戒法”种种罪名。又因师自到云居后，北京政府每月送师二百元生活补助费，师屡却不受，未获允许，乃按月以之供众，而大会中竟牵扯到师前年于开示弟子戒贪语，引用明代罗状元诗“笼鸡有食汤锅近，野鹤无粮天地宽”之句，谓为讥诮诽谤。又谓师妄报年龄。又加以“老顽固”、“僧界右派首要”各罪名，其意盖欲向师“围剿”、“斗争”、“洗脑”、“下放”至“劳动改造”而后已。尔时全国僧众，除膺特殊任务者外，均惴惴不安。南华、云门、云居山门外，亦遍贴大字报，诬师罪行，声势汹汹。师则若无其事，而四众均欲为师辩白，师不许。如此阅一月、两月，并无消息。武汉之集会亦散。而师左右得力之人及多年随从弟子，均被分散，指派向别处去矣。如是又阅一二月，亦无消息。后接京信，知武汉开会期间，因师德望，不敢轻率，先叠成文告罪状，呈请主其事之最高级人物，批准执行。某阅毕一笑，着令撤销（详后己亥年条），师乃获转危为安。

九月十五日，张处长建民率公安干部数人，在师所住之牛棚掘地洞壁，进行搜查，未获一物。后将中央发给云居公函，及各种文件、云门申辩书、重要经籍及私人函件、出入账目，均被载去。请求数次，亦不退还。随着“反右”之风愈演愈烈，近期，接连发生了几起人事上的误解和谣言，这些谣言传到了政府那里，于是，江西省统战部张建民处长率领几名公安干部，多次上山过问此事，乃至调查虚老的书信往来和账目。一时人心惶惶。为稳定常住大众之心，不得已，虚老

便于政府操查之次日，即九月十六日早斋，借集众表堂之机，就误解和谣言，对众作了开示。

【附录】九月十六日集众表堂

这一回我身体不好。世人说三天命有两天病，我则三天有六天病。何以呢？因为白天晚上都不好，无非业障所感，只得听其自然，有何言说！今天有两件事，不得不讲明与大家知道，免众误会。什么事呢？这几天，省统战部张处长和几位同志来山。处长说，才由北京回省，京中上峰，叫我来山，传达政府意见，叮嘱陪同老和尚一路进京开会。我以老病辞了。次晚，处长来我房间谈话。他说，因有信件向他那里报告各种事情，谓寺中派人到上海化缘，化了二百套小褂裤、一百二十套蓑衣、两架缝纫机，又说祝华平拿你的名义发了财，等等。第三天晚间，又来问此次常住打吱喳的事，已报政府了，要我说明事情的经过。

我说，那天的开会我不晓得。当时，我听工人说堂里闹事。我即进堂说了几句，他们就散了。后来，我查得这事的起因是：那天早上，僧值表堂，不准过二堂。午饭后，他们就开会，要解决这些问题，心气不和平，就吵起来。本来现在夏天，过早堂吃粥，快吃则汗多，慢吃又耽误结斋。所以，吃不饱的可以随众结斋，回堂后，再到斋堂，看有余粥，可以再吃。但如在早板香开静后去吃，那就是过三堂，不是过二堂。这是一天吃四顿，就不对了。如果允许过三堂，则粥少不足吃，就要多煮米。若多煮，则每月的米就不敷用。因此，当家叫饭头少煮些粥。经僧值表堂之后，有些人谓职事专权，是封建，要改革，因是就闹出事来。这是不要紧的小事。

至于说到化缘，因通州李不畏居士来信，谓居士林有《龙藏》，全部欲送与本山，要我亲去。因此与性福商量，请证明书，派佛行去通州请藏经。写了两封信到上海佛教青年会，请帮化运费，及买四十领蓑衣、一架缝纫机，代募斋粮。后因通州佛教会不许将藏经运走，佛

行就到上海青年会，请了《磧砂》、《频伽》两部藏经。现今上海有信来，总共化得九百五十三元三角，除运经费，买蓑衣四十领，缝纫机一架，共去钱四百余元，下剩五百余，寄回作粮食。没有二百套衣服的事。

从前，出缘薄化缘，有过一回化缘铸铁瓦的事。青年会和简玉阶、祝华平临时代出缘薄，因为五万元旧人民币才铸得一块铁瓦，此次共化了数千万元，而祝华平没有食钱。此事前几日善果知客对我说，谓性福和尚把直纯和尚寄来的信给他看，信中说：妙善和尚由云居到上海，对伊说，老和尚不会用人，把常住弄得稀烂。以前用祝华平，已经弄坏了，现在又用慈藏，步觉民后尘。近又派沙弥到上海，化了二百套小褂裤，每人分二套。他问分得公平否？本来这话成是非，不应向别人说，是犯戒的。无奈此事，他们早已有人报告与知，因此不得不明白说出。免他误会。

处长等问了我之后，又问别人，又问李居士，调查我的书信来往和账目。调查的结果，数目清楚，并无贪污。他们又看到大家努力生产，各处辛辛苦苦，事事如法，使他们对听来的坏话，也疑信参半了。是非本不应辩的，每早上殿念的“山门清净绝非虞，檀信归依增福慧”，能真实不虚、循规蹈矩地坐香、看经、礼拜、读诵的，就感动天地鬼神，山门自然清净，檀信自增福慧。何须辩好辩歹？但这些事不说，则大家不知。

我来云居，是定业难逃。我原无住庙的心，很多现成的庙都不住，又来修庙子，岂不见鬼？前年，我在庐山养病，听说云居山，政府拟划为林场，我不能坐视祖师道场陵替消歇，所以来山看一看。那天很晚摸上山，只见性福、直纯、修定、悟性四人住在仅存的破厨房内。我们一来十二人，没有空地方睡。我看见毗卢佛、释迦佛、观世音菩萨铜像埋在荒草堆中，我心中不忍，就想在此住茅棚，并使诸方禅和子有站脚地。回庐山后，要求中央政府和陈真如，都不准在此住，要我进京。我再请求，北京来电，许我自由，得中南区统战部、省县统战部各派一同志，与祝华平等，在大雨淋漓中，送我来山。上海简玉阶居士出

了二千万元旧人民币给我作开办费，我交祝华平管理。农历八月十五日，我派智修师先来修好破牛栏，派果一师先来料理一切购置家具等。

我到山后，问本山过去情形。直纯就对我说：你要小心提防性福，云居山有下院两处，都成他私人所有，以前收数百担租归他一人，他又想把黄韶的田收为私有，我不准。你要和他搅清楚，否则是非多了。直纯虽如此说，我没有听他的。后来人渐多了，政府在场，当众请职，我不过问。大家举性福为和尚，果一为当家，二千万元祝华平管理，买谷子三百担、木料和缸瓦，把茅棚盖好了。简老居士又出一千万元来搅生产，交果一师管账。前后三千万元，房子砌不起来，幸而各处渐渐寄些钱来，才有开支。果一叫大众出坡，下雪天出坡，和直纯闹起来。直纯又和智修闹过，常常弄是非。这次直纯不明真相，认为我食了二百套衣服，又说我不会用人，觉民吃饱钱就还俗。觉民的钱的来源，是北京开和平法会，政府犒劳他百余万元。上海玉佛寺法会，亦得百万元。说归依、当引礼，也有百余万元。杭州、苏州两处法会，也有几文。到云居后，因母老要他奉养，不要心挂两头，就还俗去了。简玉阶又给他二百万元，他没有拿过常住的钱。去年正月，简玉阶给每人五万元和一条毛巾，由祝华平分送。性福、直纯各送二十万元。何以妄疑小事？传到政府去，不好听。

我没拿常住名义化过缘，各处来钱是给我养病，不是公用的。我空手来，空手去，尽力为大家，管此闲事做什么？和尚、当家，每每办到不能收尾时，又要我来管一管。我这老牛犁田，犁一天算一天，心中苦楚，说给大家知。我一场辛苦，别人不以为恩，反以为仇，缘结不到，反结了怨。这也无非前因所招。我说这些闲话，大家好好向道上会，不要被境界转为是。珍重！珍重！

数月以来，师饱经忧患，病状日深。往年病中礼佛不用人扶，今则需侍者为之助力。知幻缘将尽矣，但有一件大事未了，急须处分者。

一日，师召侍者某某等二人至，告之曰：“余今命汝二人，为我办

一件重要事。应先告汝等前后情形，乃易办理。余于初出家后，自审根器，当从行门入，故习苦行，又性好禅宗，故习禅定。溯大乘东来，虽以达摩为初祖，而光大实在东山，倘远溯源流，实在广州光孝寺。该寺址为虞翻旧宅，名诃林园。及东晋隆安中，罽宾国沙门昙摩耶舍尊者，乘番舶抵仙城，乞此地建梵刹，名曰王园寺。及求那跋陀携《楞伽经》四卷，止诃林，立戒坛于林中，谶曰：‘后有肉身大士于此受戒。’至梁天监初，智药三藏携菩提一枝，植于坛侧，记曰：‘百七十年，有大智人于此出家。’及六祖大师受黄梅衣钵，剃发菩提树下，遂应其谶。后至曹溪，开一花五叶，禅宗至此始盛。而其初则以诃林戒坛为根本地。诃林即今粤城之光孝寺也。前清末年，该寺为学校占用一部分，地方机关占用一部分，公私团体又占一部分。所余者，仅大雄宝殿及六祖发塔，与殿前参天蔽日之菩提树而已。

“余，禅人也，饮水思源，目睹禅宗第一祖庭，零落至此，欲重修之，顾力有所不及。会民国十九年庚午，余住持鼓山时，发愿重修光孝。先将私人所积果金约二万元埋藏之。适有老居士林某（隐名）入山相访，余略谈所愿。林居士欢喜赞叹，谓重修光孝，非先筹足十万银圆为预备金，勿轻动议。我愿助师完成此愿，先捐五万元，不问岁时也。余大喜过望。翌日，林老居士果以五万元银号票来。余亦将所积存者，汇易金锭若干条，藏之鼓山中。满以为南来重兴祖师道场，必自光孝始矣，岂知道场兴替，自有时节因缘，非人力所能勉强者。迨民国二十三年甲戌四月，一夕，三梦六祖催唤回去，而粤北将官李汉魂等，亦派员来请重建南华。于是冬，有粤北之行，中兴曹溪，费时十稔，因缘会合。又建云门，历时九载，始告完成。事变又起，计重建两寺所费银圆百余万，其中左支右绌，艰苦备尝，而不敢动用鼓山藏金者，诚以‘易砖钱而作瓦钱’，佛制之所不许也。

“云门竣工时，二次大战已停。胡毅生居士等议重兴光孝。我建议先收回占地，同时密回鼓山，将藏金运港，转到云门。又购白银元若干，埋之树下，备重建光孝。未及三年，时移势异，当云门事变时，余被

殴几死，犹不肯将藏金说出。以生死可置之度外，而因果不敢昧于毫厘。至前年，传闻粤当道欲辟光孝作市场，适吴居士性栽二次入山，余嘱其与粤当局言保存光孝名迹，正为此耳。

“今余历尽艰辛，老病日笃，世缘将尽，初愿难偿，只有俟之将来。唯藏金为时势所不许，付托又无人敢担承，拟呈之当道，代为保管，表明初愿，及藏金来历。余前日已与县府石同志妥商，令汝二人同往发掘，运回本山。今给汝地图一纸，汝等与石同志带备公文，前往云门办理。”

去后数日，竟将金条一箱，瓦罐二口，运回云居，衡之，得黄金二十八斤、白银三千元。由石同志与侍者等数人，缴交政府代存，以明虚老及林居士之本愿，重兴光孝，只有待诸将来。有感于在反右风潮中，少数出家人被时势所转，陷入人我是非和名闻利养，迷失了本位，于是，虚老复于十月十九日，于方便说法中，以“出家人应远离名利，不染世缘”为主题，对众作了开示。

1959年己亥，师一百二十岁。

【是年大事】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原定议题是进一步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党的工作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左”倾错误。但是，会议实际进程发生了转向。彭德怀遭到错误的批判，致使党内“左”的倾向进一步泛滥。

春，国内外丛林及诸弟子，以师今年百二十岁，恰与赵州同年，各团体纷纷拟定程序及典礼，为师祝寿。师前后接到函电，即行制止，其复函大意：

（上略）云死活未卜，辰期犹远，便承吴老居士厚意，拟制寿屏为祝，愧谢曷甚！窃念夙业所驱，波波一世，风烛已残，事犹未了，每思辄愧，徒为虚名所误。百年尘劳，梦幻间耳，复何堪留恋！又生者乃死之端，智者直须警悟，一心进道，如救头燃，奚暇扮演世俗情态也！云心领谢，

盛意谨辞。

又云母难之日，自哀未遑，切不可为作寿章纪念，或其他庆贺举动，转增弥罪，徒有损，毫无益也。

三月，师以浚明月湖尚未竣工，海会塔工程仅及一半，乃力疾督促，数月后乃竣事。

先是丙申春，北美侨商詹励吾之夫人汪慎基归依师后，发心捐助建大殿经费，而全寺大小殿堂，均已落成。詹拟建一塔，供佛舍利，附建一留云禅院，以祝师长住世间之意。师复函谓：南华、云门均建有海会塔，而云居尚未建筑，可否即以此功德建云居海会塔，因云居历代祖师均散葬各地，保存为难，不若以海会塔奉安之，且方便四众及当来者也。至留云禅院一事，意甚可感，而云平生未尝特建一椽一瓦，以图享用，敬却云云。

詹复函，除前捐常住万元港币外，再捐港币五万元，以为建海会塔之用。师许之。因此，在冬间即着手开地盘，动工建造。其结构悉仿南华。此外，更多建数座经堂，以为僧人居住及六时礼诵之所，直至本年七月始完成。师于数十年来所建各大刹殿宇塔院之最后因缘也，并将詹居士所撰碑记，勒石于塔下。

是月，美洲汪宽慎、香港曾宽璧，以师今年为百二十寿辰，各以资来，请造地藏菩萨一尊，用祝师寿。师令刻日兴工塑造，两月而成，分供于钟楼及海会塔中。此师最后之造像也。

【岑学吕附记】师重建祖师道场，大小寺院前后八十余刹，皆自为营造。然每一改建，以掘泥筑基为第一工程，且需时较长，人工亦倍。即如粤北南华寺，历岁十稔，始告完成。而初步工作，担泥筑塋，亦经三年。编者五住南华，细心察看，自入曹溪门过莲花池后，即为四天王殿，直至后山九龙泉，凡一百五十余丈。除大殿、祖殿、法堂、经楼外，其余各种堂舍共一百五十余间。无论至何地方，长廊曲径，皆雨不湿衣，泥不污履，高下广狭，覆以回廊，不觉道路之长远也。其建筑时，

师手持丈尺，指点工人，或高或下，均无预制图则，亦不用精密计算，而所需之材料适合。最奇者，大雄宝殿，高及十丈，飞檐承露，接驳七重。师亦指点出之。殿阁之庄严壮丽，媲美于杭州灵隐。大佛三尊，高六丈，五百罗汉，浮动壁间，此则灵隐、天宁所不及也。至分布各处之院宇房舍，均坚朴耐久，又是一种看法。予每见师手持罗经（即指南针之罗盘）于每佛像及诸菩萨座，细为测度，乃知师之多能也。

一日，尝问师，何以三分一工程，放之地下。师谓：坏空有一定之理之数，比如南华寺，今日建筑，超于前代，孰知十年后将如何！予掘地时，遍翻全寺，发现围墙石塼，有在三四丈深者，亦有掘至二丈余深，发现有宋代断碑者，兴废无常，可想而知。故此历修各大刹，必先寻其故址，相阴阳，观流泉，择定方向而改正之。且用巨石筑塼，由一二丈筑起，使基础永固。他日殿堂房舍，纵有破毁，而基础仍存。所以我对于房舍为轻，而基础为重。余乃恍然知师谋虑之深远也。

三月，师病况日深，初犹勉强支持，料理各项事务及未了工程，至是月，患慢性消化不良，即停止饭面，及一切杂食。早午仅吃一小碗粥糜而已。省府奉北京命，屡遣医来，师却之，谓“世缘将尽也”。乃分函诸弟子迭次之捐助功德者，谓真如寺已建筑完成，此后不必再寄汇银物来，并嘱以努力修持、为法自重。

四月，师召摄影师来山，拍摄全山风景。凡大殿、佛像、经楼、法堂及晦山戒显和尚塔、明月湖、赵州关、飞虹桥、海会塔，及云居茅棚，与现自己所住之牛棚共三十八张。又自摄坐像一帧，洗出后亲自检视，择其佳者留之。又赠与有关捐助功德之亲友、善信。

五月，师之弟子有感于头年（1958年）师无端受毁谤之事，乃私下拟师之口吻，作长达数千言的《申明事由》书，上交有关部门。在此文中，详细回顾了自1953年秋登上云居山以来的大致情况，并就其中一些事实，特别是就上年（1958年）年出现的对他的一些非议，加以澄清说明。

是年孟夏，岑学吕居士受虚老之嘱托，重编《云居山志》讫，虚老为之作序流通。

师病日益重。一日，住持和尚及三寮职事多人来视师病。师谓众曰：“我们有缘，相聚一处。承诸位发大心，数年之间，复兴云居道场，辛劳可感。但苦于世缘将尽，不能为祖师作扫除隶。有累诸位，倘我死后，全身要穿黄色衣袍，一日后入龕，在此牛棚之西山旁，掘窑化身。火化之后，将吾骨灰，碾成细末，以油糖面粉，做成丸果，放之河中，以供水族结缘，满吾所愿，感谢不尽”，云云。诸人皆作安慰语。师说偈曰：

虾恤蚁命不投水，吾慰水族身掷江。

冀诸受我供养者，同证菩提度众生。

又偈：

请各法侣，深思熟虑。生死循业，如蚕自缚。

贪念不休，烦恼益苦。欲除此患，布施为首。

净参三学，坚持四念。一旦豁然，方知露电。

悟证真空，万法一体。无生有生，是波是水。

又偈：

吁嗟我衰老，空具报恩心。宿债无时了，智浅业识深。

愧无成一事，守拙在云居。诵子吃饰句，深愧对世尊。

灵山会未散，护法仗群公。是韦天再世，振毗耶真风。

自他一体视，咸仰金粟尊。中流作砥柱，苍生赖片言。

末法众生苦，向道有几人。我负虚名累，子应觉迷津。

佛国时欣慕，香光拟近趋。谨留几句偈，聊以表区区。

八月，师生辰日近，国内外诸山长老，及弟子等多人，入山庆祝，

并探视师病。师亦觉精神稍为健旺。其弟子宽慧等数人自香港来，师与之谈话及处分各事，颇为重要。兹将宽慧朝山日记一则附录如下：

朝云居山谒师日记

1959年8月17日（即农历己亥七月二十四日，记中所载俱用农历）

余此次偕宽航、知立两师，及方宽丽居士等一行四众，结伴回国，朝云居山，为师祝寿。于农历七月二十四日由港出发，下午三时许抵广州，下榻于华侨大厦。太平莲舍宽定师等到访，相约一同上山。

二十五日早七时，附火车北上。至二十六日晨八时许，抵南昌车站。因各人昨日未进晚餐，拟就车站觅食充饥，岂料遍寻车站，都无一物可资果腹。遂由我和方宽丽居士看守行李，而宽航、知立两师则往汽车站买票，以额满，无法购得。结果费去八十余元，另包专车。九时开车，至下午一时许，抵张公渡。余知此处原已设有招待所一间，专为方便朝礼云居者用膳休息之处。至此，竟遍寻不获。询诸乡人，始悉于去年五月毁于火。正彷徨间，望见前面有二僧人，由宽航师上前询知，系来自云居者。余等因饥腹雷鸣，又休息无所，乃向之请问，据谓有饭店可以进食。迨我们跑去饭店呼食时，店员问我们有米票否。四人一闻此语，面面相觑。我们既无米票，饭店即不允供给食物。于是再去请问僧人，其中一位，名宽华师者，慈悲地说：“我们尚有余饭可以供给。”随即将饭菜送到，各人略为进食，聊以解饥。宽华师问我们准备几时上山，又说最好能于今天上去。因为今天有十个和尚落山挑石灰。如果我们今天上山，有挑灰的和尚可以先代我们担行李。若明天上山，要另请人，殊非易事云云。我们听到有如此巧遇，当然不肯放过。于是就请他们慈悲，先把我们的行李挑上山去。因我素有心脏衰弱及血压过高等病，唯有硬着头皮慢步走路。时因太阳威力过大，路热难行，仅行三四里山路，即觉四肢无力，难以支持，遂病倒途中。诸人将我扶起，为我抹汗擦油，抚攘有顷，卒蒙诸佛菩萨慈光加被，渐渐苏醒。当晚，

先到一间茅棚住夜，时天已入黑，忽见山上放出毫光，各人咸以为奇。晚饭后，承当家师慈悲，让床给我们睡。

二十七日早餐后，动身继续上山，约十时许，到真如寺。先到客堂见知客师。茶罢，再去参礼虚老和尚。老人一见我，就说：“宽慧，我没叫你来，你来做什么？徒令我担心。”随问：“志莲现在住众多少？各人是否都很用功？常住的开支够不够？”老人的慈爱，真是无以复加。斯时航师相继入室。老人见到航师，即谓：“我写了十多封信要你来，何以迟至现在才到？我没叫宽慧来，她又为什么要来？本来，我想在四月走的，因事未了，所以耽下来。后来又准备七月走的，仍因事未了，故不能走。”又说：“你们一路辛苦了，且去洗面休息一会儿。我叫人准备饭菜，吃过饭再谈。”

知客师真客气，饭时满桌素菜，饭香菜好，名山圣地，自是不同。饭毕回寮，打点礼物，分送性福大和尚、维那师、知客师等，留存一份供奉老和尚。下午，再谒老人，并泡一杯玉桂茶供奉老人。老人饮后，呕吐似乎少些。

二十八日，宏清师说，宽度师来了，叫人去接他上山。及宽度师来到，见他完全是一个俗人模样，而动静威仪仍是老修行本色。我心里起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

二十九日早，知客师派人陪同宽航、知立两师下山，办理报户口手续，直至下午四时半方始回来，并蒙政府派朱所长上山照顾我们，每日陪我们同进早午两餐，随伴左右，非常殷勤。我们心里异常感激。

今天为老人诞辰，所以远近各处四众弟子上山祝寿者，络绎于道，以知老人德行感人之深。晚间，各人拟谒老人，又恐其已睡，进去不便。乃由航师询知老人未睡，于是我和宽定、宽航、知立各师及方宽丽五人一同进去。见他眠在榻上，我先送果仪供养老人，老人说：“放在枕边吧。”及至方宽丽等送果仪时，老人很客气地说：“你们留着自用吧，不要送给我了。”航师代答：“她们自己有得用，请您老人家收下吧。”老人说：“好！放下吧。”随着又说：“你们早些回去休息。明天我不会客。”

你们明天可以进来。”

三十日早殿后，各人欲进去拜见老人，结果不满所愿。中午，老人自己供斋，每人结缘两元，始看见老人寮房门口贴了一张纸，写着“今天不会客”，我们方始明了今晨拒见的缘故。这天，老人的精神甚佳。

八月初一日早，我等谒过老人后，以在山无事，即欲定期下山。由航师向老人请假，拟初四日下山。老人说：“好，随你们的便，欢喜几时来就来，欢喜几时去就去。”既已得到老人的允许，我们即准备初四动身。

初二日，天甫微明，宏清师来说：“老人叫宽航师先进去，你们亦随后同去。”航师一进门，老人就说：“你们初四不要走。我有事为你们说。”只得答应初四不走。下午，又叫航师进去，取出《法汇》稿件五册。

初三日上午，又叫航师进去。老人看着宽航师说：“你能为师父做一点事吗？”航师答：“好，无论师父要我做什么，都应当去做，任何艰苦，在所不辞。”老人又说：“我想来想去，这回许多徒弟中，唯你最为可靠。”说罢，从身上取出一张纸，蝇头小字盈千，命宽航收好，随同《法汇》一齐带港，要妥交与岑居士。

下午，宽航师先在老人寮房坐谈。老人着宏清师叫我和宽定、知立三人进去，命宏清师从柜内请出一尊玉佛。老人双手接过，举上头顶，然后交给宽定师，谓：“这尊玉佛，送给你供养。”并取出文华绉大红祖衣一件，亦交给宽定师。又从衣袋取出一块血珀，在眼盖上抹一抹，即说：“这块琥珀，送给你抹眼睛。”又取夏布大红祖衣一件给我。再从床上取出和平鸽徽章一枚，送给知立师做纪念。另取夏布大红祖衣一件，嘱知立师带港送给宏贤师留念。又取夏布大红祖衣一件、白犀牛一头，交给宽航师，说：“这衣和白象都送给你。”其实，那是犀牛，而老人却说是白象，岂另有用意欤！随又取出图片四张，分给我们四人。此片系老人庶母王氏太夫人出家后法名妙净，入灭时的留偈。老人建筑海会塔，刻碑摄影留念，亦将照片分给我们。复取出七色九宝

十八罗汉念珠一串，嘱宽航师带港，送给岑学吕居士，并谓：“岑居士年来为云代劳笔墨，始终不懈，情殊足感，故将此珠送他作为纪念（此珠系某亲王所赠我者大内物也）。”以上各物分配完毕，跟着又为我们开示说：“明白时，生也好，死也好，男也好，女也好，无有生死男女及一切诸相。不明白时则不然。须知世间法相，皆属幻化，如空中华，如水中月，无有真实。唯有一心念佛，为往生资粮。”

初四日下午，又叫宽航进去，说：“我现在样样手续都已清楚，唯有一件事未能放下。你去杭州时，代我去龙华庵找宗和。他的父亲法名心文，最紧要叫心文来云居山一次。如果心文能来，则一切手续清楚，可以放下了。”航师答应到杭时，无论如何，都要找到此人，并请老人放心。

初五日，老人命宏清师来，叫我们进去。老人手执禅板，对我们说：“一个人做事的时候，就要认认真真做去。做好之后，就要像这块竹板一样，空无所有。”说着，举起竹板，连问数声：“你们看看这块竹板有没有东西？”我说：“请你老人家保重法体，久住世间，化度有情。”老人谓：“和你们讲了许多，你们还是说凡夫话！”于是，再次举起禅板，向我们说：“你们看看有没有东西？”

随即又问我们几时下山，答以因户口仅报至初六日止，所以决定初六日下山。老人怅然，随叫侍者师拿茶叶出来，送给我们每人一份。斯时，宽定师再请老和尚保重身体，久住在世，老人又说：“你们还是说的凡夫话！今天诸佛选道场，十方同聚会，个个学无为，心空及第归。各人回房休息。”

不久，我和航师又进去。老人向航师说：“难为宽慧数十年的供养心，从没退过半点。我的弟子多了，只有她一直发心到现在，真是难得。她现已年老，兼身体不好，你要继承她的志愿啊。”

初六日早，进去向老人告假。老人合掌相送，并命侍者师送到山门口。又令宏清师代送。老人慈悲，无微不至。又承知客师派人一直送到山下。至周田派出所，领回介绍书。午饭后，乘车南行，四时到南昌北站，

即转车继续我们已定的行程，时 1959 年 9 月 9 日（即己亥年八月初七日也）。

十月，师病势日危，命徒将甫竣工之海会塔内容，一一如法布置，先供佛像，中安经卷，次净僧房，派僧数人入住，早晚念佛。

七日（即己亥年农历九月初六日），接北京电报，李济深逝世。师曰：“任潮，你怎么先走？我也要去了。”侍者闻之愕然。

十二日午，师命撤退佛龕，供奉在别室中。侍者知师有异，急往报方丈及三寮职事。晚上齐集，向师问安，请为法长住。师曰：“事到而今，还做俗态。请派人为我在大殿念佛。”众请师作最后开示，及遗嘱。师曰：“身后事数日前已向众说，不必赘言。今问我最后语，只有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有顷，复曰：“正念正心，养出大无畏精神，度人度世。诸位辛苦，宜早休息。”众告退，已中夜矣。

云居山地势本高，时际深秋，寒风凄厉，万山木落，簌簌有声。古树参天，幢幢乱影。室内则一灯如豆，户外已滴露成珠。回顾牛棚内，只有一老人静卧其中，且去大殿颇远。第觉幽磬遥闻，经声断续，待送此老人去也。

十三日，即农历九月十二日晨，侍者二人进入室中，见师趺坐如常，唯双颊微红于往日，不敢惊动，退出户外守候。

十二时，在窗外窥见师竟自起床，自取水饮，旋起立，作礼佛状。侍者以师久病之身，恐其倾跌，即推门入，师乃就坐，徐告侍者曰：“我顷在睡梦中，见一牛踏断佛印桥石，又见碧溪水断流。”遂闭目不语。

至十二时半，师唤侍者一齐进来，师举目遍视，有顷，曰：“你等待我有年，辛劳可感。从前的事不必说了。我近十年来，含辛茹苦，日在危疑震撼中，受谤受屈，我都甘心。只想为国内保存佛祖道场，为寺院守祖德清规，为一般出家人保存此一领大衣，即此一领大衣，我是拼命争回的。你各人今日皆为我入室弟子，是知道经过的。你们此后如有把茅盖头，或应住四方，须坚持保守此一领大衣。但如何能够

永久保守呢？只有一字，曰‘戒’。”说毕，合掌，道珍重。诸人含泪而退，至室外檐下守候。

至一时四十五分，侍者二人入视，见师右胁作吉祥卧，示寂矣。急报住持及大众，齐集诵经送行，日夜轮流念佛。十八日封龕，十九日荼毗，香气四溢。举火后，白烟滚滚向上冲。开窑时，得五色舍利百余粒，小者无数，以白色为多，晶莹光洁。廿一日，将骨灰奉安入云居山海会塔中。

师世寿一百二十岁，僧腊一百零一岁。

年谱初编由岑学吕编辑

明尧 明洁增补

纪华传删定





后记 享受安详自在的人生

今年是虚云老和尚圆寂 50 周年，诞辰 170 周年。虚云俗姓萧，初名古岩，字德清，别号幻游。原籍湖南湘乡，生于福建泉州。初依福州鼓山涌泉寺妙莲和尚受具足戒。曾遍参金山、高旻、天童、天宁诸禅刹，巡礼佛教四大名山。后从天台华顶镜清法师习天台教义。1900 年到北京，适值八国联军入侵，即随清朝帝后一行至西安。两年后，经终南山入川，转赴西藏，折至云南大理，重兴鸡足山迎祥禅寺。1920 年重兴昆明西山华亭寺，并改名云栖寺。历任福建鼓山涌泉禅寺与广东南华禅寺、云门大觉禅寺等名山大刹主持。1953 年被推为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同年，应请复兴江西云居山真如寺。虚云和尚一生“坐阅五帝四朝”，“受尽九磨十难”，其禅功和苦行为世人所推重，被公认为近代以来最有影响的禅宗祖师。

虚云和尚的地位及对现代佛教的影响无人能及，他一生复兴六大禅宗祖师道场，修复了大小寺院八十余座。同时，虚云和尚还兼嗣临济、曹洞两宗法脉，中兴云门，匡扶法眼，延续沩仰，以一身而系禅门五宗法脉，海内外最具影响的长老尊宿如本焕、佛源、宣化、圣一、净慧、传印、一诚等均为虚云门下弟子，是当代中国佛教的中流砥柱。

虚云和尚一生严持戒律，真参实修，留下了大量宝贵的佛法资料，如法语、开示、年谱、诗偈、规约、书信等，现已由虚云和尚的法嗣净慧禅师编为《虚云和尚全集》，即将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足资学人借鉴。然全集卷帙浩瀚，洋洋数百万字，初学者难免望而生畏。

为此我们围绕禅修这一主题，从虚云存世文献及全集中选编了部分资料，名曰《禅修入门》。第一部分主要是禅修的方法；第二部分是虚云老和尚在禅七中的开示；第三部分是佛法基础，主要为戒定慧三学，包括了皈依三宝、深信因果和严持戒律等内容；第四部分是虚云和尚自述年谱，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生的禅修践履。学禅者只要悉心领会，依之修习，自然能得一入处，深入佛法之堂奥。不但能与祖师有着会心的微笑和心灵的共鸣，而且能在喧嚣尘世中获得一丝清凉，于疲惫的身心中得到一份安宁，由此享受到安详自在的人生。本书也可以作为了解禅宗禅修的历史文献参考。。

感谢深圳弘法禅寺住持印顺法师为本书赐序，特别感谢《虚云和尚全集》主编净慧禅师及编者明尧、明洁先生所提供的帮助。本书的出版是对虚云老和尚的纪念，也希望能给读者诸君的身心带来益处。

2009年10月15日

纪华传

